
武俠世界
第32年
11
$12.00

## 編者話

新進作家宋繼嫻女士所著「魔劍情俠」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從師兄弟一門親的戀愛史，發展到成爲江湖仇殺，他們的後一代「重陽雙英」丁雄、花劍雲未知道父親、母親、師叔、師姑等的一場糊塗戀愛史，而只知道自己是名門之後代，要行俠仗義，闖蕩江湖，見義勇爲而已，豈料序幕一揭開，面對的是上一代留下的風流史，演變成爲寃孽債，一場血腥暴戾的大屠殺，前後兩代人參加，糾纏不清，難解難分，情節曲折，變幻莫測，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雲飛雁先生所著「寶洞迷踪」由今期起分兩期刋出；石中蓮所著短篇故事「龍谷傳奇情」也在今期刋出，名家執筆，篇篇精彩，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蕭顯先生所著「天山冷燕」，西疆草原上，「半天雲」羅虎帶領數十兄弟，鎮守邊疆，保衛牧民生命財產，使越境外寇聞風喪膽，但如此英雄人物竟成爲官府追捕的目標……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劍情俠(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重陽雙英」丁雄、花劍雲闖蕩江湖，豈料却揭開上一代的風流史 …… 宋繼嫻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水淹七軍(三國演義之卅一)◀三▶ …… 徐正 51
龍谷傳奇情(湖海恩怨錄)
神醫慷慨贈靈丹　少女暗把情根種 …… 石中蓮 57
寶洞迷踪(兩期完武俠短篇故事)◀上▶
玉珮隱藏秘密　弱女危機重重 …… 雲飛雁 6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誘開喬裝小子　擄走樹上哥兒 …… 巴彥 79
惡江湖(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水中連番激鬥　岸上再顯神威 …… 辛棄疾 87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重遇兒時友伴　練得玄妙劍招 …… 陳瑜 98
狐步歲月(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陰賊害人害己　淫邪劣根劣性 …… 東門白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總結戰果收穫　審查疑犯招供 …… 東方玉 114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
制服四怪壯行色　聲討七雄刀下亡 …… 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304.00 |
| | 一年港幣 | $60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333.00 |
| | 一年港幣 | $665.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390.00 |
| | 一年港幣 | $780.00 |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1期
（總號16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宋繼嫻・文　可　飛・圖

# 魔劍情俠

## 雙英查案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欄杆。」

是誰在吟頌這首李璟「浣溪沙」？

兩間茅屋，一縷清烟。茅屋門口一青年男子當門而立，剛才正是他在吟哦，聲甚凄凉。他運目眺望嶺下山路，但見樹影婆娑，山石嶙峋，人跡無踪。四歲的兒子抱着他的腿道：「爹，我餓！」他彎腰抱起兒子，在兒子小臉蛋上親了親道：「飯熟了，我們炒了菜就吃。」他忙去炒菜，兒子領着兩歲的女兒又玩起擲飛鏢來了。

吃飯時，兒子問道：「爹，媽怎麼還不回來？」

小女兒也嚷道：「爹，我要媽媽！」

青年人把筷子一摔，怒道：「從今以後，誰也不許再提你們那媽。她無

## 暗訪賊巢

情無義，你們念她做甚麼？」

「劉溥師弟，你說誰無情無義？」

劉溥往外一看，門外正有一人，披着一身晚霞向他走來。他高與地迎了出來道：「二師兄，甚麼風把你吹來了？快進屋坐！」

來人也不客氣，往桌邊一坐道：「我實在餓了，等塡飽了肚子，再告訴你是甚麼風把我吹來了。」

劉溥忙給他盛一碗飯，嘆口氣道：「山村野地，可惜無酒，請兄長見諒。」

「沒關係，你本來就知道我不大愛喝酒。怎麼？你問不問是甚麼風把我吹來的？」

「你不是還沒吃飽嗎？」

「不礙事，我邊吃邊告訴你，我自東南方來，自然是東南風送我來的。」

你還問我來做甚麼嗎？」

「你不是還沒有塡飽肚子嗎？」

「不礙事，我願意現在就告訴你，半年前張美芳弟媳上我家去了，打聽大師兄的下落，我們勸她還是回家跟你好好過日子，她一言不發走了，你嫂子綠玉不放心，催着我來看看，我那弟媳是不是回來了？」

這位二師兄吃飯的本領不差，一氣吃了三大碗，講了這一席話。

劉溥搖搖頭道：「她雖然與我成親，始終貌合神離，正所謂同床異夢。我眞後悔，本不該娶她的。這一次出走，是她早已計劃好的，她大概聽說綠玉與你成親，心就動了……」

「俗話說，强摘的瓜不甜。大師兄也是悟徹了這個道理，才……」

劉溥點點頭，心裏想起往事：他知道他們師兄妹之間的戀情糾葛確非一般。大師兄拚命地愛着小師妹綠玉，而綠玉却愛二師兄花傳金。綠玉確實是個美如天仙的女子，眞個似西施再世，王嬙重生，難怪大師兄愛得發狂，自己又何當不喜歡她呢？只不過自己早有鍾情的人了。那就是大師妹張美芳。張美芳雖不及綠玉美，却是那種令男人一見銷魂的女人。那知她早已悄悄地愛上了大師兄李浩。大師兄並不愛她，她才不得不與劉溥一起廝混，失之東隅，收之桑楡。即使如此，張美芳並不甘心。她主動向大師兄表白對他的愛戀。然而大師兄却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心中已有意中人了，任何人也佔據不了她的位置，三師弟對你好，你應該愛他。』張美芳冷笑一聲道：『你心中的人兒，只是鏡中花，水中月，你還是死了那條心吧。』李浩長嘆一聲道：『只要我心中有她就夠了，我要讓她永遠藏在我的心底！』據說大師兄曾將小師妹灌醉，佔有了她，以爲生米煮成熟飯，小師妹就無可奈何他了。哪知小師妹一覺醒來大吵大鬧，尋死覓活。大師兄無奈跪着求她原諒自己。小師妹却道：『你去把二師兄找來，他若不怪我失身于你，我便原諒你，不然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大師兄只有去把花傳金找來，以實相告。花傳金也深深地愛着綠玉，只是礙着大師兄，他才不敢過份的表露。見大師兄對綠玉採取的這種手段，確實心疼綠玉，爲了不傷師兄弟和氣，他還是違心地勸道：『小妹，大師兄愛你至深，才出此下策，你不可辜負他一片苦心，切不可尋短見，好好跟大師兄過日子吧。』綠玉聽了立即止住哭聲，柳眉一顫，鳳眼圓瞪着道：『我等的就是你這幾句話嗎？好，你們師兄弟合伙欺負我。有道是一客不煩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你們師兄弟好好活着……我……』她一摸腰間，才想起寶劍被李浩拿去了，她便一頭猛向墻上撞去。花傳金眼快，一把將她抱住，兩個人抱在一起，哭在一起。李浩見狀，心想自己愛她，反而害了她，是自己對不起她。便道：『師弟，你能原諒愚兄的莽撞嗎？你能好好地對待小師妹嗎？』花傳金一聽，忙放開綠玉道：『師兄，你能成全小弟，小弟已感恩不盡，還有甚麼說啊？』李浩長嘆一聲，悄然而去。從此便出家當了道士，勸破人生，願修善果去了。

可是他却留下一女孩在綠玉腹中，此是後話。

劉溥想起這些，不覺心酸道：「二師兄，還是你走運，得到小師妹這個美貌又賢德的妻子。大師兄是不用說了，小弟也是個可憐蟲。張美芳的心也眞狠，拋下兩個孩子說走就走了。」

花傳金道：「你估計她還能回來嗎？」

劉溥嘆了口長氣道：「那種女人，她是不會回來的了。」

蒼茫荒凉的山道上，兩個男人牽着一匹馬，馬背上馱着兩只籮筐，筐裡各坐個孩子。走向莽莽蒼蒼的遠方……

十六年後……

*　*　*

歷史是血染成的，日子也是血染成的。廣袤的宇宙中，每一個黑白交替的時刻無不滴着鮮紅鮮紅的血。你不信嗎？重陽城就是如此。

重陽城也在滴血。它一面靠山，一面傍水，控山帶河，一條通衢貫穿東西。近日來，每個日子幾乎都在滴血。殺人案，搶劫少女案，接二連三地發生。鎮上綢緞莊的少奶奶被殺，銀鋪的小姐失踪，銀錢也被搶劫一空。城門外的青山脚下，一夜之間便被殺死六名美麗的少女，尸首全赤身露體。今日一早，來知府衙門報案的竟有七八起之多。一時之間府衙前哭聲震天，凡有年輕女人或有點錢財的人家，人人自危，是那裡來的這伙惡魔？重陽城人們的心在滴血。

竹籬疏影，小徑通幽。在一簇幽篁修竹之中，隱隱有一座庭院。房舍雖不大，却很精緻。馬掠是名副其實的馬掠，身影數掠已至屋前。伸手敲門，大門開處，一小童見是馬掠，伸手一讓道：「馬都頭，請。」看來他們是熟人。

馬掠來到後堂，旁有一靜室，室中一榻、一桌、兩椅，全係楠木精制而成。一清瘦的壯年漢子，面露紅光，於榻上閉目靜氣，盤膝而坐。

馬掠進得屋來，也不動問，坐於桌邊椅上。良久，壯年漢子慢慢睜開眼，見到馬掠，目光一亮，跳下榻來，從那矯健的身姿，便知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人。

「哈哈哈……我算到你要來的。」

「你神算子吳天，豈是浪得虛名的！」

馬掠至此，似乎只是爲了回答神算子吳天的這句話，再不做聲了。悠閑地坐在那裡，慢吞吞地呷着小童剛送來的香茗。一陣沉默之後，神算子沉着臉道：「馬掠，你這大忙人何以有閑工夫來坐？有事嗎？何以不言語？」

「讓你說，你不是神算子嗎？」

「讓我說？」

「你本來是要說的，還要我說，豈不是浪費？」

神算子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我是絕對反對浪費的。知我者，馬掠也！」又對門外大喊：「拿酒來！」

小童送來一壺酒，一盤牛肉，一盤炒雞丁。兩人對酌，馬掠跑了百十里路，早已餓了，一杯一杯地往嘴裡倒酒，風捲殘雲地吃着桌上的菜餚。

吳天幾杯酒下肚，話匣子打開了。「馬掠，我知道你一定遇上扎手的活兒了。這一回只怕連我神算子也幫不了你的大忙。」

「爲甚麼？」

神算子搖搖頭道：「棘手啊，不簡單啦……」

神算子爲何如此喪氣，一改往日熱情暢言，不吝賜教的作風，一點線索也不肯提供。

馬掠就是馬掠，他已下決心自己去找綫索，越是神秘的案件他越有興趣去破。馬掠看一眼神算子那玩世不恭，故作神秘的樣子冷笑道：「好吧，打擾了……」

他的話還未說完，他們面前銀光一閃，卡地一聲，桌上多了一隻飛鏢，鏢下一張紙條。馬掠又一聲冷哼：「這種手段只怕太拙劣了……」

神算子抽起飛鏢，拿起紙條一看，上寫：「誰查案，小心誰的狗頭！」

神算子面色一懍道：「這把戲是不高明，不過……馬掠，你當然還是要查的。」

馬掠拿起飛鏢猶如把玩一件珍貴的古董，半晌，冷笑一聲道：「想不到在你神算子家裡，我也受到如此的威脅。」他又看了神算子一眼道：「一查到底！」

神算子又一陣哈哈大笑道：「馬掠，我這兒不是世外桃源，難道賊人不會在你後面追踪而至。好，火眼金睛又豈是浪得虛名的。來！乾杯，祝你成功！」

馬掠也笑道：「神算子這次眞想隔岸觀火，不過我還有兩位朋友。」

「誰呀？」

「重陽雙英！」

* * *

重陽城臨中心大街的北邊，有一家中葯鋪，櫃台內坐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上身穿玉藍緊身小袄，下穿青色長裙，鵝蛋臉似白玉般光滑明艷，一雙大眼顧盼流波，透着一股英氣。頭上雙髻上環插着一圈紅花，眞個是艷如出水芙蓉，美能閉月羞花，這便是還生堂葯店的老板花傳金的獨生女兒花劍雲。街上的無賴垂涎她的美貌，也曾三天兩頭地到葯鋪門前惹事生非，怎奈姑娘冷若冰霜。只要他們稍稍靠近，便覺有一股勁力，推得他們往後便倒。因此，他們都認爲這姑娘定有甚麼魔法護身，便都呼她爲魔姑娘。

其實她就是馬掠說的重陽雙英之一的三把魔劍花劍雲。

這一日，一羣無賴蜂湧而至，其中一人，身穿大紅錦緞長袍，玄色絲帶圍腰，臉上也白白淨淨，只是獐頭鼠目，滿臉奸詐淫穢之色。

花劍雲暗忖，此人定是劉知府之子劉連，因他善打袖箭，外號追命箭。

他來到藥鋪櫃台前，一見花劍雲，那雙鼠目就再也移不開了，身子猶如被定身法定住一般，他完全被花劍雲的美色攝服了，心想，我爲何早未發現這個美人兒？我原先見到的那些女人比起她來，簡有都成了糞土。

花劍雲見他一雙賊眼定定地注視着自己，冷冷道：「客官來此何幹？」

劉連彬彬有禮地一揖道：「小生劉連，驚羨花小姐芳容，特來一會。」

花劍雲柳眉倒豎，鳳眼一挑，發話道：「小女以售葯治病爲業，非是以色悅人之輩，恕不接待，請走吧！」



劉連這位花花公子，又有一定的武功，在重陽城專橫跋扈，幾時曾碰過釘子！不料却在這小姑娘面前栽了觔斗，心裡大怒，但爲了討好美人，只得忍一忍，陪笑道：「恕小生失言，望小姐見諒。聞得小姐武功超羣，小生可否領教領教！」

劉連心想，一個小小女孩子有多大能耐？我以比武爲由，佔佔她的便宜，把她擄過來。

花劍雲在一般情況下不在人前顯示武功，因此冷冷道：「小女不會甚麼武功，恕不奉陪，請便！」

旁邊一個無賴道：「你害怕與我們公子比武，就陪我們公子睡一覺也可以，嘻嘻嘻……」他的嘻嘻聲還未停止，人已倒地，口噴鮮血。其餘的人都禁若寒蟬，紛紛後退。

追命箭劉連冷哼一聲道：「果然厲害！你今日打了我的家人，只要你答應嫁給我便一概不究。怎樣？」

花劍雲心想，他是知府公子，弄不好會給父親及家裡帶來痲煩，待我耍他一耍。故展顏一笑，百媚頓生。

劉連一時心旌搖蕩，恨不得立刻撲上去抱住花劍雲成其好事。只是這朵牡丹花太刺手，弄不好前功盡棄，只得耐着性子聽她婉轉鶯語道：「劉公子果眞看得起小女子？可知我們門不當戶不對呀。你是知府的貴公子，我乃一介貧儒的窮丫頭，恐不合配吧。」

劉連此時心花怒放，眞比拾得一個金元寶還要高興萬分。忙笑道：「只要小姐肯答應，我立即稟明家父擇日迎娶，那有嫌門戶不當之理。」

花劍雲又微微笑道：「婚姻大事豈是你我對面談得的麼？」

劉連忙道：「是，是，我立即回家稟明父母，央媒提親，萬望小姐玉允。」

花劍雲臉一沉道：「允不允不關我事，請便！」

劉連見她變了臉色，生怕她一怒之下又翻悔了，忙陪笑道：「如此，小生告辭了。」他把手一揮，一羣無賴顚顚地跟着他跑了。

花劍雲一看他們的背影冷哼一聲。丫頭梅兒道：「姑娘，你眞……他可是個惡棍！」

「答應他了？讓他做夢去吧！」

當晚，劉連的狐朋狗友，爲他慶賀，祝他得到了美冠羣芳的花劍雲爲妻，時已三更，一羣無賴仍在狂喝濫飲。颼地一聲七隻酒杯忽然飛起，只聽噯喲連聲，劉連的六位客人均已倒地。他們的面前不知甚麼時候多了一位黑衣蒙面人，原來是這黑衣蒙面人在眨眼之間，用他們各人面前的酒杯飛起來制住了他們的穴道。劉連畢竟有些功夫，躲過了酒杯，手臂一揚，金光一閃，一隻袖箭直取黑衣蒙面人的咽喉。劉連的袖箭號稱百發百中，金光一閃，必有人倒地。倒了，當眞倒了，可惜倒的却是他自己。

黑衣蒙面人早防着他的袖箭，在他手臂一揚之際，伸手挾住了他的袖箭，又反射了回去。

劉連到底嫩了點，沒防這一着，見金光反射，急忙一閃，肩井仍然中箭，頓時血染衣衫，一股勁力將他推倒。

黑衣蒙面人腰身只一晃，手中便多了一柄劍，劍尖直抵劉連前胸，只需略略推進就要劉連的小命。

劉連暗暗驚異，此人武功高强，出手如電，今日只怕要倒霉了。他企圖滑離劍鋒，還未稍動，黑衣蒙面人便輕聲喝道：「劉連，你是絕對動不了的，除非你不要小命了。」

的確，劉連是無法動了。他只得向黑衣蒙面人道：「你要錢可找我爹，我可是窮光蛋。」

黑衣蒙面人冷哼一聲道：「誰要你的臭錢？只要你今生今世永不找花姑娘的痲煩。」

劉連忙道：「那你放心，我決不會找花姑娘的痲煩，你說的可是花劍雲？我就要娶她爲妻了，那裡還會去找她的痲煩呢？」

一提起花劍雲，劉連早已忘了目前的險境，高興得語無倫次。黑衣蒙面人又一聲低喝道：「胡說八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我要你寫一張字據，保証永遠不娶花劍雲，永遠不踏進還生堂葯鋪一步。」

劉連的三角眼一瞪道：「你與花劍雲甚麼關係？她自願嫁給我，與你何干？」

「哈哈哈，她自願嫁給你？別做夢了。少囉嗦，快寫！」

劍尖已刺入皮肉，又是血，血……

劉連雖捨不得花劍雲，但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得拿過紙筆寫了交給黑衣蒙面人。

黑衣蒙面人兩指一彈，已點了他的啞穴和痲穴。他眼睜睜地癱倒在地。黑衣蒙面人又厲聲道：「你如不按字據辦事，我隨時可以要你的狗命。」

* * *

還生堂葯鋪櫃台內，依舊坐着那位美如天仙的女嬌娃——花劍雲。其父花傳金的好友丁向東倉皇地自外跑進來道：「賢侄女，令尊呢？」

「啊，丁叔叔來了，後堂請，家父正在後堂給人看病。」

丁向東快步來到後堂，那位病人剛好看完走了。丁向東上前一步，一把抓住花傳金道：「花兄，不好了，小女昨晚被人搶走了。小兒丁雄發覺去追已經遲了。可怎麼辦？」

「甚麼？淑薇被人搶走了？當時，你在哪兒？」

「唉，你豈不知我是個書迷，去聽說書去了。從京城新來了個說大鼓書的，唉，只怪我沒有傳授女兒學點武功……只說女孩兒家……」

「你去衙門報案了嗎？聽說知府衙門都頭馬掠，很有兩下子。」

「報了，報了。你不知那馬掠也搞得焦頭爛額，今日衙門前哭聲震地。唉，他一個馬掠有甚麼辦法？我想……」

花傳金道：「有話直說，我們老哥兒倆，還吞吞吐吐幹甚麼？」

原來丁向東的兒子丁雄比花劍雲大四歲。兩家住在一條街上，丁家開一個雜貨鋪，兼敎武館。丁、花兩人均有一身武功，有人說他們是師兄弟，他們未予承認。不過他們親如兄弟。丁雄與花劍雲自小一起讀書習藝，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兩人均拜在重光大師門下。重光大師，雖系無極派傳人，他又精習少林、武當、六合拳武功，並將之與無極派武功揉爲一體，取長補短，創立重光劍法。此劍法以勁力巧發，變化多端，劍招奇異，神出鬼沒見長。故又名魔劍。花劍雲與丁雄盡得乃師眞傳。花劍雲習的是三把魔劍，手腕一抖一劍可分爲三劍，再一抖三劍又可合而爲一。因習此劍，她不僅膂力、腕力過人，指功尤狠。已練到力透層岩，爐火純青的境地。她的暗器是飛刀，此刀小巧鋒利，一發即三把，威力無比。丁雄練的是腰帶劍及飛鈎。此劍不用時纏于腰間，別人不知你有劍，用時則爲一柄利劍，十分鋒利。劍招與花劍雲相似。他的飛鈎，百步內取人，決無虛發。他們在山上苦練十年，去年才辭別師父回到重陽城。兩家早有結秦晋之好的意思，只是還沒有正式聘定。

此時丁向東一聽花傳金之言道：「姪女武功超羣，我想請姪女與小兒同去尋救淑薇，不知兄長答應與否？」

「除奸安良，本乃武林志士所爲，何況你我至親，豈有不答應之理。必要時，你我兄弟也可去助他們一臂之力。待我把小女喚來。」

「爹，你叫我做甚麼？」花劍雲已走進門來。

「你來得正好，你淑薇姐昨晚被强盜搶走了，丁叔叔想叫你與雄哥哥一走去救她，我已答應了。」

花劍雲一驚道：「我淑薇姐姐也被搶走了？那雄哥哥……」她話一出口自覺不當，淑薇被搶與自己有關，要不是丁雄昨晚……你道爲何花劍雲認爲淑薇被搶與她有關？因爲昨晚她想起教訓劉連，不讓他對自己再存妄想。豈知待她來到劉府，伏在屋檐上正聽見丁雄在教訓劉連，她心裡一陣竊喜，也不驚動屋裡人，悄悄地回去了。大概採花賊剛好趁丁雄不在家時搶走了淑薇，所以她說與自己有關。

此時她明知是丁雄回家遲了，還想問丁雄當時去哪裡了，豈不荒唐？好在丁向東把話接了過去道：「你雄哥哥要我先來，他隨後就來。」

梅兒進來道：「丁相公來了。」

丁雄已大步走了進來。他身材高大，書生打扮，顯得文質彬彬，風流倜儻，俊逸絕俗。他上前一躬道：「花伯父好！」又轉身向花劍雲道：「雲妹好！」

花傳金忙道：「賢侄免禮！」

花劍雲却道：「雄哥哥，你爲何把淑薇姐未照顧好，讓賊人給搶去了？」她這是明知故問，故意讓丁雄難堪。

丁雄果然顯得不安道：「是我的疏忽，我沒防備，爹爹也恰好不在家……」

花劍雲見他的窘態，想笑又不敢笑，道：「雄哥哥，尋找淑薇姐的事，你有何打算？」

「愚兄過來，正想跟你商量。」

花劍雲又問道：「你昨晚見採花賊向何方逃竄？」

「我已在城裡城外查訪一遍，杳無踪迹。聽說可能是青龍山的採花賊連日來在本城作案。剛才我已遇見馬都頭，他要我們往青龍山去尋找。」

花傳金道：「你們就先往青龍山一探。不過青龍山說不定是採花賊的巢穴，你們探聽淑薇是否在彼處，回來再作商量……如若你們能救則救，不能救待回來商量以後再作計較。丁賢弟以爲如何？」

丁向東道：「正該如此。見機行事，決不要莽闖。」

于是，花劍雲便女扮男裝，與丁雄一起登上了去青龍山的大道。

* * *

松風拂面，山路曲迴，細雨如絲。老鴉嶺飯店正籠於一片蕭殺的寒雨秋風之中。一路上丁雄愁眉不展，不知道從小與他一起嬉戲，相親相愛的妹妹如今怎麼樣了。一進飯店，他立即覺得情況有異，用臂碰碰花劍雲讓她小心。他們選了靠門的一張桌子坐下，店裡其他幾張桌子早已坐滿了人。雖已入秋，還下着冷雨，那些飲酒的大漢却敞胸露腹，還有的拿衣襟當扇子煽風。一個個劃拳行令，旁若無人。

「雄哥哥，你看那些人是幹甚麼的？」花劍雲小聲問。

丁雄看一眼那些大漢道：「他們絕非善類。」

一個胸前滿是黑毛的大漢粗着嗓門喊：「嘿嘿，熱死人了。這是甚麼鬼地方？又擠又熱。」

一個大漢擠擠眼指着丁雄他們的桌子道：「你嫌擠，到那邊去坐。那一桌不是只有兩個人嗎？」

「去就去！」立即有四條大漢往丁雄他們的這張桌子走來。一人在坐花劍雲的板櫈上，一人坐到丁雄的板櫈上，其餘兩人一人佔了一方。

花劍雲霍地站了起來，倒豎柳眉發話道：「你們怎麼不講裡？爲甚麼不跟你們自己人坐一條櫈子？偏要往這邊擠？」

那大漢也一彈而起，指着花劍雲道：「你小子發甚麼橫？要不是看你長



得水葱兒似的，看我不一拳揍扁了你！」那醋鉢兒大的拳頭在花劍雲眼前一晃。

花劍雲玉手一展，纖指一點，便聽那大漢哎喲一聲，手臂已被戳了一個小洞，鮮血直淌。花劍雲這一指只用了五成功力，否則大漢的一隻手掌會完全碎裂。

其餘幾個大漢一驚，均跳了起來，逼近花劍雲。

花劍雲颼地抽出寶劍，長身立起，銀芒一吐，三把魔劍似蜻蜓點水直刺靠近她們三個大漢，動作之快，只在眨眼之間。

這三個大漢早已身不由己，倏然倒地。

花劍雲提劍一抖道：「嘿嘿，不要命的來呀！」花劍雲並不想殺人，她只是以劍尖點穴，使那些大漢再不敢逞凶。

四個大漢已倒了三個，怎不令人咋舌？裡邊桌上的七八條大漢一哄而起，其中一人逼近花劍雲道：「重陽雙英，果然名不虛傳！」說話間，一隻乾坤圈猛向花劍雲砸來。

花劍雲喝聲：「來得好！」三把魔劍一吐之際，鏗鏘一聲，竟把那隻乾坤圈夾住，接着又輕輕往前一送，那大漢被震得倒退三步。花劍雲輕喝一聲：「撒手！」那隻乾坤圈就在三把劍放開的一刹那聯手落地。花劍雲正要繼續進擊，被丁雄攔住。丁雄大喝一聲道：「你們果眞要打？告訴你們，我們是不願意傷人，否則，你們這幾個人早就上西天了，找死的來吧！」

那些大漢見這個小的武功就夠厲害了，那大的武功一定更精，不敢戀戰，抬起地上的同伴，趕緊溜走了。

丁雄與花劍雲繼續吃完飯，走出店門。花劍雲恨恨地道：「那些傢伙肯定是青龍山的强盜，咱們該捉一個一問淑薇姐的下落。」

丁雄道：「不錯，起碼應該問清楚他們是甚麼人。」

花劍雲問道：「雄哥哥，咱們往哪條路走？」

丁雄沉思道：「我們打汪家堡走。直接上青龍山的路我們不熟，如若走錯了就浪費了時日。汪家堡我原來去過，從它的後邊可直插青龍山。」

他們展開輕功如飛地直撲汪家堡而去。

白日依山盡，晚風習習，百鳥歸林。丁雄花劍雲走了約一個時辰，夜色已全部籠罩了大地。在朦朧的月色中，那些荒山樹影，全似一個個猙獰的惡鬼迎面撲來，使人毛骨悚然。花劍雲還是第一次走這樣的夜路，不覺靠近丁雄，道：「雄哥哥，夜晚野地裡果眞有鬼嗎？」

丁雄一手摟住她的纖腰，一手握住她的柔軟的小手道：「雲妹，你害怕了？」

花劍雲向來好强，大聲道：「誰說我害怕了？我才不怕哩！」

丁雄心疼地道：「別逞能了，你的手都是冰涼的。」

遠處傳來馬蹄聲，越來越近。

丁雄一笑柔聲道：「雲妹，你聽！」

花劍雲道：「馬蹄聲！」

「這馬蹄聲還很急哩！會是甚麼人？」

丁雄不得不佩服花劍雲的判斷力。但來的是甚麼人呢？

花劍雲肅然道：「雄哥哥，來的很可能是青龍山的採花賊。」

丁雄沉靜地道：「很有可能，飯店逃跑的那些人不會善罷甘休，他們會去叫人來對付我們。」

花劍雲道：「雄哥哥，怕甚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們既然來了，就用我們的魔劍招待招待他們。」

丁雄笑道：「不錯，雲妹，你伏路左，我伏路右。假若他們是沖着我們來的，以我的口哨聲爲號，同時出手，兩面夾擊。」

「好！」他們分別伏在路邊的草叢裡。

馬蹄聲更近了，只聽一人道：「兩個小雛既要上青龍山，爲何要走汪家堡？」

另一人道：「哈哈，你不知道嗎？走汪家堡好玩。」

又一人道：「好玩個屁，喂，黃白，你知道嗎，那個小的，那臉蛋粉嫩粉嫩的，殺起來保準像切豆腐。」

大約是那個黃白道：「你可別小看他們，他們的武功可不弱，你不見老鴉嶺飯店裡，那小子一人在眨眼之間，傷了我們四個兄弟嗎？」

不知是誰哼了一聲道：「那是他們幾個笨蛋太無能了，所以才翻了船，要是……」

地下一人突然接話道：「要是遇見你，你的腦袋早搬了家。」一聲響亮的唿哨，一左一右走在路邊的幾個人「啊」字還未喊出口，左邊的腦漿迸流，右邊的咽喉中了飛刀，那說着話的人也中了飛鈎，腦袋開花，眼見得不能活了。

丁雄踢他一腳道：「輪到你了，他死得也不比你的同伴慢。」

花劍雲的三把飛刀，第一把被他躲過，第二把擦肩而過，將那賊人的肩頭劃了個小溝。第三把才中了一個賊人的咽喉。未中飛刀的兩賊立即跳下馬，向花劍雲撲來。

花劍雲玉腕一翻，纖手中已有了三把魔劍。頓生銀芒萬點，罩向那兩個賊人。

丁雄亦挺劍來助戰。忽覺腦後生風，丁雄反手一撩，一招蘇秦背劍，鏗鏘一聲，來人大刀被格飛了。

原來在丁雄飛鈎暴起之時，有一賊人飛快地躲開，隱蔽起來，見丁雄拔劍殺賊，身後露出空檔，以爲有機可趁，便趁隙進招。那知丁雄十分機

敏，格飛了他的兵器，劍招便如狂風般猛掃，那人被逼連連後退，轉身一縮，竄出兩丈開外。

丁雄喝道：「哪裡走！」飛鈎又至。這一下那人再也躲不過了，被鈎得腦漿飛濺，一命嗚呼了。

這邊花劍雲力鬥兩賊。她的劍招刁鑽，輕巧，變化無窮。那兩人不是她的對手！一人已在她鋒利的寶劍下喪生，還有一人，已無鬥志，拚盡全力，一招金針倒插，直刺花劍雲的下三盤，花劍雲那容他近身，縱身一躍，一招回風掃柳，直掃他的天靈蓋。

丁雄喊道：「要活的！」花劍雲立即變刺爲點，點他的痲穴，那知在花劍雲變招的一刹那，那人偏身一閃，躲過了這招，落荒而逃。還沒待他跨出第二步，嘶地一聲，一隻飛鈎早已鈎住了他的肩胛，一聲怒喝：「過來吧！」便被帶到了面前。

他還想掙扎，花劍雲抖劍一點，使他全身癱軟，無法再動。丁雄厲聲問道：「你是誰，報上名來！」

「黃白！」

「你是甚麼人？爲何追殺我們？」

「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我就是青龍山龍幫門的小頭目黃白，因爲你們要上青龍山壞我們的山規，我們才奉命追殺你們。」

花劍雲道：「你們何以知道我們要上青龍山的？」

黃白奸笑道：「這有何難？你們一出重陽城，就有我們的人盯上了，你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監視之中，你們是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的！」

丁雄冷笑一聲道：「別忘了，你現在的命掌握在我們手裡！」

黃白乾笑道：「既然栽在你們手裡，要殺要剮，隨你們的便，哼，要不是今天兵分兩路，你們只怕已入地獄了。」

丁雄問道：「你們爲何兵分兩路？」

黃白翻了他一眼道：「還有兩個小子要上青龍山送死，他們行動十分詭秘，直到現在才找到他們。臨時分去了大部份人馬，否則，哼……」

花劍雲哈哈一笑道：「你們强說分去了大部份人馬，也還有五六條大漢，却敗在我們兩個離兒手中，你剛才只不過兩招便敗在我手裡，還有臉胡說八道。再給你吃點苦頭，看你還能不能胡說八道。」說畢雙指如戟，纖手一點黃白的心窩。

黃白頓時痛得縮做一團，冷汗如雨。

花劍雲冷冷地道：「好受嗎？」

黃白喘嘶道：「你殺死我好了……你……」

花劍雲嘻嘻一樂道：「殺死你？沒那麼便宜，你若能老實回答我們的問題，我立即給你止痛。」

黃白喘氣道：「你，你問吧……我答……我答……」

丁雄道：「你們在重陽城搶的姑娘都弄到那裏去了？」

「我們捉來交給頭兒，頭兒又交給祖師爺，不知……不知帶到那裡去了。」黃白痛得話也說不成句了。

丁雄又問道：「你們的祖師爺是誰？住在那裡？」

「他名妖狐狸，眞……眞名不知。我們從未見過他，也不知他住那裡。」

「胡說，你們搶的東西既要交給他，豈有不知他地址的。」

「眞……眞不知他住址，說謊的天打五……五雷轟。我們搶的最美的姑娘，大宗的珠寶銀子都交給頭兒，由頭兒交給祖師爺的親信，再由他的親信送去，只有那個親信知道他的住址，別人一概不知，誰要……要是打聽，就……就要掉腦袋。」

「你們的頭兒是誰？祖師爺的親信又是誰？」

黃白吃力地說：「我們的頭……頭兒就是幫主扇倒山徐武，祖師爺的親信就是斷花雨司馬君。」

「他們甚麼時候在青龍山？」

「幫主常年在山上，斷花雨逢五逢十上山。」

花劍雲道：「你說的可全是眞話？」

「哎喲！痛死我了……我說的沒半句假話。」

花劍雲玉臂輕輕一拂，黃白心痛立止。不過，一時之間，武功却發不出來了。

丁雄鄭重地道：「黃白，你也是人生父母養的，你家裡沒有姐妹嬌妻？爲何要做那傷天害理之事？我們今天爲了衆百姓得到安寧，天下的姐妹不遭殘害，才冒險去探你們的狠窩的，以便拯救被害的姐妹，消滅你們這羣害人賊。」

黃白冷笑一聲道：「你們說得倒是輕巧，憑你們兩個人的力量，就想端我們的老窩？你們也太不自量力吧！」

花劍雲一怒道：「哼，要消滅你們採花賊們，武林志士大有人在。告訴你，自古邪不敵正，你就等着瞧吧！」

丁雄又道：「黃白，你亦該明白，你們遲早會滅亡的，你應該早點洗手不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若能改惡從善，我們放你一條生路。」

黃白一喜道：「兩位相公若能放我，我一定幫你打聽親人的下落，我知道丁相公妹妹也被捉了，我打聽到一定去府上報告，將功折罪。」

花劍雲道：「你既知道他的妹妹被捉，也必知道他妹妹的下落，你說出來我們就放你，不然，哼，我又要給點苦頭你嘗嘗。」

黃白忙道：「我只知道，丁姑娘長得漂亮，我們不敢自己玩，就交給頭兒了，頭兒究竟交給祖師爺沒有，我們不得而知。」

花劍雲粉面凝重道：「黃白，你果眞願將功贖罪，便協助我們捉到你們



的頭兒和師爺的親信司馬君。」

黃白顫抖了一下道：「這……這……我不敢！」

花劍雲一怒道：「有甚麼不敢？你不怕我又給你吃苦頭？」說着，纖指一動。

黃白嚇得臉色發白，他再也不願受那一點之罪了，忙道：「好，好，我回去相機行動，你們到青龍山九曲石洞找我。」

花劍雲冷哼一聲：「你想把我們騙去，殺了我們？」

黃白忙搖搖頭道：「不敢，不敢！」

丁雄道：「即使你耍甚麼花招，我們也不怕，請便！」

黃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還楞楞地站着。

花劍雲道：「怎麼樣，還捨不得走呀？」

黃白拜了一拜道：「謝二位相公不殺之恩。」隨即上馬飛馳而去。

花劍雲看着遠去的黃白道：「雄哥哥，你眞相信他？」

丁雄看着花劍雲嘟着的小嘴道：「雲妹，別不高興，上馬，跟上！」

花劍雲恍然大悟，嫣然一笑道：「好，跟踪黃白，找他們的老窩，捉他們的頭兒徐武。」

這眞是兩個初生之犢不怕虎，兩騎馬，風馳而去，不管道路有任何艱險，他們也一往直前。跟踪到一座廟門前，黃白突然不見。

烏雲散盡，秋月朗朗。他們借着月色，抬頭一看，廟門前的橫匾上寫着「三河廟」三個大字。

「雄哥哥，好像有人在廝殺！」

「不錯，好像是在廟裡！」

「雄哥哥，走，進廟去看看。」

他們也不敲門，兩人輕輕一縱，猶如兩隻翩鴻已悄悄地落在院中。尋聲找去，穿過了兩座大殿，來到一個後院，只見一羣大漢正圍住兩個人斷殺。

丁雄一打手勢，兩人輕輕一躍上了一棵大樹。花劍雲流目一掃道：「雄哥哥，被困的好像是馬都頭和他的助手。」

「不錯，雲妹，咱們去救他。」

馬掠與他的助手朱亮準備悄悄上青龍山一探，哪知他們的行踪仍被採花賊發現，在三河廟被困。他們一直拚殺了一個多時辰，雖也傷了兩三個賊人，到底寡不敵衆，助手朱亮已負輕傷，馬掠自己也漸漸不支。眼見就要葬身賊人之手了，忽然兩條黑影自天而降，飛鈎突揚，銀劍暴漲，兩個生力軍殺向敵羣。丁雄一手飛鈎鈎刺遠者，一手魔劍專挑近者。飛鈎到處，倒下一雙，銀芒怒吐，不死即傷，花劍雲的三把魔劍神出鬼沒，怪招迭出，頓時就摺倒兩個敵人，他的雲中指纖纖怒吐，左點右撥，與三把魔劍配合得得心應手，又點倒幾個賊人。

一者賊人已與馬掠他們拚戰了兩個時辰，精疲力竭，二者，這些賊人均是二三流打手，在丁雄、花劍雲兩個高手面前，不消片刻只剩下三四個賊人了。

只聽一聲唿哨，有人大喊：「風緊！」賊人便跳出圈子，狼狽逃跑了。

馬掠等也不追趕，忙走到丁雄、花劍雲面前，雙拳一抱道：「多謝二位相救之恩！」

丁雄道：「你馬都頭爲人們辦案，我們略效微勞，何必言謝！只不知都頭何以會被賊人圍困的？」

馬掠道：「說來慚愧，我們正要秘密上青龍山一探，那知還是被賊人截住了，要不是你們……嗨！從這次被圍來看，敵人消息十分靈通。」

丁雄也講了他們遇敵的經過。

花劍雲道：「這三河廟是否是賊人的分堂或分舵？」

馬掠道：「不像。但根據攔擊你我的這伙賊人的行徑來看，似有預謀。」

丁雄道：「奇怪，我們和都頭的行動似乎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中，他們的信息從何而來？」

馬掠道：「你們且不說，我們兩人的行動十分隱密的，即使在府衙，也只有知府一人知道我們的起程日期，但路綫他也不知道。」

花劍雲道：「所以賊人直到三河廟才找到你們。」她把黃白的話講了一遍。

朱亮道：「頭兒，我們臨出發時去過神算子吳天那裡……」

馬掠搖搖頭道：「知府與吳天都不應該是懷疑的對象，你別忘了，吳天幫助我們破了不少案子。」

朱亮道：「可是，除他們以外，再沒人知道我們的行徑啊……」

丁雄、花劍雲同時驚呼道：「有人！」只見一條人影似驚鴻一掠而過。這會是誰呢？四人正在沉思之際，又一條黑影如一片楓葉飄忽而過。這人又是誰呢？

馬掠望着兩條黑影飛逝的方向，沉思片刻道：「此二人身手不凡。丁兄弟、花姑娘，你二位武功出類拔萃，又行俠仗義，重陽雙英名不虛傳，還望今後多多幫助在下，我要告辭了。」也不等丁雄、花劍雲回答，他已與朱亮躍過院墻，飄然而逝。

花劍雲雙眉微顰道：「雄哥哥，我們裝扮有破綻？馬掠怎麼認出了我？」

丁雄一笑道：「你知道他叫甚麼？他叫火眼金睛，有些賊人僞裝再巧妙也會被他識破。何況是你。」

孤廟，殘燈。花劍雲斜倚神櫥下睡着了。這裡已近賊窩，丁雄不敢睡，强打精神，坐在花劍雲身邊的神凳上凝思，盯着花劍雲那睡美人的嬌憨之態出神，眞個是笑春風三尺在，驕白雪一團玉，看得丁雄拴不定心猿，繫不定意馬……

* * *

四更，孤月獨照，夜風漫捲，廟殿之上，寒氣陣陣。

花劍雲驀地驚醒，見丁雄依然獨坐，甚覺不安，莞爾一笑道：「雄哥哥，你睡一會，我來放哨。」

丁雄一笑道：「不睏……」

嘴裡說不睏，兩個眼皮早已睜不開了。猶自喃喃道：「不錯，我應該睡一會兒。」

花劍雲暗自一笑，便盤膝打坐，修每日的晨功。約莫半個時辰，忽覺有一縷異香，道聲：「不好！」忙跳起來，掏出兩塊手帕，一塊捂在丁雄鼻嘴上，一塊繫在自己的鼻嘴上。她不忍叫醒丁雄，就在他身旁假寐，以防不測。

天色微明，忽聽有人叫道：「倒也！倒也！」

花劍雲突然暴起，沖到神橱後，又聽「啊」的一聲，忽見圍幔稍動，花劍雲追了過去，尋遍了各個神橱，並不見一個人影。她暗忖：難道有鬼？不，天已亮了，那來的鬼？一定是人。不由得自言自語道：「賊人逃得好快！」

丁雄接口道：「雲妹，誰逃得好快？」原來丁雄聽到响聲已經醒了。

花劍雲笑道：「剛才有人在我這個消毒大師面前使毒，豈不是班門弄斧？不過他還有自知之明，很快就溜了，我正想去追哩！」花劍雲的父親在藥物方面很有研究，花劍雲也成了父親的得力助手，藥物知識也很豐富，所以出門時身上就帶有防毒藥物。

丁雄聽了花劍雲的話以後道：「不錯！」

花劍雲嬌笑一聲道：「甚麼不錯？」

「放毒之人確實是班門弄斧，也確實是溜了。」

花劍雲也頑皮地學着丁雄的口頭禪道：「不錯，不錯，你只會說不錯，還不快追！」

丁雄這一次居然沒有說不錯，搖搖頭道：「不對，是搜！」

「搜！」兩個人弓行蛇步，逐屋搜索。搜過兩座大殿，後面是一排僧房，但見四五個和尚，有老有少在打掃庭院，只是掃得並不起勁，似乎心不在焉。

花劍雲在耳邊道：「雄哥哥，這些和尚好像不明不白。」

丁雄點點頭道：「不錯，是有些不明不白。」

丁雄上前抓住那個小和尚，指着其餘的和尚道：「他們是些甚麼人？」小和唔唔呀呀地指指自己的嘴，搖搖頭。原來小和尚是個啞巴。一個老和尚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老衲等皆是這三河廟的僧人，施主有何見敎？」

忽然，那些和尚只覺得一股勁風從頭頂、面部掠過，就見花劍雲手裡多了幾張人皮面具。四個和尚的頭上立即露出稻草把似的辮子，且都成了青年人。他們一見眞象敗露，四個人一起凶猛地撲向丁雄和花劍雲。

還未等賊人甫動，丁雄的飛鈎已挾着呼嘯的風雷撲向賊人的腦門。兩個賊人腦袋頓時開花。

花劍雲的三把魔劍，銀芒一吐，已輕飄飄地抵住了兩個賊人的咽喉。劍尖一送，倒下一個，另一個都噗通一聲跪下道：「相公饒命！」

花劍雲厲聲問道：「你們是青龍山的採花賊？」

「是，是！」

「誰指使你們向我們下毒手的？」

「頭兒要我們把你們捉上山去，昨天不會得手，回去以後頭兒是不會放過我們的，我們只好留下來伺機毒倒你們，帶着你們上山覆命。」

丁雄道：「你們就是昨天逃掉的四個人？」那採花賊點點頭。丁雄又指着小和尚道：「他是不是你們一伙的？」

「不是，他是這廟裡的小和尚，被我們灌了啞藥。」

突然小和尚嚎啕痛哭起來。

花劍雲忙道：「小和尚你別哭，我們不殺好人。」

小和尚一把拉住丁雄，把他拉到最後一間僧房，花劍雲用劍逼着那採花賊跟着過去。

他們一到這間房門口，太吃一驚，滿室的血，滿屋的死尸。小和尚突然沖向花劍雲，將她抵住那匪徒的劍拚命往前一送，匪徒慘哼一聲仆倒在地。

小和尚又猛地抽出劍擺在房門口拜了三拜，才把劍上的血揩淨還給花劍雲。又連連比劃，依依呀呀地說着甚麼，意思是那些賊人殺害了他的師父師兄，感謝丁雄、花劍雲爲他報了仇。

丁雄送了十兩銀子給小和尚，命他找人來安葬他師父師兄。

小和尚跪下磕了個頭，接了銀子走了。

丁雄道：「雲妹，咱們也走吧！」

一路上，一向嘰嘰喳喳說個沒完的花劍雲却悶聲不响，丁雄問道：「雲妹，誰惹你不高興了？怎麼不說話呀？」

「雄哥哥，我在想馬都頭不是要上青龍山去探查的嗎？爲何突然又離去了？」

丁雄亦皺眉道：「我也曾想過這個問題，大概與兩個夜行人有關。」

「與兩個夜行人有關？你估計他們是去那裡了？」

丁雄沉思道：「也許是追兩個夜行人了。」

＊　＊　＊

夜行人那裡去了呢？馬掠與朱亮究竟上那裡去了呢？

馬掠看見兩個飛掠的黑影，只覺得十分眼熟，仔細一想，決定立即弄清這兩個黑影的來歷。他們出了廟門，去樹林牽出自已的馬匹，朱亮有些



莫名其妙，問道：「頭兒，我們這是去哪裡呀？」

馬掠道：「回去。」

朱亮詫異了。「回去？爲甚麼？不上青龍山了？」

「上，但不是現在。我們不能盲人騎瞎馬，必須盡可能多了解情况。」

朱亮不出聲了，他明白，頭兒肯定又發現了新的綫索。他們趕回重陽城是第二天夜晚了。城門未開，馬掠不願驚動守城門之人，將馬匹寄放城外一家客店裡。兩人借着神爪，飛上了城墻，悄悄穿街過巷來到府衙。馬掠貼近朱亮耳邊道：「你進衙去，如此這般……」

第二日他們在城外一家客店會合。

朱亮埋怨道：「頭兒，我不明白你爲何要這麼辦，府衙無絲毫異樣。」原來馬掠讓朱亮探聽知府大人在府衙的情况。

馬掠道：「不用說了，只是……」

朱亮道：「只是甚麼？」

馬掠嘆口氣道：「你呀，老毛病不改，幹我們這行的，眼要辨游絲，腦要思細微，不能粗心大意放過一點蛛絲馬跡。老弟，你今後還得多用用這個(他指大腦)，三河廟上的兩條黑影，難道你不覺得眼熟？」

朱亮道：「是呀，我也覺得眼熟，難道……」

「所以，我才要回來一趟。」

「可是一無所獲，也許是我們眼睛看花了，那兩個夜行人根本就是另外兩個人。」

馬掠甚麼也沒說，朱亮擔心道：「要是眞如你猜測的那樣，頭兒，我們的腦袋都要搬家了。」

馬掠哼一聲道：「沒那麼容易！」究竟爲甚麼沒那麼容易，朱亮此時不甚了了，又不好再問，因爲他知道馬掠辦事不到該說的時候，他是不會說的。

時近午時，丁雄、花劍雲已來到距青龍山不遠的一座小屋，原來是一座酒店，破舊的兩間茅草房子裡擺着幾張破破爛爛的桌子，幾條歪歪斜斜的板凳，一個又跛又瞎的老頭，穿一件滿是灰塵，大約十幾年未洗的灰色短衫，灰布褲子，腰繫一條黑色布帶，脚拖一雙破布鞋。花劍雲捂着鼻子道：「雄哥哥，走吧，我才不願在這間破酒店吃東西。」

丁雄一把拉住她，嘻嘻一笑道：「這個老頭雖髒，做飯菜的確是個乾淨人。不信，你看。」

花劍雲順着他的手指一看，果然見一個青年女子乾乾淨淨的，又有幾分姿色，正在厨房忙着。他們坐好以後，要了一斤酒、兩隻燒鷄、兩碗麵條吃着喝着。花劍雲不喝酒，只慢慢地撕啃着燒鷄。丁雄見跛老頭端來麵條，微笑着問道：「老大伯，你開這個店不少年了吧？」

丁雄在試探一下這老頭的來歷。跛老頭面無表情冷冷地道：「二百個年加二十個月。」

花劍雲噗嗤一笑道：「你只怕活不到二百個年加二十個月哩！」

跛老頭一怒，披在肩上的長髮就狂飛巨擺起來，兩隻渾濁的小眼瞪得眼珠突出：「誰說我不能活到二百個年加二十個月？」

「我說的！」不知是誰接口道，接着又响起一陣怪笑聲，店裡忽然多了個老頭，高高的個子却乾枯如柴，渾身上下一塵不染，與店內的跛脚老頭恰成鮮明對比。只聽他笑過之後道：「你吹破地又在吹牛，只怕你活不到二百個年加二十個日子了。」

跛老頭怒道：「別說我，還是撒泡尿把你自己照照吧！你不也在吹牛嗎？吹破天！」

吹破天又一陣哈哈道：「誰說我吹牛？人家說：『誰上青龍山，脫皮進閻羅殿』，我就不怕……」

「你不怕？你不怕脫皮進閻羅殿？」

「有甚麼怕的？我這老命值錢，才不肯給他們哩！告訴你，我已去過，這不好端端地來你這兒喝酒了嗎？」

吹破天說着，便往丁雄他們這張桌子走來，向他們看了一眼道：「剛剛一張好桌子，讓你們倆佔了，算我倒霉，只好去坐破桌子囉！」說完走了開去。

丁雄他們桌上便多了一張紙條。丁雄展開一看，上寫：「我在山腰接你們，從一棵大冬青樹下上山。」署名黃白。花劍雲也看了，兩人匆匆吃完，出門上路。

花劍雲抬頭道：「雄哥哥，你看那兩個老頭是甚麼路數？」

丁雄劍眉一揚道：「很可能是青龍山的賊人……一句話，他們絕非好人。」

「黃白可靠嗎？」

丁雄道：「黃白不可靠也不怕，他不約我們，我們不也是要去的嗎？走，上山！」勇士面前無險路，他們展開輕功，聯袂向青龍山奔去。

約一個多時辰早到青龍山脚下。但見此山頭大尾小，宛若一條青龍。雖已時值仲秋，仍然滿山滴翠，峯巒秀起。丁雄、花劍雲兩人對景色無心飽游飫看，只順着一條小路上山，果有一棵大冬青樹。來到樹下，正想歇歇，只聽轟隆一聲，他們兩人全掉進了陷阱。丁雄機靈，就在下陷的一刹那間，飛鈎甩出鈎住了那棵大樹，趕緊一收，就勢拉住花劍雲跳出了陷阱。兩人正在慶幸，花劍雲喊聲「不好」，一隻巨大的鋼網驟然下降，把他們裹在網中，他們的武功雖然了得，却難於衝破這隻鋼網。

「哈哈哈哈……我吹破天可不是吹的，一網就網住了重陽雙英。」

不知何時，這乾瘦老頭竟也來了

，只聽他喝道：「兄弟們何在？」立即十多個衙役從周圍草叢中躍起。乾瘦老頭點了丁雄、花劍雲兩人的穴道，他們便被那些衙役像捆糉子似的捆了個結實。

花劍雲粉面通紅，怒目而視，厲聲道：「你們究竟是甚麼人？如果你們眞是縣衙的差役，就不該捆我們，應該去抓採花賊。」

吹破天道：「我們在酒店就探聽到你們私通賊寇，特奉命捉拿你們，有理到縣衙去說。」

花劍雲道：「你胡說，有何憑証？」

吹破天一聲奸笑道：「實話告訴你，黃白已被我們捉住，他供出你們是他的同伙，我們才設陷阱捉拿你們的。」

花劍雲鳳眼一瞪，喝道：「他誣陷！」

丁雄暗忖道：「此人說的定是假話，不然，他爲何叫『吹破天』呢？」因此對花劍雲道：「賢弟，不要與他們廢話，浪費語言。」衆衙役將他們捆在馬背上馱着便走。吹破天却又不見。他們又被帶到那座酒店。

差役中一個胖子道：「兄弟們帶着這兩個累贅眞不方便，大家把他倆扛進來，喝幾杯解解渴再走。」

「好呀！」衆人答應一聲，將丁雄、花劍雲扛進來放在屋角，便大吃大喝了起來。

屋角的一張桌上坐着一個人，一個戴大草帽，低低地遮住大半邊臉的人，正低頭吃麵，花劍雲見他總是偷偷地注視丁雄的後頸，又把目光在花劍雲臉上一掃。

丁雄的後頸有一片硃砂記，這本是花劍雲熟悉的，沒甚麼稀奇，那人爲何總是瞧他呢？花劍雲暗想，難道我的臉上也有甚麼東西？那人看我做甚麼？正當花劍雲胡思亂想之際，突然覺得捆綁的繩索不解自落，全身神氣一爽，血脈暢通，穴道已自解開。他們正在驚異。

跛老頭來到了他們跟前，冷冷地望他們一眼，甚麼話也沒說。丁雄却笑道：「感謝你又把我們請來了。」

跛老頭冷聲道：「無功不受祿，我可沒請你們，別謝錯了人。」說罷又走了開去。花劍雲向丁雄使個眼色，又拉拉他的衣角，突然暴起，手中三把魔劍，立即怒吐，亂點鴛鴦譜，直向喝酒吃肉的衙役們閃電般地點去。還未待那些衙役回過神來，就已有五六個人被點倒。其餘的人猶如大夢初醒，慌亂地掣出身邊的武器。

丁雄一聲怒喝道：「一個也不准動，動就找死！」

就在那些人一楞神之間，花劍雲飛劍又點兩個，一時又倒了一雙。站在略遠些的一人，持刀從花劍雲背後砍來。「啊！」地一聲慘呼，這人的手腕與刀同時落地。原來丁雄早已掣劍在手。見他欲暗算花劍雲，一劍擲出割斷了他的手腕，又復掣劍大喝道：「想活命的，丟掉兵器，雙手抱頭，不准動。」剩下的三四個人只得乖乖地照辦。

花劍雲嬌叱一聲道：「你們究竟是甚麼人？」

丁雄突覺腦後生風，忙偏身一閃，只聽一聲慘叫，丁雄忙扭頭一看，那個跛老頭吹破地的咽喉上穩穩當當地插着一根筷子，地上却落着一隻毒鏢。顯是跛老頭向丁雄施放毒鏢時，被高人用筷子擊落了他的毒鏢，又洞穿了他的咽喉。

花劍雲亦發現一根筷子洞穿了一個衙役的太陽穴。使筷子傷人的高手確非一般，這根筷子是由劃破他的衣袖的手臂上滑向太陽穴的，只是動作奇快，沒有人能看見這根筷子射穿太陽穴的全部過程。這位武林高手，只怕各派的武林精英均無法望其項背。那裸露右臂的衙役，竟是青龍山的採花賊，因爲他的臂膀上赫然一條小蛇的圖案。這時，花劍雲才明白的高手劃破這名衙役衣袖的目的是在告訴他們這些人的眞實身份。

花劍雲道：「幫助我們的高手，肯定是剛才坐在屋角戴草帽的人。」他倆同時「啊」了一聲，戴草帽的高手早已不知去向。

花劍雲收回目光，注視着那些賊人，並用劍尖一個一個地劃破他們的右臂衣袖，全有小蛇的標記。丁雄又劃破跛老頭的手臂，同樣出現一條小蛇。花劍雲恨恨地道：「原來你們都是青龍山的採花賊，都是壞蛋，一個個都該死！」一劍一個點了他們的死穴。

丁雄用劍抵住一個俘虜道：「誰讓你們假扮衙役的？」

「我們不是假扮，我們本來就是衙役。」

「那爲何你們又是採花賊？」

「這……」

「雄哥哥，小心！」花劍雲話出劍到，三把魔劍輕輕一展，便撥落了三枚暗器。

丁雄大怒喝道：「甚麼人？」

「哈哈哈哈，老夫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吹破天是也！」

丁雄、花劍雲循聲一望，果是吹破天。丁雄手起劍落殺了三個活着的賊人，一閃身便到了外面，花劍雲隨後飛了出去。

丁雄沉聲道：「看你老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了，還在當採花賊，爲害人間，你可知羞恥二字嗎？」

吹破天又一陣怪笑道：「人各有志，老夫樂於此道，你將奈我何？」

丁雄也不答話，飛鈎倏吐，吹破天閃身一躲，竟到了丁雄背後。一招順水推舟，一掌向丁雄背心拍來。丁雄何等機靈，忙矮身一挫，劍已出手，一招擧火燎天，直刺吹破天的胸腹。吹破天喊了一聲，輕身一縱，躲



過了這一劍，反而由上至下一招力劈泰山，掌力狠勁地劈向丁雄的天門穴，吹破天快，丁雄更快，未待他掌力近身，偏身一閃，又一招鳳凰雙展翅，劍似流星向吹破天揮去。

吹破天又是一驚，因他這幾招迅猛無比，一般人是難以躲過的，却被這個年輕人輕易地化解了，自己還着着受制，他更加小心地使出平生所練的怪招。

丁雄也更加沉着機變，他的魔劍招法本也是怪異奇特，變化多端。

這兩人怪招對怪招，一百招以後，吹破天漸感不支，暗忖，自己絕不能敗在這小娃兒手下，忙虛晃一掌，驀地跳出圈子道：「老夫只憑肉掌與你的利器對敵，太不公平，你有本事的，青龍山見。」

丁雄哈哈一笑道：「怎麼？想逃跑？我且放你一條生路，青龍山再遇見你，決不輕饒。」

花劍雲不高興地嘟噥道：「雄哥哥，眼見得那吹破天就要落敗了，你怎麼讓他走了？」

丁雄道：「權且把那顆腦袋寄放在他頸上，過幾天去取也不爲遲。走，我們且去屋裡弄點東西吃。天色已晚，青龍山路徑不熟，歇宿一夜，明日再上山。」

「好吧！」花劍雲邊答應邊往裡走。她突然驚呼一聲道：「雄哥哥，不好了，賊人不見了，連死屍也飛了。」

「啊！」丁雄也覺得奇怪，忙進屋察看。忽然，丁雄一拉花劍雲道：「快，出去！」兩人使出絕頂輕功，颼地一聲飄出門外。

就在這時，房子便隆一聲塌了下來。花劍雲伸伸舌頭道：「好險！」

丁雄道：「一定是賊人想暗害我們，搜！」他們在碎磚爛瓦中搜尋，哪裡還有半個人影？

暮色沉沉，四野茫茫，孤雲野鶴，歸林隱巢。花劍雲環顧一周，嘆口氣道：「雄哥哥，今晚我們到哪裡去住宿啊？」

丁雄道：「這裡距賊巢近，不安全，我們還是到三河廟去住一宿，明早再上山如何？」

「到三河廟？那要走多遠？」

「不怕，好在我們有馬，賊人不是用馬馱我們的嗎？」

「雄哥哥，馬！馬呢？」

馬，已被敵人弄走，怎麼辦？

丁雄道：「雲妹，我們自己動手，搭一個窩棚。」

他們說幹就幹，拆了些破屋的木條，折了些樹枝，搭起一個窩棚。棚內鋪上從酒店後面抱來的乾草。窩棚前生了一堆篝火。

丁雄道：「我去酒店尋些東西來吃，你在火堆邊別動。」

花劍雲小嘴一嘟道：「去去去，我又不是三歲的孩子，還要你這般交代。」

丁雄笑一聲道：「好好，你不是三歲的孩子，我走了。」

丁雄估計酒店裡定有吃的東西，那些賊來不及帶走。他果然在廚房裡找到幾隻燒鷄、幾瓶酒、一鍋麵條。他拿碗盛了麵條，用缽子裝了幾隻燒鷄，拿了兩瓶酒。走到火堆邊喊道：「雲妹，快出來吃燒鷄。」沒有人應聲，他以爲花劍雲故意與他捉迷藏，他們小時候常這樣。便道：「你別搗鬼，看我不把你揪出來？」他放好東西，進窩棚一看，哪裡有花劍雲的影子。他暗忖，雲妹是不是躲起了，故意讓我着急，又急喊道：「雲妹，別嚇我了，快出來吃燒鷄！」還是沒有人應聲。他又找遍了窩棚內外，仍然沒人，這下，他可慌了，到窩棚附近的樹林去找，邊找邊喊：「雲妹……」喊聲鬧得宿鴉驚飛，却不見雲妹妹的回應……

## 是官是賊　難明底蘊

却說丁雄回到篝火旁找不到花劍雲，花劍雲究竟到哪裡去了呢？

月明，風輕，樹影婆娑，篝火紅艷，月夜這般旖旎，襯托得姑娘的粉面勝過春花。花劍雲被這靜靜的夜景所陶醉，暫時忘記了身處江湖的艱險。

忽然遠處樹影微晃，似有人影飛掠而過。是甚麼人？是否有賊人在窺探？若是附近有賊人，他們這一夜就別想安身了。她一躍而起，展開輕功向黑影追去。

追了一段，黑影忽然不見，她正運目搜索間，背後突然有一把劍抵住她的命門穴，又响起一聲斷喝：「你是誰？爲何追我？」

花劍雲猛然提氣一躍，倏忽之間又一個轉身，三把魔劍撥開來劍，又直刺那人的上三盤，嬌叱道：「我正要問你哩，你是甚麼人？」

那人也十分了得，趁花劍雲問話之時，忙向後一倒，一個旋轉，轉身一擋來劍，花劍雲「嘿」地一聲，魔劍一展，夾住來劍，猶如生了根似的，對方怎麼也無法將劍抽回。只聽對方哈哈一笑道：「重陽雙英，名不虛傳。花姑娘，在下甘拜下風。」

花劍雲聽出來了，竟是馬掠，忙道：「馬大哥，你搗甚麼鬼？」

馬掠笑道：「我本來是上青龍山去的，忽覺後面有人追來，我一看身形與高超的輕功便知是你花姑娘。故意躲起來與你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唉，花姑娘，你怎麼還在這裡？沒上青龍山？丁相公呢？」

花劍雲嘆了口氣道：「上青龍山了，又被人家給捆回來了。」

「捆回來了？怎麼回事？」

「走，馬大哥，丁雄還在那邊哩！到那裡再談。」他們剛一走到，聽到丁雄又跺脚又嘆氣，帶着哭腔自言自語地咕噥道：「早知如此，我怎麼也不該

離開她的……是不是被賊人擄去了？不，不會，以她的武功、機敏，決不會……」

嗤地一聲笑，倒把丁雄嚇了一跳，待他看清是誰時，喜得跑上前去一把抱住來人道：「好妹妹，你可把愚兄嚇死了，你到那裡去了呀？」

花劍雲見他把自己抱得緊緊的，臉上早飛起了紅雲，忙輕輕推開他，嗔道：「看你，快放手，你看誰來了？」

丁雄一看，花劍雲背後還站着一個人，竟是馬掠。他想起剛才的失態，羞得滿面通紅，忙訕訕道：「馬大哥，你甚麼時候來的？」

馬掠笑道：「被花姑娘捉來的，花姑娘去捉我，倒讓你丁賢弟受驚了。」

花劍雲遂將他跟踪馬掠、領馬掠來這裡的經過簡略地講了一遍。丁雄也把他們酒店遇吹破天，青龍山落陷阱，酒店遇救的情況也講了一遍。

馬掠道：「你們說的這個救你們的高手是個甚麼樣兒？」

丁雄道：「個子不高，戴個大草帽，看不清面目。」

「像不像神算子？」

「不像，神算子的身材、神態我都見過幾次，絕對不是他。」

馬掠又道：「丁賢弟、花姑娘，你們跟我上青龍山吧，我有了你們兩個幫手，就更有把握了。」

花劍雲嬌嗔道：「我不去，雄哥哥是你的『丁賢弟』，我則是甚麼『花姑娘』，我不去。」

馬掠哈哈一笑道：「好好，是我的不對，不過，我以爲你不喜歡我叫你妹妹。這『妹妹』兩字只是丁賢弟一人叫得的，所以不敢叫啊！」

花劍雲笑道：「馬大哥眞壞！」

丁雄止住笑道：「我們還是先填滿肚子，肚子填滿了才好與採花賊鬥。」

他們三人風捲殘雲般吃光了燒鷄麵條，還剩最後一隻鷄腿，馬掠正往嘴裡送，却似被人哽住了咽喉不能動了。因爲火堆旁又多了一個人，一個他們想不到的人。來人一陣哈哈道：「你們吃甚麼好東西？也不招呼我一聲。」

馬掠一躍而起含笑道：「你眞不愧爲神算子，算到我們吃光了你才來，豈不是正月十五貼門神，晚了半月嗎？」

丁雄也道：「神算子老前輩，這一次却沒算準……」

神算子吳天道：「算準了，算準了，來得遲，正當時麼？」

幾個人怔怔看着他，思索着「正當時」之意。神算子的目光却緊緊盯住丁雄。丁雄被盯得不大自在了，問道：「神算子前輩，是不是不認識我了，這麼盯着我。」

神算子並不回答，只道了聲：「告辭了。」話落身晃，早已不見踪影了，不知他去了哪裡，也不知他去幹甚麼。

花劍雲道：「神算子這人，還眞有點怪！」

馬掠道：「是有點怪，這裡面還有個解不開的謎。」

丁雄肅然道：「不錯，是有個謎。」

他們三人施展輕功如飛地向青龍山掠去。

花劍雲道：「馬大哥，你與神算子算是摯交吧？」

「談不上摯交。在一年多以前，我與一幫江湖大盜交手失利，是他救了我。那時他已搬至梧鳳山居住，爲了謝他的救命之恩，我曾去拜訪過他，從此，有甚麼不決之事，我倒是常去請教。」

花劍雲「啊」了一聲，再沒說甚麼。雖然許多疑問都在她腦際盤旋，但說出來也得不到解答，那就乾脆不說。他們來到青龍山脚下，只聽三聲鳥叫，馬掠也學了兩聲鳥叫。一條黑影從草叢中竄出，向山上奔去。

馬掠道：「跟上他。」

山路曲折，山崖巉峻。馬掠一行人展開輕功七彎八拐地飛速前進。約一個時辰，帶路人道：「到了！」前面並沒有房屋，燈光似乎是從石崖中迸出的。突然有人喝道：「哪家人？」雖有人聲，並不見人影，可見是個暗哨。

領路人答：「龍家人。」

「幾時客？」

「十二月客。」

「來此何事？」

「走娘家。」

「請！」此時，問話人現身了，立於道旁。

馬掠前行，來到問話人面前，一隻飛蝗早已釘入那人的腦門，哼也來不及哼一聲便倒了。這種飛蝗頭尖尾棱，淬有巨毒，沾着便死。丁雄、花劍雲從馬掠兩側同時飛掠過去，撲向兩個明哨，亦放倒在地。

他們繼續前進，來到崖洞門前，洞門高大、雄偉，決不亞於丞相府第的大門。門前兩盞紅燈，洞門凹進山崖丈許，故自遠處看，猶如從山石中發出的光。門前有兩個衛士，各站在一根石柱前，那石柱居然也雕有精緻的龍形花紋。領路人照前答過暗語又道：「奉二掌櫃指令前來參見頭兒。」

「手令！」

馬掠道：「在此！」他跨前一步，手掌一揚，左邊一人咽喉已洞穿，人已如一團軟泥。右邊一人已被花劍雲中指點倒。

洞裡燈火突然全熄，一片黑暗，馬掠說聲「小心！」領頭朝洞內奔去。丁雄走在最後，忽覺腦後生風，他閃身一旋，手中魔劍一擋，「噹」的一聲，一隻暗器反彈了回去，只聽一聲「哎喲」，一條黑影一閃便不見了。他們繼續飛速前進，前方洞壁上閃着幾點幽



暗的光，似幽靈鬼火，增加了一層恐怖。

「啊……雄哥哥……」花劍雲發出似絕望的驚呼。以花劍雲的武功，即使是遇見武林高手，也絕不會使她發出這種呼聲的。

丁雄心裡一驚，忙問：「雲妹，怎麼啦？」

花劍雲未回答，可是丁雄已感到了事態的嚴重。只見花劍雲已搖搖欲墜，她身上已爬上了好幾條大蛇，有的纏住了她的脚，有的纏住了她的腰，有幾條的舌箭已快舐到她的粉臉。花劍雲從未見過這種場面，而且她最怕蛇，平時連鱔魚她也不吃，因爲鱔魚像蛇。這時，她嚇得暈了過去，眼看就要倒在蛇堆裡，被毒蛇吞噬了。

丁雄顧不得自己也是蟒蛇纏身，揮劍猛斬，纏繞他身上的蛇已一條條落地。他邊斬蛇邊飛快地靠近花劍雲，一把將她扶住，又揮劍幫她斬蛇。見她已昏迷，忙喊道：「雲妹，藥，你的藥呢？」他顧不得避嫌疑，從花劍雲懷中摸出藥瓶，將瓶塞一打開，一股異香立即在洞中瀰漫，不僅繞在花劍雲身上的蛇不斷自落，連整個洞中的蛇均逃之夭夭。他又將瓶中的藥粉抹了一些在花劍雲和自己被蛇咬傷的傷口上。

花劍雲幽幽地醒來，聞到一股芳香，才恍然大悟，爲甚麼當時不想到自己身上的藥呢？

丁雄見花劍雲已醒忙拉着她的手去看馬掠。見他正靠石壁坐着，人已昏迷，顯然是中了蛇毒。花劍雲忙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瓶，倒出兩顆藥丸放在馬掠口中，丁雄又運功幫他咽下，把外傷藥敷上。花劍雲又讓自己和丁雄各吃了兩顆，以消蛇毒。

花劍雲道：「還是爹爹有先見之明，要我帶上了這種蛇藥，否則……」

丁雄笑着接口道：「否則，我的雲妹妹便回不去了。」

花劍雲嗔道：「只怕你丁大哥，馬大哥也都回不去了，豈只是我，你還要貧嘴。」

丁雄收斂笑容，認眞地嗯了一聲道：「不錯，這兒確實是一個毒蛇陣，如果不是帶着蛇藥，今天我們誰也別想活着走出這個蛇洞了。」

花劍雲道：「這好像是個陰謀，有意將我們引入毒蛇洞，讓我們三人葬身蛇腹的。」

丁雄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個惡毒的陰謀，馬大哥。」

馬掠剛好醒來，問道：「丁賢弟，我怎麼躺在這兒？」他又聳聳鼻子道：「好香，這是甚麼香味？」

丁雄道：「馬大哥，你忘了，我們剛才被許多毒蛇纏住，要不是雲妹帶着蛇藥，只怕我們都葬身蛇腹了。」

馬掠方完全清醒，「啊」了一聲道：「原來這是藥香，眞該好好謝謝雲妹。」

花劍雲笑道：「快別謝我，我最怕蛇，一見蛇我就嚇暈了。要不是雄哥哥幫我拿出藥來，只怕連我自己也救不了。不過，馬大哥，我倒要問問你，你那個嚮導呢？」

馬掠道：「他沒進洞來？」

花劍雲哼了一聲道：「只怕早跑了，他是故意把我們領進蛇洞，讓我們葬身蛇腹的，你是在哪裡找的這麼個好嚮導？」

馬掠一驚道：「難道他已投敵？這個人是我派的一個得力助手打入賊人內部的，按說不會有問題。不過，我們又確實被他騙進蛇洞了。」

丁雄道：「不用有絲毫猜疑，那人肯定投敵了。剛才進洞時，就會想暗害我，當時我還未懷疑到我們的嚮導打的暗器，現在看來，定是他無疑。」

馬掠一聽道：「快，出洞去，恐怕這個洞裡還會有別的蹊蹺。」幾個人又回轉向洞口走去。花劍雲走在前邊問道：「馬大哥，你是不是派了朱亮大哥打入賊人內部的？」

馬掠道：「不是，是……」

馬掠的「是」字剛出口就聽得花劍雲驚叫道：「不好，洞門已閉，怎麼辦？」

丁雄道：「再找一找，看看有沒有別的洞口。」

他們又摸索着前進，只聽嘩嘩聲響，他們忙順響聲走去。

花劍雲道：「水。」

丁雄接道：「不錯，是水流聲。」

他們不說不打緊，丁雄的話音剛落，流水聲更響，猶如天崩地裂，萬炮齊鳴。他們的脚下有了水，不好，水漲到腰際了。

馬掠道：「丁賢弟，你該不是旱鴨子吧？」

丁雄道：「我可以在水裡蹲個七天七夜。」

馬掠一喜道：「很好，這可能是一個惡水陣。我估計水勢一定不小，你架着雲妹一隻胳膊，我架一隻，讓她的頭露出水面就行了。」說着話，水已快冒頭頂了。丁雄架着花劍雲帶着她往前泅，回答馬掠道：「不用你，我一個人就行了。雲妹本也會泅水的，只是這水太急，我幫她一把就行了。」

這水眞流得急，忽然之間幾乎封住了洞口。馬掠大驚，必須在封洞口之前泅出水區，不然就出不去了。他忙過去架住花劍雲另一隻玉臂，奮力往前游。不好，水封住洞口了。丁馬二人硬拖着花劍雲從水中冲了出去。

好不容易來到了一片無水區，在眼前又是一個寬大的石洞，地上雖說潮濕，畢竟沒有水。他們一個個已筋疲力盡，正想坐下來休息一會，又聽到一個聲音，震得洞壁轟轟作響。

「哼哼，你們幾個小子的膽兒還眞不小，敢來闖我這龍潭虎穴。好，就讓老夫來成全你們，讓你們大着膽兒上西天。」

是誰在說話，滿洞除馬、丁、花三人外，並不見其他的人影。丁雄哈哈一笑道：「有本事的出來過幾招，躲在老鼠洞裡吹牛皮，算甚麼本領。」

馬掠也看見了，不，準確地說，是聽見了。洞壁有一扇石門，說話人正在門後。只見石門嘩地一聲滑向一邊。一個胖大和尚，手握一把戒刀，一顆頭則有常人的兩倍大，眼窩深陷，眉骨突起，鼻子肥而塌，却沒有下巴，一張闊嘴與短而粗的脖子連着，穿一身黃色僧袍。

馬掠道：「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大頭妖人熊林？」

「不錯，算你有眼力，願不願與本妖人過幾招？」

馬掠冷冷地道：「武林過招是有規定的，講道義的，你懂嗎？」

原來熊林與人過招，從不講章法，慣放烟霧，在烟霧中偷襲，被襲者看不清他的人影招數，防無法防，攻無法攻，他就以此取勝。這大頭妖人聽了馬掠的話，嘻嘻一聲怪笑道：「道義？我只知殺人好玩，想怎麼殺有趣就怎麼殺，不懂甚麼道義，也不講甚麼道義。」

丁雄道：「怪不得你一個和尚竟違犯清規，來當採花賊，天底下竟有你這種不知羞耻的人！」

大頭妖人熊林冷哼一聲道：「我是大丈夫，敢說敢當，總比那滿嘴仁義道德，背地裡却男盜女娼強。」忽見黃袍一飄，大頭妖人已到了馬掠面前，戒刀一抖，直劈馬掠面門，大聲喝道：「老夫就用這個講道義。」熊林本是和尚，却自稱「老夫」，這也是大頭妖人的一怪。

馬掠見他來勢很凶，忙用劍一擋，只震得手臂一陣酸痳。暗道：「這老禿驢不簡單，不可輕敵。」忙閃身左飄，一劍順勢直刺大頭妖人的咽喉。大頭妖人喝聲：「來得好！」戒刀一磕寶劍，竟將馬掠手中的劍磕飛了出去，撞在石壁上發出鏗鏘一聲響。

馬掠本已心慌，又見大頭妖人的戒刀以力劈泰山之勢直搗他的腦門，來勢之速確實無法躲避，就在這危急的一刹，只見銀光一閃，一隻飛鈎早撲向大頭妖人的天門穴。

大頭妖人冷哼一聲，收刀來格，另一飛鈎又至。他把大頭一偏，飛鈎正好鈎住他的肩胛，想挫身一躲已是不及，飛鈎牢牢地嵌進肩胛骨，鮮血湧出，丁雄用勁一收，這胖和尚如一隻巨大的肉球滾在地下。

這妖人也眞了得，只見他手一舉，拔出飛鈎，人已一躍而起，脚猛一跺，頓起一陣烟霧，却不見了大頭妖人。

這一連串的動作只在眨眼之間。丁雄憑借功力識別烟霧中的大頭妖人，又借助輕功，與妖人在烟霧中游鬥。大頭妖人的戒刀似風魔般地罩向丁雄。

花劍雲生怕丁雄有失，她的功力較丁雄高明，能清晰地辨認大頭妖人戒刀的招數。只見她三把魔劍一吐，叫道：「雄哥哥暫歇，讓我來收拾這禿驢。」花劍雲的魔劍，怪招無窮，大頭妖人應接不暇，他的烟霧對花劍雲毫無妨礙。他的無章法之招數盡皆被花劍雲化解。

花劍雲劍身合一，身如翩鴻，劍似游龍，直逼得大頭妖人手忙脚亂，肩頭又鮮血淋漓。他大聲一喝道：「小孩子家，別逼人太甚，逼狠了，我一逃走，就沒人陪你玩了。」話落烟起，這一陣烟霧更濃，還帶有嗆喉的氣味。

花劍雲哪裡肯捨，緊追過去，嘻嘻笑道：「大頭妖人，你別走呀，再陪我玩玩。」

丁雄怕她孤軍深入有失，也忙跟了過去。

馬掠大喊：「小心！」在丁雄、花劍雲剛跨過石門的一瞬之間，便聽轟隆一聲，石門緊閉，好險！石門一壓過來，差一點將丁雄、花劍雲擠成肉餅了。

此刻，石門這邊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丁雄與花劍雲緊緊靠攏，花劍雲忽見大頭妖人的戒刀直砍丁雄的腦門，忙把丁雄一拉躲過了這一刀，同時一展三把魔劍，直刺大頭妖人的風池、肩井、日月大穴。

大頭妖人一驚，急忙倒身躲過，復一招秋風掃落葉對着花劍雲攔腰猛劈，好個花劍雲，又嘻嘻一樂道：「好玩！」柳腰一旋，早到了大頭妖人的身後，劍鋒已掃向他的下三盤。丁雄已適應了黑暗，亦抖劍刺向大頭妖人的腹胸。

大頭妖人萬萬沒有料到這兩個後生小子，有如此的功力。他已背腹受敵，他暗忖再打鬥下去必然落敗，倒不如三十六計，一走了之，他主意打定，用戒刀護着身子，旋轉一周，竟格開了丁、花二人之劍，縱身一躍，跳出了圈子，道：「我不玩了。」便轉眼不見。

花劍雲冷冷一哼，道：「哪裡跑！」三道銀芒同時射向大頭妖人。

只聽一聲暴叫：「氣煞我也！」噗地一聲，一把飛刀已插進了大頭妖人的小腹。

原來花劍雲的飛刀與她的魔劍一樣，同時三把齊發，射向三個不同的穴位。武功高者一二把能接住或躲過，而第三把必然中的，即前二者爲虛，第三刀則實，此所謂，虛虛實實，眞眞假假，方能克敵致勝。

丁雄見大頭妖人已倒，忙過去用劍尖制住他的脈門，厲聲問道：「你們把搶來的女子關在哪裡？」

大頭妖人圓瞪怪眼，道：「哼，想我告訴你們，做夢！」

丁雄一怒，劍尖便割斷了他的脈門，提劍刺穿了他的咽喉。



花劍雲一把拉過丁雄道：「雄哥哥，咱們快走，有蹊蹺。」

他們飛快地向前掠去，忽聽身後轟地一聲響，他們回頭一看，又一道石門關上了。原來他們打鬥的石洞是一個寬大的過道，前後均有石門，大頭妖人死前，用脚推動了機關，想把丁、花二人困死在這過道裡。

幸得花劍雲聽到了如同前石門關閉時的細微聲音，及時掠出，不然，他們只有在那個過道中等死了。兩人見此情景還眞有點害怕，花劍雲喃喃道：「老天保佑！」

丁雄緊握花劍雲的玉手道：「不錯，觀音菩薩保佑！」

「你怎知是觀音菩薩保佑？」

「你呀，是你這個觀音菩薩保佑的。」

花劍雲嬌笑一聲道：「雄哥哥，你還有心情逗樂子，還不知我們正處於何方，能不能走出這個石洞哩？馬大哥也不知怎樣了？」

丁雄道：「不錯，這石洞古怪多端，我們快往前走，尋找洞口出去，再去尋淑薇和馬大哥。」

他們繼續往前走，前方則是一狹窄的隧道，只容一人側身而過。突然石壁上嗤的一聲射出一柄劍，直刺走在前面的花劍雲。她雖然挫身掠過，但衣袖仍被劃破。好險！丁雄在後面倒替她嚇得一身汗，換上一個功力稍差的人，必死無疑。

花劍雲從腰間皮鞘中拿出一把母親遺留下來的青虹劍。此劍極短，削鐵如泥，利於防身。他揮動青虹，但見青光暴漲，火星四迸，金鐵交鳴之聲不絕。那些石壁上繼續刺出的劍尖全被削斷了。

他們好不容易走出了隧道。剛出隧道口，忽聽花劍雲一聲驚呼「啊！」她的脚下突然陷落，「啊」聲一落，人也落了下去。

丁雄見花劍雲落下陷阱，一驚之下，他猛向後一躍，才沒有掉下去，他看着黑壓壓的陷阱口喊：「雲妹！雲妹！」哪有回音！

丁雄欲救無策，急得他團團亂轉，心想，雲妹若有個三長兩短，我豈能獨生，倒不如下去與她共同尋找出路。他縱身便跳了下去，這陷阱很深，似乎有十多丈，丁雄運用輕功提氣下落。快接近地面時便聽見花劍雲正在跟人拚殺，忙道：「雲妹，我來了！」

花劍雲道：「雄哥哥，是黃白陷害我們的，我定要向他討還公道，要他這條小命！」

黃白冷聲道：「今日你們殺死了我，你們也出不去了。」

花劍雲切齒道：「我們出不去也要殺你，也讓你嚐嚐置你於死地的滋味！」

花劍雲像頭憤怒的雄鷹，三把魔劍一吐猶如漫天劍雨，鋪天蓋地地向黃白罩來。黃白早被她的氣勢所嚇倒，忙道：「我願領你們出去，請饒我一命！」

花劍雲那裡聽他的，三把劍逼得更緊。

丁雄忙用劍一攔，道：「雲妹，留下他，讓他領我們出去。」

花劍雲方停住手。

丁雄用劍尖抵住黃白的後背道：「你乖乖地領我們出洞去，如若玩甚麼花樣，又生陷害之心，就立刻要你的命！」

黃白道：「丁相公，我再也不敢了。」說罷，兩眼盯住花劍雲道：「我說男子哪有如此貌美的，原來你是個女子。」

花劍雲道：「少廢話，快領我們出去！」

黃白領着他們七彎八拐，約莫走了半個多時辰，地勢漸漸升高。他們終於看見了陽光，但見曦日融融，遠山含翠，一片紅裝翠裹。原來他們在洞中已整整鬥了一夜。

一跳出洞口，丁雄又用劍抵住黃白道：「領我們去找你們關押女子的地方。」

黃白一聽，渾身戰慄道：「我，我不敢，他們知道了，要拿我點天燈的。」

丁雄道：「你只告訴我們關押女子的地方，我們便放你走。」

黃白道：「我們出來的是一條秘密通道，你們還是快下山去吧，當他們知道你們出了洞，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花劍雲道：「這個你別管，我們是爲救人才上山，豈有空來一趟之理？快說！」

黃白偷眼向四周看看道：「關押女子的地方是北山石窟，還有一處是靈鷲山洞。」說完，如飛地跑了。

丁雄、花劍雲向北走去。當他們上了北邊山脊時，只見一羣賊人押着一個人和幾個女子正向他們走過來。兩人機靈地伏在路邊草叢裡，待賊人走近一看，被五花大綁的人正是馬掠。

丁雄道：「雲妹，上！」

丁雄的飛鈎狂舞，寶劍猛刺，漫天銀芒罩向那隊採花賊。

花劍雲三把魔劍直逼馬掠身邊的賊人，一時之間已洞穿了四人的咽喉，又忙挑斷馬掠身上的繩子。馬掠拿過一賊人的大刀，亦向賊人猛砍。

押解馬掠的賊人本是二三流的打手，自然不是丁雄、花劍雲的對手，在他們威猛的攻勢下，死的死、傷的傷，最後一人跪下請求饒命。

馬掠道：「要饒你不難，領我們上關押女子的石窟。」那賊人只得應允。

他們來到一個山脊背後，只見用碗粗的樹幹做的柵門，攔在洞口。兩個賊人在洞口守衛。

馬掠對領路的賊人道：「你告訴他

們，是送姑娘來的，讓他們開門。」

那賊人照辦。

守門賊開了柵門，丁雄、花劍雲早已一邊一個刺死了守門賊，衝了進去。

洞裡掛着一盞昏暗的風燈，裡面確有一些女子，有氣無力地坐着、躺着。一個個衣衫襤褸，面黃肌瘦，雙目無光。花劍雲在衆女子中一個個審視，不見淑薇，她出來抓起領路的採花賊怒喝道：「說，還有哪些地方關了女子？」

那人顫聲道：「這些女子都是經衆採花賊輪宿多日，身染重病，才關在這裡的。剛捉來的已分到各洞去了，最漂亮的由頭兒送給祖師爺了，那些沒病的，待哥兒們玩膩了，就發放各地去賣掉，除這裡以外，再沒有專門關押女子的地方，可能靈鷲山洞有，那裡我們不敢去，所以不清楚。」

丁雄聽了，氣得大吼一聲，道：「畜牲！」一劍向這個賊人的胸膛刺去，被馬掠攔住道：「留着他有用。」

馬掠告訴那些女子跟他們下山，各自可以回家去了。那些女子十分高興地跟着他們下山。

丁雄、花劍雲找不到淑薇，十分傷心。

丁雄向馬掠道：「馬大哥，賊人都說靈鷲山有女子，我們去找一找吧！」

馬掠道：「據說，靈鷲山山勢險要，是賊人中那些頭兒的巢穴，高手都集中在那裡，單憑你我的力量，太單薄了，我們去望城縣要他們派人協助我們搜山。」

花劍雲尋人心切，忙道：「何必去求他們，小小一個望城縣也派不出甚麼高手，還是我們自己去找。」

馬掠道：「靈鷲山峯巒迭起，羣峯突兀，連綿不斷，只憑我們幾個人是不行的，即使他們派不出高手，多派些人，也能壯壯聲勢，快走，此地不宜久留。」

只是苦了那些女子，跟着他們連跑帶跳也趕不上。他們只好走走停停，下得山來，山邊樹林裡人影一閃。丁雄、花劍雲齊掣暗器在手。

馬掠道：「不忙，或許是朱亮，我命他在此處會合。」他連忙學了三聲鳥叫，隨後就聽見兩聲回鳴，一個人飛快地跑了過來，果然是朱亮。

馬掠問道：「情況怎樣？」

朱亮道：「那人有些蹊蹺，究竟屬於哪一路，還待細查。」

他們似在說黑話，丁雄他們不便發問。

* * *

一座死城，秋風蕭煞，黃葉飄零。人們的臉色也如這城一樣死氣沉沉。

花劍雲道：「雄哥哥，幸好我是男裝，你看街上全是男人，看不見一個女子。嘻嘻，我們可走到男人國來了。」

朱亮道：「小心別人搶你去做王妃。」

丁雄道：「小聲點，別讓人聽見了。」

他們住到客店裡了，這客店也全是死氣沉沉的男人，連老板娘也看不見。

馬掠一人去縣衙交涉公事，知縣升堂。馬掠道：「重陽府都頭馬掠參見知縣大人。」

知縣忙道：「馬都頭請坐。」

馬掠坐定後，知縣問道：「不知馬都頭到敝縣有何見教？」

馬掠拱拱手道：「無事不敢來打擾大人。我們在貴縣管轄的青龍山殺死幾名採花賊，又活捉一名，並搜獲到他們搶去的良家女子，現押來請大人審訊發落。」

知縣面色一沉道：「下官境內果有採花賊？」

「一點不假，我們幾個人去採花賊巢走了一遭，請大人審了犯人自知。」

知縣命帶犯人，採花賊被帶了進來。知縣審訊時，此賊供認不諱。馬掠又讓知縣帶女子作証。証詞、供詞知縣一概命書辦收起。

馬掠道：「慢，供詞、証詞請給我一份。」

知縣笑道：「待書辦抄一個副本給都頭，請都頭明日來取。」

馬掠只得回客店去。

丁雄、花劍雲、朱亮連日來太疲倦了，好容易住進了客店，洗了澡，吃了飯，舒舒服服地睡覺了。馬掠進到朱亮的房間，拍醒他道：「老弟，睡覺可得警醒一點。」

朱亮揉揉眼道：「好吧，頭兒，你也該休息了。」

無力的秋陽，照着這座死城。

「丁相公！丁相公！」

朱亮在拍門，在喊。丁雄驚醒了，連隔壁的花劍雲也驚醒了。丁雄開門一看見是朱亮，問道：「朱大哥，出了甚麼事？」

「頭兒失踪了！」

「甚麼？馬大哥昨夜沒回來？」

「回倒是回來了，今日一早就不見了。我已找了一個多時辰了，也沒找見。」

剛好花劍雲梳洗已畢，過來插話道：「朱大哥，都頭是不是被狗知縣捉去了？」

丁雄道：「你們都坐下，我們商量商量。」又問朱亮道：「馬大哥昨晚回來，沒對你說甚麼？」

朱亮道：「他只是說，要我睡覺警醒些。」

花劍雲道：「朱大哥，你怎麼沒有隨馬大哥上青龍山？」

朱亮道：「頭兒讓我到望城縣來偵查。」

花劍雲好奇道：「偵查甚麼？」

「你們在那家酒店不是遇到一個叫吹破天的嗎？」





花劍雲正與徐武廝殺。

「是呀，他還要採花賊扮衙役捉拿我們。」

「頭兒就是要我來查一查這個縣衙是甚麼貨色。」

花劍雲道：「你查到了甚麼？」

朱亮道：「他們是採花賊扮衙役，也可以說是衙役扮採花賊。」

丁雄道：「你的意思是說，這個縣衙的衙役本來就是採花賊。」

花劍雲「啊」了一聲道：「那麼，那麼吹破天就是狗知縣？」

朱亮道：「正是這樣！」

丁雄與花劍雲同時「啊」了一聲。

* * *

衙門，鬼門關。紅色的大門是血染的。從這門裡進去，不流血出不來，流了血也許還出不來。衙門前有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瘦得活像一架骷髏的人站在那裡。朱亮對他一拱手道：「老伯請了，重陽府副都頭朱亮來參見知縣大人。」

老骷髏朝他翻翻白眼道：「大人身體不適，不見客。」人似骷髏，聲音也像是從墳墓裡發出來的。

朱亮又道：「請老伯通報一聲，說有要事求見。昨日我們頭兒馬掠，已來參見過大人了。」

這回黑眼珠閃了一下又翻成了白眼珠，聲音提高了一倍道：「甚麼馬掠牛掠，這裡沒有。」

朱亮忙從衣袋裡摸出一錠銀子塞到他手裡道：「馬都頭昨天來過，今早又進去了，麻煩你讓我們進去找他，有要事告訴他。」

這一回白眼珠又翻成了黑眼珠，聲音變得柔和了，道：「我勸你別找不自在，進去了就別想出來了，你明白嗎？」

「不明白！」背後一人應道，自然不會是朱亮，而是花劍雲。

門吏突然「啊」了一聲。因為一件硬東西抵住了他腰間大穴，是一把劍。

花劍雲嬌喝道：「你不說實話，立即要你的命。馬都頭究竟進去沒有？」

「他進去了，可也出不來了。」

「為甚麼？」

「大人通知，讓我回答要找他的人，都說這裡沒這個人。」

「甚麼意思？」花劍雲的劍尖推進了一點。

骷髏唉喲一聲道：「沒……沒甚麼意思，就是他永遠出不來了。」

丁雄怒道：「我們是他的朋友，定要進去找他。」

門吏道：「我說的全是實話，衝着你們的一錠銀子，我也不會說假話的。你們快走，遲了頭兒知道了，你們也會遭殃的……快走吧……」

「用不着快走，我還要告訴他們好消息哩！」

是誰坐在罈子裡說話？聲音嗡嗡作響。衙門前又多了一個瘦的骷髏，不同的是，此人身材矮小，頭尖、眼

小、鼻尖嘴大，活像「西游記」裡的老鼠精。

花劍雲噗嗤一笑道：「望城縣衙盛產骷髏。」

那人陰惻惻地看了花劍雲一眼道：「你說甚麼？」

丁雄未待花劍雲回答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本縣書辦。」

「你要告訴我們甚麼好消息？」

「這消息一定很好，保証能讓你們開心，馬掠是採花賊頭目，已被本縣太爺關起來了。」

朱亮吼道：「你胡說！」

書辦不屑地冷笑道：「不信，這是他的口供。」他隨手一抛，花劍雲一把搶過來，只見白紙黑字寫着：

「我係龍幫門分堂堂主。

馬掠×月×日」

花劍雲將供詞遞給朱亮道：「你看，劃押的字，是馬掠的親筆嗎？」

朱亮一看，也楞了，眞是馬掠的親筆。

丁雄道：「走吧！」

花劍雲道：「上哪裡去？」

丁雄道：「進縣衙。」

「進縣衙？」

丁雄道：「不錯，進縣衙找馬掠問一問妹妹的下落。」

花劍雲一下子高興了，接道：「不錯，馬掠既是分堂主，定知淑薇姐的下落。」

朱亮皺眉道：「我不信！」

花劍雲冷冷道：「你不信甚麼？」

「不信我們頭兒是採花賊。」

花劍雲一聲冷笑道：「現在我明白了。」

丁雄看着花劍雲道：「你明白了甚麼？」

「原來我們在青龍山遇到的事，全是馬掠與朱亮設下的圈套。馬掠是採花賊頭兒，朱亮豈有不是之理？」

朱亮也冷冷地道：「你眞會分析，你看我像嗎？」

花劍雲三把魔劍一抖，合成一把雪亮的利劍刷地抵住了朱亮的肋下。嬌喝道：「你好好招來，是不是你把我們送上青龍山的蛇洞的？」

朱亮也不抵抗，面不改色道：「不是，如果是，我怎麼會在山下？」

「那也是圈套，迷惑我們的。」

「迷惑你們做甚麼？」

「使我們找不到採花賊的眞正巢穴。」

丁雄微笑着點點頭道：「不錯，有道理。你們又把我們騙到這裡，不讓我們去靈鷲山。」

花劍雲一聽咬牙道：「此等賊人，豈能留你！」

劍鋒推進，朱亮大叫道：「你們寃枉好人！」

只聽噹的一聲，一顆流星石擊得花劍雲劍鋒一偏。

「劍下留人！」是誰在高喊？

「神算子吳天前輩！」朱亮高興地喊道。神算子吳天眞的出現在他們面前。

丁雄冷聲道：「難道你吳老前輩也是跟他們一伙的？」

只見他奇怪地一陣大笑道：「是與不是，天知地知，神知我知，是與不是沒關係，但我可以肯定朱亮不是。」

「不是甚麼？」花劍雲微微抬起頭問道。

「不是採花賊。」

「何以爲証？」

「因爲我親眼見他昨天和前天晚上一直在縣衙附近。」

「那領我們進蛇洞的人是誰？」

「想來此人已上西天了。」

「究竟是誰？」

「黃白！」

「他死了？」

神算子道：「大概是，因爲他向你們泄露了機密。」

花劍雲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神算子神秘地一笑道：「天底下的事，沒有我神算子不知道的。花姑娘，你說是嗎？哈哈哈哈……」哈哈聲遠去，人影亦渺。

朱亮道：「此人眞危險，來無影去無踪，他要取誰的腦袋，誰的腦袋非搬家不可。」

丁雄道：「不錯，他還不想取我們的腦袋。」

朱亮道：「不想，幸虧他不想，如想，我們的腦袋早丟了。」

＊　＊　＊

落日熔金，滿山披霞。花劍雲如金燕穿柳，似翎羽落地，輕飄飄地落在懸崖下的一塊石坪上，她向上一招手，丁雄與朱亮也落了下來。他們剛一落地，就見花劍雲已在一個石洞口側身而立。向丁雄他們一招手，便如一片彩雲飄進洞裡去了，丁雄，朱亮隨之進洞。這洞，外窄內寬，走完一條隧道，見花劍雲身子貼在隧道壁上一動不動，他們也照樣貼着。此時便聽見吹破天的聲音問道：「你說的，究竟是不是實話？」

馬掠道：「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還要問甚麼？」

「你是眞是爲了你妻子，才投順我們的？」

「那還有假？信不信由你！」

「你用甚麼使我們相信？」

「我們知府的人頭。」

又聽一聲夜梟般的怪叫道：「你們知府的人頭，只怕你拿不來，我們也不要。」

馬掠好像頓了頓道：「爲甚麼？你們不敢要？」

「甚麼也不爲，我們要的是重陽雙英的人頭。」

「……」馬掠好像在沉思，沒回答。

「怎麼樣？你答不答應？」

「好吧。不過他們的人頭可不好取



，因爲他們武功極高，只容緩圖，請你把我妻子叫出來，我們見見面。」朱亮暗想，頭兒果眞投順採花賊了，但他沒有結婚，何來妻室？

又聽那怪梟聲道：「爲甚麼要先見你妻子？」

馬掠冷笑一聲道：「我若把重陽雙英的人頭拿來了，你們又沒有妻子給我，我豈不是上大當了？」

「好，成全你，帶丁淑薇！」

丁雄、花劍雲這一驚非同小可，丁淑薇甚麼時候成了馬掠的妻子的？是不是有同名同性之人？出人意料，被帶出來的果然是丁淑薇。

丁雄差一點叫出聲來了，他與馬劍雲悄悄趨前一些，向裡窺視。更出人意料的是丁淑薇一見到馬掠，就像小燕子張開雙臂撲進了馬掠的懷裡。只聽丁淑薇道：「馬大哥，這不是在夢裡吧？眞是你來了嗎？」

馬掠緊緊地抱着她，旁若無人，喃喃地道：「薇妹，這是眞的，是我來了。」

丁淑薇傷心地哭道：「馬大哥，你怎麼也到這魔洞來了？快帶我逃出去吧。」

丁雄、花劍雲更是驚得張大了嘴巴。尤其是丁雄，妹妹與馬掠相好，他竟一點影子也不知道，怪不得馬掠知道淑薇失踪時，一臉焦慮之色。

夜梟聲又起：「哼，還不到你們親熱的時候，帶她進去！」幾條彪形大漢撲向丁淑薇。

伸手去拉丁淑薇的胳膊。胳膊斷了，眨眼之間就斷了，可是斷的似不是丁淑薇的胳膊，而是那大漢的。一隻飛鈎鈎在那大漢的胳膊上，胳膊便斷了。另一隻飛鈎鈎在另一個大漢的腦袋上，腦袋便開花了。還有兩個大漢中了兩把飛刀。說時遲，那時快，花劍雲的三把魔劍，銀芒萬點，早已罩向那發怪梟聲的壯漢，却撲了個空，花劍雲正在驚疑，她的三把魔劍出招時從不撲空，她的身手之快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可這次却撲了空。那怪梟者的身手之迅捷便可以想見是何等不可思議了。

忽然一陣烟雲湧起，馬掠、丁淑薇便轉眼不見。一把鐵扇直取花劍雲的肩井穴，花劍雲身形一閃，三把魔劍反而指向那人的三處大穴。此時烟霧散盡，丁雄懊悔不及，自己不應該去對付敵人，應盡快地搶救妹妹，結果，眼看着妹妹從自己眼皮底下又被人弄走了。他一抬眼，只見花劍雲正與一個青巾裹頭，青衫青褲，三十開外，五短身材，國字臉上一臉橫肉的壯漢拚殺。此人的武器是一柄鐵扇。丁雄心想，此人定是龍幫門掌門人徐武。忙用內力傳聲至花劍雲道：「雲妹，對付此人多加小心，他就是扇倒山徐武。」花劍雲也以內力傳聲道：「知道了，此處還有祖師爺的親信，你也得小心。」

丁雄遍觀整個石窟大廳，只有地上倒下的剛才被他與花劍雲放倒的四個大漢，還有兩個大漢正與朱亮對敵，此外就只有一個徐武了。

他忙運雙鈎助朱亮放倒了兩名大漢，又揮舞着飛鈎快若流星地扎向徐武。這徐武也眞了得，一個盤龍繞步，已躲過了一鈎三劍。丁雄、花劍雲的鈎、劍更快，在他還未轉身之際，鈎、劍又至。劍氣漫天，銀鈎嘯空，鋪天蓋地的向徐武壓下來。好一個徐武，只見他身形一抖，忽起忽落，左掌迫開丁雄的胯下，右扇格開花劍雲的三把魔劍。復一扇猛撲花劍雲的面門。左脚踢向丁雄的胯下。眞個是四方出手，八面威風。重陽雙英自出道以來還未遇到過如此强硬的對手。看來此人不僅扇拳功夫精湛，且內力亦深。但丁雄、花劍雲亦非等閑之輩，花劍雲暗運內力注於劍端，展開魔劍的攻法，怪招閃電般地擊出。徐武雖了得，雙拳難敵四手，又要對付丁雄的雙鈎，一時竟被花劍雲的魔劍逼得手忙脚亂，眼看難於招架。

忽然又一條人影飄至，原來吹破天也出來了，朱亮迎了上去，他那裡是吹破天的對手，不上三五招已經落敗。

花劍雲道：「讓我去收拾那吹破天！」身形一閃便到了吹破天面前道：「朱大哥，我來收拾他，你去助雄哥哥！」

朱亮跳出圈子。

花劍雲以劍一逼道：「你是吹破天，也是望城縣的甚麼縣太爺，是也不是？」

吹破天道：「是又怎麼樣？」

「你就是一條披着人皮的狼，今日一定要你償還欠下的血債！」

吹破天大笑道：「哈哈哈，你這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也會吹牛皮，你還不如像你們的頭兒馬掠一樣，投順我們爲妙，我包你錦衣玉食享樂不盡……喲，喲……你慢點，慢點……」

原來他正在胡說八道時，花劍雲的魔劍已至。吹破天的功夫較徐武差。花劍雲戰勝他自然不在話下。花劍雲暗忖，必須盡快地處死這個披着人皮的狼，好去援助丁雄。因此，一開始她就使出魔劍的絕招，分花插柳，漫天花雨。三把魔劍快如掣電，直向吹破天的頭、肩、胸、背的各處大穴罩來。僅這一下就把個吹破天殺得七顛八倒。花劍雲趁機以力壓泰山之勢，一劍直插吹破天的心窩。倏忽之間，一聲慘叫，吹破天的前胸業已洞穿。

你道吹破天爲何敗得這樣快？一是花劍雲的魔劍招式怪異，刁鑽，一劍變三劍，三劍齊發，疾如閃電，猛勝雄獅。這本不是女娃兒慣使的劍招。然而，花劍雲自小練內功，內力雄厚，又加之她聰慧機敏，故使起此劍招來，威猛之勢不減，而迅疾靈敏

倍增，使這劍招更發揮出它的無比威力。吹破天不適應她的魔劍怪招；二是吹破天輕視這小女娃娃，只見花劍雲嬌嗔百媚，已自不能自禁，那還把她的武功放在心上。正所謂心猿意馬，大意失荊州。

花劍雲一招刺倒吹破天，又展劍刺倒另幾個圍上來的採花賊。似一隻穿花蝴蝶，一晃便到了丁雄這邊。

只見丁雄、朱亮雙戰徐武，也討不到便宜，正岌岌可危。朱亮肩胛似**已受傷。徐武正趁丁雄長劍前刺他面門，胸腹暴露之機**，一扇點向丁雄的肋下。丁雄急用鈎來擋，可徐武扇招之快，始料不及，眼看就要點到，丁雄的鈎也遲了那麼一瞬，可是徐武却突然收招，原來花劍雲飛來三把飛刀。徐武不得不收招來擋，一扇擋掉一把，伸手接住一把，那第三把他只好仰身一躲，飛刀還是擦胸而過。好厲害的飛刀，饒是徐武躲得快，前胸也被劃破了一層皮。

此時，花劍雲已抖開三把魔劍向徐武刺來。丁雄與朱亮也抖擻精神大戰徐武。又戰五十餘合，徐武已是精疲力盡。花劍雲二把魔劍銀芒一吐，徐武的肩井穴已血流如注。

他不能戀戰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鼓起最後的餘力，舞動鐵扇，飛快地擋架丁、花兩人的魔劍，在丁、花魔劍稍滯之隙，便跳出圈子。

丁、花二人哪容他跑，又挺劍圍了上來，只聽一聲怪嘯，花劍雲還未待來人出現，玉腕一翻，三道銀芒，直向發聲處射去。

可是隨見數道金光，鏗鏘三响，擊落了三把飛刀，又聽花劍雲「啊」地一聲慘呼，仰身便倒。丁雄一見，忙一飛鈎拋去嚇退了徐武，急把花劍雲抱起。朱亮道：「快撤！」

只聽怪梟聲道：「哪裡走！」一隻鐵拐竟從空中飛來，直搗丁雄。丁雄急將飛鈎甩出，兩物在空中打個正着，冒出一片火花。

朱亮靈機一動，從腰裡摸出幾支暗器，揚手向怪梟者與徐武打去，打個正着。怪梟者與徐武未提防這種暗器，滿頭滿臉全是石灰，眼睛再也睜不開了，急得哇哇亂叫。原來這是六扇門中慣用的退身之計。朱亮喝聲道：「快走！」

丁雄抱着花劍雲憑他的上乘輕功，很快退出洞去，朱亮先上懸崖，接應丁雄上懸崖，他們迅速離開懸崖。忽聽馬嘶聲，見有一馬廐在山岩旁，內有數十匹好馬。朱亮大喜，偷偷牽來兩匹。丁雄抱着花劍雲躍身上馬，與朱亮急馳下山。

花劍雲中的是一種毒鏢，究是何毒，還不得而知，必須盡快回重陽城，請花劍雲的父親給她醫治。他們已奔出六十多里了。

朱亮道：「丁相公，你忘了，花姑娘是解毒行家呢！」

丁雄猛省道：「不錯，眞是越急越糊塗了。」

月色朦朧，林濤澎湃。丁雄、朱亮走進樹林放下花劍雲，在她身上找到一小瓶解毒藥。倒出一粒紅色小丸，喂入她的嘴中，又倒出一粒黃色小丸研成粉末敷于傷口之上，幸喜傷的是左臂，丁雄嘶地一聲，撕破汗衫給她包紮好。

朱亮道：「丁相公，你猜那怪嘯聲是誰發出的？」

「是司馬君！」

「你怎麼知道的？」

「是他的毒鏢告訴我的。」

朱亮接過毒鏢一看，只見鏢尾確有三個小字「司馬君」。

他又向丁雄道：「你知道這司馬君是何許人？」

「採花賊祖師爺的親信！他親自為祖師爺選美，掌管財物。」

「啊，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們俘擄了採花賊小頭目黃白，是他告訴我們的。」

突然，一種怪聲响起：「看來，黃白該殺，殺得一點也不可惜！」

「是該殺，點天燈更好！」又一人接着說，那聲音似學着怪聲說的。

丁雄、朱亮霍地站了起來。丁雄喝道：「誰！」

「哈哈哈！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

「司馬君！原來你的眼睛還沒有瞎，又追來了。」丁雄冷聲道。

「我的眼睛瞎了，怎麼來取你們的人頭？今天，看你們重陽雙英的頭硬，還是我的索命追風拐硬。不過，我的鐵拐這兩天吃素，想讓你們的頭兒馬掠親自動手。馬堂主！」

「在！」

「你忘了，你是我的屬下！」

「沒有！」馬掠緊貼司馬君的背後回答道。

「既然沒有，為甚麼不稱屬下？」

「暫時還不是。」

「為甚麼？」

「我暫時還沒有取得重陽雙英的人頭。」

馬掠立即拔劍出鞘，一副待命的神態。

「哈哈哈，說得有理。好，你就快取吧！」

「是！」

「是」字出口，劍也出手，但那支劍並未刺向丁雄，也未刺向花劍雲，只聽一聲怪梟未全吐，鮮血已如注。司馬君倒了，腦袋洞穿，腦漿迸流，只剩半隻吃驚的眼睛還張得大大的。

丁雄與朱亮也吃驚地「啊」了一聲。以司馬君的武功，馬掠自然不是對手，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突然從後面下手，司馬君也只好認倒霉了。

馬掠把司馬君的衣服一件件地剝下來。丁雄、朱亮看着他，見他將一些粉末撒在司馬君的光身子上。望了



丁、朱兩人一眼，說聲：「快走！」便晃身入了密林。

朱亮也對丁雄道：「快走！」他們復又上馬向前馳去。朱亮道：「頭兒殺了人，又用化尸粉滅跡，如果我們還站在那裡，就可以看見尸體已化成水了。」

丁雄道：「他對我們還是夠朋友的，沒有要我們的人頭，却要了司馬君的。」

朱亮道：「你又忘了，他是你妹夫呀，豈有妹夫要大舅子的人頭的？」

丁雄搖搖頭，笑一笑道：「這事只怕不那麼簡單。」是的，這一天內發生的事，太離奇了。這些離奇的事也使丁雄的大腦複雜起來了。馬掠究竟是一個甚麼人？他甚麼時候與妹妹相愛的？妹妹現在的情況怎樣，但花劍雲昏迷不醒，怎樣給她解毒，救活她垂危的生命又是當務之急，佔據了丁雄的整個大腦。他抱着花劍雲跨上馬向前疾馳。

朱亮跟在後邊，嘆口氣道：「要是有輛車多好！」

是呀，要是有輛車就好了。花劍雲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車裡，他們又奔出了十多里，一棵大樹下果然有一輛車，一輛馬車。馬，是兩匹好馬，日行千里的北方駿馬。車，也是好車，結實又華麗。車廂的裝飾簡直像是迎娶新娘子的花轎車。丁雄奔了過去，看着躺在車上的漢子道：「車出不出租？」

「要銀子！」

「要多少？」

「五十兩！」

「哪有這麼貴的車？就是買下這輛車，也要不了五十兩呀！」

那躺着的漢子動也不動，連眼皮也不睜開，只有一張大嘴張合着道：「嫌貴？嫌貴你別坐。不過……不過有兩個人要坐車一文不取。」

丁雄道：「誰呀？」

「除了重陽雙英還有誰？只有他們坐車，我一文錢不取。」

丁雄道：「我……」

朱亮搶着道：「重陽雙英眞有福氣，坐這麼好的車，有這麼好的馬拉，居然可以不出一文錢。」

那漢子道：「你坐不坐？」

「我不坐，因為我不是重陽雙英，沒有這福氣。」

那漢子一指丁雄他們道：「他們倆呢？」

「他們倆也不坐，因為他們也不是重陽雙英，也沒有福氣。」

「啊……」丁雄「啊」了一聲。

朱亮一帶馬韁道：「兄弟，走！」

丁雄此時要走，已是不及了，發出「啊」地一聲驚呼。因那躺在車上的漢子，突然如驚鴻飛掠，鷹爪如鈎，一把搶去了丁雄懷中的花劍雲。眨眼之間已放入車廂內。丁雄如大夢初覺，疾速來搶，被那漢子用鞭一盤，險些栽倒。

車在飛馳，丁雄與朱亮在策馬追趕。

夜、朦朧，風、呼號。一輛車，一輛豪華的車在飛馳。兩匹馬，兩匹馱着青年人的駿馬在追趕……

＊　＊　＊

車，是好車，馬，是北方駿馬。跑起來似追風趕月，風馳電掣。丁雄、朱亮雖是輕騎，但馬匹終是一般，始終差那麼一點距離，追之不及。

夜，沉沉，路，迷茫。突然，似幽靈，如鬼域，幾個黑影落在這輛豪華的馬車前。閃電般地出手。車伕倒了，車後一人暴起，閃電般似飛鷹盤空，落在幾條黑影的頭頂。一把刀，金鵬展翅，銀光閃閃。車後又一人暴起，一支劍揮洒縱橫，鷹翔隼刺，與幾個黑影攪在一起混戰——車後居然暗藏着兩個人，這兩個人居然有這般高超的武功。後面的兩匹馬終於趕到了。丁雄飛身一躍，已到了車座之上，推下死了的車伕，揮鞭策馬，車輪飛馳。朱亮趕馬緊跟……

「啊……」一人驚呼道：「車……」

混戰的雙方，此刻似發覺上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從車後躍出的一人道：「哼，原來你們是重陽雙英的同伙！」

一個黑影幽靈似地道：「我們不是，我們只是想得到花劍雲，說她美如天仙，全身異香撲鼻，這樣的美人，你們搶得，我們就搶不得嗎？」

「扯甚麼蛋？人已跑了，追！」

五六匹駿馬一起飛馳。

華麗的馬車在飛馳，後面的輕騎也在飛馳。轅馬是駿馬跑得快，輕騎也是駿馬，跑得更快。後面的暗器如飛蝗一般，人有刀劍擋暗器，還可以躲於馬腹避暗器，而馬却不能擋，也不能躲。一支飛刀扎入了馬腹，一支飛箭射傷了馬眼。一匹馬倒了，一匹馬狂奔亂竄。

「丁老弟，把車甩掉，躲進樹林裡。」朱亮在喊。丁雄去車廂抱起花劍雲，閃進樹林。瞎馬拉着空車繼續飛奔。後面的輕騎也從樹林旁一掠而過。

朱亮道：「他們過去了。」

丁雄也道：「不錯，過去了。」

「大概我們也應該走了。」

丁雄抱着花劍雲散着馨香的身子，**柔聲道：「雲妹，我們也應該走**了。」

「別走吧，你們走不了。」花劍雲自然不會回答，這是誰在說話呢？是一個幽靈。他正站在丁雄面前。丁雄放下花劍雲，飛鈎突發，直向幽靈扎去。幽靈是打不倒的，也是打不着的，丁雄的飛鈎撲了空，幽靈却到了丁雄的背後。丁雄一驚，好俊的輕功！忙一招蘇秦背劍，只見寒光掠閃，左手劍已刺向背後的幽靈。

朱亮亦被兩個幽靈纏住。他只守

不攻，靜觀其變。人世間果眞有幽靈也未可知，他倒要看看這幽靈的眞面目。果然被他看到一些門徑，幽靈盡管輕功卓絕，招式並不厲害，朱亮倒能與此二人打個平手。

與丁雄交戰的幽靈，見丁雄背劍一刺的勇猛、靈巧，嚇得輕呼一聲「啊」！虛晃一劍，跳出圈子，飛掠而去。

丁雄也不追趕，忙來看花劍雲。不看不打緊，這一看，驚得他如五雷擊頂。

花劍雲呢？連影兒也不見了。方知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與朱亮糾纏的幽靈，也已遁去。

朱亮聽見丁雄驚呼聲，一眼瞥見花劍雲沒有了。抬眼一望遠處，只見一個黑影抱着一人飛躍上馬而去。忙大呼：「從大道上騎馬跑了。」

丁雄搥胸跺足，眞想痛哭一場。悲聲道：「都怪我……都怪我呀……」

朱亮道：「現在不是吃後悔藥的時候，快上馬跟踪上去，至少要找到賊人的巢穴。」

丁雄道：「不錯！」兩人共騎朱亮的馬，跟踪而去。

重山披隱，如烟似霧。鬼谷岩，松濤如怒，風勁如吼。岩，泣；草，咽。叢林莽榛，鬼影幢幢。丁雄、朱亮穿行其間，也覺不寒而慄。

朱亮拉拉丁雄，伏下。果見一幽靈現形，他們似乎都沒有脚步聲。這幽靈晃一晃，復又他去。大約是游哨，丁雄憑輕功卓絕，屏氣凝神向谷中飛躍。躍至一處則伏地觀測動靜，等待朱亮，朱亮輕功稍差，但機敏謹愼，尾隨丁雄之後。谷側有燈光，草坪廣闊，房舍幢幢，房舍中心，有一大廳，燈光輝煌。一個方面黑臉大漢居中而坐。花劍雲竟躺在他身邊的錦榻上，一雙毛茸茸的大手正在撫摸着她白玉般的粉面。花劍雲的睡態亦楚楚動人，長長的睫毛似在微微閃動，櫻桃小嘴似在暗暗吮吸，那粉面上的一對酒靨，似盛着盪盪春風。大手終於停了，轉過頭來問站在兩旁的幾個大漢道：「他們在後面跟來了嗎？」

一個大漢恭敬地答道：「我們把人弄走了，他們還在做夢呢。」

黑臉大漢哈哈大笑道：「好！告訴你們，花劍雲本是我同門師妹。我便是想將她弄到手，而被趕出師門的。今日能如願以償，係弟兄們的功勞，每人賞白銀一百兩，放三日假，還賞姑娘一個。不過，今晚、明天你們得小心保護好我這嬌滴滴的小師妹。她中毒不輕，幸喜她已服用過解百毒的解藥，短時間內性命無礙，但三日後性命不保。待我去大青峯師父處偷靈芝散來，方能解她的毒。這兩日你們切不可大意，如若我的小師妹有失，唯你們是問。」

幾個人齊聲答道：「是！」

這大漢從大廳出去，立即消隱在夜幕之中了。廳內幾名大漢還像拴馬樁似地站着。由高到低分列兩排。兩個高個子滿腮虬髯，兩個矮個子一肥一瘦。一個尖嘴猴腮，短鬚小眼；一個則像豬八戒轉世，一個大腦袋，一對招風耳，一臉肥肉。一個高個子道：「我們全這樣站着？」

「是，我們全這樣站着！」一個小個兒應道。

高個兒道：「胡說，大哥只叫我們保護好這小美人，並沒有叫我們這樣站着。」

另一個小個兒道：「是，我也沒聽大哥叫我們這樣站着。」

原先說話的高個又道：「高彬、寧海，你倆先站着，我們睡一覺，再來換班。」

高彬就是另一高個兒。只聽他忙道：「不，郭先，還是你們先站着，我要方便方便，然後睡一覺，再來換你。」

郭先道：「你想偷懶？待大哥回來，我要他罰你。」高彬似怕這郭先，忙搖搖頭道：「不，不要告訴大哥。好好，你先睡，可別睡過了頭，早點來換班。」

「少囉嗦！」大廳上只有高彬、寧海了。

寧海道：「高彬，你想睡覺？」

高彬道：「深更半夜的，誰不想睡覺？你不想？」

寧海笑道：「我不想，我只想去姑娘懷裡躺着。」漸漸、慢慢，連想去到姑娘懷裡躺着的寧海，兩片眼皮也粘上了。

兩條黑影倏忽之間已來到他們面前，將他們剝得精光，又似捆粽子似地捆個結實，兩條黑影換上了這兩人的衣服，取下衣服上的腰牌，抱起花劍雲，出廳尋到馬廐，拿出腰牌，牽來兩匹好馬，跨上疾馳而去。憑兩枚腰牌，兩身衣服，在鬼谷岩暢通無阻。眨眼間，鬼谷岩的鬼影，松濤全被拋在後面了。這兩人正是丁雄、朱亮。他們用造魂香將兩人造倒，才順利地救了花劍雲。共同的志向，可以聯系人的感情，共同的患難，也可以溝通人的心意。丁雄與朱亮就是這樣，他們業已成了親密的兄弟了。

朱亮道：「丁老弟，你的貴師兄混得還不錯。」

丁雄道：「不錯，他已是採花賊的頭兒了。」

朱亮道：「可是，他們並不是龍幫門的，手臂上好像繪有一隻蝴蝶。」

丁雄道：「不錯，你看得很仔細，你可知道他們的來歷？」

「知道得不多，蝴蝶，是蝴蝶門的標誌。

這個罪惡的門派却有一個很文雅的名稱。」

「甚麼名稱？」

「戀花。」

「蝶戀花？」丁雄苦笑道：「看來他



們蝴蝶門也有些粗通文墨的人。否則，那會有這樣的雅名？」他好像忽然想起了甚麼道：「啊！不對，不是他們有甚麼雅興，取此名恐大有來歷。」

朱亮道：「你猜到有甚麼來歷？」

丁雄不好明言，只道：「我只是猜測而已，並不清楚其中的來歷。」

朱亮道：「你別小看蝴蝶門，他們的二頭目就是個落第的秀才。或許有這雅興。」

丁雄並不與他爭論，又道：「朱大哥，你說用車騙我們是甚麼來歷？」

「這，你還沒看出來嗎？是龍幫門的。可能他們預料到我們逃走必往重陽城，而且又有人負傷，肯定想坐車。你忘了，我都曾發過坐車的感概，只是我懷疑，深山野嶺間哪來這麼漂亮的馬車。仔細一看，便看出了破綻。車圍幔的下邊隱約有小蛇的圖案。所以，我立刻叫你快走。

丁雄感嘆道：「朱大哥，你眞細心。我却是個大飯桶。要不是你一路相幫，我與雲妹定栽在賊人手裡了。」

朱亮道：「自家兄弟理應互相照顧，何況你我已上了一條船，只有同心協力，才能除惡鏟奸。丁賢弟，我們風雨同舟，除惡務盡！」

丁雄長嘆一聲道：「想不到六扇門中，也有像你這樣的英傑，比起那做了採花賊的秀才、知縣，强之百倍。那些賊人眞乃辱沒聖賢，踐踏斯文。有朝一日，我捉住那個秀子，定向他討還公道。」

朱亮道：「丁老弟，你別發火。人世間不公道的事多着呢？上至處廟堂之高的朝臣，下至泛濫江湖的盜賊，有幾個不是男盜女娼，强搶豪奪？你討得了嗎？」

丁雄道：「只要我能管就管，能討就討。自古正邪同冰炭，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只要人人敢討敢管，人心一齊，泰山可移，豈有討不了的？」丁雄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涉世不深的泛泛之論。

朱亮笑道：「賢弟高風亮節，可欽可佩。那麼貴師兄之事，你當怎樣？」

丁雄道：「此事我非管不可，待我稟明師父，由師父定奪。要知道，我師父也是嫉惡如仇的。」丁雄一笑又道：「朱大哥，聽你的宏論，你好像不應該在六扇門中存身……」

朱亮苦笑一聲道：「愚兄原也從文，屢試不第，又棄文習武，如今是一事無成。」

丁雄道：「朱大哥，你不必喪氣，人生在世當問自己所爲如何，不當問自己所得如何，則可稟天地之正氣也。」

朱亮一笑，看看丁雄，覺得此人心胸談吐均屬不凡，這次上青龍山雖說丟了頭兒，但交了丁雄這個朋友，也不枉然。遂道：「丁賢弟，交了你這個朋友，我眞高興，我猜你如今必去大青峯？」

丁雄道：「不錯，你不愧爲六扇門中的豪傑，料事如神。」

朱亮道：「跟着我們頭兒幾年，學了點鷄毛蒜皮。頭兒還總說我不會動心思，哪裡稱得上甚麼豪傑。」

丁雄道：「我猜你一定回重陽城。」

朱亮哈哈一笑道：「你是不是也料事如神？好，我不奉陪了，重陽城見！」

丁雄點點頭：「重陽城見！」

朱亮又回頭揚聲：「好兄弟，一路保重！」

他們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 雙方鏖戰　敵勢强大

雯華呈彩，曉月西沉，大青峯酣然未醒。一個人影似幽靈，直竄峯頂的法華觀。觀主重光大師正在打坐練晨功，幽靈竄至練功房，只見重光大師雙目緊閉，端坐雲床。來人正是那個黑臉大漢花劍雲的師兄楊沛，他知道偷不成了，對於師父的功力他是熟知的。休看他閉目不動，其實早已知道他來了。

「楊沛，你來何幹？」重光大師目仍瞑，身未動，沉聲問道。

楊沛忙雙膝跪下稟道：「師父在上，徒兒這廂有禮。」

重光大師道：「不須你多禮，且回答我的話。」

「師父，弟子前來，是因師妹中了司馬君的毒鏢，性命危在旦夕，故冒死前來，求師父賜一些靈芝散，救她一命。」

重光大師不聽猶可，一聽之後雙目精光暴漲，盯住楊沛問道：「你怎麼說？劍雲在你那裡嗎？」

「是……是在小徒處。」

「胡說，劍雲無論怎麼也不會在你那裡，你怎麼把她弄去的？說！」

「本來師妹不在我那裡，因她中了毒鏢，人事不省，被我救去的。」

「在哪裡中的毒鏢？」

「靈鷲山，龍幫門的地盤。」

「她到那裡去做甚麼？」

楊沛本想說是爲了去救淑薇，但他不敢說，說了師父就必然要追問丁雄的下落。便搖搖頭道：「不知道。」

「你把她藏在哪裡？」

「鬼谷岩。」

楊沛一見師父總是心驚膽戰，不由得說了實話。一出口，後悔沒及，已經晚了。見重光大師道袍一拂，他便覺得天旋地轉，頭昏腦脹，慢慢不省人事……

＊　＊　＊

丁雄抱着花劍雲，打馬疾馳，既擔心會遇見採花賊，又擔心遇見偷靈芝散回來的楊沛，因爲他已是孤身一人，既要保護花劍雲，又要對敵，眞個是眼看陷困境，何得分身術。懷中的花劍雲如一朵白玉精雕的牡丹。小

小櫻唇猶如盛開的白牡丹中的一點紅蕊，使得這朵牡丹，更加嫵媚嬌艷。丁雄心意勃勃，眞想在她櫻唇上狂吻，但他又不敢，他怕玷污了她。他只有把她摟得更緊，絕不能再讓她落入賊人之手，他祈求這一路上平安無事。祈求平安，哪得平安……

風，微微，草，微微。從微微搖曳的草叢中突然衝出幾個蒙面殺手，攔住了去路，厲聲喝道：「打我門前過，留下買路錢。」

丁雄見要錢，沒說要人，心下略寬，問道：「要多少？」

「你身上的全留下，還要留下你懷中的美人。」

丁雄左手抱緊花劍雲，右手飛鈎快似流星地扎，刺蒙面擋路人。就在蒙面人躲鈎之際，兩腿一夾馬腹，左手又緊帶馬韁，駿馬箭一般地衝了過去，奮蹄狂奔。只聽背後呼呼風聲，明知暗器飛近，懷中有人，他也不能躲，只能用飛鈎狂撥，仍舊飛馬向前。

忽聽後面馬蹄聲迫近，暗器復又紛至沓來。突然駿馬一聲哀鳴，轟地仆倒，原來馬腹中了幾柄飛箭。

丁雄忙護着花劍雲就地一滾，躲過了暗器。

當他縱身立起時，早已被一圈人圍住，他只好拚命舞動飛鈎，似暴風驟雨，銀芒團團，勁風虎虎，使圍住他的賊人無法迫近。

人的體力有限，何況丁雄懷抱一人，又馬不停蹄地爭戰了一天兩夜，體力漸漸不支，一時銀芒漸斂，鈎風稍弱。

賊人發聲吶喊，圍了上來，欲用掌力致丁雄于死地，好搶走花劍雲。丁雄似已精疲力竭，停止了飛鈎。賊人漸漸圍近。

忽見銀芒暴漲，丁雄的雙鈎突發，一招横掃千軍，頓時，兩賊腦袋開花，衆賊人立時止步。

就在丁雄右手左揮，右肋暴露之時，兩個賊人雙劍齊下，任憑丁雄是神仙轉世，也休想躲過這兩劍了。

只聽兩聲慘叫，兩個握劍的賊人，劍已飛出，人已倒地，且身上看不出甚麼傷痕，但見這兩人口噴鮮血，竟是被大力金剛掌震死。

丁雄且驚且喜，這大力金剛掌是師父幾十年的修為，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難道眞是師父來了？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道人如秋風掃落葉般地追殺着那些賊人，眨眼之間，賊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原野又恢復了寂靜。

丁雄確實力竭，呆呆地看着師父殺賊，坐在地上一動不動。心想：師父來得眞好，一念之間，重光大師已站在他面前了。

丁雄一見師父，猶如孩子見了娘，止不住眼淚湧流，雙膝跪下，抽泣道：「師父……」

重光大師從丁雄懷裡接過花劍雲，道：「起來說話，究竟是怎麼回事？」

丁雄便把妹妹淑薇被搶，重陽城衆多少女失踪，他與師妹上青龍山靈鷲山救妹受傷，又被師兄搶了師妹，他們又奪回，途中又遇賊的經過，大略地講了一遍。

重光大師走過去看一眼被打死的匪徒，手臂上均有蝴蝶花紋，恨恨地道：「畜牲！」回頭對丁雄道：「走，回山！」

丁雄牽來賊人遺下的馬匹，師父抱着花劍雲上馬先行，自己隨後跟上。

大青峯終於到了。但見回溪斷崖，崖岫巉絕，峯巒迭起，雲烟幻滅，雲靄之間，千態萬狀。獨步一時的景色依舊，丁雄胸中却感慨萬千。一上山，重光大師將花劍雲安放在她昔日在山上居住的閨房裡。房內陳設如昔，一塵不染。忙命人取水來，拿來靈芝散給她服下，又在傷口上敷上解藥，派人守住房門，任何人不許進入。丁雄亦往自己的房間去休息。

重光大師來至自己的練功房，將楊沛的穴道解開，楊沛悠然醒來。

重光大師道：「楊沛，你知罪嗎？」

楊沛跪下道：「師父以徒兒是為非作歹，請容徒兒申辯幾句。」

重光大師沉聲道：「講！」

楊沛道：「為官作宦者坑害百姓，我則取官府的不義之財，救濟窮人。我之所以將本門派取『蝶戀花』之名，乃是對師妹戀戀不捨之情，請師父體察詳情，我決非一般的採花賊，與龍幫門無任何聯系，搶師妹也只是我的痴情所致。我的屬下搶的均係官家之女，難道只許他們强搶民女，就不許我們搶他們的女人？小徒所言，句句是實，請師父詳察。」

重光大師聽了他的一席話，久久不語。沉默一會方道：「習武之人崇尚武德，眞想懲辦凶頑，也不能錯殺好人。害人者是那些官吏，與他們的妻女何干？你們即使劫富濟貧也脫不了一匪字，又加之姦人妻女，難道還算是造福人類嗎？再者，你應知道，感情也是勉强不得的。你不能以强迫手段加害你師妹。看來，你的良心並未泯滅，為師不難為你，望你謹記今日之言，不得為非作歹，你下山去吧！」

楊沛拜別師父匆匆下山而去。

丁雄一覺醒來，已是晨光微曦，朝霧彌漫的早晨了。他猛然想起，不知師妹醒來沒有。忙忙地梳洗了一下便往花劍雲房中來。只見兩個道長守住房門口，小聲道：「大師吩咐，任何人進去都得大師親自允許。」他只得站在門口，見花劍雲猶自未醒。

師父坐在她床前，按着她的脈搏，眼睛裡流露出慈愛與悲切的複雜表情。嘴裡喃喃地唸道：「綠玉……綠



玉……你要是活着，看見自己的女兒長得與你一模一樣，美如天仙，你一定會高興的……唉……孩子却受苦了……」

丁雄一聽，暗道：「綠玉不是師妹的母親嗎？師父為何總叫她的名字？而且師父對師妹不僅是師徒之情……」

他想到這裡，重光大師已發現他站在門口，喚道：「雄兒，進來吧！」

「師父，您早！」

重光大師道：「你師妹脈搏已平和，沒有危險了，只是還需靜養，你去吃早餐吧，吃了來換我，守着你師妹。」

「是，師父，你昨晚一夜未睡嗎？」

「我不放心，你師妹中毒很深，我已運功助她排毒，她體內毒氣雖已排除，元氣尚待恢復，你吃過早餐來好好守着她，不讓有任何干擾。」

「是！」

＊　＊　＊

月照寒枝，冷露無聲，兩條飛馳的人影，掠過叢叢秋林，座座山岩。兩個夜行人，心裡揣着兩團火，兩團征服惡魔的火，這兩人正是重陽雙英。

他們在山上逗留了五、六日，受師父的指點，劍術更加精進，鈎劍配合更加默契，丁、花二人又練習了雙劍聯璧戰術，魔劍技藝威力猛增。重光大師指點花劍雲練習吐納之術，吸入眞氣，排泄濁氣，及之强身健體，內力大增。

今日下山，連夜趕路，不知朱亮邀集的人齊了沒有。師父讓他們去請南山二怪周兆、周民兄弟，這兩人是師父的至友。到清風谷去找搜魂雙刺陳玉英、陳玉蓉姐妹。這兩人的師父與重光大師有八拜之交。還有一些武林高手由師父親自去請。聚集一批武林精英共滅龍幫門這一邪惡的門派，重振武德。

據師父估計，龍幫門高手如雲，他們除龍幫門八霸之外，那個祖師爺的武功，恐當今武林，無人可敵。故一再囑咐他們小心在意。他們準備回重陽城與朱亮約定上青龍山時間。

突然，花劍雲覺得夜風中傳來濃厚的血腥氣。

「雄哥哥，不好，前面恐怕出了人命案了。」

丁雄的雙眉早皺成一字道：「又是甚麼人在作惡，血腥氣很濃，殺的人一定不少。」

花劍雲道：「不錯，雄哥哥，咱們趕去看看。」

他們緊趕幾步，不由得大吃一驚，大路上，路溝裡，樹林裡，全是死人。在月光下一片慘象，令人毛骨悚然。這是些甚麼人？為何被殺？丁雄翻過幾個死屍一看他們的衣服，竟是重陽城府衙的衙役，其中也有幾個認得的。又翻了幾個，見他們手臂上有小蛇的圖案，知是採花賊。

「雄哥哥，會不會是朱大哥帶的人與採花賊發生了格鬥？」

「不錯，」丁雄習慣地說了個「不錯」，又道：「他們在這裡發生了激戰，朱大哥的人傷亡慘重，仔細找一找，看死屍堆裡有沒有朱大哥？」

花劍雲道：「你翻吧，我可要站遠點，噁心死了。」

丁雄一連翻了好幾個，有的是衙役，有的是採花賊，在大路當中果然找到朱亮，一摸他胸口還在微弱地跳動，忙把他抱到一片乾淨的草地上，喊道：「雲妹，找到了朱大哥，快拿藥來。」

花劍雲拿出一粒還魂丹，交給丁雄塞進朱亮的嘴裡。丁雄又運功助他咽下。

花劍雲又將身上帶的白藥幫朱亮敷上包紮好傷口。過了一盞茶的工夫，朱亮微微地呼叫：「水！」

水，哪裡去找水？丁雄望望黑沉沉的四野。

花劍雲道：「雄哥哥你看，前面黑黝黝的山坳裡有燈光。」

丁雄道：「不錯，那兒定然有人家，走，把朱大哥背到那裡去。」丁雄背着朱亮向黑森森的山坳裡奔去，將要奔近。

花劍雲拉他一把道：「慢，好像有人在斷殺！」

丁雄也聽到了，道：「不錯，是有人在斷殺。」他們將朱亮放在一塊巨岩背後，割來一些茅草將他遮蓋起來。丁、花二人雙雙向燈光處掠去。

那裡果有一棟茅屋，斷殺聲似乎是從屋內傳出。他們接近茅屋一看，一個老人正在力鬥五條大漢。老人雖說沒有武器，但他的頭、肩、肘、手、胯、膝、脚全是武器，騰挪跳躍，身手又極其靈活。

那幾名大漢手中雖有武器，却近不了身。屋外草坪上還有一個姑娘與四名大漢拚殺。姑娘的武功較老人略差。

眼看已落下風，花劍雲三把魔劍颼地出鞘，人亦如飛鷹盤空到了姑娘身邊，頓時形勢大變。花劍雲的三把魔劍合為一柄藍光閃閃的利刃，盤旋似風，倏忽如電，招招怪異，着着狠毒。

花劍雲暗思，這些賊人或許是殺朱大哥他們的殘敵，仇恨頓生，內力暴漲，瞬間已有兩人倒地。

另外兩人見他劍招怪異，劍閃藍光，驚呼一聲：「重陽雙英！」拚命地跳出圈子，狂奔而逃。

花劍雲喝聲：「那裡跑！」騰身疾追，那姑娘亦隨後追了上去。

丁雄正想上去助老者一臂之力，與老者對敵的五人還在戀戰。

忽然人影一閃，從屋角又竄出一人。原來還有一人在屋角蹲着尚未出手。此刻，他直奔丁雄道：「重陽雙英，怎

麼只剩下你單人匹馬了?你本是我手下的敗將，還敢出招嗎?」

丁雄大怒道:「徐武狗賊，休得逞凶，看招!」右手飛鈎直撲向徐武腦門，左手劍業已刺向他的肋下。

徐武冷笑一聲，身一側，躲開了飛鈎的同時，一鐵扇又格開了丁雄的魔劍。只聽噹的一聲，火花四濺。徐武的鐵扇也不愧爲武器中的精品，仍然被魔劍砍缺一塊。

丁雄的功夫已非昔比，經過幾次硬鬥的磨練，對敵的實戰經驗也增多了，尤其他已熟悉徐武的招數，在山上經師父的指點，專門練了化解鐵扇功的招數。今天恰巧派上了用場。

只見他飛鈎出手又狠又猛，疾速無比，鈎劍配合，天衣無縫，飛鈎急轉，魔劍勁飛，一連十數招，竟殺得徐武連連後退。

徐武暗忖:這小子的武功大進了，招式老練了，奇怪的是，他怎麼對我的鐵扇功的招數能一一化解呢?他急得疾揮鐵扇，又以猛、狠、準的招數飛快進擊。

丁雄仍然毫不費力地一一化解。

徐武大驚，幾乎方寸紊亂。

丁雄趁他招發未收之際，一飛鈎撲向他的面門，此招太快，出人意料，徐武再也無法躲閃，堪堪地被鈎住。丁雄疾速地一收。

徐武便翻倒在地，前額洞穿，頭骨碎裂，大約是不能活了。

與老者打鬥的五人，有三人立刻撲向丁雄。丁雄未待他們近身，雙鈎齊發，撲向三人的腦門。

三人趕緊躲招，可是那裡躲得了呢?那飛鈎似長了眼睛，忽聽慘叫連聲，在場的五名大漢全都倒地，一同去追隨他們的掌門人徐武了。

原來在丁雄的飛鈎鈎倒兩名賊人時，其餘的賊人都中了花劍雲的飛刀。

丁雄忙從賊人身上取下飛鈎飛刀擦拭乾淨。

花劍雲早已站在他面前，看他仔細地擦着，問道:「雄哥哥，賊人都完蛋了嗎?」

丁雄把飛刀遞給她道:「大約是!」

他們展目一望，見老者正與姑娘說話。

「嬌嬌，與你打鬥的賊人全完了嗎?你有沒有受傷?」

「沒有，是那位小哥哥助我殺死他們的。」

「啊!他的飛刀眞厲害。快，咱們今天遇到了好人，快去謝謝恩人。」

丁雄道:「老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武林志士之責，何必言謝?只是我們還有一事相求。」

老者道:「相公但說不妨，老夫當盡力相幫。」

「我有一個朋友被剛才這伙賊人所傷，我想借府上給這位朋友治一治傷，不知可否?」

老者道:「救死扶傷也係武林志士之責，相公請將貴友接來，他現在何處?」

丁雄又道:「這些賊人的死屍請老伯處理一下，我與兄弟去把敝友抬來。」

丁雄、花劍雲去把朱亮抬進小屋，老人頗懂醫術，即刻研了一些草藥給他敷上，又餵了一顆丹藥用溫水送下，並行功與他療傷。不一時朱亮醒來，見到丁雄、花劍雲十分歡喜，問道:「丁老弟，我這是在哪裡?」

丁雄便把他們救他又殺死徐武等採花賊的經過告訴了他。問道:「你們是怎麼回事?死了那麼多兄弟?」

朱亮嘆了口氣道:「我回重陽城約齊弟兄們，準備等你們回來一起動身，但知府大人催我們動身，我不好說出等你們的原因，只好遵命出發，決定在老鴉嶺等你們，那知在這裡便遇到了埋伏。」

丁雄道:「你能肯定是遇到的埋伏，不是遭遇?」

朱亮苦笑道:「我跟着頭兒南征北戰，埋伏與遭遇還是分得清的，他們是有準備的。」

花劍雲道:「朱大哥，肯定是你們內部有奸細。」

朱亮搖搖頭道:「我挑的三十名兄弟都是平時能肝膽相照的人，這次作戰均很勇敢。」

花劍雲道:「那你們究竟是怎麼走漏了消息的呢?敵人剛好算着你們會從這裡經過?」

老者道:「我聽他們說是甚麼祖師爺的命令，還盛讚祖師爺料事如神。」

丁、花二人同朱亮同時「啊」了一聲。

丁雄道:「老伯，我還忘了請教你老人家的尊姓大名，跟這些採花賊是怎麼打起來了的?」

老者道:「老夫姓侯名靜，因得罪權貴，避禍在此烟雲谷，女兒名嬌嬌，父女倆相依爲命。年輕時曾習了點功夫，在此以打獵爲生。不期今夜，我父女已經就寢，這伙强人闖進來要吃要喝，女兒給他們燒飯煮湯，他們吃了還不肯走，又要迫害嬌嬌，我們忍無可忍，才與他們動起手來，若不是兩位小相公相救，老夫與小女恐怕也難逃劫難了。」

你道爲何侯靜稱丁、花兩人爲兩位「小相公」?因花劍雲依然是男裝打扮。

朱亮明白也不說破。笑一笑道:「我朱亮命大，得虧兩位賢弟相救，不然早已死在荒郊了。」

花劍雲道:「還得這位侯大伯的藥靈，我們自家兄弟，理應相助，何必客套?」

丁雄道:「朱大哥，你這次帶來的人恐是馬都頭長期訓練的全部精英，這次損失太慘重了。」



朱亮道:「這次來的人雖不是全部精英，也是精英中的十之七八。要不是敵人有四十多人，且武功均不錯，也不致於……唉!不過龍幫門的精華也損失不少，連幫主徐武都已死在丁賢弟手裡了，只是我不能再回去搬兵了。」

丁雄道:「據說徐武只是龍幫門的八霸之一，還有七霸哩!那個神秘的祖師爺武功更是超羣，我們還得多加小心。」

花劍雲道:「朱大哥，你只怕還得回去搬兵，至於如何搬法，待你傷好以後我們再商量如何?」

朱亮道:「唉，回去搬兵只怕很難了，我不忍讓衆弟兄又慘死荒郊。」

丁雄道:「別急，朱大哥，待你傷好以後再說。我與花賢弟也奉師父之命要去各處搬兵。」

丁雄又對侯靜道:「侯老伯，晚輩丁雄，這位兄弟姓花名劍雲，朱大哥名亮，係重陽府副都頭，我們都在爲剿滅青龍山採花賊而奔波。我與賢弟奉師父之命前往各地請武林高手會剿採花賊。我想讓朱大哥在老伯處養傷，待我們請過武林高手，再到老伯處來接他，因他現在還不宜回重陽城，麻煩老伯之處，待我們剿滅採花賊後，定來厚謝。」

侯靜一笑道:「丁相公太見外了，剿除採花賊爲民除害，老夫亦當盡棉薄之力。朱都頭在我處養傷，我包萬無一失，這地方住不得了，我們將搬到後山備用的草房去，那裡十分隱蔽，丁相公請放心。」

「那就叨擾了!」

丁雄又叮囑朱亮道:「朱大哥，你目前養傷必須秘密，在侯老伯處最好，不論傷好或未好，都要在侯老伯處等我們，不能單獨行動。」

朱亮道:「愚兄聽你的，你們一路上也得小心!」

丁雄笑笑道:「知道了，朱大哥放心!」丁雄見花劍雲與嬌嬌正手拉手地談得熱鬧，那種親熱勁，眞讓他嫉妒。

嬌嬌道:「花相公，你們要去多少日子?」看她那嬌憨之態，大有難分難捨之意。

花劍雲道:「多則十幾日，少則五六日便回，嬌嬌姐姐，有勞你照顧我朱大哥了。」

「說哪裡話，不許你這樣跟我講客氣，你們可要早點回來喲!」

丁雄笑着接話道:「嬌嬌姑娘，我一定早一點把花兄弟送回你身邊，到時候，你可得好好謝我喲!」

嬌嬌一聽，羞得滿面飛紅。

侯靜、丁雄、朱亮都看着他們笑，只不過笑的內容各不相同罷了。

丁雄道:「賢弟，咱們走!」

嬌嬌道:「這麼晚了，你們還走?」

丁雄笑道:「我們還要趕路，你與老伯也應趁黑夜搬家。」

花劍雲一揚手道:「嬌嬌姐姐、侯伯父，我們走了。」他們走出好遠，嬌嬌站在門首還在向他們揮手。

丁雄道:「花賢弟，你是不是打算做侯老伯的上門女婿呀?」

花劍雲嗔道:「胡說八道，嬌嬌姐姐確實孤單可憐，身居荒山，只有父女相伴，多寂寞呀。她也是個賢淑的女子，未開口，先臉紅……眞是個嬌嬌。」

「可是，她只怕已經愛上你了。」

花劍雲一看自己的裝束，似有省悟，原來嬌嬌是把自己當作男子了，所以與她拉手親熱她便臉紅。花劍雲想到這裡，便想故意氣一氣丁雄道:「雄哥哥，你是不是看上了嬌嬌?我給你做媒好嗎?」

丁雄哈哈一笑道:「對不起，你這個媒做遲了，我早已有稱心如意的美貌夫人了。」

花劍雲道:「誰是你的美貌夫人呀?」

「遠在天邊，近在……」

忽然一人從旁插嘴道:「近在眼前?」

「誰?」丁、花二人同聲喝問道。

突然從路旁樹林裡竄出一人，對他倆拱拱手道:「丁賢弟、雲妹，別來無恙?」兩人一驚，來人原來是馬掠。

這馬掠從何處鑽出來的?他們兩人只顧調笑，路邊來了人都不知道。丁雄不由得有些害怕，江湖險惡，只要稍稍大意便有喪生的危險，幸好馬掠……

只聽花劍雲冷冷道:「原來是馬堂主?你不在靈鷲山享福，深更半夜來此何幹?」

馬掠道:「二位不在重陽城做美夢，深更半夜來此又何幹?」

花劍雲確有一張利嘴，她一聲冷笑道:「我們麼，聽說有人要取我們的人頭，特送頭來的。」

丁雄知道馬掠對他們並無惡意，便對花劍雲道:「雲妹，不用與馬都頭鬥嘴，躭誤時間，我們還要趕路哩!」

馬掠並不在乎花劍雲的風涼話，一陣哈哈道:「丁賢弟說得是，我們都有急事，不用拌嘴躭誤時間，我只問你們到烟雲谷去過沒有?」

丁雄道:「去過怎麼樣?」

「你們遇上了伏擊嗎?」

花劍雲道:「烟雲谷的伏擊是不是你的傑作?你看，我們還好好地活着。」

馬掠道:「請你們相信我，我對你們決無惡意，至於烟雲谷伏擊是誰的傑作，日後自知。請你們告訴我烟雲谷的實情，我擔心朱亮及他帶的弟兄們的安全，所以準備趕住烟雲谷一探。」

花劍雲與丁雄互相對望一眼，不知是以實情相告好，還是……丁雄覺得還是小心爲妙，便道:「馬大哥如何

曉得烟雲谷對他們不利?」

馬掠道:「這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我只想知道朱亮他們的情況及匪徒的情況。」

花劍雲道:「你關心遲了，朱大哥及他帶領的三十名弟兄全被匪徒殺了。」

馬掠驚呼道:「啊!我……我來遲了……」一頓又道:「你們參戰了嗎?」

花劍雲沉聲道:「我們也去遲了，只殺死了還活着的九名匪徒，爲朱大哥報了仇。」

馬掠道:「徐武是活着還是死了?」

丁雄笑道:「徐武麼，在黃泉路上領着他的採花賊，找鬼姑娘去了。」

馬掠道:「龍幫門八霸去了一霸。」說完也不等丁雄他們再開口，拔腿就走。

丁雄問道:「馬大哥，你上哪兒去?」

馬掠還是不回答，人已掠出很遠。

花劍雲道:「馬掠定是到烟雲谷去了。」

丁雄道:「不錯!」

「你說他是去做甚麼呢?」

丁雄道:「憑弔他的弟兄們，你難道看不出他是何等悲傷嗎?」

花劍雲哼聲道:「他還算是個有良心的叛徒，讓他去憑弔吧，我們走!」

他們也施展輕功向前飛掠而去。

花劍雲邊走邊沉思眼前發生的事情。良久問道:「雄哥哥，你覺得馬掠這人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又投靠採花賊，又關心他的兄弟和我們，難道他腳踏兩隻船?」

丁雄道:「現在還很難說。」

花劍雲道:「朱大哥他們遭伏擊，內奸是誰?」

丁雄道:「可以肯定，決不是馬掠，如果是他，他爲何又連連後悔來遲了?」

「他難道不會在我們面前裝假?」

丁雄搖搖頭道:「他的樣子不像裝假。」

花劍雲忽然想起馬掠與丁淑薇的關係，又道:「雄哥哥，你怎麼從沒對我提起過淑薇姐與馬掠相愛的事?對我也保密呀!」

丁雄苦笑一聲道:「實在冤枉，我確實不知道，怎麼會瞞你?」

* * *

雖値仲秋，日近中午，行路之人也覺燥熱。恰好路邊一家酒店，外搭凉棚，供應茶水，內設桌席，供應酒菜。門前一布招子，上有歪歪斜斜幾個大字:「寒風酒店」。

東邊臨窗坐着兩個女子。一個二十多歲，綠緞緊身小襖，紅羅單褲，腰繫黃色絲縧，外罩大紅披風，薄施粉脂，身材窈窕，頗有幾分姿色。另一個十八歲，紅襖紅裙，紅色絲縧纏着柳腰，大紅披風擺在凳上，猶如一團邪火，不施粉脂，風韵天成，較綠衣子更爲姣好。

近門兩桌却坐着幾個彪形大漢，數雙色迷迷的眼睛，不時瞟向這兩個女子。

北邊一桌，坐着兩個容貌俊美的年輕男子，尤其是那個小的，一身白緞褲褂，腰繫雪白的絲縧，身佩寶劍，雪白衣衫配着粉面桃腮，宛如一朶出水芙蓉，賽過姣好的女子。大些的也自不凡，英俊瀟洒的臉龐上露出英雄、剛毅之氣，青衫青褲，腰繫青色英雄絲縧。

那兩個女子看着他倆竊竊私語，對那些大漢的目光都視而不見。兩個年輕人早已吃完，走出店門上路了。

兩個女子見狀亦隨後上路，那些大漢又緊跟在那兩個女子之後。

啊!眞出古怪了，兩個女子爲何要追趕兩個年輕人?而那些大漢又爲何要追趕兩個女子?前面兩個年輕人，輕功卓絕，行步如飛，兩個女子追得十分吃力。

後面的大漢則是以馬代步，早已繞到兩個女子的前面。大聲喊道:「請問兩位姑娘尊姓大名?仙居何處?能否隨我們一行?」

這兩個女子要追前面的年輕男子，却被大漢攔住，不覺心頭火起。紅衣女子舌綻春雷喝道:「姑奶奶住哪裡，姓甚名誰，與你何干?滾開，不然，誤了姑奶奶的大事，就拿你們是問。」

一大漢道:「好厲害的小娘們!老爺們就是不願意滾開。兄弟們，上!」

五六個大漢一擁而上，將兩個女子圍在核心，綠衣女子倏然間手裡多了一條短棍。紅衣女子雙手一旋，手裡已握着兩枚峨嵋刺。

一個大漢大笑道:「那小玩藝兒也是兵器麼，哈哈哈!」話未了，忽見紅光一閃，兩道彩虹直刺大漢雙目。

大漢一驚，未料到這紅衣女子出手如此之快，急用大刀一格，哪知這是一虛招。招似點睛，招發即變，又一招分花拂柳，紅衣女子的雙刺，一刺大漢的腹部，一刺大漢的前胸。

大漢急忙一個挫身方躲過了這一招，在他堪堪躲招之際，紅衣女子雙刺又至。

只見一團紅焰，圍住那大漢轉個不停。綠衣女子也已動手，她的短棍一晃，流星趕月，直撲一個大漢的下三盤。

大漢急以大刀來格，她却又變招刺向大漢的上三盤。只見銀芒一閃，短棍兩頭已出現兩把劍，原來這短棍是一柄達摩劍，只可惜這大漢的武功不弱，任憑綠衣女子出手快如風，也碰他不着。

他的一把大刀滾地而起，一招金鵬展翅，直撲綠衣女子，綠衣女子上三盤不僅未能得手，還險些中了一刀。忙偏身一閃，已到了大漢背後。



達摩劍剛要出手，大漢已騰身翻轉，又一刀削她的手腕。速度之快眞出人意料。饒是綠衣女子急忙縮手，只聽噹地一聲，她的短劍已被砸飛。

綠衣女子驚呼一聲「啊!」忙以峨嵋拳與之對敵。

哪知道大漢並不避招，迎着她的小拳頭直撲過來，起落變化，快如追風，在一起落之間已將綠衣女子擒住。

紅衣女子大驚失色，急於去救，又已自顧不暇。只能驚呼:「姐姐!」

剛才擒綠衣女子的大漢，是一個車軸漢子，年紀四十多歲。腿粗如檀，渾身疙瘩腱子肉。頭似笆斗，眼若鈴鐺，嘴能吸五湖四海水，鼻能鈎長江大河鰲。只見他滿臉殺氣，如五殿閻君。他捆住綠衣女子之後便在旁觀戰。紅衣女子業已嬌喘吁吁。

這車軸漢子便大笑道:「有趣，有趣，這小娘們跳得快活。」紅衣女子又氣又急，恨不得將那惡魔咬死，怎奈久戰之下，力氣不支，此刻只有喘息的工夫，勉力招架。幸好那些大漢只要生擒她，倒無性命之憂。

突然一道白光，又一道青光凌空而至。兩縷寒芒直逼圍住紅衣女子的大漢，打得他們一個個東倒西歪，早已有兩個大漢的腦漿湧流，一個大漢咽喉洞穿，剩下一人驚慌逃至觀戰大漢面前。

那大漢嘿嘿一聲冷笑道:「兩個臭小子，還想在太歲頭上動土。看招!」語落身到，雪片似的刀芒狂風般地向兩個年輕人捲來。

兩個年輕人不慌不忙收起雙鈎，雙劍聯璧，欺身直進。雖說這大漢力沉刀猛，也抵擋不住兩個年輕人剛柔並濟的雙劍聯璧的威力。

大漢心中暗忖:不能敗在兩個毛孩子手下，見好就收，便虛晃一刀，跳出圈子道:「在下有長者之風，暫時饒了你們。因爲即使殺了你們兩個毛孩子也勝之不武。待日後再找你們算賬。」一聲唿哨，還在與紅衣女子對打的大漢也跳出了圈子。

他們正要將綠衣女子帶來，那個白衣少年一閃身便攔住了他們，嬌喝一聲:「放下!」三把魔劍已劃向賊人。賊人已無鬥志，怪嘯數聲，狼狽而退。紅衣女子忙去解開姐姐身上的繩子，他們雙雙向兩個年輕人道謝相救之恩。

綠衣女子又上前一揖道:「兩位相公尊姓大名?」

高個青年道:「在下重陽丁雄，師弟花劍雲，請問兩位可是搜魂雙刺陳玉英、陳玉蓉姑娘?」

綠衣女子又道:「相公何以知道賤妾等姓氏?」

丁雄一拱手道:「在下與師弟奉家師之命，正準備上寶山去請兩位姑娘相助，上青龍山剿滅採花賊。今日幸遇，眞乃三生有幸，免了我們許多往返路途之勞。」

紅衣女子嫣然一笑道:「二位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重陽雙英，何不跟我們到敝山去住幾天。」

花劍雲道:「在下還要去請別的武林同道，重任在身不能前去看望師伯了，請兩位姐姐代爲致意。」

紅衣女子拉拉綠衣女子衣角，綠衣女子復向丁雄一揖道:「敝山雖不雄偉，亦可略略駐足，兩位英雄莫非瞧不起我們淸風谷麼?」

花劍雲見這兩姐妹流盼不停的妙目中似含有一股邪氣，忙道:「哪裡，承蒙兩位姐姐的美意，本應去寶山一遊，怎奈重任在身，不能躭誤啊!」

丁雄亦道:「兩位姑娘請看，」他用劍劃破了一個死屍的衣袖道:「這些賊人在光天化日下敢於攔住你們，你們有一身武功也遭他們的攔劫，要是一般弱質女子豈不更受欺凌?爲了衆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全，我們特來邀請二位，請於八月卅日青龍山北端的靈鷲山會齊，不知兩位肯去相助否?」

陳玉英道:「豈有不去之理，我們山上也還有幾位門徒、兄弟，我們將帶領他們按時赴約不誤。」

丁雄生怕她們再糾纏下去，忙與花劍雲向她倆告辭，取道終南山而去。

* * *

生活猶如廣袤的原野，時而清風徐徐，垂柳悠悠，鮮花繁盛，蝶飛蜂舞;時而狂風橫刮，暴雨如注，嚴寒侵襲，冰雪覆路。

丁雄、花劍雲已到了終南山腳下，風霜撲面，寒鴉啾啾。是否預示着重陽雙英的生活之路又將遇到狂風橫刮，冰雪覆路的境地?花劍雲冷得緊裹雙臂，傍着丁雄飛步上山。

接近山頂，丁雄一拉花劍雲，躲在一巨岩之下。聽得轟地一聲，一塊巨石緊挨着他們躲的地方飛滾而下，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你得給我說清楚，究竟誰是我們的兒子?」

又一低沉嘶啞的男聲道:「誰?劉連呀!那還能有甚麼假?」

「不，我總覺得劉連各方面都不大像，那孩子太像了。我告訴你，你決不可以傷害他。在我還沒有弄清楚以前，你若對他下了毒手，休怪我無情，你便如同剛才滾滾而下的巨石一般。」

那男子又道:「他的命運由天定，我不敢打保票。」

女子突然大怒道:「要命，你就找我要，你如未經我允許，動了他一根毫毛，我就決計不饒你!」那男子甚麼話也沒說，丁雄他們只覺得遠處人影一晃，便不見了。

忽又聽一蒼老的男聲道:「怎麼?他走了?」

「走了，哼，走就走吧，長老，打擾了!」

話剛落，就見一條清瘦的人影一

閃，也不見了。丁雄與花劍雲十分不解。這兩人究竟是誰？他們爭論的是一個甚麼問題？甚麼兒子眞的假的？丁雄正在沉思，花劍雲拉拉他的胳膊道：「雄哥哥，上山，躲在這兒冷死了。」兩人掠出巨岩，飛身上到山頂。那老人還站在那裡眺望。一見他們兩人便哈哈大笑道：「走了一個要命的，又來了一個要命的，有趣有趣！」

丁雄與花劍雲對望一眼，忙上前行禮道：「前輩請了，你莫非是周兆老伯？」

老人道：「不錯，正是老兒，你們莫不是要請我去剿滅採花賊的？」

丁雄道：「老伯明鑑，晚輩確係奉家師之命，特來恭請老伯，爲民除害。」

周兆道：「好啊！這位想必是你師妹花劍雲了？」

花劍雲忙上前施禮道：「晚輩拜見周老伯。」

周兆又哈哈大笑道：「想不到老朋友的後代都出落得這般英俊了得。哈哈哈哈，可喜可賀。」

丁雄把重光大師的書信呈上道：「這是家師給周伯父的書信、家師敬請周伯父於八月三十日往青龍山北端的靈鷲山聚會。」

周兆看完信，又是一陣哈哈：「老朋友約我，豈有不去之理，好，到時一定去！」

丁雄又道：「小侄有一個疑問，不知能問否？」

周兆又一陣哈哈道：「不問也罷，青年人不當知道的，還是少問爲妙，你們的任務已完成，請下山去吧，恕不留客。」言訖，人影已杳。

丁雄、花劍雲怔怔地略站片時，也就下山而去。

丁雄一路沉思，不發一言。花劍雲的好奇心使她忍不住又滔滔地問開了。「雄哥哥，你猜那兩個究竟是誰？」

丁雄搖搖頭道：「我怎麼知道？」

丁雄不再言語了，他被一個問題苦苦地糾纏着，似乎清晰又似乎朦朧，花劍雲見丁雄悶聲不响，也猜他定爲岩上兩人的談話費着思索。

丁雄、花劍雲兩人忙忙趕路，來到一座小鎮，在朦朧夜色中，只見屋影幢幢，稀稀落落的幾點燈火，猶如冥司地府的幾分鬼焰，更顯得暗夜陰森可怖。他們來到一條黑壓壓的街道，只有一家門前有燈。走近一看，朱漆大門前雙燈高照，一塊扁額上書「君安客棧」。

丁雄上前敲門，敲了半天，門吱地一聲開了，一雙陰冷的眼光瞧了他倆一會問道：「你們是要住店？」這人原來少了一目，那隻瞎眼死魚般陰森森的。

丁雄道：「廢話，不住店來敲門做甚麼？」

陰冷的眼光中突然暴出凶焰道：「本店客滿！」說畢便要關門。

花劍雲伸手一推，門沒關住，倒震得那陰冷的漢子幾乎跌倒。他倒退兩步道：「好功夫，你待怎樣？」

花劍雲也冷冷地道：「住店！你店門前的燈都未收，証明店內還有空房，住店給錢又不白住你的，爲何刁難？」

那人無可奈何地做了一個請進的手勢道：「請！」待他們進來，那人便取下燈籠。只見他一跛一跛地領着他們走進樓上的一間小房，此人原來還是個跛子。

丁雄道：「有吃的東西，送些來。」跛子一聲不吭地走了。

花劍雲道：「雄哥哥，這跛子有些怪！」

丁雄道：「不錯，這客店也有些怪，我們得小心。」他們正談着，食物送來了。跛子放下食物，瞧也不瞧他們一眼便走了。

幾個饅頭，兩盤牛肉。花劍雲用銀匙試了試，知道無毒，方吃了起來。那跛子又一跛一跛地走來了。看也不看他們一眼便道：「剛才走了一位客人，空出一間房，你們二位誰去住？」

丁雄道：「知道了，我吃過飯就過去。」

跛子待丁雄吃完，領他到樓下一間房裏。丁雄看了房間，就去把花劍雲領來道：「讓你知道我住在這裏，有事好找我。」兩人分手，各自就寢。

花劍雲睡得迷迷糊糊，覺得有人在觸她的身子，她驀地驚醒，見是給他們開門的跛子。她一躍而起，手腕一抖，劍已出鞘。喝道：「你要幹甚麼？」

「嘿嘿，我認出你是個姑娘，看你長得花容月貌，何不及時行樂？」

「住嘴！原來你要我哥哥另住一房，是有陰謀詭計的。告訴你，休得痴心妄想，趁早出去，小心你的狗頭！」

跛子陰陰地一笑道：「好罷，我出去……哼，自然有人收拾你！」說完，人已退出房去。

花劍雲心想，這裏住不得了，快去找雄哥哥，她忙穿好外衣，破窗而出，躲開她的房門，從後窗繞到過道上。在過道盡頭一看，果見房門前有人守住。晃身來到樓下，不敢叫丁雄的房門，轉身來到他的後窗，輕輕撬開他的窗門，飄身而進。

丁雄立即驚醒，原來練武之人，都十分警覺。丁雄一看是花劍雲，輕喚道：「雲妹，出了甚麼事？」

花劍雲便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又道：「雄哥哥，這店只怕住不得了！」又猛聽得有女子的哭聲，在這深夜裏，更顯淒慘。花劍雲又道：「雄哥哥，你聽，這哭聲多淒慘。」

丁雄道：「走，出去看看。」

花劍雲欲去開門，丁雄道：「別開門，由窗戶出去。」他們出得窗來，飛



身上屋，在屋瓦上行走如飛，朝着女人的哭聲方向尋去。

「雄哥哥，就在下面。」

「不錯，就在這裡，我下去，你在上面望風。」丁雄躍下天井，走近發出哭聲的房間。用口水粘破窗紙一看，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赤條條的身下正壓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是這姑娘在咽咽地抽泣。

大漢道：「別哭別哭，大爺我讓你歇會兒。女人麼，都要過這一關的，以後就好了……嘻嘻……」他邊說邊翻身坐起又朝另一張床走去，原來這屋子裏還有一張床，另一張床上有一個年紀更小的姑娘，也被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地蜷縮在床上。大漢一上床就將那姑娘壓住，聽得一聲慘叫……

丁雄怒氣塡膺，颼地破窗而入，飛鈎直取大漢的後腦。

大漢也眞了得，猶如背後有眼，反手一抓，竟讓他抓住了丁雄的飛鈎。

丁雄一驚，大漢的手臂上赫然有一條小蛇——原來這裡也有採花賊的巢穴。他用劍挑起椅上的衣服拋向大漢，命令道：「穿上！」又猛力一收，飛鈎便從大漢手中脫出。復怒喝一聲道：「原來你正是傷天害理的採花賊，你放了這兩個姑娘，不然……」

「不然怎樣？」

「小爺要你的狗命！」話出鈎到，另一隻飛鈎直取大漢的肩井穴，左手劍又迅速地劈向大漢的右臂。兩樣兵器同時發出，大漢「咿」了一聲，左手去抓另一飛鈎，右掌猛拍丁雄的左手劍。丁雄的飛鈎一揚，疾似流星又抓向他的下三盤，左手劍疾揮又刺他的上三盤，使他首尾不能相顧。

但此人武功頗高，雖然手無寸鐵，依然能憑借內力與輕功，發掌出招，靈活躲閃。

一時之間，丁雄也奈何他不得，只得喊道：「兩個姑娘，快穿好衣服逃走。」一語提醒了兩個女孩子，忙下床找衣服穿上，開門逃走，可是又被門外幾條大漢擋了回來，把他們綁了，齊來圍攻丁雄。房間小，施展不開，丁雄一躍，從窗口跳到天井。

花劍雲飄身下房，立即挺劍助戰。

此時，那大漢手中已多了一對虎頭鈎，喝聲：「退下！」其餘大漢跳出圈子，那大漢的虎頭鈎扎、刺、挑、壓、點、鎖、攔、拿，暴風雨般地向丁雄、花劍雲壓來，着着逼人，招招毒辣。

丁、花兩人戰他一個，已鬥了一百餘合，那大漢竟無敗象，似越戰越勇。花劍雲用內力傳聲道：「雄哥哥，游劍！」

丁雄會意，兩人並不着力進攻，只與他游劍周旋，借以消耗他的體力，大漢一時也奈何不了他們。只見他殺得性起，虎頭鈎合於左手，右手疾速向丁雄拍去。

花劍雲大驚：「鐵沙掌！」忙抖動三把魔劍，三劍合一猛刺他的右臂。

大漢冷笑一聲，左手鈎繞道一格，他的右手照樣拍出，這鐵沙掌一掌拍出便有千鈞之力。

花劍雲知道自己的內力較丁雄深厚，忙運氣於掌，準備自己去接下這一掌。突然，不知從哪裡伸出一隻巨掌，亦拍向大漢的一掌。只聽得轟的一聲巨响，大漢倒退了兩步，身子晃了兩晃，才勉强站住。而伸掌出擊之人雖也退了一步，却穩穩地站住。

「你是誰？」那大漢問道。

出掌人並不答話。

丁雄、花劍雲也猛吃一驚，這人是誰？爲何要救我們？只見他穿着寬大的道袍，面上蒙着面紗，手掌套着皮套。

丁、花二人見那大漢倒退兩步站着，立刻施展雙劍合璧的招數，向大漢逼近。

幪面人站在一邊觀看他二人鬥那大漢。此時，雙劍發揮出巨大威力，只見寒光電閃，閃耀出朵朵銀花，劍鋒倏忽，似兩條游龍。漸漸地劍人合一，但見一團銀芒，再也不見人影。

觀戰的那些大漢，個個驚得咋舌，他們的雙劍聯璧迫得大漢艱難應付，無暇施展鐵沙掌。

又鬥了一百餘合，大漢猛力向上一竄，竄到了房上。不過在他上竄之時，右腿仍被花劍雲劍尖劃破一條血口。

只聽他大吼一聲：「孩兒們，上！」

忽然湧上來二十幾條大漢，將丁、花二人圍在核心。

那個幪面人也飛進了核心，展開一條蛇鞭，與丁、花二人在賊羣中橫衝直撞，殺得那些大漢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不到半個時辰便結束了戰鬥。蒙面人忽然不見，那條大漢也不見了。

丁、花二人到剛打鬥過的房間去看，連那兩個姑娘也不見了，他們去各個房間查了一遍，一個人影也沒有。

花劍雲嘆口氣道：「雄哥哥，這眞是個怪地方！」

「不錯，這地方是有些怪。雲妹，咱們也走吧！」

「雄哥哥，你認爲那些人都走了嗎？」

「正因爲他們都走了，我們才走的。」

「那兩個女孩子呢？」

「一定被賊人藏起來了。」

「我們能找得到嗎？」

「不知道。」

「雄哥哥，我們可不能撇下她們不管啊！救人要救到底呀！」

「你說的倒也是，咱們找找看，可千萬要小心。」

他們穿堂越室，一間一間去找。只見一條人影一閃，花劍雲道：「雄哥哥，那是跛子，沒想到他的輕功還不錯。」

丁雄道：「跟上！」可是轉眼已不知去向，他們順着跛子潛逃的方向往前找。穿過小樓，後面又是一個天井。天井後面是一個大廳，剛才還燈火輝煌，當他們一走進天井，大廳及兩側房的燈光全滅了。他們憑借暗夜視物的功夫，看見大廳左右各有一道門。左門開處，突然迎面飛來幾件暗器。

丁雄、花劍雲接住那些暗器又反射了回去。只聽一聲哎喲，一條黑影破窗而去，從身形上看似是那個跛子。花劍雲道：「雄哥哥，跛子在這屋裡做甚麼呢？」

丁雄道：「我們仔細找一找，跛子決不會無緣無故地躲在這屋子裡的。」

忽見火星一閃，丁雄一拉花劍雲道：「雲妹，快躲開，炸藥！」他一個箭步跨上去，踩滅了火綫，好險，這火綫距炸藥包僅一寸長了。

花劍雲道：「跛子眞壞，想炸死我們。」

丁雄搖搖頭道：「不一定是爲了炸死我們，要炸我們何必把我們引到這裡來炸？在我們搜的前面那幾間房子不也可以炸嗎？」

「是呀，他要炸誰呢？唉，應該把跛子抓住才好。」

「雲妹，別急，就在這屋子裏找，定能找到綫索。」

他們在屋子裏認眞地找起來。丁雄用劍在地板上東敲敲、西敲敲。他忽叫道：「雲妹，在這裏了。」就在炸藥包旁邊有一塊大石板，他們揭開石板。颼颼，兩把劍射了出來，好險，差點射了丁雄的咽喉。因他剛低頭下視。幸好他躲得快。接着下面的冷箭接二連三地射了上來。

丁雄伏在旁邊喊道：「你們是甚麼人？有人要炸死你們，是我們趕跑了那些人，救了你們，你們爲何還要射我們？」

底下停止了放箭，但却寂靜無聲。

丁雄又問道：「你們是甚麼人？不說，我就把你們當作壞人，投炸藥了。」

底下一陣騷動之後，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我們是這家客店的主人，被人關押在我們自己的地下貯藏室裏，你們是甚麼人？」

丁雄道：「你們想出來嗎？」

「自然想出來。」

「那麼你們就出來好了，我們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好人，對你決無惡意，賊人已被我們趕跑了。」

底下的人又道：「可是我們出不得來了。」

「爲甚麼？」

「賊人把梯子搬走了，我們怎麼上來呢？」

「啊！好，我給你們找梯子。」

門外豎着一架梯子，他們搬來，放下地窖。下面的人一個一個上來了。一個老人、一個中年漢子、一個中年婦人，還有三個年輕男子。

那個老頭道：「多謝二位救命之恩，不知那些賊人走了沒有？」

丁雄把他們投宿，救女子與賊人打鬥，搜屋的經過簡略地講了一遍。

那個中年婦人道：「我們的蘭蘭不知在哪裡？」

老人指着中年男子及中年婦人道：「這是我兒子兒媳，這三個年輕人是我家店伙計，小老兒姓歐陽名勝，我兒子名歐陽喜。昨晚來了二十多個賊人，將我們關到地窖裡，把我孫女兒蘭蘭捉去了，還不知怎麼樣了呢？」那中年婦人已咽咽地哭了起來。

丁雄道：「你們快在屋子找一找或許還能找到。」

歐陽勝一家人在滿屋子找遍了，也沒找到。

丁雄道：「歐陽大爺，我們來此是爲了約會武林同道去掃除採花賊的。如果我們遇上了令孫女兒，就把她給你送回來，我們就此告辭了。」

歐陽喜忙命伙計拿出兩瓶酒，一些饅頭，牛肉乾，鹵肉等包了一大包用袋子裝好交給他們路上吃。又命人牽來兩匹駿馬給他們做坐騎。

花劍雲定要給銀子，歐陽喜堅決不受，也只得罷了。臨行時，歐陽喜再三叮囑，幫忙尋找女兒。

丁雄、花劍雲滿口答應，告別他們一家人上路了，出得門來，天已大亮，原來他們已折騰了一夜。兩人信步持繮，並轡而馳。

花劍雲也開始想那些她認爲該想的事了。

「雄哥哥，那個蒙面人是誰？爲甚麼要幫助我們？」

「或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要幫助我們剷除採花賊。」

「那麼你說，那位蒙面人會是誰呢？是南山二怪？還是崑崙大俠、蒼山道人？還是搜魂雙刺的師父火雲天尊向珍珍呢？」

「我看都不是。」

「那會是誰呢？」

「現在還說不準。」

「雄哥哥，那個拿虎頭雙鈎的大漢武功了得，會不會是龍幫門中八霸之一的生死鈎熊海生？」

「不錯，正是他！」

「你能肯定？你原來見過他？」

「我雖沒見過他，但聽說他的兵器就是一對虎頭鈎。」

他們正從一座山脚下經過，花劍雲吃驚道：「雄哥哥，你聽，山上有人在打架！」

丁雄一笑道：「不錯，還打得很熱鬧哩！咱們去看看吧！」

「說得有理，咱們應該去看看。」



待他們把馬繫在山腰一片樹叢裡，施展輕功掠上山頂時，驚得嘴巴也合不攏了……

* * *

却說丁雄、花劍雲上得山來，伏在一塊岩石下觀看，對打的正是那位蒙面人與那個曾赤條條與丁雄交手的熊海生。在旁觀戰的竟是司馬君，司馬君不是已經死了嗎？怎麼又站在這兒觀戰呢？

花劍雲驚得幾乎叫出聲來了。丁雄一把捂住她的嘴。熊海生與那蒙面人正戰在酣處。

司馬君突然喊了一聲：「小心背後！」

熊海生略一楞神之際，蒙面人已一劍刺進了他的肋下，熊海生帶着滿腔疑惑離開了這個世界。

蒙面人看了死在地上的熊海生一眼，一言不發地走了。

司馬君却大叫道：「野道人休走，你殺了人，償命來！」說罷飛步追去。

丁雄、花劍雲見他們越追越遠，才站了起來，上到山頂。丁雄踢了熊海生的屍體一脚，道：「龍幫門八霸又少了一霸……」

話還未說完，只聽呼嘯一聲，金光一閃，飛來一件暗器，直取丁雄前胸。

丁雄身形一閃，伸手將暗器挾住，原來是一支袖箭。

但見山背後人影一晃，花劍雲玉腕一揚，道：「來而不往非禮也！」話音剛落，慘呼聲頓起。他倆跑近一看，竟是那跛子和一個長臉賊，他們一人腦袋中了一飛刀。旁邊樹上綁着兩個人，正是熊海生曾糟蹋的兩個姑娘。

花劍雲忙把她們解下，兩個姑娘跪下向她磕頭，花劍雲忙拉起她們。

丁雄與花劍雲只好又返回那座小鎭，將兩個少女送回了君安客棧，兩人才馳馬登程。

「雄哥哥，你說怪不怪，司馬君連屍骨也化了，怎麼又活轉過來？難道他是像哪吒蓮花化身嗎？」

「絕對不可能……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站在那裡的確實是司馬君。」

花劍雲螓首一抬道：「可能見鬼了……」

「青天白日哪裡來的鬼？不過也許是……」

「也許是甚麼？」

「你猜猜！」

「也許是人，也許是鬼。」

丁雄哈哈一笑道：「你眞聰明！」

花劍雲故意撇撇嘴道：「誰有你聰明呢？」

的確，丁雄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擅於分析，記憶力也好。

花劍雲的聰明露於外，她喜歡思索，也喜歡說，往往邊想邊說，這樣說出的道理當然不是很成熟的。而丁雄的聰明却深藏於內，他也喜思考，但不喜歡說。凡未想好的事，他不會說出來。花劍雲爽朗得可愛，丁雄則深沉得可愛。這不，花劍雲又說開了。

「雄哥哥，熊海生與幪面道人的勝負未分，要不是司馬君引開他的注意力，他不一定會死得那麼快，你說是嗎？」

「不錯，可是幪面人並不感謝他，因爲幪面人完全有把握戰勝他。」

「錯了，雄哥哥，那幪面人似不願意暴露自己武功超羣似的，司馬君爲了成全他，才引開熊海生的注意力的。不過，我想不通，他爲什麼不願暴露自己的武功。」

「或許他們是熟人，相互熟悉對手的武功招數，或許有什麼隱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這才不錯，不過，司馬君爲何要害熊海生？」

「這……恐怕要看司馬君是人是鬼了……」

「你是說是人才要害司馬君，是鬼則不然了。」

「雲妹，你眞聰明！」

「誰要你假情假意的給我說好聽的。」

「哈哈哈哈……」

* * *

秋高氣爽，紅葉滿山，不是春光，勝似春光。景色美，人更美。一個紫衣女子，頭挽椎雲髻、面若滿月、眼似秋波、宛如一株婷婷玉立的幼楓，後面跟着一個青年男子，只聽噗的一聲響，一隻山鷄從山坡上滾了下來。

「朱大哥，看，這隻山鷄多肥。」

「是很肥，嬌妹好箭法，一箭便打了一隻。」

「你也不錯呀，你背簍裡已有十五隻獵物了。」

「這全虧了你這位師父教得好呀。」

「既如此，你拿什麼謝我？」

「所有的獵獲物全送給你。」

嬌嬌嗔道：「不要不要，我才不要你的獵物，我家多的是。」

朱亮嘻嘻一笑道：「你家缺什麼，請師父明示，弟子一定竭盡全力辦到。」

嬌嬌螓首一偏道：「你猜。」

朱亮猜了好多東西，嬌嬌全說不是，朱亮無可奈何道：「我這笨人，實在猜不出了。」

嬌嬌一點他的腦袋道：「你呀，太笨，我家缺的就是你這個大活人呀。」嬌嬌說罷，羞紅了臉，飛快地跑了開去。

朱亮高興地追了過去，一把抱住嬌嬌，笑道：「嬌妹，你的心意我自然知道，可是我不好向你爹爹開口呀。」

嬌嬌嗔道：「你是個男子漢也覺得

不好啓齒，要我這個女孩兒家自己怎麼好說？你呀，眞是個膽小鬼。」

嬌嬌就是嬌嬌，她一下滾在朱亮的懷裡撒起嬌來道：「不啊，我要你去說，要你去說嘛。」

朱亮抱着她道：「好，好，我去說，我去說，不過……」

嬌嬌仰起一張嬌嫩的粉臉道：「不過怎樣？」

朱亮在她嬌嫩的粉臉上吻了一下道：「不知我那岳父大人答不答應。」

「哈哈哈，沒關係，我保証令岳答應。」一串銀鈴般的笑聲響起，原來是花劍雲來了，接下了朱亮的話，說話聲、笑聲把朱亮、嬌嬌嚇了一跳，他們連忙站好，嬌嬌想到剛才與朱亮的調笑，羞得一張粉臉通紅。

丁雄過去拍拍朱亮的肩道：「朱大哥，眞好福氣，得了嬌嬌妹妹這樣的好妻子，也不枉人生一世了，這個媒我做定了，喜酒也是要喝的。」

朱亮道：「我怎麼沒有想到你呢？有你去說，岳父大人斷無不應允的。」

花劍雲羞着嬌嬌道：「不羞不羞，自己找老公……」

嬌嬌的臉顯得更紅了，羞得用雙手捂着粉臉道：「花妹妹眞壞。」

花劍雲道：「咦，錯了錯了，你應該喊我花哥哥……」

嬌嬌也羞花劍雲道：「不羞不羞，女扮男裝，以小充大，你還小我一歲哩，當我不知道。」

花劍雲笑道：「有內奸了，定是朱大哥這個內奸出賣的。」

未待朱亮答話，丁雄道：「朱大哥，喜酒暫時我還不想喝，待除掉採花賊以後，再痛痛快快地喝。走，我們一起去侯老伯處商量商量。」

侯靜見到丁雄、花劍雲十分高興自不必說。丁雄、花劍雲與朱亮、侯靜定了計策，分頭行動去了，朱亮又回去搬兵，知府升堂把驚堂木一拍道：「呔，好個大膽的朱亮，你竟敢糾集賊人，讓我們的人全軍覆沒。來人啦，推出去斬首！」

朱亮道：「大人，小人冤枉！」

劉知府道：「冤枉？冤從何來？推出去。」

站在一邊的師爺道：「大人何不讓他把話說完，也顯得大人斷案有方，明察秋毫，令他死而無怨。」

劉知府道：「好，有話快講。」

朱亮道：「我們走到烟雲谷遭到採花賊的包圍。他們有四十多人，武功較强，我們三十名兄弟不是他們的對手，我也被他們砍成重傷，幸遇一個山裡的獵戶將我救去，幫我治傷，傷養好以後怕大人見罪，本想逃跑，但一想到三十名兄弟喪生，大人必然懸念，無人給大人報信，加之，我又想爲三十名兄弟報仇，所以，我才回來了，不信，請大人驗傷。」他脫了衣服，果然左肩與後背、前胸均有刀傷。

知府無話可說，又問道：「你們全軍覆沒，採花賊還剩多少人？」

「我受重傷昏迷過去，不知他們還剩幾人。」

師爺道：「諒他也不敢撒謊，何不如此如此……」

劉知府道：「這次暫且饒你，你再去挑人，多挑一些，如果這次再全軍覆沒，定斬不饒。」

朱亮道：「小人遵命。」

劉知府又道：「你說馬掠在望城縣失踪，這是事實嗎？」

「完全是事實。」

「你以後再沒有碰見過他？至今他的下落如何？」

「沒有見過他的踪迹，也不知他下落。」

* * *

八月廿九日夜，蒼雲夢照，月斜紙窗，萬籟俱寂。小小的野雲嶺客店，也是一片沉寂，沉寂得可怕。暗夜猶如一張巨網，將所有的罪惡籠罩着，一旦這張網被無情的刀劍劃破，罪惡必然暴漲。

朱亮躺在床上，睜着眼睛睡覺，他的精神異常緊張。他在等待，等待什麼？等待罪惡暴漲，這次臨行前，知府大人派了兩個高手保護他，這兩人寸步不離他左右，此刻必定守在他的房門外。外面好似有了什麼動向，他聽見大門開了，房上有人了，天井裡也有人了，他再不能等了，一躍而起，從枕下摸出大刀，一開房門，兩個保鏢一邊一個站在門外。朱亮道：「你們還眞能恪盡職守，還不快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其中一人道：「我們不能離開你，大人吩咐過要保証你的安全。」

「哼，我一個小小的副都頭，哪裡受得了你們這般抬舉。」說完晃身向天井奔去，那兩個保鏢緊跟在後面，朱亮剛到天井，就有幾把刀劍逼到他的面前，他立即學了三聲鳥叫，兩邊廂房門窗頓時大開，二三十條黑影撲向那些掄刀舞劍者。立時，金鐵交鳴，殺氣騰騰，朱亮的大刀向逼近他的人猛砍。

突然，他覺得背後兩股勁風向他襲來，一對劍已迫向朱亮的肋下，這不是別人的劍，是兩個保鏢的劍，距離這麼近，任憑朱亮是神仙也只怕難於躲避了。

猛聽得慘叫連聲，難道朱亮眞的被他們刺倒了？不是，是那兩個保鏢倒了，他們每人身上中了一把飛刀，這兩人倒地的同時，兩條黑影已到了朱亮身邊，與他合力鬥那些逼近他的賊人。

小小天井，如何能容納這許多人？原來，從廂房湧出的人已紛紛跳至房頂，屋外與圍攻他們的採花戰在一起，來助朱亮的兩條黑影正是嬌嬌與侯靜，嬌嬌一支劍如梨花飄雪，舞成一片銀芒。侯靜一支劍勢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上，眞殺得天井裡的賊人



紛紛倒地。

此時屋頂上的喝斥之聲震耳不絕，正是重陽雙英與龍帮門的八霸中的鬼見愁尤弘，老殺手鄭傑，天煞神人馮西方大戰，這一回龍帮門就派出了三個高手，準備將重陽雙英及朱亮等置之死地。

丁雄與尤弘、鄭傑交鋒，花劍雲正與馮西方大戰，丁雄一把劍，兩把鈎橫飛直舞，迫得兩霸不敢逼近，這兩人的武功亦十分高强，盡管丁雄的飛鈎、長劍厲害，也傷不了他們一根毫毛。

馮西方是八霸之一，主要是他的天煞掌是西南一霸，委實厲害，名不虛傳，花劍雲三劍合一，把功力凝於一劍，一招狂風煞頂，直劈馮西方的天靈蓋。這一劍係魔劍絕招，勁力猛烈，銀芒直透顱頂，劍掌配合，劍力才發，掌風又至，好個馮西方施展天煞掌硬生生地抵住花劍雲的魔劍，又接下她的玉掌，人却被震退半步，花劍雲立刻變掌爲抓，猛抓馮西方的肩井穴，馮西方剛想閃身躲避，魔劍又至，雙管齊下，使他躲無處躲，藏無法藏，肩井早被抓破，鮮血直淌。

花劍雲的魔劍又刺向他的右掌，他的天煞掌，主要練的是右掌，花劍雲的魔劍死纏住他的右掌不放，存心破他的天煞掌，他只有孤注一擲，一招石破天驚，狠命地一掌迫開花劍雲的魔劍，右腕一翻，又疾速地拍向花劍雲的天靈蓋。

花劍雲輕啊一聲，似游魚滑過，魔劍又到，復猛刺馮西方的右掌，馮西方還沒看清她的劍招，痛得慘叫一聲，右掌已斷。馮西方大驚，暗忖，這小子的劍招怪異，疾似閃電，怪不得徐武死在他們手下，重陽雙英果然厲害，他左掌凝聚全力猛迫花劍雲魔劍，花劍雲未料到他重傷之下還有如此功力，魔劍竟被他迫開，正欲發掌進招時，馮西方已逃去。

「朱大哥，我來助你！」是嬌嬌的聲音，料想天井的敵人業已解決，那尤弘、鄭傑見馮西方負傷逃走，帶來的人不死即傷，丁雄又來了援軍，他們也趁嬌嬌未近身之前，賣個破綻，逃之夭夭了。

丁雄也不追趕，戰鬥結束，朱亮檢查了一下手下的五十多名兄弟，只有五名負輕傷，而賊人却丢下十幾具屍體逃跑了，耳聞雄鷄報曉，東方已紅霞滿天。

朱亮上前向花劍雲一揖道：「多謝花妹妹救命之恩。」

花劍雲嘻嘻一樂道：「別謝，要謝嬌嬌姐姐，是她要我暗中保護你的。」

嬌嬌粉面溢彩，微笑道：「花妹妹，你眞壞。」

花劍雲故意一嘟小嘴道：「好哇，人家救了你心上人，還說人家壞……」

朱亮深情地望了嬌嬌一眼，向丁雄道：「丁老弟，下一步上靈鷲山？」

丁雄道：「不錯。」

* * *

野浦雲深，風嘯嘯、霧漫漫，寧靜的山林之夜，却彌漫着森森殺氣。朱亮帶着他的部下，摸黑上得山來，正要去尋找重陽雙英，他們不是與重陽雙英在一起的嗎？如何又分散了？

皆因重陽雙英輕功了得，朱亮手下的那些軍健如何跟得上，他們便分作兩路上山。

丁雄、花劍雲與侯靜一起，朱亮、嬌嬌帶領他手下的兄弟一起。丁雄他們自然早已到了，朱亮道：「嬌嬌妹妹，丁老弟他們不知在何處？」話未了，他們的身旁如山崩地裂般地一聲巨響，立即有八九個人當場倒地。嬌嬌與朱亮也被震得退了一丈開外，幸喜他們的人站得分散，距爆炸點遠了點，沒有全軍覆沒。

爆炸聲一停，朱亮他們驚魂稍定，幾十名採花賊吶喊着衝了上來。一時，吶喊聲，金鐵撞擊聲，掌風、刀風颯颯聲交織成一曲恐怖的樂曲，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朱亮的兄弟們雖是經過馬掠長期訓練，個個都有一身武功，但驚魂甫定，地形生疏，戰鬥力明顯減弱。採花賊以逸待勞，又以衆凌寡，軍威正盛，朱亮的兄弟中又倒下了五六個。

朱亮與嬌嬌分別被採花賊圍住，嬌嬌奮力拚殺，很快殺散身邊的採花賊與朱亮靠攏，兩人聯手殺賊，威力大增。

可是採花賊却越殺越多，正在危急，只見兩條黑影晃然而至，跳到朱亮、嬌嬌身邊，揮動大刀向採花賊便砍，又問道：「你們是不是重陽雙英的人？」

朱亮道：「正是，壯士是誰？」

那兩人也不答話，打了一聲唿哨，又有一二十條黑影飛了進來。將圍在他們身邊的採花賊殺得紛紛倒地，不一時，採花賊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山林帶着濃重的血腥味又復寧靜。

朱亮忙向給他們解圍的兩人抱拳爲禮道：「多謝二位相助，請問壯士尊姓大名。」

兩人並不回答他的問話，只問道：「重陽雙英來了沒有？」

「早來了，只怕已深入匪巢去了。」

兩人一聽急道：「暫時告辭！」又一聲唿哨，二十幾人如飛而去。朱亮清查人數，只剩下二十幾人了，便帶領着他們向匪巢縱深摸去。

嬌嬌道：「亮哥，剛才來給我們解圍的，只怕是丁大哥他們約來的武林同道。」

朱亮道：「也許是，不過，我總覺得不大像。」他們穿林過洞，不久便聽到斷殺聲，循聲上去，已到了靈鷲山峯頂，只見山頂一塊很大的坪壩，確

係打鬥的好戰場，上百名採花賊將坪壩團團圍住，中間已有好幾對在厮殺，從招式上看，一個個均係高手，朱亮吩咐手下的弟兄躲在一塊巨岩下待機而動。

嬌嬌道：「亮哥，你也不用進去，我去幫劍雲妹妹一把。」

朱亮點點頭，囑咐道：「你要小心。」嬌嬌答應一聲「知道」，身影已從衆採花賊頭上飛過，進入了打鬥核心，原來這裡與採花賊酣戰的有南山二怪周兆、周民兄弟，有重光大師請來的神龍聖者南宮若、六合門高手、六合神拳程進，加上重陽雙英、侯靜等七個人正與龍幫門中剩下的六霸與一個堂主何生對陣，正殺得難解難分。

丁雄的對手是八面鑼凌林，凌林的兵器竟是一面銅鑼，一面鑼在他手裡猶如有八面鑼，帶着一聲聲驚人的怪响，挾着陣陣勁風向丁雄罩來，出招奇而又奇，怪而又怪，無門無派。

開始丁雄只是以魔劍護身，觀察他發招的路數，即使如此，也險些着了一鑼，幾招以後，丁雄漸漸明白他那怪招的路數，以魔劍的無窮變化來應付他的怪招，綽綽有餘，加之丁雄根基雄厚，劍技精湛，一百招以後便漸漸佔了上風。但見他步若游龍，身如飛鴻，一柄魔劍神出鬼沒，破空生嘯，迫得八面鑼手忙脚亂。

八面鑼立時拿出他的應急絕招——天女散花。他一按銅鑼邊沿的機括，鑼心立刻射出萬道金光，直向丁雄罩來。

丁雄知道他的巨毒金針的厲害，他雖練過鐵布衫的功夫，但這種功夫也有它的致命穴道，他忙將魔劍飛鈎舞得風雨不透，護住全身，仍有幾根金針碰着他的身體，但均未刺中他的穴道，盡管如此，丁雄仍嚇出了一身冷汗。

八面鑼見射不中他，就在暗器突發的同時，銅鑼又帶着驚雷打向丁雄的天靈蓋，丁雄頭已偏開，揮劍一格，就在魔劍高舉的一刹那，飛鈎未發之際，八面鑼的暗器又發，如雨點，似牛毛的金針向丁雄全身罩來，眞個是細若游絲，疾似閃電，他只覺得腋下一痳，便已人事不知，撲倒在地。

八面鑼大喜，一鑼向丁雄的太陽穴打去，可是他的銅鑼打了個空，丁雄早已不見，八面鑼正覺得奇怪，誰有這麼快的身手？將人已弄走呢？就在他一楞神之際，一支劍已穿透了他的胸膛，他臨死也要死個明白，是誰的劍穿透了他的胸膛，原來是一個紫衣女子。

「你看什麼？你傷了重陽雙英中的丁相公，我爲他報仇。」這紫衣女子正是嬌嬌。她飛進人圈時，正碰上丁雄倒地，當她一劍刺死八面鑼後，却怎麼也找不着丁雄了。

此時花劍雲正在狠鬥鬼臉兒鍾魁，鬼臉兒一張鬼臉上嵌上一對金魚眼，鼻子缺了一半，嘴巴扯着像一隻倒掛的彎鈎。兩隻豬耳，一雙惡眉，本是鬼魈種，錯把人胎投，因得名鬼臉兒，他的人醜，武功却居龍幫門的八霸之首。一枝長槍，招招怪異，着着險毒，花劍雲的三把魔劍更是神出鬼沒，盤旋如風，倏忽似電，鬼臉一招烏龍出洞，斜挑花劍雲肋下，上指咽喉，花劍雲劍訣一領，一招摟膝繞步，眨眼之間她已繞到鬼臉兒背後，身隨劍進，一縷寒光，疾如掣電，直取鬼臉兒命門。

鬼臉兒騰身一轉，躲開了這一劍，却遇上了又一支劍，嬌嬌恰巧趕到，一劍又向鬼臉兒命門刺去。這鬼臉兒一驚，他未防備又來了一個人，只堪堪躲過，花劍雲趁他躲招之際，喝聲：「着！」一劍刺中了他的肋下，怕他不死，又一雲中指，直戳他的太陽穴，太陽穴立時洞穿，鬼臉兒撲身倒地，大約是不能活了，花劍雲見嬌嬌來助，十分高興，問道：「朱大哥呢？」

嬌嬌黯然道：「他在外面……丁大哥他……」

花劍雲一聽，情知有異，忙展目一望，見其他武林前輩都殺死了自己的對手，唯獨不見丁雄，與他鬥在一起的八面鑼業已躺倒在地，丁雄呢？見嬌嬌欲言又止，忙問道：「嬌嬌姐姐，丁雄他怎樣？」

「他被八面鑼的巨毒金針射倒，忽然不見了。」

「是你親眼所見？」

「不錯，我親眼見丁大哥倒在地上，我剛好趕到，便從後面給了八面鑼一劍，八面鑼倒了，丁雄哥哥却不見了。」

花劍雲頓時昏了過去，嬌嬌忙給她招人中、合谷，使她慢慢清醒。

「花妹妹，你切不可這樣，採花賊還沒殺完，丁大哥不在，你又倒下了，誰領着我們殺賊呀？我想丁大哥不會出事，定是哪位武林前輩見他中毒，救他出去了。」

就在這時，周氏兄弟、南宮若、程進、侯靜等均已來到花劍雲面前，周兆一見花劍雲神色不對，問道：「花姑娘，你怎麼啦？是不是受傷了？」

花劍雲忙振作精神道：「沒有，周伯伯，感謝前輩們消滅了採花賊八霸中的最後六霸，不過，前輩們請看。」

花劍雲的話音剛落，四面八方的採花賊又蜂湧而至，神龍聖者南宮若、周氏兄弟、六合神拳程進、侯靜等均皆大怒，衆人清嘯一聲衝入了敵羣。

侯靜道：「花侄女，賊人有二百多人，傾巢而出了，你與嬌嬌多加小心。」

花劍雲道：「侯老伯，你年紀大了，更要小心，嬌嬌姐姐，你與侯老伯一起，也好互相照應。」

侯靜道：「不，她跟你在一起，我



放心。你們不用躭心我，我人老、劍不老。」

侯靜、花劍雲、嬌嬌一同衝入敵羣，侯靜的一枝寶劍在敵羣中大顯神威，花劍雲與嬌嬌聯手殺賊，恰似猛虎下山，不一會工夫，她們周圍已倒下十幾條大漢，但採花賊均係亡命之徒，一批又一批地湧了上來，花劍雲叱一聲道：「殺不完的狗賊，來吧，本姑娘一起送你們上西天。」

他們兩人已記不清殺了多少人了，只知道地下倒了一大片，直殺得她們身上滿是血汚，花劍雲殺得性起，撒開了三把魔劍，在賊羣中狂揮亂砍，簡直近於瘋狂，嬌嬌內力較弱，不能持久，此時已漸感不支，只見她手臂上已被劃破一處，鮮血染紅了衣袖，猶自在拚殺。

花劍雲大喊道：「嬌嬌姐姐，靠近我。」嬌嬌緊靠在花劍雲背上，花劍雲三把魔劍，一根指頭，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狠狠殺傷敵人，又緊緊護住嬌嬌，不怕死的賊人看出花劍雲既要護人，又要出招的弱點，又一批批地湧了上來，將她們兩人圍在核心，忽然又有幾條黑影飛進了包圍圈，從身形上看，花劍雲立刻認出了是自己的父親、丁叔叔和師父重光大師，不由得心中一喜，對嬌嬌道：「嬌嬌姐姐，我父親，丁叔叔和師父都來了。靠緊我，我們把賊人全殺光。」

嬌嬌「嗯」了一聲，花劍雲抖抖精神，向賊人劍、指齊發，又有幾個賊人倒地。但包圍她的賊人仍然很多，正在危險，只見一處人馬從採花賊背後吶喊着衝殺了過來。是敵？是友？

## 揭穿眞相　原是一家

却說花劍雲背負嬌嬌，面對採花賊，在刀叢槍林裡鏖戰。她的武功本來不凡，但背負一人，自然影响她功力的發揮，雖說她父親、丁叔叔、師父都來了。他們一來便被採花賊纏住，無暇顧及她，眼見得再繼續混戰下去勢必不支。

正在危急，採花賊背後响起了吶喊聲，好似四面八方均有人攻上來了。花劍雲暗忖，是不是採花賊又增加了兵力？若是這樣，今日自己與衆武林前輩不僅不能剿滅採花賊，只怕連脫身都困難了。

忽聽得一聲夜梟聲起，與花劍雲打鬥的採花賊又丟下幾具死屍，不戰自退了。花劍雲知道，定是風緊，賊人要逃跑了，外圍攻上來的一定是自己人，會是誰呢？花劍雲此時還無暇去想。

她把嬌嬌扶着坐下道：「嬌嬌姐姐，來，我幫妳包紮傷口。」她把自己隨身帶的白藥給她敷上，又在倒地的採花賊身上撕下布片給她包紮好。花劍雲道：「嬌嬌姐姐，妳在這兒休息，待我收拾了採花賊再來接妳。」

嬌嬌忙道：「不，我的傷不重，又包紮好了，我跟妳去殺賊。」

花劍雲也不推辭，只道：「妳只管緊跟着我，不用妳動手。」說罷便揮劍追了上去。眞個是進似龍蟠，掠如雁翅。她展開三把魔劍，將那些採花賊，如砍瓜切菜一般，衆採花賊已如驚弓之鳥，喪失了鬥志，死傷更加慘重。

只見一壯士領着一百多人攔截着採花賊，狂砍猛殺。

花劍雲一見大喜，喊道：「各武林前輩，決不讓害人的採花賊逃走，殺呀！」她一想起那些無辜被害的姐妹們，疲勞全消，勇氣倍增。不一時，滿山遍野皆是採花賊死屍，血流成河，肢體橫飛。

此時那個壯漢走到花劍雲面前拱拱手道：「師妹，恕愚兄來遲一步。愚兄恐信息不確，派了二十多人先來打探，救了朱亮都頭，又回轉去報信，因此來遲了。」

來的這些人原來是楊沛的弟兄們。嬌嬌一聽忙道：「原來是楊壯士的人救了我的，我們正不知該謝誰呢，那我代表朱大哥謝你了。」

花劍雲忙道：「大師兄，謝謝你相助。」楊沛正要答話，南面又有兩人飛至，連連向花劍雲道歉，說來遲了，原來是陳氏姐妹。又見重光大師正向神龍聖者等武林前輩抱拳致謝。感謝他們應約前來。

花劍雲道：「大師兄，你還不過去見過師父。」花劍雲與楊沛一起見過師父，父親、丁叔叔。復又向衆武林前輩一一見禮致謝。

神龍聖者道：「翦除邪惡，人人有責，何謝之有？快，領我們去剿滅賊人的巢穴。賊人的高手妖狐狸還未露面呢。」

花劍雲「啊」了一聲道：「他們的祖師爺叫妖狐狸？」

重光大師道：「不錯，是叫妖狐狸。雲兒，妳二師兄呢？」

花劍雲黯然道：「師父，我也在找師兄。」她把剛才丁雄失踪的情況說了一遍，不由得抽泣起來。

周兆道：「哭什麼？一定是採花賊擄去了，快打進他們的巢穴去搜，搜出來還有救，快……」

重光大師道：「你周伯父之言有理，快領路。」

花劍雲只好收起悲聲，招呼衆人道：「各位前輩隨我來，大師兄，你帶人在賊人巢穴周圍團團圍住，不讓一個人跑掉。」

楊沛道：「是。」

花劍雲見朱亮胸前有血迹，問道：「朱大哥，你負傷了？」

朱亮道：「不妨事，大師已替我包紮好了。」

花劍雲道：「那你就與侯老伯一起跟我大師兄一起守外圍。走，前輩們！」她一馬當先，向採花賊的總

巢——懸風澗掠去。重光大師等緊隨其後，見花劍雲處事果斷，指揮若定的大將風範，重光大師心中不由得一陣高興。他又想起丁雄，更加快了腿下的功夫，一行人來到懸崖處，眨眼之間，一個個飄下了懸崖。可是洞門不似與朱亮他們上次來的樣子，石門緊閉。

神龍聖者哈哈一笑道：「什麼鳥門，讓我把它打開。」只見他將拐杖一抖，拐杖裡颼地一聲脫出一柄短劍，用那柄劍抵住石門，口中吐出三昧眞火向石門一噴，短劍之上閃着藍色火花飛快地一劃，竟將一尺多厚的石門劃成了兩半，周兆兄弟上前將石門向兩邊一推，頓時洞開，眾豪傑飛掠而進。

那次審問馬掠的大廳裡，空無一人，眾豪傑正站在廳中央仔細觀看，只聽重光大師道：「不好，快退。」「退」這話音未了，廳的四壁陡然捲起千百條火舌，整個大廳立即成了一片火海，眾豪傑直退至隧道，那火像長了眼睛跟着他們追至隧道，他們又忙忙退出洞口，饒是他們退得快，衣服也有被燒着的，幸喜花劍雲頭上戴着士子帽，只把帽子烤焦，頭髮不曾燒着，嬌嬌有花劍雲的保護倒沒有燒着一根毫毛。

周兆道：「這個妖狐狸，眞不是個東西，武功不濟，使這種卑鄙手段。」

眾豪傑正自着急，聽得轟隆隆的一陣陣巨響。眾人四下一望，原來是一條瀑布掛於懸崖石洞之下，水沖下岩石發出轟隆隆巨響。重光大師道：「好了。」他忙屏息納氣，撮口一嘯，那條瀑布竟像被人牽引着變成一條桶粗的水柱嘩啦啦地冲進洞裡。片刻火焰盡滅，炎熱頓消，重光大師見洞裡水深一尺，才收了功力，瀑布依舊在岩下奔流，重光大師道：「眾位請進。」

眾豪傑踏着嘩嘩的流水，踏波履浪而進，哪知一進入大廳，只見千百條大蛇昂頭如飛而來，撲向眾人，花劍雲有了上次斬蛇的經驗，忙將丹田之氣運於掌上，一掌推出迫開了她與嬌嬌面前的毒蛇。

「眾位不慌，讓我來治這些畜牲。」原來是花傳金。他將懷中的藥瓶取出，一開瓶塞，一股撲鼻的異香便在洞中瀰漫，那些大蛇均像一條條草繩癱軟在水中，再也不能與波助浪了。眾豪傑齊揮重兵器，將那些蛇殺死在水中，花劍雲復帶領着眾人穿過大廳向前走去。

跟在她後面的重光大師道：「雲兒，小心暗器。」

花劍雲答應一聲「是。」大廳出來是一條過道，西邊盡是石室，猛然，石壁上箭矢如雨點般地向他們射來，花劍雲舞動三把魔劍，邊舞邊前進，箭杆落滿了過道，過道盡頭看來是一間較大的石室。突然石門大開，裡面跳出三條大漢。

花劍雲與重光大師剛要動手斷殺，神龍聖者道：「重光道長，你們繼續往前搜，由我來對付這三個小子。」聲未竭，拐杖已挾着勁風向那三人掃去。

重光大師道：「花、丁二位賢弟，你們協助聖者，趕快滅掉這三個孽障後跟上我們。」

花傳金與丁向東道聲「好」，也揮劍向那三個大漢撲去。

花劍雲與重光大師、嬌嬌一路，周氏兄弟與程進一路，分左右繼續搜索前進。原來這間大石室門前往兩邊各有一條通道。重光大師、花劍雲與嬌嬌由右邊過道掠進。走了約十丈左右，便見又一個石室，石門大開，裡面燈火通明。他們三人緊貼石壁悄悄接近石室。只聽一種怪梟聲道：「你的本領眞大，膽子也不小，膽敢在我妖狐面前搗鬼，你沒想到還有今日吧？我要將你一刀一刀地割死，方消我心頭之恨，來人，給我割。」

這間石室分內外兩間，有兩個人應聲從裡間出來，手裡各握一柄明晃晃的尖刀，花劍雲只能從燈光反照對面石壁上的身影得知裡面的動靜，還不知怪梟者要割的究竟是誰？莫不是雄哥哥他？「一刀一刀割死」的話，使花劍雲連連打冷顫，她不顧一切地輕輕一掠，如一片秋葉飄到石室門側，向裡瞟一眼，大吃一驚，有兩人被綁在石柱上，一個是丁淑薇，另一個竟是司馬君。

司馬君果然未死，那死的司馬君莫非是假的？司馬君不是採花賊自己的人嗎？爲何在妖狐面前搗鬼？妖狐又要殺他？

就在花劍雲猜疑不定之時，怪梟者用刀在司馬君面上一挑，竟挑下一張人皮面具，花劍雲這一驚又非同小可，人皮面具下的人，竟是馬掠。他的臉上已被妖狐劃了一條血口，鮮血直淌。

花劍雲忽覺腦後捲來一股勁風，她忙退身一縮，反手一劍撩了過去，碰上了一隻彎弓，金鐵相撞，閃出一片火花，又一支劍向她腋下刺來，她一個鷂子翻身，三把魔劍一壓，格開了來劍，一招閻羅掃鬼，橫掃豎點，把兩個賊人迫了開去。

只聽一聲慘叫，重光大師已撩倒一人，又是噗通一聲，想是嬌嬌也出手得勝，花劍雲急急進招，使出魔劍的絕招，閻羅索命，玉腕一翻，三條銀芒直刺一賊上三盤，一掌同時拍向另一賊的握劍手腕。慘呼聲起，握弓者前胸已現三條血口。其中一處已洞穿，握劍者一驚，怒喝一聲：「好小子，看劍。」

花劍雲輕哼一聲道：「來得好。」忙用魔劍一格，復變掌爲指一點來人的心窩。只聽「哎喲」一聲，人便倒地，但見他袖口忽飛出一道金光，花劍



雲玉指一伸，已穩穩地夾住，原來是一隻銅釘，她立即反手一射，正中那人的咽喉，那人大約不能活了。

花劍雲飛掠進屋，馬掠的上衣已全被剝去，賊人正舉刀向馬掠的胸前割下。花劍雲怒喝一聲「住手！」喝聲一發，銀芒早到。握刀的賊人挫身一躲，還未待他站起身來，三道銀芒直向他罩去，同時飛出的三把飛刀，他躲得了一、二把，第三把是無論如何也躲不過的，第三刀果然送了他的命，洞穿了他的頭蓋骨，剝丁淑薇衣服的賊人把手中之刀向花劍雲飛來，花劍雲輕舒玉臂，堪堪地接住，復翻腕一擲，便聽那賊人「啊」了一聲，蜷倒於地，原來花劍雲將賊人的刀又送回去插入了他的胸膛。

花劍雲立即割斷了馬掠與丁淑薇身上的繩子，解了他們的穴道，又將一粒丹藥研碎命馬掠敷於臉上。

妖狐正與重光大師酣戰。花劍雲欲上前助戰，重光大師道：「雲兒退下，去找你丁叔叔來。」

花劍雲應聲「是！」

馬掠道：「雲妹，我陪你去。」

花劍雲道：「淑薇姐，她……」

丁淑薇此刻仍然昏迷不醒，據馬掠說，是妖狐給她吃了一種什麼藥，嬌嬌忙道：「我來照顧她。」

花劍雲道：「好。」

便同馬掠來到前面，見有八個賊人圍住神龍聖者三人斷殺，地上已倒下了三具屍體。顯然是最先出現的三人，花劍雲與馬掠立刻撲上去參戰，從過道那頭又撲來兩條黑影正是陳氏姐妹，花劍雲無暇理睬她們，三把魔劍一抖，帶着雷霆之聲吐向與丁向東酣戰的採花賊，花劍雲邊打邊道：「丁叔叔，師父要你到後邊去，從右邊過去，我來對付這個賊人。」

丁向東退出圈子，從右邊向後掠去，到後面一看，重光大師正與一個與自己面貌酷似的人酣戰，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天底下竟有這等怪事？他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重光大師道：「丁老弟，拿出你的絕招。」

丁向東恍然大悟，一招飛鵬冲天，飛身一躍，一條軟劍直卷妖狐的脖子。勁道之猛，實難躲避。重光大師趁機一劍掃向他的下三盤。

好個妖狐，立刻施展他的縮身法，退身懸空一縮，躲過了上下怪招，疾速向前飛掠，眞個是疾如旋風，迅似閃電。重光大師及丁向東均暗嘆此人的輕功絕頂。兩人尾隨妖狐追去。才一閃眼，便不知去向。他們只有進去抱了丁淑薇，一行四人向前洞飛奔。

那裡的戰鬥已經結束，只是又出現了一件怪事。那八個賊人均已倒下，陳氏姐妹在一陣旋風中却忽然不見。左路的周氏兄弟與程進收拾了左室的賊人，也剛好趕來目睹了這一怪事。眾人正在驚疑，重光大師等來了，一聽情況，大師便道：「追！」

花劍雲道：「師父，還沒找到丁雄師兄呢。」

馬掠道：「丁賢弟被捉了嗎？」

花劍雲簡略地講了一遍丁雄不知去向的經過。馬掠道：「丁賢弟不在這裡，我可以保証，如果被擄，肯定關在別處。」

重光大師道：「你知道還有別的秘密巢穴嗎？」

「是還有兩個秘密巢穴，其中一個，只聽說過，從來無人敢去。說不定這一次，我要領前輩們闖闖。」

重光大師道：「那好，快追！」

馬掠又道：「讓我去將被擄來的女子都放出來。」

重光大師道：「正該如此，你去吧！」

馬掠去打開一間間石室，放出眾女子，命她們相跟着出洞。

重光大師一行追到懸崖之上，問楊沛道：「你見妖狐跑出來了嗎？」

楊沛指着地下的幾具死屍道：「逃出來的人全躺在這裡，再沒別人了。」

重光大師一看，搖搖頭道：「不是，難道他沒有出洞，或者出來了，會隱身法，你們沒有看見？」

剛好馬掠趕到，聽了這話忙道：「我倒忘了，此洞還有一條通道，快，去守住後山。」

楊沛道：「我也聽說此洞還有一條通道，直通後山，我讓朱亮兄弟帶人守在那裡。」

重光大師道：「糟了，朱亮不是他的對手，快去！」等到一眾豪傑趕到後山，朱亮及他的兄弟們全部被殺，屍首躺了一片。其中只有兩具採花賊的屍體，但都不是妖狐。嬌嬌一見朱亮的屍體，抱着痛哭道：「亮哥哥……」

重光大師一摸朱亮的脈搏，再看看他的眼睛，搖了搖頭。花劍雲也眼淚婆娑，想起丁雄不知下落，朱大哥又已身亡，也哭了起來。

馬掠含淚道：「兩位妹妹請別傷心，我與朱亮情同手足，豈有不傷心的。現在我們只有找到妖狐爲朱賢弟報仇。」

花劍雲一抹眼淚道：「嬌嬌姐姐，馬大哥說得是，我們一定要找到妖狐爲朱大哥報仇。啊！侯大伯呢？」

一語提醒了嬌嬌。朱亮死了，自己再不能失去爹爹，她急忙與花劍雲一起去周圍查看，只見幾塊石頭擺成一個箭頭。嬌嬌忙道：「眾位前輩，我父親追敵人去了，朝箭頭指的方向。」

花劍雲道：「師父，我們再不能讓侯老伯有危險，趕快追上去吧！」

馬掠道：「按箭頭指的方向，我知道妖狐到何處去了，由我來帶路。」

重光大師道：「幾位老哥哥，勞駕了，追吧！」

神龍聖者道：「除惡務盡，理應如此，追！」

馬掠跑去找來幾十匹快馬，每人

一匹。他把淑薇抱上丁向東的馬，交給了他道：「丁伯父，我沒法照顧好她，請你把她帶回家吧。」

丁向東含淚點點頭。馬掠又用一匹馬馱着朱亮的屍體，才策馬揚鞭飛馳而去。

晨光微曦，羣峯幽邃。他們與採花賊又整整戰鬥了一個通宵，爲追趕賊人，他們還得趲程疾馳。

一路上，花劍雲、嬌嬌、馬掠並轡而馳。花劍雲一改往日小喜鵲似的嘰嘰喳喳的嬌態。好似一夜之間，已成熟了，悶頭策馬，一聲不响。馬掠望了她一眼道：「雲妹，有一件怪事，妳知道嗎？」

「哪件怪事？這兩天怪事太多了。」

「妳看見妖狐的相貌了嗎？」

「沒有，我只是見過他的背影。」

「假如世界上有兩個人的相貌酷似，你信不信？」

「孿生兄弟姐妹，有相貌酷似的。」

馬掠沉思道：「難道他們倆是一對孿生兄弟？」

花劍雲道：「你說的是誰呀？」

嬌嬌道：「我知道，說的是丁叔叔與妖狐。」

「什麼？他們兩人相貌完全相同？」

馬掠道：「不錯，正是他們倆。我第一次看見妖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驚訝得差點兒露了餡。」

「那會不會妖狐像你喬裝司馬君一樣，弄一張人皮面具呢？」

「不是，他的那張臉倒是眞的。」

「那，他們倆肯定是孿生兄弟了。」

馬掠道：「是與不是，這要問他們自己。」

「不用問，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

花劍雲見丁向東懷裡的淑薇杏眼微睜，迷迷沉沉的樣子，問馬掠道：「馬大哥，淑薇姐不是穴道被制？」

「不是。」馬掠嘆口氣，本想說妖狐已糟塌了淑薇，但他沒有說，接着道：「是妖狐給她吃了一種迷藥。」

「她能醒過來嗎？」

「這要看妖狐肯不肯給解藥了。」

* * *

月黑、林深、幽幽鬼影。一座黑叢林，一座座靜靜的墳。楊沛已將他的隊伍，交給他的二頭領帶回山去。留下十多人跟隨自己在師父身邊聽從差遣。他正在前面與馬掠探路。

楊沛道：「馬都頭，這黑叢林好像有些蹊蹺。」

馬掠道：「不錯，恐怕蹊蹺還不小。」

楊沛道：「讓我先進去探一探。」

花劍雲道：「大師兄，我陪你去。」

楊沛道：「怎麼，妳不怕鬼了？我記得妳是有兩怕，一怕蛇、二怕鬼。」

花劍雲道：「如今我長大了，怎麼還會怕呢？這次剿滅採花賊，我已經鍛練得天不怕，地不怕了。」

楊沛道：「那好，我們進去！」

兩人帶着楊沛的十多個弟兄進了黑叢林。楊沛在前，花劍雲緊跟在她身後。黑叢林裡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全憑自身的瞬功辨物。但見這黑叢林裡全是墳堆，他們在墳堆間穿行，走了很久，竟迷失了方向。楊沛道：「師妹，這些墳堆好像是一個陣勢。」

花劍雲經楊沛提醒，陡然醒悟道：「大師兄，你說得不錯，這好像是一個陰陽八卦陣。唉呀，壞了，大師兄，我們已進入了死門，快走！」

「走」字還未落地，就聽見陰森森一陣狂笑，似夜梟，如鬼嚎道：「幸喜我留了一手，沒有讓馬掠那小子知道這個陣地。嘿嘿！來吧！這就是你們所謂武林正派人物的墓地。哈哈哈，這地方不錯吧？花姑娘，來呀！來陪你大爺睡一個美覺。天下的美女，我差不多都嘗過了，就你花姑娘那嫩粉葱似的……我還沒過癮。嘿嘿！上次幾個不中用的傢伙讓你跑了。今天麼，我定要嚐嚐天下第一美人的滋味……」一條黑影隨着話音如一陣清風，倏忽便到了花劍雲的面前。原來，正是妖狐，他的一隻魔爪直抓花劍雲的粉臂。

花劍雲氣極了，三把魔劍狠削妖狐的魔爪。可那魔爪變招極快，劍還未到，它又抓向花劍雲的肋下。花劍雲柳腰一閃，又一劍削去。魔爪早已抓向她的兩隻蓮乳，花劍雲又羞又氣，狠命地揮劍使用了魔劍的天門罩劍法，緊緊護住全身。

楊沛也大怒，提劍狠刺妖狐的面門。周圍的墳墓都動起來了。墳墓裡的屍骨一時都活了。一具具骷髏直撲向他們師兄妹。妖狐却站在一邊嘿嘿冷笑。

花劍雲看着那一雙雙黑洞洞的眼睛裡閃着藍幽幽的鬼火，立即膽戰心驚。她邊揮劍防身邊向楊沛靠攏。顫聲道：「大師兄，我……我怕……」

楊沛心想，必須鼓起她的勇氣，否則，我們十幾人都得完蛋。他邊與骷髏交戰邊沉聲道：「師妹，邪不敵正，幾個小鬼難道能嚇倒你重陽雙英？要知道，人陽鬼陰，陽剛陰弱，鬼是怕人的。你只要抖起精神，他就怕你了，你看，我不是已經刺倒了幾具骷髏嗎？」

花劍雲恍然明白。大聲道：「謝謝你，大師兄！」立即奮起神威，發揮她魔劍的威力，一連刺倒了幾具骷髏。可是妖狐的魔爪又至，直抓花劍雲的玉腿，花劍雲一招閻羅掃鬼，又一招閻羅索命，又使出她的雲中指，連連進擊，雖未打倒妖狐，他的魔爪一時也無法近身。

又鬥了一百餘合，楊沛仍被一羣



骷髏圍住，殺了一批又來一批。妖狐仍如鬼影一般死纏住花劍雲。花劍雲的劍、指怎也揍不着妖狐，而妖狐的怪招魔爪却着着威脅花劍雲。花劍雲已鬥得香汗淋漓，仍在奮力爭鬥。

只聽嘶地一聲，花劍雲胸前衣衫已被抓破一塊。她一驚之下，更加拚命對敵，將內力運於劍尖，恨不得一劍將那妖狐置於死地。但她拚盡了全力絲毫也碰不着妖狐一根毫毛。花劍雲氣急攻心，下意識地喊了一聲：「大師兄！」仍在勉力支持，人却搖搖欲墜。當她覺得一陣暈旋時，肩頭的衣服又被抓破。肩頭被抓了一條血口。殷紅的血，染紅了雪白的肌膚。

楊沛見狀大驚，一劍掃倒一具骷髏，躍到花劍雲身邊，將她抱住。

那黑影妖狐也停止了攻擊，冷陰陰地道：「楊沛，你不是也想弄到這人嗎？可你弄不到手的，乾脆給我吧，把她給了我，放你一條生路。否則，可別怪我鬼爪無情。」

楊沛也冷哼一聲道：「我師妹冰清玉潔，我喜歡她，我就要保護她，豈能讓你這衣冠禽獸去糟踏。」說罷，只見他右手一揚，幾道金光直射妖狐，立即抱起花劍雲便走。

又一陣陰惻惻的哈哈响起，一聲怪叫：「哪裡走！」一隻魔爪已抓至楊沛的後腦。楊沛來不及躲閃，只覺得後腦一陣鑽心的疼痛、腦袋似裂，頓時暈倒。妖狐不去管楊沛，又來抓他懷中的花劍雲。

「哈哈哈，寶貝，愛煞你大爺了。」

妖狐伸開雙臂將花劍雲抱起，忽聽他一聲慘呼，雙臂一鬆，花劍雲已抖着三把魔劍又向他刺來。原來花劍雲在楊沛懷中幽幽醒來，當楊沛受傷時，她還暗自運氣調息，來不及救援。楊沛暈倒時，她自知不是妖狐的對手，便不動聲色地等待時機，妖狐抱起她時，她的手恰好處於妖狐的肋下，便一飛刀刺中了妖狐的肋下，妖狐疼痛一鬆手時，她立即掙脫展劍又刺。妖狐雖已受傷，却嘿嘿一聲尖叫道：「好個不識抬擧的丫頭，大爺得不到你，就送妳上西天。」兩隻巨大的魔爪挾着陣陣陰風向花劍雲抓來，只是，這對魔爪却落不下來了。

「啊，妖狐，你還會陰陽鬼魂爪？好，讓老夫來敲斷你的魔爪。」

花劍雲一聽大喜，原來是神龍聖者來了。他的一根拐杖正抵住了那雙魔爪。重光大師也已掠到，一看楊沛負傷，忙掏出藥丸塞一粒放入他嘴裡，又捏碎一粒敷於他頭上。他的後腦頭骨已被抓裂，重光大師運功給他接好還原，又撕下一片衣巾給他包紮好，命他的幾個徒弟，送他回山寨將息，待平息採花賊後再去看他。

神龍聖者的拐杖與妖狐的魔爪，在半空猶如凝固了，一動不動。半晌，神龍聖者喝聲：「着。」拐杖猛一推，將妖狐推了一個趔趄，魔爪突然撤手。妖狐眨目一瞧，一下子來了七八個武林高手，只一個重光大師，他就要費盡平生所學才能勉强打個平手，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見他身子一晃，突然不見，跑了。重光大師道：「追！」侯靜帶路，衆豪傑很快出了黑松林，各自施展輕功追了上去。

* * *

丁雄一覺醒來，見自己躺在一張羅帳錦被的床上，運目四顧，這房間原是女子的閨房，自己爲何躺在女人的床上？他正在疑惑，走進一個人來，丁雄這一驚，還眞不小。來人竟是神算子吳天，這才想起自己是中了八面鑼的毒針，難道是神算子救了我？

「阿彌陀佛，丁相公終於醒了。」

丁雄一聽笑道：「吳天前輩又不是和尚，爲何也唸佛？」

吳天道：「當不當和尚，並不能表示一個人信不信佛，人只要信佛，佛就在你心間。當和尚的不見得信佛，不當和尚的，不見得不信佛，你豈不見那口口聲聲唸阿彌陀佛的人，却盡幹傷天害理的勾當麼？」

丁雄一聽，不覺肅然起敬，他的話眞是至理名言，於是下床拜倒在地道：「多謝吳前輩救命之恩。」

吳天扶起丁雄，哈哈一笑道：「你別拜錯了佛，救你的不是我。」

丁雄又環視一眼房間道：「這難道不是你的房間？」

吳天笑道：「當然不是，這是女人的房間，難道你看不出來？」

丁雄一怔道：「啊……」他望着吳天又道：「那，救我的人究竟是誰？」

吳天神秘地一笑道：「啊，她來了，也就是這房間的主人來了。」

只見一個幪着面紗，裊裊婷婷的女人走了進來。丁雄倒身下拜道：「恩人在上，受在下一拜！」

那女子一聲不作，也不喊他站起來，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丁雄暗忖，難道這女子是個聾子？

吳天道：「你在她面前不應該稱『在下』，應該稱『晚輩』。」

丁雄又道：「恩人在上，受晚輩一拜。」

吳天道：「你應該多拜幾拜，她一共救了你三次性命。」

丁雄道：「三次？」

「怎麼，你想賴賬？第一次在青龍山下的破酒店……」

丁雄吃驚道：「那個戴草帽的人？」

「不錯，第二次在君安棧……」

「那個幪面人？」

「不錯，這是第三次。」

丁雄這才恍然大悟，忙頓首再拜道：「恩人在上，讓晚輩再拜，謝三次救命之恩。」

那幪面女子嬌音一囀道：「丁雄，我救了你，只要你依我一件事。」

丁雄道：「救命大恩，沒齒不忘，

莫說一件，就是十件百件我也照辦。」

「好，你聽着，你不要殺死妖狐，只把他生擒來交給我處置。」

「妖狐？妖狐是誰？」

吳天道：「妖狐就是採花賊的祖師爺。」

丁雄爲難道：「那妖狐罪大惡極，人人得而誅之，爲何不能殺他？」

那女人怒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剛才的允諾，馬上就翻悔了嗎？」

丁雄道：「我不是翻悔，我是不明白像這樣的大惡人，我不殺他，自有人殺他，別人殺了可與我無關。」

那女人道：「即使別人要殺，你也得向別人說明必須生擒，我授給你一根捆仙索，以你的功力不會擒不住他。」

那女子拿出一根紅色軟繩，剛盈握。他正疑惑，這麼軟的小的繩子何能擒得住一個大漢？那女子又授給他甩繩絕技，但見她甩手一撒，一片紅光便鋪天蓋地而下，即使是神仙只怕也難逃脫這繩網，除非會地遁。丁雄大喜，拜辭而去。

暮色蒼蒼，寒鴉數點，行了一時，已是遍地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了，丁雄憑着自己的瞬功，在黑暗中辨路前進，又行一程，忽見一條黑影在三丈開外一掠而過。後面又緊跟着六七條黑影，也飛掠而過，緊接着又有三條黑影掠過。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其中一條纖巧俊秀的身影是花劍雲，他立即向前飛掠，用內力傳聲喊道：「雲妹，雲妹！」

花劍雲一驚一喜，難道是雄哥哥來了？趕忙回答道：「雄哥哥，是你嗎？」在她問話之時，丁雄已到了她面前。花劍雲抓住他的手道：「雄哥哥，這不是在夢中吧？」說着眼淚又滾了滿腮。

丁雄忙用手絹替她揩眼淚道：「雲妹，別傷心，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嬌嬌道：「丁大哥，你到哪裡去了？把個花妹妹愁死了。」

丁雄道：「一句話說不清楚，總之，是被一個武林前輩救了我一命。雲妹，你還記得嗎？破酒店戴草帽的和君安棧穿道袍的幪面人，都是一個人，也就是這次救我命的一個女人。你們快告訴我，靈鷲山的採花賊都除掉了沒有？淑薇找到了沒有？」

花劍雲簡略地將靈鷲山剿滅採花賊巢的情況介紹了一番，說到朱亮戰死，楊沛重傷，丁雄、嬌嬌又唏噓了一番。跟花劍雲一起走的另一個人是侯靜，侯靜從靈鷲山悄悄跟踪妖狐，一直跟進黑松林的骷髏陰陽八卦陣，妖狐忽然不見，侯靜知道骷髏陣定然不一般，他正在靜觀陣勢，查看妖狐踪迹時，看見花劍雲、楊沛進來了，見他們進入了死門，暗自爲他們着急，又見楊沛、花劍雲被骷髏與妖狐所困，妖狐武功高強，自己也不是其對手，只得趕快潛出黑松林，引來衆豪傑。妖狐逃跑時，他又把衆豪傑由生門帶出，便又伴着女兒與花劍雲在後面追趕，不期在此又遇見丁雄。

丁雄對侯靜道：「侯老伯，我要先走一步了。」說罷，施展輕功向前面追去。

花劍雲不解，他爲何這般急，便從後面追上了他，勸道：「你內傷痊癒了嗎？前面已有師父、神龍聖者幾位高手，料想妖狐是跑不了的，你何必着急？」

丁雄道：「我必須追上去將妖狐擒住，免得師父他們把他殺了，我不好向救命恩人交代。」

花劍雲道：「你那麼相信那個女人？她爲什麼要我們把妖狐交給她？假如交給她，她又把妖狐放了怎麼辦呢？」

丁雄道：「不會，再者她是你我的救命恩人，我已答應了她。大丈夫，言出必行，我先走了。」

花劍雲怒道：「好哇，你想保妖狐，我偏要殺他。他羞辱我，侮辱淑薇姐姐和天下女子的大仇一定要報。」她又向後面喊道：「侯老伯，嬌嬌姐姐快跟上來，去殺妖狐……」說罷，她也飛速趕了上去。

他們倆互不相讓，要不是負傷，花劍雲的輕功還在丁雄之上，此時只能並駕齊驅，倒把侯氏父女一下子落後了。他們追着追着，不覺已到了重陽城下，一個個如翩鴻展翅，飛進了城牆，一直朝知府衙門撲去，衆豪傑飛身躍上房頂，頓時，滿院滿室燃起一片火把，衆衙役大喊拿賊。

重光大師道：「妖狐狠毒狡猾，以賊喊捉賊之法來混淆黑白，一定要捉住他，讓他的罪惡大白於天下。煩周家兄弟守在屋頂上，聽到我的訊號再下來，其餘的人跟我來。」

他們直撲後堂，衆衙役舉着火把齊聲吶喊着圍了上來。重光大師正不知所措：殺吧，又怕誤傷好人，不殺吧，他們又圍住不放。忽見馬掠從屋上跳下來道：「兄弟們，告訴你們實話，我這一向喬裝採花賊，混入賊人內部，查得一清二楚，知府原是採花賊的……」一支金光，一股勁風，直撲馬掠的咽喉，重光大師一伸手，早用兩指挾住了來物，原來是一隻飛鏢，神龍聖者已向發鏢處撲去，馬掠繼續道：「知府就是採花賊祖師爺妖狐，剛從屋上跳下來的都是武林高手，已把採花賊巢穴搗毀，將妖狐追到了知府衙門。啊，就是把知府追到衙門來了，各位兄弟快協助衆位武林高手找人，不然，今後必受其害。」

那些衙役平時是很相信馬掠的，一聽之後馬上散開，就在這時，知府大堂三通鼓响，衆衙役只好去侍侯知府升堂，只見一個堂堂知府，官誥玉帶，威威赫赫地坐於大堂之上，一時竟把追來的神龍聖者、重光大師等怔



住了。聽得驚堂木一响，知府喝道：「何處來的大膽賊人？竟敢大鬧官府，私闖公堂，給我拿下！」

重光大師正在驚疑，馬掠已到重光大師身邊道：「大師，這知府就是妖狐，可要神龍聖者去撕下他的假面具麼？」

重光大師向神龍聖者一使眼色，兩人一左一右地飛掠而上，神龍聖者只一晃，便抓下了知府的人皮面具，重光大師劍一閃便挑破了知府的衣袖，手臂上赫然一條小蛇圖案。衆人一看發一聲喊，立刻便將「知府」團團圍住。

丁雄一見大吃一驚，怎麼這妖狐竟與我父親長得一模一樣？正在驚疑，只見衆人的兵器立即便要這妖狐的命了，想起那女人的囑咐，忙大喊：「諸位前輩退下，讓我把他捉住，生吞活剮了他。」但見他手一甩，一片紅光直向妖狐罩下來，可是這捆仙索也撲了個空，妖狐早不見了。

重光大師此時無暇問丁雄的由來，望望馬掠，馬掠也未料到妖狐還有一着，忙過來在他坐椅下細細查看，用手在地上摸索，大喊道：「這兒有機關，妖狐跑了。」原來妖狐的坐椅下，是一塊做成像磚的花紋的木板，蓋着一個隧道口。

馬掠要揭開木板，程進把馬掠拉過一邊道：「小心！」話未了，木板周圍，銀芒暴漲，短箭如飛蝗射出，好險，馬掠堪堪躲過。程進用他的降魔錘一搗，那一尺來厚的木板，頓時洞開，他的手略一晃動，錘柄中即射出無數道金光，他又隨之一躍便到了洞底。

重光大師問馬掠道：「你估計這暗洞通向哪裡？」

馬掠道：「很可能通向後花園。」

神龍聖者笑道：「我去守住後花園，只要你們將他趕了出來，我定能叫他見閻王。」他又對馬掠道：「你領路。」

丁雄道：「我也去。」

神龍聖者道：「你這娃兒，可不能再將他放跑了。」

丁雄覺得十分尷尬，答應一聲：「是。」

不說他們向後花園掠去，這裡雙周也下來了。道：「重光老兄，我們在屋上等得不耐煩了。」

重光大師道：「好，屋上等得不耐煩了，到地下去，走！」他們與花劍雲等一起下到隧道裡。

丁向東對花傳金道：「我想回去看看淑薇，這裡也用不着我們了。」

花傳金道：「是啊，對付一個妖狐，有神龍聖者和重光大師綽綽有餘了，是該回家看看淑薇了。」原來丁向東已要馬掠把丁淑薇送回他們家中了，兩人便逕自向丁向東家奔去。

花傳金道：「丁老弟，看來馬掠與令嬡很有感情，他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丁向東道：「我也不清楚，如果他們眞要好，就把淑薇嫁給馬掠，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花傳金道：「言之有理，馬掠這孩子倒還不錯。」

他們回到丁家，來到淑薇的閨房一看，丁向東頓時暈倒。花傳金忙給他捏合谷，捏人中整了半晌，丁向東悠悠醒轉，哇地吐了一口鮮血，嘆口氣道：「我的命眞這般苦。」原來他的老伴及一個丫頭均被殺死在淑薇的床前，而淑薇却早已不知去向，他們連忙喊醒幾個伙計來問，均說不知。

花傳金道：「丁賢弟，你要節哀，你在家料理後事，我去尋找淑薇。」

丁向東忍不住悲聲道：「不，我要去，定是妖狐殺了賤內，搶走了女兒，我要去找他報仇。」他交代伙計們料理後事，便一起飛奔而去。待他們趕到知府衙門的後花園，早已人迹杳杳，一片空寂，這些人都到哪裡去了呢？他們還在發怔時，一條黑影飛掠而至，竟是花劍雲，還沒等他倆開口，花劍雲便道：「父親，丁叔叔，師父命我回來找你們，一來怕你們遭到不測，二來請你們前去與採花賊辨疑。」

花傳金道：「辨疑？辨什麼疑？」

花劍雲道：「不是您，是丁叔叔，那妖狐長得與丁叔叔一模一樣……」

丁向東道：「我正要找他，快走！」他又想起淑薇，對花劍雲道：「賢侄女，你淑薇姐又被搶走了。」

花劍雲道：「什麼？淑薇姐又被搶走了？丁叔叔，你別傷心，我們一定要把淑薇姐找回來。」

一路上，花劍雲又向他倆簡略地講述搜查妖狐的經過，他們在暗道裡撲了個空，出得洞來，四處尋覓不見，只見一衙役來報說，黑暗裡看見一人挾着一人往東而去，馬掠道：「妖狐一定跑到他們最秘密的一處巢穴去了，走，追！」羣豪便跟着追了下去，當然猜不着挾的是誰，現在看來，定是淑薇無疑。

黎明前，大地黑沉沉，樹影、丘陵、山岩，如鬼域，獰笑着向後飛逝。一羣人影正急掠前行，深山裡，一幢雕樑畫棟的大院，在黎明前，更加陰森可怖，羣豪似一隻隻大鵬，飛越垣牆，落到院內。

「嘿嘿！好快！」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請進！」

馬掠驚叫道：「神算子！」

吳天陰冷冷一笑道：「怎麼，沒想到吧？請進呀！」

丁雄更是吃驚不小，神算子與那女人住在一起，難道他們都是採花賊？那女人爲何要救我？這個院子，這座漂亮的房子正是那女人救我養傷的地方，那女人也是採花賊？

吳天又一次催道：「請進呀！」

神龍聖者道：「進去就進去，我老聖還怕了你們採花賊不成。」

重光大師道：「我們進去，你若放走了妖狐，便拿你是問。」

吳天又嘿嘿一笑道：「實話告訴你們，妖狐要是不想被你們拿住，無論你們用什麼方法，也休想拿住她。不過，她今天眞想見一見你們，請！她在大廳上恭候各位大駕。」

人們懷着狐疑的心情，緊握兵器，暗暗提防着跟着吳天走進一個大廳。大廳內燈火輝煌，燈光富麗柔和，一盞盞芙蓉燈嵌在天藍色的牆壁內，排得錯落有緻，猶如澄藍的碧波中盪漾着朵朵紅蓮。大廳上方在天鵝絨的地毯上托着一張玲瓏剔透，掛着串串夜光珠的牙床。床上錦帳高懸，流蘇泛彩，床中央坐着一位美艷的婦人。大廳兩邊排列着有錦墩綉褥的交椅。兩把交椅之間有一灰色大理石茶几。只見吳天上前深深一揖道：「啓稟祖師爺，衆人帶到。」

那美婦人輕啓朱唇，微露玉齒道：「吳天，請諸位坐。」

吳天面向大衆：「諸位請坐。」

衆人沒有一個人動一動，都驚得張大嘴巴，再也合不攏了，難道被他們一直追到這裡的妖狐，竟是這個妖艷的女人？此時花傳金、丁向東、花劍雲均已趕到。花傳金、丁向東都認識這個女人，不由得「啊」了一聲：「是她？」

神龍聖者道：「難道我們追了一天一夜的妖狐，竟是你這個女人？」

一聲奸笑，震得人毛骨悚然。笑聲一頓，便道：「你們追的只是我的一個屬下，重陽堂堂主劉溥。不過，我委托他以我的名義，代行帮內大事，傳劉溥。」

神算子馬上應道：「是，傳劉溥。」

劉溥從後面出來，正是與丁向東相貌相似的知府，他一出來便向上一揖道：「屬下參見祖師爺，不知傳我何事？」他把眼光偷偷瞟向羣豪。

那女子嬌聲一沉道：「劉堂主，你對衆位講講，你是不是妖狐？」

劉溥道：「衆位，我只是重陽堂堂主，並非眞正的妖狐。」

丁向東跨前一步叫道：「你們傷天害理，殺死我妻子，搶走我女兒……」

重光大師把他攔住道：「丁賢弟，且忍耐一時。」

妖狐並不理睬丁向東的喊叫，只是自顧自道：「劉堂主，你可是不够義氣，我叫你不要殺我的兒子，你却用巨毒暗器傷他，你又用那個假兒子來騙我，讓我僅存的一絲良心也瀕於泯滅，你該當何罪？」

丁雄一聽如五雷轟頂，原來這妖狐竟是自己的母親，劉溥是不是我的父親呢？有這樣傷倫敗俗的父母，自己還有何顏面活在世上？他還胡思亂想，只聽劉溥道：「是我沒保護好他，並不是我害了他，八面鑼那老雜毛幹的，不過，他事先並不知道丁雄就是我們的兒子。」

周氏兄弟，神龍聖者均哈哈大笑道：「怎麼？赫赫有名的重陽雙英中的男英是採花賊頭目的兒子？奇聞呀奇聞。」

花劍雲更是不願相信自己的耳朵，丁雄氣得正想上前否認。丁向東拉住他，推開衆人走上前去，厲聲道：「張美芳，你還認識我嗎？」

那美婦杏眼圓瞪，雙瞳剪水，沉聲道：「豈有不認識之理？我正要找你來弄個水落石出，你們倆究竟誰是丁雄的父親？」

丁向東道：「這有何難？誰能說出兒子身上的特殊記號，說得出便是他父親，說不出便不是。」

劉溥半晌不語。妖狐道：「劉堂主，你說呀。」

劉溥道：「孩子自小失散，委實不知。」

丁向東道：「孩子的尾椎骨部有一朱砂痣，我曾與你開玩笑說孩子是猴托生，你說不是，是虎托生。」

妖狐聽了丁向東的話，神色黯然，她刷地抽出寶劍，欲殺劉溥。

丁向東道：「你爲何不問他女兒的去向。」

妖狐道：「他曾告訴我，他把女兒送人了，那麼請問你，你既是丁雄的父親，女兒呢？」

丁向東怒視着劉溥道：「第一次被他搶去，過了半月之久，昨晚才從靈鷲山救回來，剛才又被他搶去了。」

妖狐道：「劉溥，你還有何話說？把我的女兒交出來。」

「在地下室裡……」

妖狐命神算子着人抬了出來，見淑薇仍昏迷不醒，便拿出解藥，親自餵下，又用清水噴面，淑薇才幽幽醒來，莫名其妙地看一看衆人，在人羣中找到丁向東，便蹣跚地向丁向東走來，丁向東忙過去將她扶住。

妖狐對丁向東道：「你們是什麼時候才走的？」

丁向東冷冷地道：「什麼時候走的與你何干？請你別再以丁雄、丁淑薇的母親自居，你已不配做他們的母親，女兒被他們害了，他母親被你們殺了，兒子也差點兒死了，請問你，你們的劉堂主怎麼處置？你自己又該怎麼處置？」

妖狐又一陣奸笑道：「這一點不須你操心，本門自有處置，至於你讓孩子認不認我這個母親，也無所謂，賬該怎麼算就怎麼算，哈哈哈……」她又嘩地抽出藍光閃閃的寶劍，錚錚有聲，對着劉溥道：「劉溥，你究竟是誰？」

原來這劉溥，本名劉剛，十六年前上京赴試，錯過了宿頭，黃昏路過丁向東原來住過的茅屋，內有一美貌女子呆坐孤燈前沉思，他走了進去，還未待他開口，那女子便一躍而起道：『劉溥，你終於回來了，我回心轉意



了，回來與你好好過日子。』他一見這美貌女子竟把自己當作她的丈夫，便也以假充眞，做起她的丈夫來了。張美芳問他：『我們的兒子、女兒呢？』他道：『放在一戶親戚家寄養，我要去上京應試，不過這隱居生活了，弄個一官半職，也能封妻蔭子。』第二日他便上京趕考去了，改名劉溥，哪知他果然中了進士，被任命爲望城縣縣令，後又到另一個縣去做過幾年知縣。那時他已參加了龍帮門，專門眠花宿柳，爲了取得更大的勢力，他用錢買官，把重陽城知府的位置弄到手，又作威作福地做起知府來了，並將他的心腹安排作望城知縣，那就是吹破天。張美芳知道後，以武功征服了他們，奪了祖師爺的寶座，常常命神算子吳天幫助馬掠給採花賊以重創。劉溥知道後很爲不滿，這次採花賊連連在重陽城及附近鄉鎮作案，就是劉溥親自指揮。

重陽雙英出道後，張美芳認出了丁雄確像她的兒子，眉眼、鼻、嘴酷似自己，而劉連根本不像，她便產生了懷疑，問劉溥那劉連究竟是不是他們的兒子，劉溥堅持說是。

妖狐聽到這裡，問道：「那麼，劉連究竟是誰的兒子？」

劉溥道：「是我與前妻的兒子。」

「你的前妻呢？」

「已被我殺死。」

妖狐張美芳銀牙一咬道：「畜牲！」藍光一閃，劉溥慘叫一聲，便倒在血泊裡，血慢慢地染紅了白色大理石地面。藍光又一閃，寶劍又回到張美芳手中，衆人默然不語，看着地下的血出神。

丁向東舉劍向劉溥撲去，他想親手刺他幾劍，以解心頭之恨，忽見劉溥的手一鬆，一物自手心掉下，乃一半邊銅錢，丁向東拾起，取下自己腰間的半邊銅錢，並在一起，竟也天衣無縫，是一整塊。劉溥的一半有「兄弟」二字，丁向東的上面是「團圓」二字。他們倆果是一對孿生兄弟，人們見丁向東的神態，問他是怎麼回事，他一言不發，只把銅錢給人們傳看，衆人才知他們相貌相似的原因

妖狐張美芳狂叫道：「天下的男人欺騙、凌辱女人，天下的男人也欺騙了我，我要把他們斬盡殺絕，所以借你們之手殺了三百多名採花賊，也借採花賊之手殺你們，只可惜殺得太少，只殺了一些衙役捕快，你們也許以爲衙役捕快不該殺。不，統統的男人都該殺，他們爲虎作倀，幫助當官的坑害百姓……該殺……」

「祖師爺，並非所有的男人都壞……也並非所有的女人都好……」吳天道。

「好個神算子，你敢頂撞你祖師爺……哈哈哈，不，你說得對，你吳天也是男人，你並不壞，我是個女人，我，並不好……哈哈哈……

神算子又道：「祖師爺，最壞的女人，只怕是搜魂雙刺，她們喝過多少男人的血……」

妖狐道：「不錯，我壞，那搜魂雙刺更壞，帶陳氏姐妹。」

陳玉英、陳玉蓉上得大廳，跪倒道：「參見祖師爺！」衆人又是一驚，原來陳氏姐妹也是採花賊。

妖狐張美芳道：「陳玉英、陳玉蓉，妳們害死了多少男人？」

兩陳道：「屬下記不清了。」

「你們是怎樣害死他們的？」

「採精，精盡喝血。」

張美芳道：「你們殺了男人，有功，該賞，看賞。」只見兩股勁風撲向陳氏姐妹，他們慘呼一聲，腦漿迸裂而死。

張美芳環視一周整座大廳，奸笑道：「你們都來了，該來的，不該來的，全來了。我告訴你們，我不是一個好女人。劉溥，還有那些壞男人能眠花宿柳，我難道不可以宿柳尋花嗎？哈哈哈！這劉溥欺騙了我，玩弄了我的感情，我要報復，玩男人殺男人，神算子，對你，我是例外……」

神算子點點頭道：「是！是！」

妖狐又對神算子道：「神算子，你才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死以後，你代我好好照顧我的兒子、女兒，雖然他們不認我……哈哈哈……」

神算子道：「屬下遵命！」

張美芳美目流盼，盯着花劍雲道：「神算子，我的遺命還要更正一下，你看我這美貌無雙的媳婦，是一個多好的人兒。花姑娘，你與你母親長得一模一樣。神算子，你必須照顧好我這個兒媳婦。」

她轉向花傳金道：「二師兄，就這麼訂了。我的兒子也不辱你的女兒，你答應嗎？」

花傳金居然點點頭道：「答應。」

張美芳又對重光大師道：「大師兄，你也答應嗎？」

重光大師只點點頭，沒有做聲。

又一陣尖厲的哈哈聲，突然藍光一閃，張美芳的胸前插上了一柄短劍，臉上仍留着動人的微笑……

神算子跪下了，磕了幾個頭，慢慢從她身上抽出短劍道：「諸位，有一點，我應該作一個說明。張美芳的話近於瘋言，那是對那些眠花宿柳的男人的深惡痛絕。老實告訴你們，她知道劉溥的浪蕩行爲後，她拋棄了他，只愛我，而我也是眞心愛她，她並沒有像她說的那樣眠花宿柳，而我也從未背叛過她，我們兩人眞心相愛。我想，一個女人應該得到她所需要的幸福，一個男人必須尊重自己和別人的感情…… 我只有一個要求，請諸位將她與我合葬。」

藍光又一閃，短劍插上了神算子的前胸，血順着他的衣襟流着，他仍在喃喃道：「原諒我吧，美芳，我沒有完成妳的遺言，美芳……」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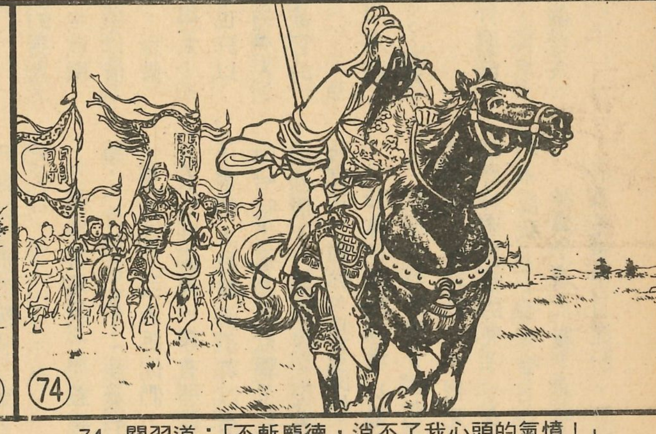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一

# 水淹七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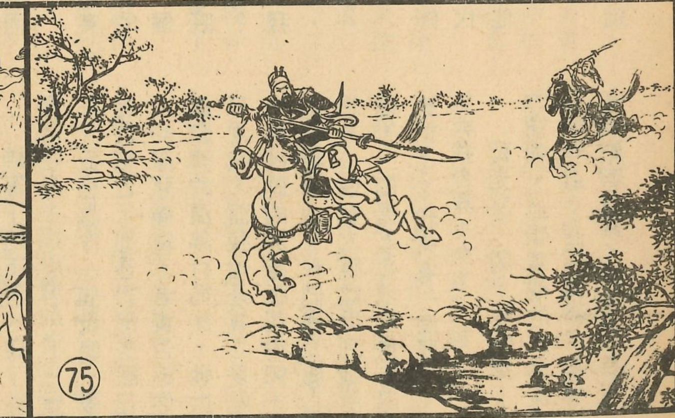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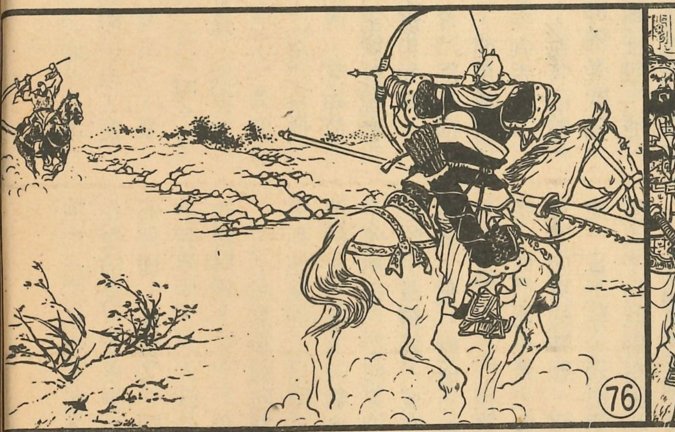
73 第二天，龐德又來討戰。關羽提刀上馬，關平諫道：「龐德是馬超的馬前小卒，父親斬了他也不算大事，倘有疏失，可誤了伯父的托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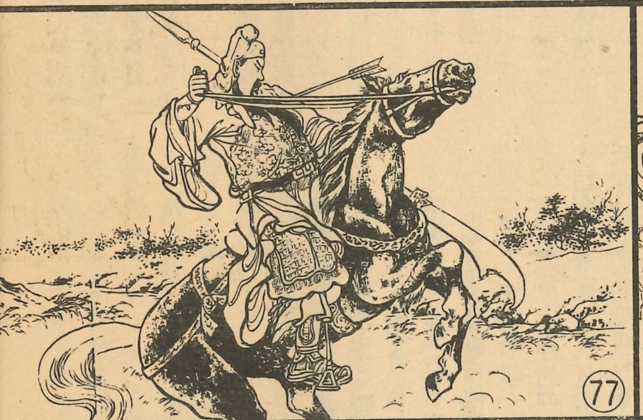
74 關羽道：「不斬龐德，消不了我心頭的氣憤！」就跳上赤兔馬，接過青龍刀，開營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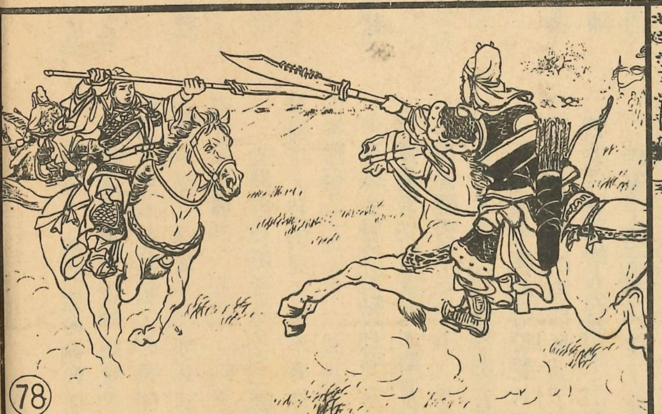
75 龐德迎住，鬥了五十餘合，倒拖大刀，回馬就走。關羽拍馬追趕，大罵：「龐賊，你使拖刀計，我豈怕你！」



76 龐德暗暗掛上大刀，拿下雕弓，搭上箭，回身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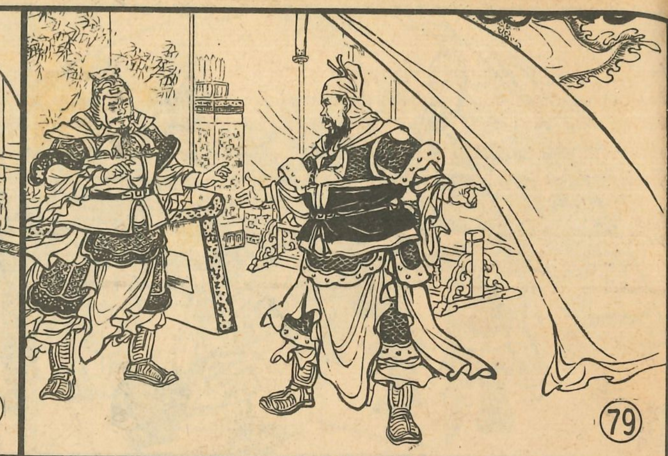


77 關羽聽見弓弦响，勒住馬繮，那支箭已經到了面前，他身子一偏，被射中了左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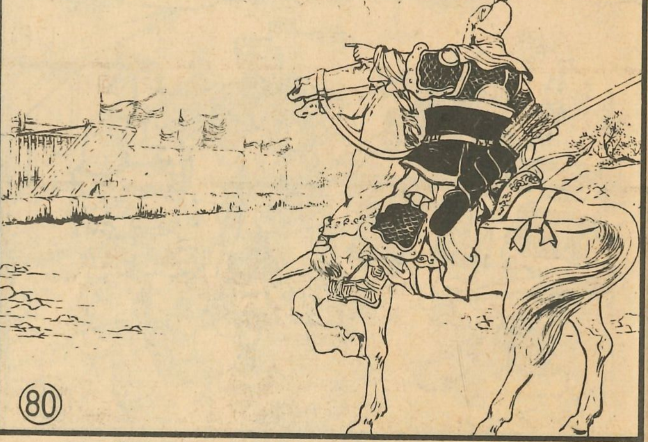


78 龐德掄刀回馬，飛一樣趕來。關平飛馬上前，迎住龐德。正在厮殺，曹營中緊緊敲起了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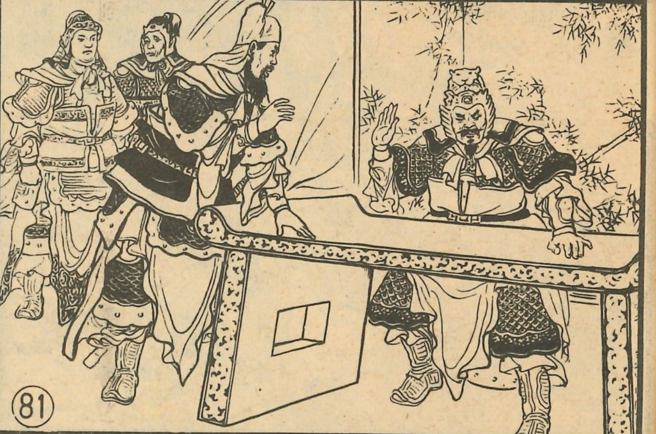




79 龐德回到營中，問起鳴金原因。于禁道：「只怕你輕敵誤事，所以鳴金收兵。」龐德懊惱道：「少待一會，關羽就難逃性命，可惜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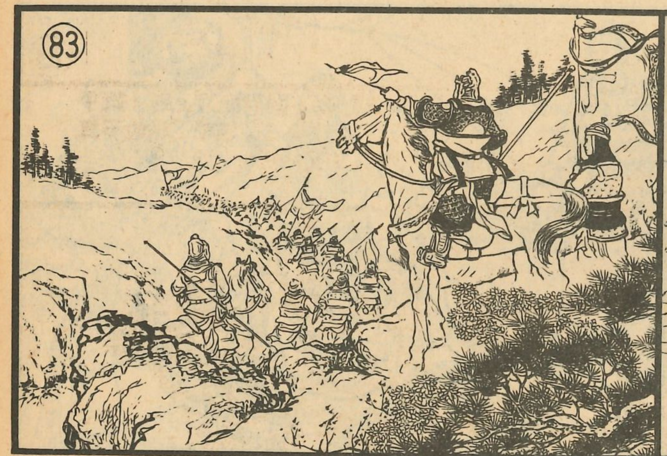


80 過了一夜，龐德又去挑戰，荊州兵閉門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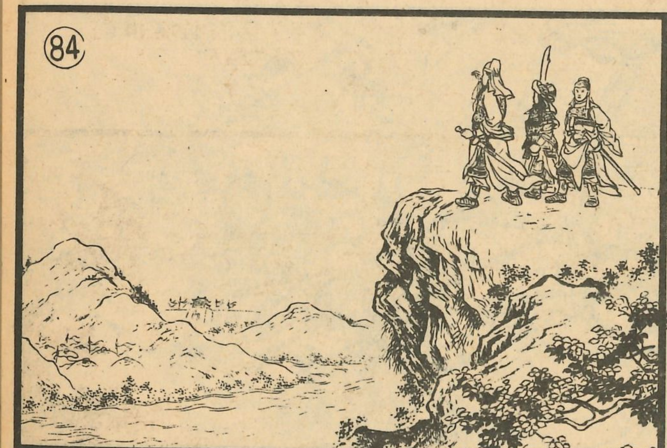


81 龐德見于禁道：「關羽受了箭傷，不能上陣，應該傳令七軍，並力進攻，乘機解除樊城的包圍。」于禁只怕他成了大功，搖頭道：「魏王再三叮囑：關羽智勇雙全，輕敵不得！」

82 龐德一走，于禁和董衡、董超商量起來。董衡道：「龐德自大，眼裏沒有主帥！」董超道：「把他調到後營，免得他耀武揚威。」于禁聽了，連連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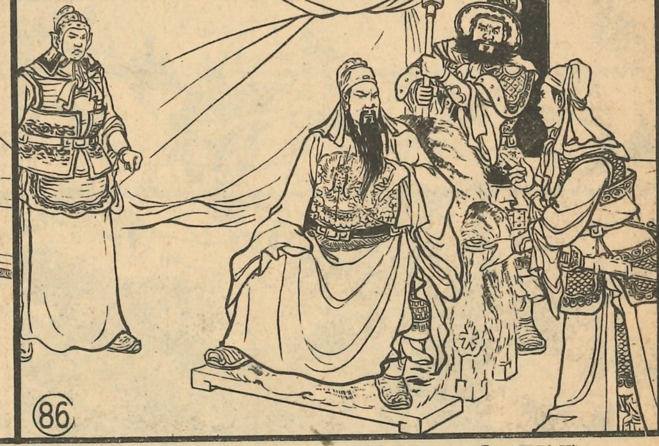
83 第二天，于禁發令，叫七支大軍一齊轉過山口，在樊城北面下寨。自己領軍擋住大路，派龐德帶了本部人馬，去守山後的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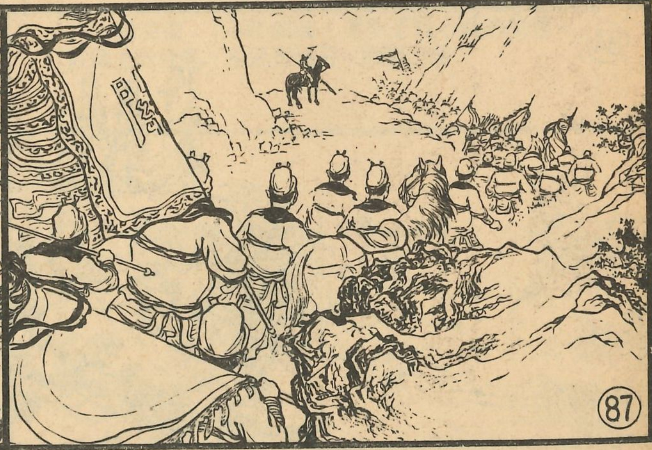
84 幾天按兵不動，關羽的箭傷已經好了。他帶了幾人，上山觀看形勢，只見樊城北面的山谷裏紮滿曹軍。



85　關羽望到襄江裏白浪滾滾，忽然得了破敵的計策。他回到營中，挑了幾個心腹將士，吩咐了一番，讓他們分頭去辦。



86　關羽又叫人準備船隻。關平問道：「兩軍陸戰，要船何用？」關羽笑道：「曹軍在低地紮營。我已派人去掘開襄江，只等江水上岸，淹沒曹軍，我們便好乘船破敵。」



87　過了幾天，天下了雨，關羽下令將荊州兵馬，悄悄移往高地，紮下營寨。



88　再說，龐德看見連日大雨，也防江水氾濫，來請于禁移營。于禁正在遲疑，董衡笑道：「偌大襄江，還容不下這些雨水，先鋒何必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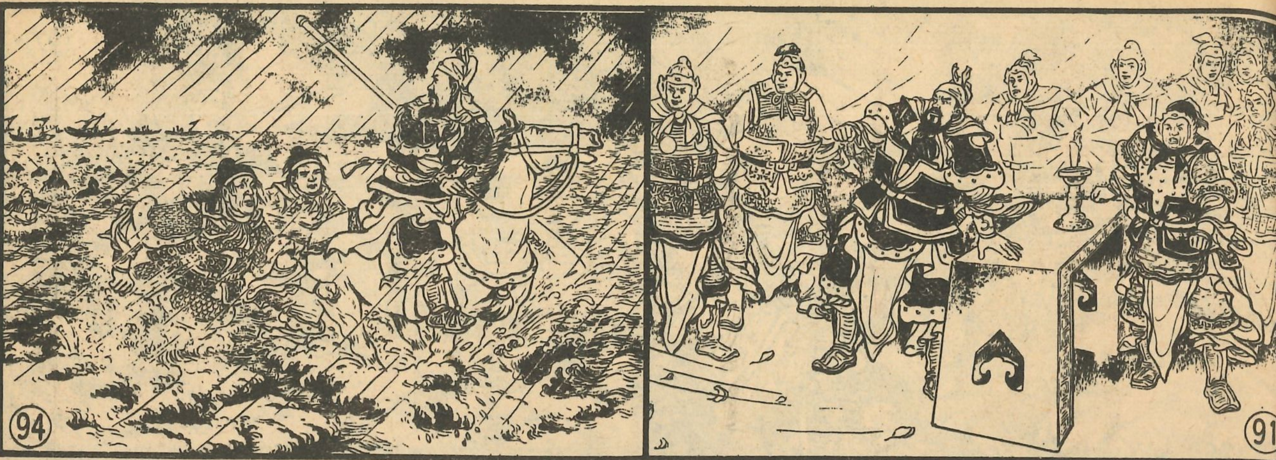


89　龐德怒道：「倘然關羽掘開襄江，倒灌我軍，如何應付？」董超駁道：「江水淹得了我軍，也淹得了荊州軍，他們怎敢掘江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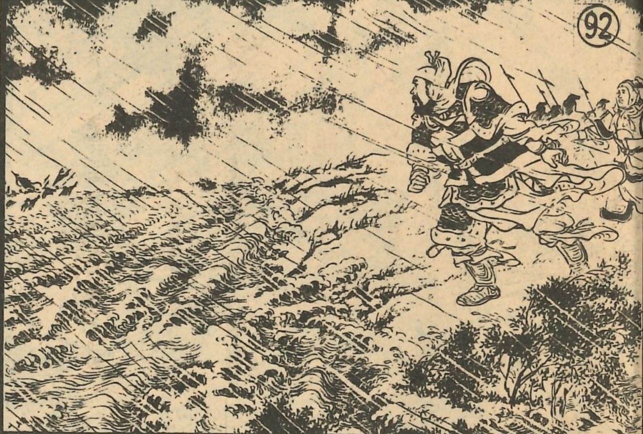


90　龐德眼看于禁不願移營，只得上馬回寨，決定先把部下人馬移上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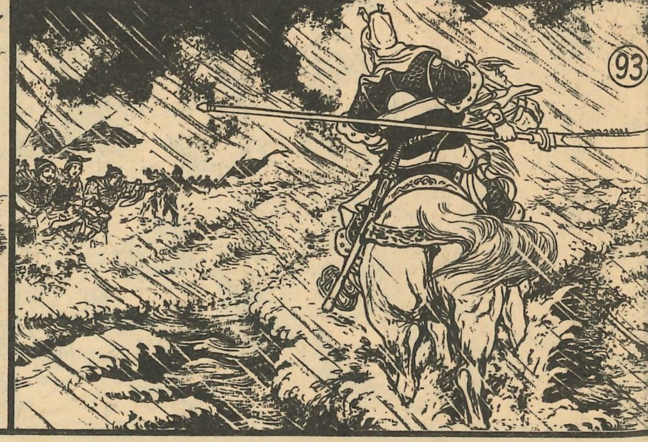




91　這天晚上，龐德正要移營，忽聽得風聲、雨聲、人聲、鼓聲，還夾着一陣陣波浪聲，震天動地的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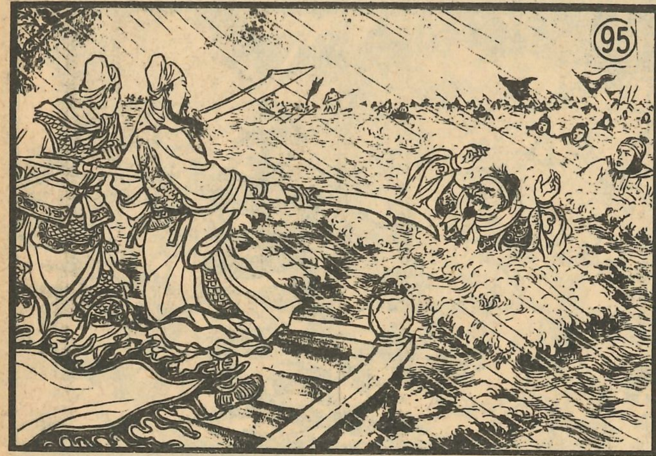


92　龐德出營來看，大吃一驚，只見波濤滾滾，從四面八方冲來，霎時間平地變成了江河，無數曹軍正在隨波逐流地哭叫。



93　龐德慌忙上馬，衝上堤岸。于禁和董衡、董超帶了幾百個衣甲不全的兵丁，也慌慌張張踏水奔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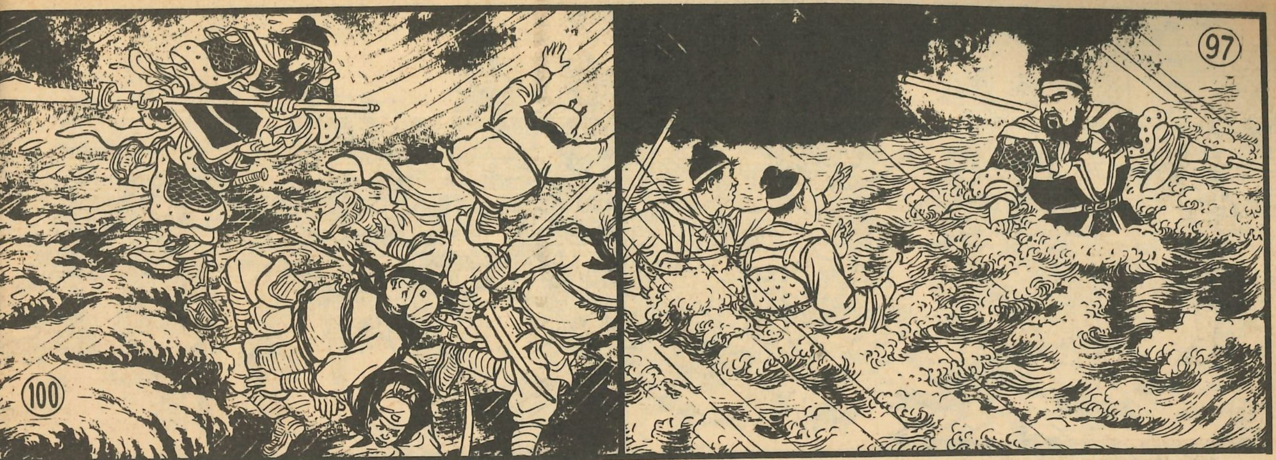
94　風雨聲中，鼓聲大震，無數船隻載了荊州兵駛來。當先一條大船上，高扯着「關」字大旗。



95　于禁被關羽大船截住，嚇得骨軟筋酥，眼看無路可逃，只得高叫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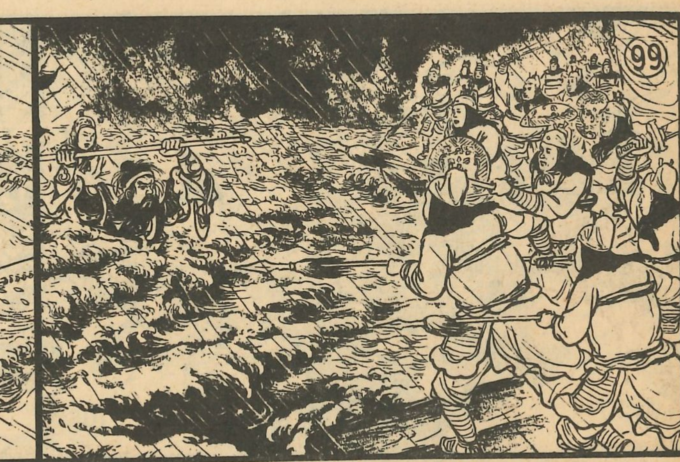
96　關羽把他押在船中，然後來擒龐德。龐德全不畏懼，前來接戰。關羽將船四面圍定，一齊放箭，曹兵死了大半。



97 董衡、董超見形勢危急，同勸龐德道：「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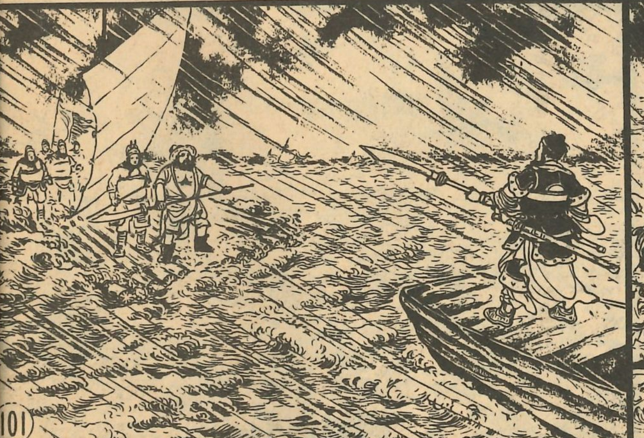


98 龐德大怒道：「我受魏王厚恩，怎能屈節於人！」立刻拔出寶劍，把兩人斬了，大叫道：「要投降的，這兩個就是樣子。」



99 話音未落，颼的一箭飛來，射中了他的右肩。龐德拔下箭鏃，拼死奮戰，可是擋不住越來越多的荊州兵。

100 戰到日中，只剩下他一人。有幾十個荊州兵駕條小船，駛上岸來。龐德橫刀一躍，飛身上船，殺散了船裡的荊州兵。他一手提刀，一手搖櫓，衝破包圍，向樊城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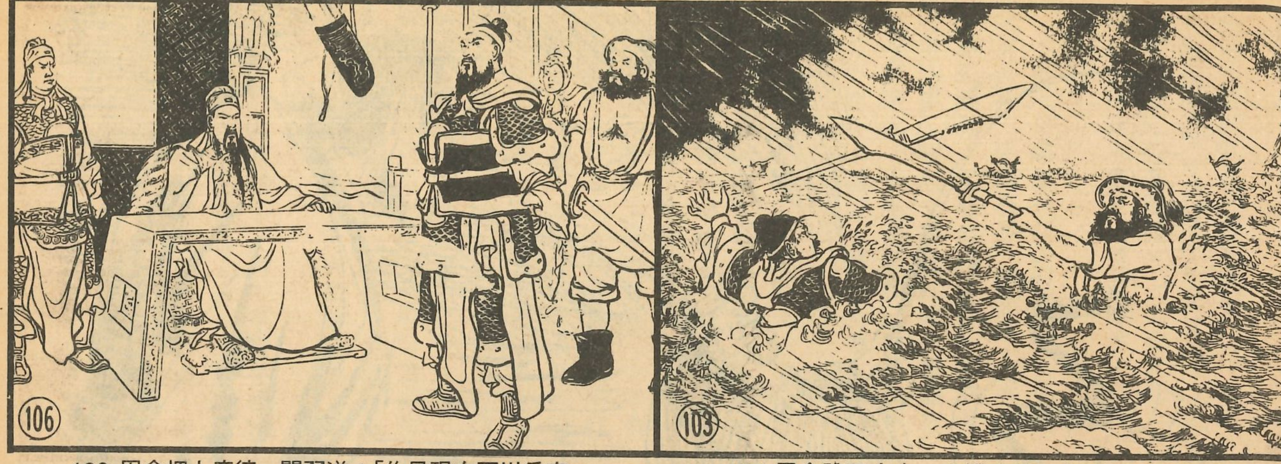


101 不料兜頭冲來一個大木筏，筏上站着一個黑臉將軍，大叫：「龐德往哪裡走！周倉來了。」



102 木筏撞翻了小船，把龐德撞落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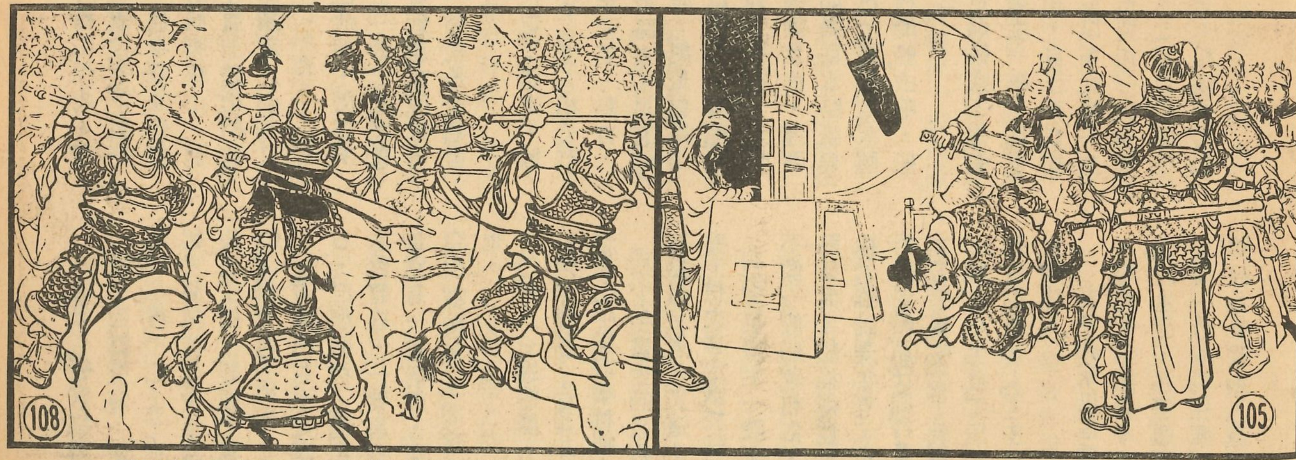




103 周倉跳下水中，直撲龐德。龐德舉刀亂劈，怎奈不熟水性，被周倉擊落了大刀，一把扭住。



104 周倉把他提上木筏，叫小軍綁了，解送大營。



105 關羽全殲了曹軍，收兵回營。刀斧手押上于禁。于禁叩頭道：「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請將軍哀憐。」關羽捋鬚笑道：「殺你，猶如殺狗，汚了我的寶刀。」叫人把他送到荊州監禁。

106 周倉押上龐德。關羽道：「你兄現在西川爲官，你故主馬超身爲蜀中大將，你爲何不早早投降？」龐德橫眉怒目，厲聲道：「我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怎肯降你！」



107 關羽愛這種硬漢，再三勸他投降，龐德只是揚聲痛罵。罵得關羽火起，便叫刀斧手推出去殺了。

108 關羽水淹了七軍，絕了樊城外援，便指揮大小將士，向樊城大舉進攻。

（本段完）

兩期完武俠短篇故事

雲飛雁·文
可飛·圖

# 龍谷傳奇情

## 神醫慷慨贈靈丹　少女暗把情根種

朝陽初昇，紹興府稽山門內，踱出了一個少年書生，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生得一表人材，他身穿淡藍綢衫，頭上一頂深紫軟緞展脚幞巾，他慢步踱了出來。斜披在肩上幞巾的展脚，便上下搖盪，神情瀟洒之中，又有一份秀儒逸雅之姿。

他抬頭一看，天色清朗，微露笑意，接着便向四週望了一眼，就順着脚下的古樸石板路，看到遠處葱郁青翠，起伏連綿的山勢，那就是著名會稽山。

一個樸素的老年人走了過來，對這少年書生作了一個揖，道：「相公可是去遊禹陵的嗎？」少年含笑一點首，老年人便道：「沿這石板路去，足有六里光景，到石板路盡頭，便是會稽山麓，禹陵就在那裡，以相公的脚程，怕要走上一個時辰，到了那裡，只怕相公便感乏力，欣賞禹陵景色，還要到處走上半個時辰，如果從水路坐烏蓬船去，沿途山光水色，更引人入勝，相公有意，就坐老朽的船去吧，船資隨相公打賞就是了。」

原來這個老年人是個船家，來兜攬客人生意的，少年書生一聽，這老年人所說倒是的確實在，自己可以節省一點脚力，而且又可以多欣賞一些景色，便把手中一個布袋和一柄小藥鋤交到老年人手中，道：「老丈說得不錯，小生便坐你的船去，相煩老丈引路上船吧！」

這老年船家接過布袋和藥鋤看了一眼，面露笑容，便轉身引路，到了河岸一艘小船上，把三張烏蓬推在一起，便請這個少年書生上船來，然後裝上了櫓，輕輕一搖，船就向着狹隘的河道中盪了出去。

這條河並不寬闊，只不過三丈左右，但頗曲折，兩岸都是阡陌田隴，水色碧綠，一葉扁舟在內穿行，直覺是別有一番情趣，遠處山色如黛，當空白雲所捲，不啻處身於圖畫之中也。

老人一邊搖櫓，一邊笑問道：「相公帶了藥鋤，莫非欣賞景色之餘，還想在山中採取藥材嗎？」

少年書生回頭對他看了一眼，含笑點頭。老人又道：「相公既能辨別草藥，想來必定精於醫道了。」

少年書生一聽老年船家談吐，似不像一般船家粗俗，同時說話之間有點氣促，船搖得並不快，祇是隨手推挽，雖說是年老，也不應如此，不禁對這老船家仔細打量了一眼，道：「老丈若感覺吃力，就讓船順水漂流過去，好在小生並不急於趕時間，這兩旁景色也眞迷人，多欣賞一會，更能使人神往。」

老年船家仍搖櫓道：「吃力倒未必，却是有點氣促，當年老朽在富春江上討生活，爲爭頭渡，給鄰船一個惡老頭一竹篙點在腰脅上，受了重傷，雖經多年醫治，這傷總是未好，一用



上勁，便感氣促，至今快近二十年了，」說到這裡，長嘆了一聲又道：「老朽壯年時，憑着雙槳，一夜晚之間，趕上了百里水路，也不是難事，目前是不能了。」

這少年書生在他說話間，一直對他注視着，等他說完，便問道：「老丈既傷在腰脅，還能挺腰操作，則筋骨尚未傷損，觀老丈臉色紅潤，腎臟也無甚麼病痛，小生是略懂一點醫道，老丈不妨停下櫓來，讓小生替你診治診治。」

老年船家聽了，便停下了櫓，任船向前滑行飄流，走到少年書生面前身畔，少年書生命他坐在船板上，先屏息靜氣一會，然後替他診脈，再敎他接呼吸，診視了好一會兒，少年書生才沉思一陣道：「老丈實是太陰肺經被擊受傷，關門穴被封，無需藥物治療，只要找到一位名醫，識得『子午流法』手法，每日尋時按穴，便能解除這痼疾，你記住，你只要告訴這大夫，你的『肺經井穴少商，開於辛日辛卯時』，他自會替你取穴化解，這種醫道，凡是懂得傷科的大夫都會治療，老丈不用擔心。」

老年船家聽了，對少年書生拱拱手道：「相公眞是高明，老朽也請敎過不少名醫大夫，診治出傷了內經，但不知傷在那一條經脈上，現在相公已確定了傷處，老朽便治癒有望了，老朽俞大公，敢問相公高姓大名？想是遠道來此小遊的吧？」

少年書生道：「小生姓宗名少卿，世安浙西遂安，此次應一世伯之邀，前來小遊，並代爲辦點小事。」

老年船家聽了，再對放在船艙內一個布袋小藥鋤看了一眼，道：「宗相公，你去禹陵之後，定去會稽山北背陰之處採取藥材了？」

這少年書生宗少卿不禁露出驚訝之色，問道：「俞老丈，你怎知小生要去山北採取藥材？」

俞大公道：「這會稽山中，並無甚麼特殊值得採取的藥材，惟有山北背陰之處，有個名叫潛龍谷，谷中却有不少不知名的花草，顏色鮮艷，鄉民無知，見到了花朵色澤艷美，順手採摘回去，移植在庭中，只不過一晚工夫，家中鷄犬俱都僵斃，人也中毒昏倒，才知這花藥有奇毒，同時潛龍谷中，常有毒蛇出現，乃相率不敢走入谷中，對於這種不知名的花草，更不敢去採摘了，老朽見相公携帶布袋藥鋤，以相公醫道之高明，決不會親自採取普通的草藥，故意料到必去山北採取。不過當地地勢荒僻，又無人跡，加上毒蛇出沒，相公若單身前往，老朽倒頗爲相公擔心，非必要還是不要去爲妙。」

宗少卿笑道：「聽俞老丈語氣，當年必非是船家，出身水上之輩，語言粗俗，那似老丈這等談吐清雅，條理分明，想是愛此山水明媚，在韜光養晦吧！多承相告，不過邀小生前來的這位世伯，早在山陰之旁，結廬而居，尚有下人等陪伴，目的爲採一種能解奇毒的『紫背龍芽』草合藥，已早知當地有毒蛇，這種草藥正是化解蛇毒之靈藥，凡有天生毒物之處，則『百步之內必有芳草』，所謂芳草，便是解毒之草而已，計算時日，這草就在這幾天內長成，小生才按時趕來，去禹陵不過一帶二便，順道小遊。」

俞大公道：「原來如此，待老朽早送相公到禹陵觀賞。」說完，便去搖櫓。

幾個轉折之後，水路由曲而直，遠遠望去，禹陵業已在望，一座風格別具的壯麗古建築物，呈現在眼前，黃瓦碧脊，飛簷高樑，已能看到雄偉的形態。

船漸漸搖近，看清在青翠的叢林深處，隱約顯出紅牆，船靠了岸，宗少卿正想探手入懷，取點碎銀，俞大公已拱手一揖，道：「宗相公若是要打賞老朽，使老朽怎生付得起診金？相公替老朽診治之德，何止這船費萬倍，快不要使老朽爲難了，老朽日後，還要來遂安向相公登門拜謝了，相公請吧！」宗少卿聽他這樣說，只得不再客氣，便取了小藥鋤布袋，相對一揖而去。

走了一箭之地，才到禹陵正門，呈現在宗少卿眼前的壯麗雄偉建築，直看得宗少卿目瞪口呆。

中國古建築都有一定的格式和風格，這禹陵雖不能與山東曲阜的孔聖廟、泰安的岱廟龐大相比，但在正門直望進去，「百步金階」的規模和氣派，足可以和孔廟、岱廟的龐大媲美。

宗少卿信步走了進去，到處瀏覽，走上了三疊三十六級的石級，到了二門，那是由十六根全圍朱紅大柱支撐的一間明廟，綠瓦飛簷，左右兩旁，各有一所偏殿，與內裡正殿的黃瓦碧脊又自不同，宗少卿看這正殿高有十丈左右，雙重飛簷之間，鋪的鵝釉彩筒瓦，屋脊以碧綠色鑲配各種形色琉璃等裝飾，工程精美，正殿左方，築有一亭，豎立一塊白玉石牌，走近細看這碑上文記，始知這位大禹皇帝治平洪水之後，南巡到會稽，遽而駕崩，乃葬於會稽山麓。此爲「石亭」，鋪地石塊，傳是大禹皇帝下葬時所用餘的，大禹就長眠在附近的地下。

一進正殿之內，正中是一座高有五六丈的大禹皇帝像，宗少卿足足觀賞了二個時辰，快到未末，才始離開禹陵，在附近一個小村中，找到一間小飯鋪打尖，他還對禹陵望了一陣，心中在想，當年禹陵，決不會如此嵯峨巍巍，定是後人崇敬，才在這墓地上興建這等壯麗的廟堂，他又看到週圍有不少楓樹，想到若在秋天時來欣賞禹陵秋色，黃瓦碧簷，白雪紅葉，景色眞不知多美。

宗少卿匆匆用了點飯菜，便向山

中趕去，他越一個山峯，花費了將近一個時辰，來到山北背陰之處，一看之下，眞覺與其他三面不同，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岩石，難得有一處生有草木。

他已在這位應世伯家中的老蒼頭口中，問明一切，這位世伯結廬所在，是在山麓一片突出的大崖石山。

可是他一到北面山麓，這種突出的岩石如星羅棋佈，何止百千，一個個爬上去找尋，怕不要十天半月？深悔自己孟浪，沒有問個清楚明白，在側東或偏西那一面？這會稽山西北一帶，地勢廣闊，教自己怎樣去找？宗少卿沉思一會，只得順山徑有路可走的地方走去，雙眼向那四週圍有突出的崖石上搜索。

這時將近黃昏，山背落日，射出了萬道金光，他只顧在崖石上搜索，一半也是這落日瑰麗景色所迷，驟感一陣異香撲鼻而來，忙停步止身，仔細向四週圍打量，原來不知不覺已進入山麓之下一個山凹中，四週山石，潮濕異常，石山青苔青綠，潤滋如油，山凹左側，却有個大潭，足有三四畝之大小，潭邊嶙峋，潭中水平如鏡，沿怪石邊緣，綠草如茵，夾雜以各種冶艷非凡的各色花卉，開放正盛，姹紅嫣紫，目爲之眩，撲鼻異香，想是這等花草所發，他再擧目遙望，離這山凹二三十丈外，林木密茂，想是山勢遮不住日光之處，這一叢茂林，適把山凹遮斷，這潭水所聚山凹便成了一個幽深而又隱秘所在。

宗少卿看到這裡，猛然想起了那個老船家兪大公所說，這處所莫非就是潛龍谷嗎？這些顏色鮮艷的花草，也是含有毒液的了。

應世伯召自己前來，未知是否採這種花卉？若說「紫背龍牙」草，自己原來識得，奇怪的這些花草，以自己所識幾百種花卉之中，竟然沒有見過這種鮮艷的花朵和那種異香。

他走到近前，仔細觀看，這些花草似只有三四種莖葉不同，但也有同樣莖葉的，花朵却是顏色各異，花瓣也不類似，心雖奇怪，然仍屏息靜氣，不敢多嗅花香識別，深恐有毒，便小心翼翼用藥鋤輕輕每樣連根土鋤採了一株，放進了布袋。

他爲好奇之心所引，便循着潭邊向山凹那邊處走去，他近前留神一看，這潭邊每塊怪石之上，都發現有涎液之狀流質之物遺留，怪石週圍，便有這種花草作環狀雜生四週，約莫繞走過十幾塊形狀不一的各種怪石，剛轉出一塊較大的怪石後，宗少卿不禁爲之一怔，原來不遠處近潭邊一塊怪石旁，正有一個老者把身形縮在石後，全神貫注在前面潭中，右臂一上一下的扇動，宗少卿看了大爲詫異，便躡手躡足的走了過去，到了老者身後，才看出老者的右手持着一根二丈多長的細黑釣桿，在潭面一上一下的不住抽起放下，看得宗少卿莫名其妙，這是甚麼釣魚法？需要這樣上下抽放？魚兒不給驚散才怪。

宗少卿相隔這老者身後約莫四五丈，想走近看個仔細，剛擧步之間，突然老人右臂猛提起來，「嘩！」一聲水花响處，赫然釣絲下吊起一條五色斑爛的獨角大怪蛇來，兀自在釣絲上掙扎，捲曲扭動不休，細長釣桿也壓成了弓狀，看來這老者若是用勁向後一扯，則這條五色獨角怪蛇非向自己身上纏上不可，觸目驚心之餘，不禁急得尖叫起來，身子也慌忙不迭向後急退。

老者似沒有料到身後有人，一聽叫聲，也吃了一驚，手一戰，「噗通」一聲，這條怪蛇，脫鈎再次跌進潭中，老者「啊」了一聲歎息之後，便悠然回頭轉過身來，接着又見到了宗少卿布袋之中，還露出了採取花草，更是暴怒，喝道：「腐酸，你過來！」

手一揚，濕淋淋的鈎絲，橫甩了過來，宗少卿躲避不及，才叫得一聲「哎唷」，身子已被釣絲纏緊，老者隨手一挑，宗少卿便脚底騰空，已爲老者抽拉到身邊，這老者不但動作奇怪，尤其是擧重若輕，這樣大的一個人，在這細長釣桿之下凌空抽吊起來，一絲都沒有彎曲，只不過見老者畢直擧桿，纏在釣絲之上的宗少卿，猶如紙糊草紮一樣，比起方才吊起大怪蛇時那樣緊張和愼重，大是不同。

老者鬆了釣絲，把釣桿在地上一頓，怒睜雙眼瞪住宗少卿，宗少卿這時才看清老者面貌，枯瘦的面上，雙顴高聳，一雙三角怪眼，已暴怒到佈滿紅絲，他惡狠狠地瞪視了一會，才一指宗少卿身畔的布袋，道：「想我老人家花費了多少心血，才在貴州苗嶺絕谷之中，覓來了這『五色毒莓』，又窮年終月的守在潭邊，小心培養，目的爲了阻止這『獨角龍君』潛逃到別處，今日時機成熟，正想請這『獨角龍君』上岸，業已上釣，好不容易可以了却這心願，辦妥這事，偏生你這腐酸，早不來，遲不到，在這緊要關頭撞了上來，還撞邪似的怪叫起來，教我老人家得而復失，白費心思一場空，你這腐酸還把我老人家辛苦種植的花卉，想偷採了去，你這腐酸，究竟是個甚麼東西？你採這『五色毒莓』，又有甚麼用呢？」

宗少卿沒想到這些不知名的艷麗花朵，原來有人種植的，想到這花朵環列在怪石四週，這老者說的倒不錯也不是虛話，剛才眞是自己驚叫，嚇了老者一跳，手一戰，才教這條吊起的五色獨角大蛇脫鈎逃脫，確是自己的不是，忙對老者作了一個揖道：「小生因見老丈吊起的是條大蛇，一時驚悸，才叫了起來，不想誤了大事，無心之失，還望老丈原諒。至於這『五色毒莓』，小生因從未見過，覺得顏色鮮艷，便採了幾本，準備帶回去細細欣



賞，看看是一種甚麼花卉，小生只當是野生，沒想到是老丈花費心血尋覓得來移植於此，一誤再誤，追悔已自不及，小生這廂陪罪，還望老丈原有則個！」說完，又是兜頭一揖。

老者聽了，神情更是獰惡，面容瞬息數變，突然之間，縱聲狂笑起來，笑聲極怪，呵呵……洪洪洪……如獅吼又是似山洪暴發，震得人耳鼓雷鳴，笑聲狂放不羈，一時之間，山谷响應，遠外林木也似在搖動，潭中浪花也紛然作响，隨着這笑聲，眨眼之間，潭中波濤四起。

宗少卿在驚愕之下，放眼向潭中望去，各色紛呈，波濤之中，昂首吐舌，盡屬各種鮮艷顏色，紅綠斑紋怪蛇，不禁駭得宗少卿倒退了二步，渾身發抖。

老者已怒喝道：「天下那有這等便宜之事？你這腐酸，既把我老人家吊起的『獨角龍君』驚走，復又偸採了我這珍貴的奇卉，就這樣欠欠身便算了嗎？不過，我老人家在此，目的是爲了『獨角龍君』，你把牠驚走，你用不到客氣要我老人家原宥，只要你把牠趕了出來便得了，至於這『五色毒莓』，我老人家原爲禁止牠而逃而種的，一旦將牠捉到了手，所種植的，你全部採去了欣賞，也是沒有關係。」

宗少卿聽了，對潭中望了一眼，幾百十條怪蛇，都昂頭吐舌的在水中扭動，那種醜惡之態，看了就教宗少卿膽寒心戰起來，戰戰抖抖的對老者，道：「老丈，這『獨角龍君』玄潭中，教小生如何把牠趕了出來？」

老者三角眼一閃，冷冷的道：「簡單得很，勞你的駕，下這碧水潭走走，牠就在那邊山腹下潭底下一個大洞內，你一下潭，牠準會出洞前來相迎！」

宗少卿駭然道：「老丈這話從何說起？這潭中既有這麼多惡毒怪蛇，小生一生之中，最怕又是蛇蟲之類，見了潭中這等醜惡之狀，小生脚也發軟了，怎敢下水潭中去！」

老人怒叱道：「不敢也得去，誰敎你怪叫唬嚇我老人家鬆手讓牠脫逃的？你若不自動下潭，莫怪我老人家把你當作釣餌的將你抛了下去。」說完了一揚細黑的釣桿，擺動釣絲作勢欲動的甩了過來。

宗少卿看那老者相貌兇惡猙獰，性情又是這等暴戾，說話更是橫蠻無理，駭異之餘，一股怒火也由心底昇起，高聲斥道：「老丈說話怎的這麼荒誕無稽！如何能將人命當作兒戲？這潭中盡是各式怪異毒蛇，小生一跌下去，豈非送命？這『獨角龍君』對老丈有甚麼特殊重要？難道比人命還都高貴嗎？」

老者暴跳如雷的道：「你懂得甚麼？還滿口胡言，這『獨角龍君』身價抵得上百十條人命，如今逃脫了，就以你這個腐酸的命來抵，也還不過是一條，少說廢話，你眞的要我老人家動手將你抛下去嗎？」

宗少卿對這潭四週打量了一下，然後道：「老丈若不是瘋了，便是得了怪病，這種醜惡的蟲類，居然認爲抵得上百十條人命，小生不幸，撞着你這個老瘋子，是小生不好，叫聲使你把牠吊到手而復失去，那也用不到以小生之命去作釣餌，小生就還你一條『獨角龍君』便了。」

老者聽了宗少卿說還他一條「獨角龍君」，三角眼睜得大大的沉聲道：「你這腐酸，別說得那麼輕鬆，你有甚麼能力可以捕捉到這條『獨角龍君』？」

宗少卿冷哼道：「小生家居遂安，家財萬貫，在遂安問起神醫宗家，那個不知，今日天色將晚，你隨小生去紹興城中，明日一早，小生出資僱用一二百人，半乾這潭中之水，捕捉這『獨角龍君』就是。」

老者聽他這樣一說，對他注視，臉上神色又是瞬即數變，正想開口，突然間一聲暴喝，潭對峯遠處樹林中，接連縱起二條人影，一黃一黑直向潭邊追逐而來。

這是一個穿鵝黃衫褲的少女，後邊那個却是四十左右的魁梧中年人，一身黑色勁裝，二人相距不過一丈左右，晃眼之間，已追到潭邊，少女身形一側，橫閃一旁，手在腰間一探，掣出一柄青光瑩瑩的匕首，那個中年人也身形斜掠，恰巧攔阻少女出林的走路，然後一探肩撤下了一柄狹長單刀，指着少女獰獰的笑道：「小丫頭，你還逃到那裡去？」

這中年人原本是滿臉橫肉，這一獰笑，更見兇惡，那少女出林時，身形輕巧快捷，望去猶如御風飄忽，可是這中年人身法，另有一功，雖則身材魁梧，可是飛縱之勢，如一團烏雲，驟然湧現，神速之極。

少女聽完他說，立即嬌叱道：「偸花賊，剛才那小子吃一巴掌，就是警戒你們不聽姑娘勸告，如今引你陷身絕地，你還敢逞強罵姑娘是丫頭？」

中年人一瞪眼，道：「這野生花草，你大爺愛採就採，這會稽山由得你這丫頭來認主，你冷不防出手偸襲別人便認爲得意，現在看柯大爺來教訓妳！」

隨見刀光一閃，中年人攔腰一刀橫削過去，那黃衣少女身形一個猛轉，避過一刀，手一伸，一道青光疾點而出，直向中年人腰際射去，中年人身形微側，手中刀一招「玉帶圍腰」，連消帶打，疾削少女手腕，少女匕首一橫，接着「海燕掠波」，雙足一點，身形直竄而起，匕首點向那中年人咽喉，招式出手，險毒無比，中年人冷哼一聲，一晃刀，一式「仙人指路」刀鋒直豎而起，正等待少女身形竄向刀鋒，這少女身形飄忽，一見對方出手快捷，已蓄勢已待，直點匕首，突然一翻，橫向刀鋒上一點，身形斜飄開

去。

中年人一招「湘子遮簫」，少女又是一聲嬌叱，匕首已揮舞一團青光，向遮送而來的刀身射去，中年人一收刀勢，疾退了一步。

他似見這少女手中匕首，青光瑩瑩，像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利器，不敢硬接，一撤步之後，立即展開刀勢，大劈大砍。

這中年身材魁梧，刀大勁雄，刀光霍霍，刀刀直取這少女全身要害，少女一柄匕首也上下飛舞，更仗着身形靈巧，在刀光中衣袂飄飄，穿梭往來，並不因手中匕首短小而相形見拙。

二人一動上手，因功力相等，任誰一個疏忽，都有命喪當場之險，故各全神貫注的留意對方出手，却忘了在怪石之旁，還有人在觀戰。

宗少卿初見那少女和魁梧中年人惡鬥，心中實爲少女擔心，這樣一個嬌軀弱質，怎能與這個雄偉武夫相拚？可是見他們一搭上手，這少女不但不見一點慌亂，反而在刀光中着着反而進逼，才算噓了一口氣，轉眼偷看這老者，見他手持釣桿，面現微笑，一副神態，和藹可親，與剛才暴戾橫蠻之態，完全不同。更眉目開朗，剛才怪僻之氣，滌然盡去，只顧觀戰，渾忘了自己之事。

老者和宗少卿相隔二人惡鬥之處，約有五六丈，正是潭面最闊之處，老者這時，由怪石旁慢慢兜繞過去。宗少卿也爲這惡戰吸引，不期然跟着那老者身後亦步亦趨，不知不覺已繞到了對峯，因當地沿潭四週，都是嵯峨怪石，這二人在惡戰，那裡來得及顧別人悄悄掩了過來，老者與宗少卿掩到距離他們惡鬥之處約二丈左右，還是渾然不覺。

這中年人刀勢雄勁，越戰越勇，可是心存顧忌，似是不敢與這少女手中匕首硬接，空佔着兵刃上的便宜，他是看到匕首上的青光，一向他手上狹長的單刀上削來，立即換招，因此惡戰了二三十招，看來還處在下風地步。

少女似也知道中年人忌憚這匕首，乃更進一步進逼，而且手法精奧，指東劃西，盡向中年人貼身猛攻，中年人刀法漸見凌亂，五六招下來，中年人滿面橫肉俱都戰動起來，突然一咬牙，刀勢突變，一招「黑龍橫江」齊肩向少女砍去，少女一塌身形，匕首「金較剪月」，劃向刀身，以這過手二三十招經驗，這中年人不敢硬接，必中途改招，不想這一招中年人雖則中途變化，却不是改招而是變招，橫砍出的刀鋒在一翻腕之間，變成刀背砍了過去。少女沒想到他會不改招而敢硬接，眼看刀背疾砍過來，知道憑自己腕力，決難擋住，欲想撤招，業已不及，只聽「嗆」一聲響，一柄匕首已爲磕飛，帶着一溜青光，直射到身後的碧水潭中。

中年人也沒想到這少女手中匕首會這樣輕易給自己一刀磕飛，早知如此，也不消教自己有所顧忌，他手中刀一橫，對少女冷笑一聲道：「大爺還當妳這丫頭手中是柄了不得的利刃，原來也是廢鐵，妳說引妳大爺來到絕地，不錯，這裡確是絕險地，可惜是妳這個丫頭的絕地。丫頭，柯大爺看妳年輕無知份上，妳快跪下叩三個響頭，自打一巴掌，大爺就饒赦了妳！」

少女聽了，柳眉倒豎，嬌喝一聲道：「惡賊，你當姑娘是甚麼人？這樣說理該掌嘴！」說完，身形疾縱而起，向中年人便是一掌，中年人慌忙一閃，幾乎被那少女打了一個滿臉花，不禁大怒，暴喝一聲道：「丫頭，妳眞想找死不成？」

少女仍然不理，欺身直上，一對玉掌上下進攻，右掌一圈，駢指點向那中年人雙目，左手「分花拂柳」，滿想去扣中年人持刀手腕，掌法確是奇奧無比，中年人至此不得不把心一横，大吼一聲，一招「童子拜佛」，左掌右刀，猛攏過來，左掌疾鈎少女駢指右臂，右刀反削向少女玉臂，這一招快速無比，少女右手還可以化解，左手一刀，若不閃避，這一條玉臂勢必被斬下無疑，立即撤招，雙足一點，身形倒翻而出，少女撤招雖快，這中年人追踪更快，他刀柄一轉，改握爲持，身形如一朵烏雲湧起，一招「夜叉探海」，凌空下擊，右手刀直刺，左手箕張，作勢下抓。

這一招形勢凶險，少女倒翻出身形，剛要落地，這中年人身形已追踪而到，任少女功力如何高强，向兩旁避閃，都難逃這刀掌之危，看得宗少卿幾乎也「啊」了一聲的叫了出來，正在這時，宗少卿耳畔只聽「刷」的一聲異響，身前這個老者，已把細長釣桿兜抛出去，隨見一朵烏雲翻滾。

原來這個魁梧身材的中年人持刀右臂早給釣絲纏上，在老者略一用勁牽扯之下，致身形隨之而翻滾了。

當中年人身形縱起之時，見這少女已在自己刀勢掌風之下，正在轉念，這少女平素與自己無甚冤仇，只不過狹路相逢，與自己同來一個小輩因口角爭論，打了同來小輩一巴掌，才惹起自已怒火，追入林中，正想是否有橫刀殺人的必要？

原來這中年人姓柯名大雄，外號「流星手」，乃威震浙閩沿海北雁蕩震天寨之主「陰陽雙追魂」蒼茫名下九大高手之一，此次奉命，來這會稽山北，幹一要事，同行的還有一個小輩，乃是摯交郝龍的愛子，他們剛到這山北，正要尋覓此來目標，突然發現一片樹林之外，有一道花徑，參差不齊，但似有人故意這等種植，最奇異的是這花果，五色紛呈，鮮艷奪目，這小輩見花果這樣悅目，便每色連根挖取一株，準備回程時帶回種植，不想



採取後剛走不遠，一個黃衣少女疾追而來，到得就近，說這花草，是她花費不少心機種植，斥他偷採，要這小輩回到原地重新種好，因爲這少女語氣極爲尖刻，這小輩不服，說這會稽山又不是這少女私人之地，即使這花是少女所種，也不能侮辱別人偷取。何況是否是這個少女所種，也不得而知，譏少女恬不知羞，既將這會稽山當作私人地，何不築道圍墻把山地圍了起來，不想這少女橫蠻，聞言冷不防一掌拍了過去，拍得那個小輩一個滿面花，下手又重又狠，直拍得這小輩跌出五六尺，起不了身，滿嘴臉都是血，柯大雄見狀，剛想喝止，不想那少女已一指他道：「偷花賊，你想發横，就隨妳姑娘進林中來。」說完，便飛一般向林中竄去，柯大雄氣不過這少女如此刁蠻任性，便也叱喝一聲趕了過來。

柯大雄正想到是否横刀下手，念頭還未轉完，突覺右臂一緊，一股强大扯力，把他直往上扯，他百忙中本能往下一掙，這股强力似有彈性，他身形往下一掙，因之下落之勢絕快，剛剛穩住身形，這股大力又復上扯，身不由主，便隨這股力道起落之勢，接連倒翻了三個觔斗，才感勁力一鬆，身形也隨之一鬆之勢，直滾了出去，柯大雄想挺起身翻起，可是這一鬆之力，恰到妙處，末了還有一股潛力，教他無法借勢着力打挺，滾出了一丈左右，餘力才盡，情形看來十分狼狽，柯大雄在翻滾之時，總算是應變得快，把手中狹長單刀，脫手飛出，否則可能傷在自己刀下。

這一下動作極快，三個倒翻觔斗和一滾之勢，都在一眨眼之間，因事出突然，柯大雄居然連自己怎麼會給這扯拉大力弄得如此狼狽都未弄懂，那少女一串銀鈴笑聲已響了起來，苗條的身材，也笑得如花枝招展。

宗少卿在旁看得清楚，這個魁梧的中年人身材，右臂爲老者釣絲纏上，隨老者釣桿振動起落之勢而倒翻，老者手法奇快，只一抖動，釣絲又自然鬆開纏在中年人的右臂而收了回來，這少女笑聲響起，老者看着她笑容，枯瘦臉上也浮起一片悅愉神情，這種情形，似較這少女更爲高興，看他怔怔的注視着少女一瞬也不瞬。

可是這柯大雄，自闖蕩江湖以來，幾會受過這種戲侮？他目前位列北雁蕩震天寨九大高手中第三名，全靠一手撥風刀和一十八顆流星飛丸，今日却折在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手上，豈非畢生奇耻大辱？於是急怒攻心之餘，不禁犯了兇性，他也不仔細想想這少女用甚麼手法，跌翻的如此之慘，也沒有理會有甚麼人在旁插手？身形翻滾之勢甫歇，早在腰際一探，兩腿一曲一伸，旋身急起，早喝聲「打！」左手扣着的飛丸業已發出，似梅花形罩向少女，少女冷哼了一聲，正想伸手撮接，柯大雄右手一揚，施出了絕技，以「流星趕月」手法，後丸追擊前丸，第一顆飛丸「啪」的一聲，分左右疾射，不是少女微一側身，第二顆飛丸，險乎射入少女左右玉臂，第二三顆飛丸也受擊向她身上大穴射到，少女柳腰急擺，身形接連竄蹲，堪堪避過這二三兩顆碰撞四顆飛丸。第四五兩顆飛丸，又受擊橫飛而到，迫得這少女手忙脚亂，而柯大雄又左右手連揚，另八顆飛丸也已出手，罩住正面方圓三丈左右，任這少女閃向左右，都難逃出這飛丸所佈範圍，少女眼看來勢猛惡，一聲嬌叱，雙足一點，平空向後倒掠數丈，可是身後一丈以外，正是那碧水潭，少女性急之餘，沒有顧到身後是凶險之地，她這後掠數丈，身形落處，正是這碧水潭中。

少女這一閃避向後掠去，實較中這飛丸更形凶危，眼看少女身形只消去勢一盡，身形往下一沉，這碧水潭中那許多五色斑爛正在昂首舌吐的怪蛇，一湧上來……教人想都不敢想上一想。

立在怪石旁的宗少卿，旁觀者清，自少女顯身之後，這個乖戾老者一副獰惡之態，立即消失，變成和藹可親，老者二道目光，也未離開這少女的一舉一動，宛如十分關切，面上也現出歡愉之色，待這老者出手，以釣桿相助這少女，使到這中年人幾個觔斗翻得十分狼狽不堪，少女失聲嬌笑。他也隨之而樂的神態，知道這少女與老者，必係大有關連。

宗少卿沒有想錯，這面目猙獰、性情乖戾的老者，正是這個少女的父親，這少女姓谷名嬌嬌，是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雖具一身驚人功力，因從未在江湖上露過臉，故沒有人知道她，倒是她父親，這個性情乖戾的老者，却大大有名，是當今江湖上一個魔頭，提起了「活鍾馗」谷離，黑白兩道莫不聞名喪膽，蓋「活鍾馗」不單武功精絕，更難得的是窮覽天下奇書，致胸羅萬家，腹藏鬼神莫測之機，他那外號，乃因他一時發怒時，貌相奇惡，猶如啖鬼之鍾馗，此外，他生性乖僻詭異，喜怒無常，行事更毒辣無比，正邪不分，故一生並無知己，偶有一二個能和他論交的，暗中也有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

常伴在他身邊的，便是他這個掌上明珠谷嬌嬌，「活鍾馗」雖是乖僻暴戾，但舐犢情深，對於這個嬌嬌女兒却是千依百順，更有大逆常情者，任何事只消這個愛女有所喜愛，那怕這事難比登天，勝似摘星捕月，他能辦到了才覺心安理得似的。

十年前，「活鍾馗」谷離還在江湖中稱霸，他足跡所到之處，羣雄斂跡，近年來始不聞他訊息，誰能逆料他在這會稽山北的潛龍谷附近居住。

這嬌嬌姑娘，武功已得了乃父眞

傳，雖則內力稍差，若認眞與柯大雄交手，功力決不在柯大雄之下，他引柯大雄進林，早知老父就在這潭邊垂釣，蓋她絕少與人過手，深恐不敵對方，在老父眼前動手，可有恃無恐，至於手中匕首爲柯大雄磕飛，實因疏忽輕敵而起，她手中匕首，青光瑩瑩，並非甚麼寶刃，只是一柄用藥煉製過的普通匕首，以備「活鍾馗」谷離釣起毒物劏治之用，因爲有這層青光，柯大雄還當是柄寶匕，過手時不敢硬碰。

谷嬌嬌生性刁蠻，一見柯大雄不敢硬接，才將計就計的加以戲弄，沒想到柯大雄把心一橫，豁出隨身兵刃被毀，才鬧了個意外之失。

在一旁觀戰的「活鍾馗」，愛女功力是自己親自傳授，知道有多少成就，他早看出來人是北雁蕩老賊「陰陽雙追魂」蒼茫手下柯大雄。憑他這種功力，意料到還不是他愛女的對手，故並未及早攔阻，看看愛女臨敵時一份機智，因自傳授愛女武功以來，她和人動手只不過二次，而對手又都是普普通通的小毛賊，不堪一擊，這柯大雄爲蒼茫手下著名好手，正是可以與愛女接上那末二三十招。

嬌嬌利用柯大雄顧忌她手中匕首是柄寶刃，不敢硬碰而加以戲弄，身形在柯大雄刀光霍霍之中穿梭往來，在從容應戰上看來，「活鍾馗」老懷舒暢。愛女成就，業已不同庸流，直等到嬌嬌匕首磕飛，憑着一雙玉掌應敵陷入險境，他才出手，替愛女解圍，滿以爲柯大雄也丟刀，可與愛女在掌法上一見高下，不料反倒逼出柯大雄施出了絕學，用上了流星飛丸的暗器。

谷嬌嬌這一身形縱起，落下之勢，適在潭中，「活鍾馗」雖武功精奇，出手快速，但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他見愛女陷入險境，方寸大亂，一時手足無措，倒是宗少卿在旁，二人惡戰，他倒並不關心，都一直在怵目驚心這潭中昂首吐舌的各色怪蛇，不要突然竄上來一條來，纏上了身，那不是玩的，故極其留意潭面，嬌嬌身形倒掠而起，落點正是這潭中，宗少卿立即警覺出不妙，一聲驚叫，毫不考慮，就將身旁老者剛收起的釣桿，用力向外一推。

這一着正恰到好處，「活鍾馗」原本方寸已亂，正不知如何搭救愛女，宗少卿這一推釣桿，恰提醒了「活鍾馗」，何況宗少卿就在谷嬌嬌身形掠出時警覺，推出時用力又大，釣桿業已推得打平，老者乘勢左手一托桿柄，直打嬌嬌胸腹之下穿過，急叫一聲：

「嬌嬌！快接住這個！」

嬌嬌倒掠而去時，也已醒覺，身後正是這碧水潭，是個百十條毒蛇的水穴，心中大驚，在空中早已一扭腰，想馭氣飄到潭邊，可是在倒縱之時，用力太猛，掠離潭邊已有二丈之多，這一硬扭也不過把身形扭回五六尺，眼看要沉落潭，早駭得一身冷汗，一聽父親急叫，見烏黑釣桿突伸過來，慌忙一提眞氣，使出「蜻蜓點水」輕功，雙掌向桿上按住，所按之處却在釣桿梢頭，不過小指粗細，因下降身形太速，桿梢略往下一沉，潭中各色毒蛇，早有二三十條往上竄起，就在這毒蛇竄起之際，「活鍾馗」一聲叱喝，雙手乘勢一挑，谷嬌嬌身形已隨釣桿挑了起來，彈起三四丈高，斜斜落在離潭一丈的峯上，竄起毒蛇撲了一個空，重落潭中，若是稍遲一遲，則至少有五六條已經纏上谷嬌嬌的玉臂之上。

「流星手」柯大雄十八顆流星飛丸俱已出手，居然被這少女見機掠身閃避開，心中正在驚怒，猛見這水潭之中，昂首吐舌的都是各色毒蛇，不禁也猛吃一驚，頗替那少女擔心，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却喪身在毒蛇口中，正爲之可惜，却見一條烏黑細長釣桿，由潭邊石旁伸出，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這少女救離險境，忙向石旁看去，才發現潭邊立有二人，一個樣貌俊美、神情瀟洒青年，一個身形細長、面貌枯瘦的老者，定目仔細看清，不禁亡魂皆冒，道聲：「不好！」身形一起，沒命的向林中逃去，幸虧這時老者正雙眼注視谷嬌嬌，無暇顧及，谷嬌嬌一落到地上，手拍心胸，尚有餘悸，等到她想到，往側一看，柯大雄早已逃得無影無踪，谷嬌嬌一頓足對老者道：「爹！你怎被這惡賊逃走了？」

老者搔搔頭「啊」了聲道：「倒沒有防到那小子會逃走，不要緊，嬌嬌，爹知道這小子是誰，遲早可去找他！」

宗少卿十分詫異，怎麼這一個貌相獰惡的枯瘦老者，竟會有着如此一個風姿綽約、艷如天仙般的女兒，尤其嬌憨天眞，一雙靈活眼珠不住的在自己身上團團亂轉。

這時的宗少卿心中，所想極奇，這樣一個美貌少女，又有一身武功……一時之間，頗有意亂情迷的感覺，但宗少卿決非輕佻鄙薄之徒，他眼前處境，正不下於待罪之囚，這種涉及遐想的私念，乃是爲嬌嬌對他顧盼之間，目橫秋波，別有一種動人之態所挑起。

谷嬌嬌在對他顧盼，正也非常驚詫，心想老父生平落落寡合，屈指算來，沒有幾個知己，有也是脾氣古怪的老東西，何來這樣一個年輕朋友？但見這人溫文儒雅，立在一旁，氣定神閒，心中暗忖：能與老父論交的，必是武林中人，這位不是俗世奇俠，定是山林中隱逸之士，看他年紀不過是二十五六左右，貌相美俊，心中不期然對之極有好感。

要知道谷嬌嬌已雙十年華，老父孤僻，幾乎與世隔絕，多年來一直隨在老父左右，極少有朋友往來，日與



山水爲伴，少女懷春，一旦與一個年紀相仿的少男對面，異性相吸，如何會不打從心底裡泛起一股情意，她對老父望了一望，便叫了一聲：「爹！」

老者含笑「唔」了一聲，她又叫了一聲：「爹！」

老者却又「唔」了一聲，看着她還是笑容滿面，她待了半晌，秀眉一皺道：「爹！你老人家怎麼啦？這位是……你也不給人家引見引見！」語氣雖有點輕嗔薄怒，但一份悅愉之態，溢於眉宇。

老者這才一聲「呵呵」用指節一敲頭自責道：「我倒忘懷了，這位是……遂安神醫後人宗……相公。」

他笑着指指少女對宗少卿道：「這是小女嬌嬌，二十歲啦，可不懂事。」

宗少卿聽了，就對嬌嬌拱手一揖，谷嬌嬌忙福了一福，接着就抿嘴一笑。

宗少卿看這老者態度，極爲親切和善，這和剛才要趕他落潭中餵毒蛇時那副兇神惡煞的情景，判若兩人。

這時的宗少卿彷如墜入五里霧中，爲何這個老者對方才之事，居然不置一詞，却還替自己介紹愛女，語氣之中，似把自己還當朋友看待，眞不知他是如何心意？

其實這是「活鍾馗」谷離因舐犢情深之故，他以女兒喜樂爲喜樂，這個腐酸，原本要事後處罰的，可是愛女與這腐酸一對面，不但不嫌棄，反倒要他引見，這就是了，何必揭破眞情，若說這腐酸原本不認識，也是一個偷花賊，還把爲父釣起的「獨角龍君」驚走，爲父還要懲罰他呢？如這類令愛女失了歡愉，起了失望的事情，這個胸羅萬象的「活鍾馗」，決不會如此愚笨的，否則豈不是「花間喝道」大煞風景了嗎？再說，他與宗少卿本無宿怨，方才愛女在危急之間，他還曾一推釣桿相助一臂之力，功過足夠相抵了。

嬌嬌抬頭看了看天色，就道：「爹，天色已晚，咱們得回去啦，宗相公遠道而來，今晚就在舍間歇着吧！」說完，含着嬌笑，斜睨着了宗少卿。

「活鍾馗」一看愛女臉色，那有反對之理，便也歡笑着道：「是啊！時候確已不早，該回去啦，宗老弟遠道而來，想必還未用過酒飯，快替他接風吧！」

宗少卿對四週一看，夕陽早已落山，林蔭業已深濃，天色不知不覺已是天昏，滿眼日暮途窮的慘淡光景。應世伯說，就在山北崖石之處結廬，但自己找了一二個時辰，都未有一點跡象，看來非頃刻便能找到，在這荒僻的山麓中，若找不到應世伯，今晚宿處也成問題，這老者父女，雖則一個怪僻，一個嬌憨，但相邀之情，誠見於詞，便也不拘泥畏縮，一拱手道：「打擾了！」大大方方隨着這剛剛相識的父女而去，穿林繞徑，走不多遠，已來到一處香花遍地，林木森森的山麓旁。

宗少卿放眼一看，這山陰面北之處，居然還有這樣一處場所，背山傍林，築有精舍三五，簾前竹籬圍繞，週圍依着天然山石，建有茅亭小閣，都具體而微，山澗流泉，匯成碧池，曲徑通幽，清雅絕俗，更有不知名的奇花異卉點綴各處，宛似另一所世外桃源仙境。

一路行走之時，這嬌嬌姑娘跳躍活潑，與老者笑語殷殷，儼如出谷黃鶯，老者與之對答嬉笑，一副神態猶如姊弟，天眞不下於這個嬌嬌姑娘，這般年紀，貌相又奇醜奇怪，作出小兒女態，天下眞無有這等奇行怪異的人？

剛到門前，嬌嬌搶先趕進屋內，這老者才低聲對宗少卿道：「老朽姓谷名離，江湖上有個稱號叫做『活鍾馗』，你要記下了。」

宗少卿剛想開口詢問，谷離已先高聲說道：「宗老弟請稍待，老朽去去就來！」說完，身形拔起，拖着細長釣桿、一隻扁形竹籠，已越右旁山石，直朝精舍旁飛去，身形之快，只在一眨眼之間。這對宗少卿見怪不怪，再不像在潛龍谷碧水潭畔那樣觸目驚奇，而失聲驚叫的了！

轉眼之間，嬌嬌已換衣而出，身上淡黃輕絹，已變成一個嬌滴滴的村姑打扮，可並不因衣着更換，減了嬌嬌姑娘的艷光，只見她微一欠身，道：「爹他老人家老是這個樣子，任誰來了，總給留在門外，倒是他這幾樣東西當作寶物一樣，先要安置好，宗相公初到，望不要見怪才好。」

宗少卿忙道：「那裡，那裡，在下……」他本想說下去是「在下因緣得識，已感萬幸！」等語，猛一想起，老者臨去之前，先告知姓名略歷，就怕自己「顯出原形」，揭破了隱情，這樣說豈不是不打自招了嗎？因此在下……下不下去了，好在嬌嬌姑娘志在邀客入內，沒有鑑貌辨色。

這精舍堂內，四壁打掃得一塵不染，油光水滑，嬌嬌讓座，宗少卿也不客氣，就坐了下來，她獻茶，他也接了，這嬌嬌姑娘，她在老父跟前活潑嬌憨，天眞自然，可是一旦與陌生的宗少卿相處一堂，立即矜持，只坐在一旁，不時斜乜着眼偷看一下宗少卿。

宗少卿也大爲窘逼，心問口，這還不知如何措詞，和這姑娘敷衍數句，打開眼前這個僵局，可是他也從未與一個少女相對一堂，一時想不出有甚麼憑藉可資說起，惟有靜坐等這位「活鍾馗」現身，態度上也是十分拘泥。

可是這位「活鍾馗」，左等不來，右等也不見來，二人一副尷尬面孔，若是爲第三者所見，定必捧腹大笑。

又過了一會，突然竹簾起處，「活

鍾馗」手托木盤，哈哈笑道：「要宗老弟久等了，舍間無物款客，粗茶淡飯，將就用上一點吧！」

原來「活鍾馗」躭擱這麼久，却是入廚備了飯菜，宗少卿慌忙起座，幫忙接過木盤，嬌嬌也上前來把盤中碗碟杯筷，朝桌上搬移。「活鍾馗」見二人上前，雙手一放，任由一拿一取，眉宇之間，立即洋溢着一股喜樂，洋洋得意神色。

一等菜餚杯碟安放好，「活鍾馗」先自居中一坐，嚷着道：「來啊！吃啊！還等甚麼的？」

嬌嬌抿嘴笑道：「爹，你怎麼不客氣先讓一讓客，却管自坐下來了？」

「活鍾馗」對宗少卿扮了一個鬼臉，把頭低向他悄聲道：「聽見了沒有？這女孩子儘有她的法門管着咱這個老頭子，她這客氣，怕還衝着你這個……老弟來着，可是日子一久，這……」

嬌嬌已紅着臉着急的道：「爹……你……」

「活鍾馗」看着她那份嬌羞，自個兒枯瘦的臉上也顯着一層紅光，略一沉思，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嬌嬌一瞧老父笑得異樣，俏臉更紅，一呶小嘴正待不依，忽聽有人朗聲笑道：「甚麼事這等開心？笑得聲聞戶外？」勁風颯然，桌前已多了一個貌相古奇的老者。口中仍在說道：「莫非是你早晚守候那條『活寶』，業已釣到不成？」

「活鍾馗」指着對面一個空位道：「來得湊巧，孫兄，咱來替你介紹一位較『活寶』更重要的朋友！」

這個老者隨手拉開座椅，坐了下來，嬌嬌慌忙先把自己面前的杯筷推到他面前去。

谷離指着宗少卿道：「這位便是聞名東南遂安神醫宗家的宗相公！」接着他又指着那老者介紹道：「這位是武林前輩孫老乙，是老朽有數的知己之一。」

宗少卿早已起身拱手，孫老乙一聽他是遂安神醫宗家的人，便也一拱手道：「老夫與宗家，也有一位論交，此君名少卿，不知與宗相公是否兄弟？」

宗少卿聽了，不禁愕然，對這孫老乙看了一眼，道：「寒家單丁獨傳，只有小生一個，草字正是少卿。」

孫老乙倏忽面上變色，轉首對谷離看了一眼，冷冷道：「谷兄，你八十老娘倒繃孩子手了，這位重要朋友怕不姓宗吧！老夫所認識的宗少卿，乃是在老怪處碰見，經老怪引見才論交的，老怪與宗家頗有交情，總不致於認錯了人吧！」

說完，對宗少卿冷笑一聲道：「照宗相公說來，那個宗少卿却是冒了宗相公的姓名和家世了，老夫但願谷兄所結識的，正是神醫後人宗嗣。」

谷離聞言，臉色也大變，雙手在椅背一拍，左右扶手，在响聲中已四分五裂，一雙三角眼射出兇光，注視到宗少卿臉上，宗少卿駭然倒退，急對孫老乙道：「孫老丈，你難道懷疑小生是冒那神醫後人之名嗎？小生與谷老丈，毫無……一點……甚麼……作用，何必要冒名頂替？」

要知「活鍾馗」谷離一半是愛女不嫌棄這宗少卿，一半也是聽了他自稱是遂安神醫的後人，對他處心積慮辦的事，大有幫助，實較這「獨角龍君」爲重要，始破例與之論交，在愛女面前才認是個知交，他之暴怒倒不是孫老乙揭破他隱秘而又語帶譏諷，倒是深恨這宗少卿外表是個斯文相公，居然連姓名都會冒認，以自己在江湖上的閱歷，却會不辨眞假，受到愚弄，如何不教他犯了兇性而發作，要不是他一眼瞥見愛女臉上帶了惱怒，鳳目含威的對孫老乙怒視，那給摧毀的怕不是座椅扶手，而是這位宗相公了。

嬌嬌一步攔在宗少卿身前，冷笑對着孫老乙道：「老前輩，你來此究竟是何心意，要來擾人清興？宗相公是咱們座上客，任他姓宗也好，姓祖也好，這都無關重要，江湖上人盡多眞人不露相，何必要老前輩來替咱們家的客人操心呢？」

早說過「活鍾馗」谷離對此女愛逾性命，一聽愛女口氣，曲爲維護宗少卿，不自覺也就臉色放緩，隨聲附和道：「孫兄啊，江湖上盡有不少眞人不露相的，宗相公是不是遂安神醫世家後人，無關重要。孫兄就不必操心吧！來啊！宗老弟也請坐，咱們還是來喝上一杯吧！」

孫老乙臉上微慍，心中暗忖：嬌嬌這等偏護這年輕姓宗的必有甚麼蹊蹺，自己與谷離是知己摯交，平素嬌嬌見了面，對自己總呼伯伯，方才忽以老前輩相稱，分明已是見外，但他深知這父女二人，委實不能以世俗常情來相提並論，只得强忍不快，笑道：「老夫眞也是多事，擾人清興，別人家的客人，是用不到老夫操心呀！還是吃酒！」

說完，一舉杯對宗少卿道：「宗相公莫怪老夫多事，來，咱們先乾一杯！」

於是一場小小風波，在舉杯間已經平靜，嬌嬌也另取一副碗筷，坐下吃喝。谷離三杯下肚，口沒遮攔，孫老乙才知道這宗少卿誤打誤撞到潛龍谷與谷離父女結識，嬌嬌也嬉笑着把她與柯大雄打鬥之事告知，說不是宗少卿推動釣桿驚醒老父，她早跌落碧水潭餵了毒蛇了，因此剛才孫老乙譏諷宗少卿是冒名冒姓，才出言偏袒他，救她的是人，不是名姓，故對姓宗不姓宗，冒名不冒名都無關重要。

孫老乙對嬌嬌看看，又對宗少卿看看，再對谷離看了一眼，點點頭，二個老頭兒同時縱聲的笑了起來，嬌嬌知道是在笑她和宗少卿二人，粉頰



上立時飛起兩朵紅霞，正當這時，孫老乙正把杯舉起而飲，突然一扭身，把杯中酒潑出，一蓬黃光，業已穿窗而過，隨聞一聲狂叫，同時廊前轟然巨响，似是有人墜地之聲。

接着一聲嬌叱，嬌嬌身形已躍在半空，雙掌猛然推出，窗框格的一聲响，早被掌風推得斷折，齊齊向外倒去，嬌嬌身形剛穿窗而出，早見有二人架起階前一人飛身而遁，動作快速，不用說，這人定是被酒箭擊落之人，爲同來伙伴救走。

宗少卿看得一呆，桌角雙燭同時熄滅，但聽谷離招呼他，道：「宗老弟稍坐一會，咱和孫兄去去就來。」語聲甫歇，二人先後出窗緊隨嬌嬌之後前去追踪。

堂上只剩下宗少卿一人，就在二人穿窗而出之後，宗少卿突覺有人低聲道：「是少卿嗎？快隨我走！」

宗少卿一聽口音，正是他要找的應世伯，剛想開口，右臂已一緊，身形隨之而起，聽應世伯在他耳畔道：「時間急促，此處不是說話之地。」

轉眼之間，已出了這精舍，直往後面山麓上奔去，宗少卿似覺脚底騰雲駕霧般飄去，心中不禁大奇，這位應世伯平素是個衰邁老翁，想不到也是這等身懷絕技之人。今日一連串遭遇之奇，這宗少卿無疑是置身夢中，眞不信是活生生的事實。

約莫飛馳了一盞茶工夫，已到了一片突出的崖石上，沿山壁之旁，搭有一個小小的茅棚，應世伯打亮了火摺，只見內裡空無一物，只在角落堆置一堆稻草，他迅速把稻草拉開，便是一塊大石，大石下面，可容一人進出，應世伯就教他鑽了進去，然後自己在洞口將稻草拉好，也鑽了下來，宗少卿一看洞中，原來是山腹中一條曲折的通道，以前想是山腹中的一道澗泉，目前源泉涸乾了，才形成這個樣子，應世伯當前領路，因通道低矮，二人須俯首而行，一邊走，一邊對他道：「這二天，老夫一直在大崖石上探望你的踪跡，可是總不見你來，今日黃昏之時，才見你和魔頭父女倆有說有笑的到他們所居之處，使我大吃一驚，足足用上了一上半夜時間才佈置好一切，用計把你引出險地。」

宗少卿聽得大是不解，自己並未陷身險地，乃是這父女家中的客人，這應世伯不是略沾了一點遠房親戚，眞還是不相信他所說，接着他又說道：「這父女二人，老的是江湖上著名的大魔頭，外號叫『活鍾馗』，因他喜怒無常，翻面成仇，任何人都敬鬼神而遠之，自這潛龍谷發現了無數怪蛇之後，各地江湖中人，略知各種蛇豸出生常識之人，都聞風而至，雖有至毒之物產生，當地必有解奇毒的奇花異卉，這是天演定例，五年前，西天自淨土庵大慈師太路過此地，採取了幾株『紫背龍牙』，合配一份解毒奇藥，不知救活了多少人，潛龍谷才爲世人所重視，自這老魔頭在此結廬之後，懾於他武功的精純，無人敢再踏入他所劃禁圈，現時正是這『紫背龍牙』快近萌發之期，可是這老魔頭又不識這稀世奇卉，他唯一辦法就是利用碧水潭中『五色蛟龍』尋覓，這種蘊有奇毒的異種怪蛇，到了氣候，本身奇毒便會在體內膨脹，非要覓這種解毒之物，吸氣以解本身之毒不可，爲了防止這種怪蛇離潭爲禍於人，這老魔頭不惜花費半年多時間，在苗嶺移植含有極腥的『五色毒莓』分植潭畔，也有三年多時間了。別人得這『紫背龍牙』，也許合一份良藥濟世，唯有這老魔頭却爲自己打算。」

宗少卿剛要詢問他怎爲自己打算？通道已盡，只聽流水潺潺，走出山洞一看，眼前一道瀑布直向山下飛去，原來這山中泉流，並未涸乾，乃是衝破了一道山石改道而已。

洞外則是已偏林南的一個半山腰中，就在這半山腰一個較爲平坦山石上，建有一排樓房，約有十幾間房屋，一進屋內，雖則佈置簡陋，可是應用之物，俱都齊全。

宗少卿一打量這位應世伯，早一改衰老之態，神精壯健，雙眼炯炯有光，他含笑對宗少卿道：「當年大慈師太合煉『迴元靈丹』，乃是邀請令尊主持，世姪在旁，當見過這『紫背龍牙』草，令尊前年去世時，曾將這份丹方賜給老夫，囑老夫有暇時，不妨花費一點功夫，煉此丹濟世，老夫一生之中，托祖上庇蔭，不愁溫飽，理應爲世盡力，況又有一位摯交良朋中了毒鏢，癱瘓在床，非要這等丹藥是不能復原，老夫雖有丹方，却未見過這種稀世奇卉，故邀請世姪前來，相助老夫尋覓這份良藥。」

宗少卿尋思一陣，接着便道：「這何用世伯說邀請二字，小侄理當聽命，但世伯剛才說這谷老丈覓此良藥，乃是爲自己打算？不知是爲了何故；不知世伯能否賜告小姪嗎？」接着便將如何遇到谷離父女一切情形相告。

這位應世伯聽了，出乎意料之外，一看到宗少卿一表人材，坐在一旁，韶秀迷人，不禁會心，無怪老魔頭女兒看上了這位世姪，便微笑道：「這位老魔頭，二十年前，也是相貌英俊美男子，娶太湖鼎山『金鏢』申南星愛女『賽紅線』申玉嬌爲妻，一對璧人江湖上視爲仙侶，自申玉嬌懷孕之後，老魔頭因事去辰州，在武陵山中蠻地，誤食了一枚朱果，不料那枚朱果含有毒質，食後不到二天，渾身生了毒瘡，屢經醫治，總有一處不能痊癒，膿血淋漓，奇臭難聞，夫婦二人因此分房，老魔頭到處覓醫，也無法根治這體內毒質，還是到處流竄，有時這無名瘡毒，還流竄到面上，由於流出膿血奇臭難聞，人人都遠而避之，連他

愛妻『賽紅線』也避不見面，他一怒之下，乃携了剛滿三歲的愛女，不別而行，二年後，重現於江湖，情性便變成暴戾乖僻，喜怒無常，有人對他生過毒瘡後奇醜臉上相望上一眼，若有訕笑之意，立為他掌斃無疑，在十年前，東南一帶，為他鬧得天翻地覆，江湖中人望風而遁，近十年來則未見他踪跡，却不料在此結廬而居。他在患這毒瘡之內二十年來，窮研天下奇書，想揭曉此中玄秘，或者治療這毒瘡的丹方，二十年中，在書本上所得，却使他胸羅萬象。老友『追風叟』孫老乙與他相交多年，從老乙口中得知他在此結廬乃是守候這『五色蛟王』之中的蛇王『獨角龍君』，等牠氣候長成，體內毒脹，去尋這『紫背龍牙』草時，暗中跟隨，採到這奇卉後，並捕捉牠，他準備以蛇血遍塗全身，以毒攻毒，再服這奇卉由內攻出毒質，讓全身換皮消毒，以去多年的痼疾，此所以老夫說他為自己打算。」

說到這裡，宗少卿恍然而悟，他知道這「活鍾馗」並非天生性情暴戾，乃是處境迫他乖僻，正想到這裡，接連六七人閃入屋中，當先二個老者，接着五個中年人，二老一見宗少卿，便笑道：「應兄已引宗相公來到了？」

姓應的老者點點頭道：「這位便是在下世姪宗少卿。」就為各人介紹，宗少卿始知當先這二個老者，一姓鄔名奎元，一姓桂名賓陽，與賀寧共稱為「楓嶺三義」，賀寧便是應世伯東海的摯交好友，另外五個中年人都是鄔奎元的子姪輩。

應東海笑問道：「那老魔頭怎麼樣？」

鄔奎元搖頭道：「這兩父女功力真高，孫老乙酒一潑出，老朽頓脚假叫了一聲，便與桂老弟和敏姪飛身縱起，不道那姑娘已震開窗戶飛追而來，我們一進入林中，英兒幾次現身引追，才轉移了這姑娘目標，我們慌忙躲進了預先挖掘好的狐穴，老魔頭和孫老乙也先後趕到，三人步程都是迅捷無比，轉眼已繞林搜索了一遍，如不是預先掘好狐穴藏身，定難躲閃，老魔頭父女還不死心，再欲逐步搜索，幸好有二個替死鬼的，適摸上他們居處，為那姑娘看見，趕回了頭，看只二三招就為老魔頭點倒，拖進屋內詢問，老朽見機不可失，便招呼各人由前山翻越回來。」

說完，一對灰白眉毛皺了起來，歎息一聲，又道：「老魔頭盤踞在那裡，也是為了這份奇卉，看來非要經過一番大波折不可，是不是能到手還在其次！」

應東海道：「鄔兄何必氣餒，咱們不與老魔頭力爭，改用智取，好在人手衆多，老魔頭又不識這奇卉，也許能捷足先得？」

鄔奎元道：「也唯有這一指望了。」

第二天中午，宗少卿把「紫背龍牙」草的形狀，用筆繪了出來，並指出普通與奇卉二種分別，普通的，葉背綠色而略帶紫。奇卉的，紫色較濃而泛金色，在斜陽照射下，才能發現，在山北背陰之處，無陽光照射，只能仔細辨認了，更說明奇卉的根株都較為細小，生長之處，必有其他較大的雜草生在一起，如非細加找尋，是難以發現的。

將近黃昏時，應東海率領宗少卿由山腹通道之內，走到那崖石之上，由上俯瞰，潛龍谷一切都在眼底下，碧水潭也看得清切，正見「活鍾馗」在怪石畔垂釣，那位嬌嬌姑娘則雙手抱膝，斜倚在山石上，抬頭望天際雲彩，似有一份心事。

宗少卿見了，也有一種難以言宣的感觸，直等到他父女回到屋中，才與應東海偷偷爬下崖石，在附近的亂草中尋覓。

一連五六天都是這等情形，鄔奎元之子鄔英已在碧水潭懸崖上，找到類似的「紫背龍牙」草，經宗少卿去辨認，果眞有好幾株是這稀世珍品，可是還未長成，尚需一個時期。

於是鄔奎元與桂賓陽，不分日夜守在當地監視，以防有人發現而採擷了去。

三天之後，宗少卿也發現一處有這「紫背龍牙」草，可是他別有用心，沒有點穿，直到生長在懸崖上成熟採了下來，其他合配的藥材爐鼎之物，都早經置備，就在山腹通道之內，配煉靈丹，只一日夜工夫，業已煉成，可是為數不多，只不過煉成了四五十丸，除出鄔奎元、桂賓陽取了十丸率衆告別去急救賀寧外，其餘都由應東海留下濟世，當臨走時，宗少卿臉色凝重，若有所失，剛走離這一排樓房不遠，宗少卿突然停下步，道：「應世伯，小姪與這谷氏父女萍水相逢，承他們情，在這山僻野地款待小姪一頓酒飯，實是過意不去，想向世伯乞求三顆丹丸，相贈這父女，以還這頓酒飯之情，不知世伯能允小姪這個不情之請嗎？」

應東海聽了，略一沉思，才微笑道：「老夫合此丹丸，便為濟世之用，世姪鼎助玉成，理應有份主張，何必客套乞求？」

說完，把丹藥分了三顆給他道：「不過谷老魔喜怒無常，他為治痼疾，才在此隱居，一旦復元，重入江湖，怕他再造殺孽，故不想賜贈，世姪還情，應考慮此點，若决意相贈，也必須要他戒殺，並毀了這潛龍谷所有毒物。」

宗少卿點頭道：「谷老丈對這位谷姑娘無所不從，小姪便以此心意相告便了。」

應東海聽了，會心一笑，道：「那麼老夫陪送你過通道到這崖石上便了。」



於是，應東海送他過了山腹通道，到了崖石山才再叮囑他道：「我們之事，你不必談起，也千萬莫提起老夫，只說你當夜逃出，回歸遂安家中，取出丸相贈，只說這丹丸是當年大慈師太留贈之物便是，事後先到老夫家中，以免老夫掛念。」

宗少卿突然想起一事，問道：「那位孫老乙老丈既是世伯摯交，他說在一老怪處遇見另一位宗少卿，世伯可知是甚麼一回事？」

應東海笑道：「江湖中人稱老夫為『浙東一怪』，孫老兄所說另一宗少卿，乃是老夫故意請他如此之說，以免老魔頭知你身份，用強留下之故。」

宗少卿聽了，才一笑拱手與應東海告別，爬下崖石，採了發現的「紫背龍牙」草，納入袋中，便往山麓下谷氏父女居處趕去。

他到了籬笆之前，剛推門而入，一條人影已由側飛到，擋在身前，宗少卿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就只十天左右不見，這位嬌嬌姑娘臉色蒼白，清瘦了不少，兩眼更紅腫如桃，她一見是宗少卿，也是一怔，接着便冷冷地道：「你倒有心來探望我父女。」

宗少卿略一欠身，道：「那晚你們追趕敵人，另有人闖了進來，小生只得出屋逃避，黑夜之中，奪路而走，摸到天明，才到一個村中，因心恨孫老丈說小生是冒名之徒，才回歸遂安家中，取來証物，以正是非，致有這麼長的躭擱，不知谷老丈可好？」

嬌嬌一聽他問起老父，雙目紅腫，不期然流下淚來道：「爹為醫疾，用蛇血塗身，更採解毒藥草，不想毫無效用，仔細辨認，才知為人偷換了去，如今渾身腫脹，命在頃刻了。」

宗少卿急道：「你快帶小生前去診視，看有甚麼方法醫治？」

嬌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道：「爹說他的命，縱使華陀再世，也是無法挽救，只丟不下來，强忍痛苦，以本身眞氣護住心脈，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說罷，撲向宗少卿懷中去，大哭起來，一時倒教宗少卿手足無措，這位英姿嫵媚，剛柔並具的姑娘，怎作小兒女之態，忙輕拍她玉肩道：「姑娘別哭，你不知小生是有名的神醫世家嗎？也許有解救辦法。」

谷嬌嬌也想到此舉不當，怎會倒在一個少男懷中啼哭？聞言蒼白的臉色，也飛起了紅霞，一扭腰向前急走，口中嬌呼道：「宗相公，快隨我來！」

一到卧室，宗少卿一看這位「活鍾馗」谷離，也怵目驚心，原本枯瘦的身體，這時腫脹了三四倍，平躺在床上，身上只蓋一塊布，雙眼已腫至不能睜視，聞聲只聽他低喝道：「嬌嬌，是誰來了啦？」

嬌嬌答道：「爹，是宗相公！」她還想開口，宗少卿已道：「谷老丈，你別心慌，小生回家取了當年大慈師太留下的『迴光靈丹』，並採得能解奇毒的『紫背龍牙』草，你老人家身上的毒，小生能醫治，你放心便是。」說完，取出一顆丹丸，命嬌嬌速給他老父吞服，然後取出所採「紫背龍牙」草，煎了汁，又命嬌嬌給谷離服下，以第二帖煎水，替谷離渾身洗抹。

說也奇怪，服了丹丸和汁水，不到一個時辰，只聽波波連聲，谷離腫脹的皮膚，有好幾處破裂，流出了奇腥撲鼻的黃水，才聽谷離長長的噓了一口大氣，如釋重負般然後揮手道：「你們出去，這流出黃水有毒，有事會呼喚你們！」二人也因腥臭難聞，便退到外間堂前。

嬌嬌這時臉上也初綻笑意，她對宗少卿看了一眼，含羞道：「爹若痊癒，我眞還不知怎麼謝你？」

宗少卿道：「醫者父母心，何必言謝，谷老丈去了痼疾，將來也以仁慈待人，不再開殺戒，就算還了小生這份仁心。」

嬌嬌聽了問道：「你已知道了爹過去為人？」宗少卿不期然點點頭。嬌嬌道：「是誰告訴了相公的？」

宗少卿一時說不出口，期期艾艾，嬌嬌一笑，道：「我是不該問相公的，天已晌午，我為相公備點吃食。」說完便向後堂走去。

飯後，谷嬌嬌一直守在房門口，以便老父呼喚，宗少卿則在後園散步，也無閒心看這週圍所植花卉，却只一直記掛在房門口嬌嬌的焦急神情，最後，走了回來，又摸出一顆丹丸道：「你再給谷老丈服下這顆丹丸吧！」

谷嬌嬌接過丹丸，眼中射出無限感激的神色，道：「我聽爹說過，這『迴光靈丹』為目前稀世奇珍，能求得一丸，足可解他身上蘊藏之毒，早知宗相公有此靈丹肯慷慨相贈，爹也用不到冒此奇險，施用這等療法，不想在緊要關頭，所備解毒藥草又為人偷換了去，弄巧反拙，要相公連賜二顆靈丹，教人……」還未說完，宗少卿已阻止道：「姑娘還是先餵老丈丹藥吧！」嬌嬌對他看了一眼，趕忙進房內去。

當晚二人便在堂前秉燭守候，谷嬌嬌還不時竄出屋外巡視，直到第二天清晨，這位「活鍾馗」谷離才死裡逃生，藉靈丹解毒之功拔除身上餘毒。

宗少卿不孚應東海所囑，說服了這位身懷蓋世武功的大魔頭，去了暴戾之氣，答應除找偷換他藥草的對頭之外，盟誓從此不再妄傷一人，同時也花費半月時間，盡殲殺碧水潭中所有怪蛇，以免留有後患。

此後谷嬌嬌痴戀宗少卿，上遂安縣迫婚，「活鍾馗」谷離北雁蕩尋仇，大鬧震天寨，楓嶺三義復一鏢元恨，三上括蒼山，惡戰「七步斷魂」黃三公，震動東南武林等事，都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略下不提。請留意下情，本刊再為閣下再續未了之情。（本文完）

湖海恩怨錄

石中蓮・文
可飛・圖

# 寶洞迷踪

玉珮隱藏秘密　弱女危機重重

雄峙的峭壁，夾住了蜿蜒的古道。

天色雖尚不十分暗，可山間已經彌漫了一種難以形容的陰森。遠處傳來的那陣叮叮噹噹的車鈴聲，便也顯得冷冷的，分外清越而悠長，惹人愁思。

那鈴聲一路響來，漸漸地，山脚處轉出一輛小小的篷車。

兩個半人高的鐵皮車輪緩緩轉動，駕轅的菊花青健騾踏着懶洋洋的步子，車前，寶藍色的杭綢轎簾低低垂着，車轅上，有位頭戴青衣小帽的老家人跨坐着，縮着頭，隨着車身的顛簸打着瞌睡。車後緊隨的兩名中年武師也勒了馬韁，緩緩走着，一副百無聊賴的樣子。

尋常的車馬，尋常的過客。

可是不知為甚麼，這一行人竟透出一種詭秘，那幅嚴絲合縫的轎簾後面，更似隱藏了甚麼，玄奧莫測。

那叮叮的車鈴聲，吱吱的車輪響，以及健騾踏在石板路上沓沓的蹄聲，一路響來，像那蜿蜒迤邐的山間古道一樣漫無盡頭……

驟然，車轅上的老人身形微微一聳，抬頭，舉目，然而，他甚麼也沒有看到，似乎只是出於自衛的本能，剛才他感覺到頭頂的山巒上有個甚麼東西倏忽閃過，可在這電光石火般的轉瞬之間，他只看到一碧如洗的天上一隻孤鴻嘹嚦而過。

山間，石縫中那片高高低低的雜樹上，幾片黃葉飄飄搖搖地落下來，在空中戀戀地舞着，不肯墜地沾塵。有一片，竟落在老人的袍袖上戰兢地賴着。老人搖搖頭，那雙眼睛又變得黯淡了，昏然欲睡，他輕輕嘆了聲：

「唉，老了……」

不知是由於方才的虛驚，還是因落葉而生的感慨？總之，他竟不肯抬手去拂那葉子，於是，本來孤寂的行旅，便又平添了幾分肅殺與淒涼。

老人在騾子背上加了一鞭，騾子加快了脚步，尾隨車後的兩名武師也催馬緊跟。

「林福，路還遠嗎？」一個悅耳的女聲從緊閉的轎簾中傳出。

「回小姐，還遠呢……」

老家人林福話音未落，身後山路上便傳來一片嗒嗒嗒急雨般的馬蹄聲。林福神色一變，抬頭揚臉示意，兩名武師一勒絲韁，伸手握住腰間刀柄。

驟然，風馳電掣般地兩匹駿馬從篷車旁疾馳閃過，馬上的漢子一律黑衣勁裝，腰佩長劍。來得急，去得也快，呼吸間，那人那馬早已順山道轉過前面的山巒。留在路上的，只是幾團旋風般的輕塵。此刻，林福已勒住騾車，兩名武師也駐馬護在車前，嚴陣以待。

果然山路的前後同時起了塵埃和蹄聲，剛才過去的兩匹馬撥頭兜轉，



身後也趕上來兩騎同樣的人馬。未及林福等人有何舉動，這黑衣人馬已如疾風撲面，將這一行人夾在中間。

兩名保鏢的武師，責任所在，催馬向前，正欲問話，可是，口還沒來得及張開，為首的那名黑衣漢子右手微揚，嗤！輕輕的破空聲裡，這兩位武師早已翻身落馬！

可憐呵！太原府有名的振遠鏢局中這二位好手，竟沒看清對方的面目，連臨死前那聲驚叫都被堵在喉嚨裡。細看時，他們各自的眉心處，赫然添了個豆粒大小的圓圓血點。

好手法的暗器功夫！

說起來，他們死得不冤——憑那三脚貓的幾手在江湖上混飯的主兒，碰了這樣能以細小暗器射穿人腦的暗器好手，想活，太難了！

此時，車轅子上的林福一聲低吼，身子平平掠起，在空中一式飛鷗戲雨，直撲而下，十指如鈎襲向那兩名黑衣漢子。

黑衣漢子喝了一聲，手中各多了一柄青光閃閃的長劍，兩柄劍，一直一斜，分指林福的前胸和小腹，迎着他下撲的來勢，以逸待勞。

當然沒有人肯拿肉身往尖尖的劍鋒上碰，可是，此刻的林福身在空中，無從借力變招，只能朝劍上撲了。

千鈞一發之際，老人倏地抖出腰間的絲帶，向兩柄劍鋒上揮去。錚然一響，雙劍相交，腰帶被斬為三截，可是林福老頭卻已隨了劍勢，翻身落地，好劍！一招之間，見多識廣的林福卻已認出兩名黑衣漢子用的是海外桃花島上喪門雙劍的招數。

待他落地滾開之時，額頭上早沁出一層細汗，他想不出，和那桃花島上的人有甚麼過節兒？這樣名宗正派的門下，又怎會出了這種劫路的强徒？他想不出，那情勢也容不得他去想——那兩名黑衣漢子早已兜過馬頭，一左一右，鐵蹄配合着長劍，專門朝他身上要命的地方招呼！

此刻，林福只能施展出地趟功夫，跌撲滾扭，盡力躲開那鼓點般輪番踏下的馬蹄和靈蛇也似的兩柄青鋼劍，不禁左支右絀，險象還生，更談不上接招還手。終於，稍一疏神被一支劍鋒貼着左臂刺穿了衣袖。

好個林福！臨危之際，他暴喝一聲，抖動長袖裹了劍鋒，借着黑衣人撤劍之力，一躍而起，竄上路邊那塊臥牛石！

這拚上性命的一招，使四名黑衣豪客大出所料，同時「咦」了一聲。再看林福時，兩眼中兇光暴射，左手的衣袖被長劍割下半幅，露出那截瘦同槁木的手臂，早已一片殷紅。錯愕間，那雙帶血的雙拳早挾着呼呼風響奮力擊出，用的都是同歸於盡的招法！

然而，他這卻已是强弩之末了。十餘回合內，老林福瘋虎般的身影已被那喪門雙劍的兩條繚繞的青光死死纏住了。

大勢已去……

此時林福豁出命撲向路邊的篷車，對着依然緊閉的轎簾嘶聲叫道：「强人紮手！小姐快……」

話音未落，那兩條靈動如蛇的青光早一左一右鑽入他的兩脅之中。老林福踉蹌退了一步，倚住身後臥牛石，口一張，一股血箭噴射而出。可這位老人家的身軀依然不倒，怒髮衝冠，兩個瞪大的瞳孔中，仍似噴火，此情此景，連那黑衣殺手也不禁愕然。

黑衣人紛紛下馬，默立片刻。為首的那名瘦高漢子走上前去，微微作式，單掌抵住臥牛石。運口氣，「嘿」地一聲，那半截埋在地下的巨石竟被他掌力逼起，轟地翻過來，壓住了老林福的屍身。此時，兩名武師的屍體早被踢下路邊的山澗之中。四名黑衣人排成一排，緩步向路邊的篷車走去。

直至此時，一場血肉橫飛，刀光劍影的性命相搏已過，竟未見到那車內有絲毫的動靜，那低垂的寶藍色杭綢轎簾，依舊平展展垂着，紋風不動。

黑衣人們一反先前的囂張，當他們走向那轎簾時，縱然藝高膽大，心裡也不禁有點惴惴然了。

一步，又一步，那轎簾依然不動。越走越近了，那片綢簾已是伸手可觸了。

為首的瘦長漢子抱拳當胸，朗聲說道：「有勞小姐移步。」

那轎簾似乎微微動了，但又歸靜止。一條矮胖漢子沉不住氣了，五指箕張，對那轎簾便欲抓落。手到半空，瘦高漢子一抬右手硬生生把它阻在空中。

瘦高漢子將方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終於，簾子動了。

黑衣人們眼前一亮——一條不寬的縫隙中露出了一隻纖纖素手。綠袖、金鐲、皓腕、水葱般的手指上尖尖指甲被鳳仙花染得通紅。四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不由心頭一蕩。

矮胖漢子右掌急出，攏個半圈，凌厲萬分地一抓，便去扣那玉手的脈門，以當時情景，他料定那轎簾中必定兇險萬狀，所以一抓既出，那敢疏忽，五指上實已凝聚了畢生的功力。

孰料一抓得手，扣入他掌中的，竟是那般的軟綿嬌嫩，柔若無骨，那有半分內力可言？待這漢子察覺不妥，要收力時早已不及，咯吱吱幾聲脆響，那隻小手的腕骨早在他的掌中捏得粉碎了。

一聲慘叫，轎簾中骨碌碌滾出一個年紀十五、六歲、體態嬌小的女孩兒，她戰抖着，用袖子蒙了臉，縮做一團。瘦高漢子伸長臂抓了姑娘頭上髮髻，一提一扭，現出了一張痛楚萬分，毫無血色的小臉蛋兒。

「二哥，是她嗎？」

瘦長漢子瞥了一眼，漫不經心地說：「不對。八成是個丫頭，打發了吧。」

矮胖漢子低頭看看那劍，咽了咽口水：「二哥，這妞兒長得倒還水靈，兄弟們可都有些天沒聞見肉味兒了，要不就……」

瘦長漢子看看他又看看姑娘，回頭又見另兩名黑衣同伴也正瞪起四只冒着邪火的眼睛。他臉色一沉，正色道：「宰了她！咱哥幾個這趟出京是辦大事的，不能為沾這肉腥味傷了和氣！」

矮胖漢子嘆了口氣：「唉，妞兒呵！你得怨自己沒福呀！」

說着，他抬起一隻大手朝那小小的天靈蓋上輕輕一按，一陣咯吱吱的碎骨之聲，伴着喉嚨口裡咯咯地抽噎，那姑娘眼睛、鼻子、耳朵和嘴慢慢冒下七條赤黑的血絲。全身一挺，又一抖，軟了。漢子手一鬆，她像堆破布般癱在車前。

瘦長漢子踏前一步，說道：「小娘子，這回你總該露露臉了吧？」

半晌，轎簾中依舊動靜杳然。那漢子緩緩地抽出了腰間的長劍……

恰在此時，山路轉彎處悄然閃出一團白影來，一峯雪也似的白色健駝，在鑲銀嵌寶的雕鞍上端坐了一位風度奇佳的少年公子，直鼻、方口、玉面、明眸，一襲絲質長衣與那白色健駝的皮毛渾然一色，儼為一體，當眞是人增駝勢，駝壯人威。此時，黑衣人們的目光正在那轎簾上，而這少年公子卻把這一幕全看在眼裡，目光一瞬，眉宇間掩飾不住一股勃勃英氣，同時也帶了幾分少年人不諳世事的迷惘。

瘦長漢子一劍把轎簾裂作兩截，神秘的幕中人出場了。

這一刹那間，四名兇神惡煞的漢子如電擊身，目瞪口呆，噤若寒蟬，連那事不關己的少年人竟也怔怔地屏住了呼吸……

* * *

說來也怪，以這四條黑衣漢子，殺個把人對他們是舉手投足間的事，歷練江湖，躋身官衛，他們甚麼戰場沒經過，甚麼陣勢沒見過？那半幅杭綢轎簾裡，是甚麼東西鎮住了這一伙魔頭？

說怪不怪，便是車中少女的那張臉。

走南闖北的漢子們，說來也都是風月場中的老手了。可是，別說親眼看見，他們便在畫兒上，在夢中，也還沒有遇到過這麼一張如此標緻的臉蛋兒！何況，此刻這張臉蛋兒帶着驚怕，凝着淚珠兒，恰似狂風驟雨中的一枝嬌艷桃花，怎能不讓人頓生憐愛之心？

然而這卻僅是一瞬間的事情，因為，當他們稍定心神，卻發覺那青驟轎車旁竟多了一位面如冠玉，風流俊雅的青年白衣公子。

本來他是在十丈開外的白駝上的。無聲無息地倏然而至，那身法之快實是駭人。何況，以這四條漢子的武功，有人站到面前事先竟毫無察覺，對他們來說，這不啻是奇恥大辱！他們心中一凜，暫且收住搖蕩的心旌，那四張肥肥瘦瘦的臉上同時浮現了殺機。

那少年開口了：「諸位！你們光天化日之下殺人斷路，難道就不知道王法？」

輕功雖絕，一開口卻帶着稚氣，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個「雛兒」。

「王法？」為首的瘦長漢子縱聲狂笑了。

「娃娃！『王法』二字，從來只有我們對人說的份兒，還從沒聽到過別人朝我們弟兄說呢！」

狂笑聲中，那少年的臉竟紅了一下。於是，他不答腔，回頭對那少女關切地低聲問道：「你受驚了嗎？這些人太過無理了，你和他們有仇？」

那少女慢慢抬起頭來，那張朗朗風采的臉上，一雙純淨無邪的眸子正盯着她，帶着說不盡的體貼溫柔。她忙低下頭，淚珠兒便似斷綫珍珠般掉下來。

那少年竟是手足無措了……這些小兒女的情態與身邊的刀光血影太不協調了。

這便更加激怒了黑衣人。那一胖一瘦黑衣人驟然發動兩柄還未拭去血跡的長劍，左劍走上路直取咽喉，右劍奔下路撩刺小腹，向少年殺來。好歹毒，出手便是喪門雙劍中要命的殺招兒。妙在那身劍法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無聲無息，直到劍尖快沾到衣角，兩個黑衣漢子才同時暴聲一喝：「着！」

聲到，劍到！可人卻失了踪影。

黑衣人收劍不及，兩柄青鋼劍竟雙雙刺入身邊的騾子，血花迸射，那匹菊花青健騾慘嘶一聲，訇然跌入血泊。

那姑娘又是一聲驚叫。

其實，黑衣漢子此時吃驚更甚，因為他們看到那白衣少年已是站在數丈開外。躲開這一劍不難，難在他此時依然是面含微笑，氣定神閑，似乎根本就沒有移動身形。

「你們這是幹甚麼？我得罪你們了嗎？」

瘦長漢子眼睛都紅了，咬牙道：「娃娃，亮劍吧！」

少年搖搖頭，一種商量的口吻：「我沒帶劍。對了，用其它物代替行嗎？」

黑衣人幾乎氣歪了鼻子：「任憑你拿甚麼玩意兒！娃娃，今天你死也休想死得痛快！」

白衣少年嘆了口氣，似乎想不出該如何回答這樣不講理的話才好，他低頭用眼在地上巡視一遍，緩步走到



車前，拾起一件東西。

「這是你的吧？就借此物一用如何？」

那姑娘略一抬眼，少年手中拿的是一條湘妃色的綺羅香巾，這本是她貼身帶着的東西，惶急之間，竟失落在車前地上，她的臉不禁一陣發燒……她自己也不明白，為甚麼打從這位少年一出現時，她便不知不覺地把方才發生的巨變，及至於眼前性命攸關，統統放諸腦後了。

此時，那少年已將手中的香巾絞作一條軟棍，握在手中，恰是一柄短劍的長度，他從容一笑道：「權充長劍用吧！只是有些大煞風景了……哦，你們二位，請進招呀！」

黑衣漢子何曾被人如此戲弄過！

其實，對方是絲毫沒有心存戲弄的意思，但這卻只能使自以為受到戲弄者更為難堪。他們虎吼一聲，目眥盡裂。那瘦高漢子躍起半空，長劍抖處，劍尖顫起一朵劍花，數十點寒星向那少年當頭罩下。矮胖子隨即撲來，那劍奔下路，靈動游走，好像七步蛇吐出的倏伸倏縮的蛇信子，方才殺了林福的正是這招。

那白衣少年卻是十分安閑，連脚步都未曾移了半寸。腕子一抖，內力貫入，軟垂的香巾驀地堅强起來，隨手一撩，磕在瘦子的劍鋒上，錚然大響，竟是金鐵交鳴之聲！

瘦子的劍磕開了，撲到半空的身體也被這股巨大的反彈之力震得斜飛出去，然而胖子的劍也到了，眞是間不容髮。

那少年的手臂順着剛才一撩的餘勢，揮下來，全不經意，卻是恰好把那「布劍」沾到離小腹不足三寸的劍鋒上。倒像是早已演練得純熟的套路，表演獻藝一般。

只見一沾一帶，胖子劍刺空了，人也貼着少年的身邊踉蹌地撲出十餘步。總算他下盤功夫不差，使個千斤墜，好不容易才消去那股大力，硬生生地穩住了身形。

他一抬頭，怔了。那瘦子正在對面盯着他，鼻尖幾乎碰着了胖子頭頂。正好是那句俗語——大眼瞪小眼。

兄弟倆呆了，喪門雙劍中最精妙的殺招竟被個黃口孺子用衣巾一招之間化為無形。眞是不可思議啊！

說起來，那也算不得甚麼招式，人家不過隨手一揮而已。眼見得全沒把他們眞當成個對手，黑衣人再笨，也有幾十年的江湖練歷，這一點他們看得出來，而且還有那份內功，這事連他們自己都不能相信。

從「布劍」的一磕一沾之際，傳入他們體內的那股力量竟是渾厚無比，如灼如焚。這小子從墜地練起，能有幾年的功力？可是又不能不信。到這會兒，他們執劍的右臂仍在一陣陣地酸痲痛脹。

他們明白，今天的事，絕對落不了好兒了。可他們更明白，到這時，退路是沒有了，硬着頭皮也得上！

瘦子使了個眼色，胖子點點頭，兩條黑影一閃，兩道青光同時落在那條香巾上。要挨上沒挨上時，兩柄劍同時一斜，泛着青光的利器分左右向上削去。主意打得不算不精——布總不能硬過鋼。可惜啊……叮噹、叮噹，斷了。那一胖一瘦此刻手裡拿着的長劍都齊齊地只剩下半尺多長了。另外那二尺多的半截早已飛向半天空。連着鏘然大响，刺入了路邊高聳的峭崖，深達數寸，戳在石頭上仍顫抖着，餘勢未盡。

這兩條漢子服了，以他們自身功夫，拚上全力也難把劍在花崗石上紮得那麼深。

他們服了，可有人還不服。一直觀戰的另外兩名黑衣豪客驀地從腰裡抽出兵器向那白衣少年雙雙襲來。他們的功力不比使劍的高出多少，他們敢出手，靠的是兵器上的便宜，這種兵器叫蛇骨鞭！四十六枚核桃大小的鋼球連成一體，若加上內力的催動，這玩藝兒要軟有軟要硬有硬，軟硬自如，專一纏奪對手的兵器，這是一種極厲害的外門兵器，起碼它是輕易不會斷的，不像劍。

雙鞭合擊，呼呼風響。眨眼間，兩條蛇骨鞭雙雙纏在那少年的「布劍」上，一招得手，兩條漢子齊聲大喝：

「撒手！」奮力回奪，可那剛才震斷兩柄利劍的「布劍」似乎仍是條輕輕軟軟的香羅巾，飄飄然毫無受力之處。

一拉一扯，僵持之際，黑衣漢子驟然發覺蛇骨鞭口傳過來的竟是自己伙伴的力道。那少年正微微笑着，像是看兩個傻小子較勁兒的笑話！

這兩人倒也不是傻子，心裡一驚，不約而同地就要撒鞭。晚了！一股似有千鈞的吸力，此時已把兩條蛇鞭牢牢吸住，這兩條重達數十斤的外門兵器竟似長在了那條輕飄飄的香巾上，要想拆開奪回，那簡直是蜻蜓撼石柱！

「不好！」

其中一名漢子驚叫一聲，扔了蛇骨鞭撒腿就跑。此時，那一胖一瘦的坐騎早已轉過一個山坡，望塵莫及了。另一名使鞭的漢子鬆手略遲，被那少年雙指點了胸前三處重穴，兩腿一軟，癱倒在地。當少年抬頭再看時，那三名黑衣已然全都無影無踪。他也不追趕，劈手提起地上的黑衣壯漢。

「你們是甚麼人？憑甚麼這般强橫？」

連問幾聲，那漢子只是閉了眼不吭一聲。少年無奈，伸手在他腰間一搜，竟然摸出一塊小小的金牌來。定睛一看，上面四個小字「北鎮撫司」，一個大字「姚」。少年暗吃一驚，失聲問道：「怎麼？你們是錦衣衛？」

話音未落，微聞背後一片細微的暗器破空之聲，少年縱身一躍閃過路旁，一把梅花針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從路旁山崖上打下來，可憐那姓姚的漢子穴道被制動彈不得，十幾支鋼針打在身上，發出一陣殺猪似的嚎叫。

少年抬頭看時，見峽谷間暮色蒼茫的一綫天際，恰有一條黑影掠過，一閃，巨鳥投林般地落入對面崖上。那片在暮色四合中已是黝黯的叢莽，他明白，照這人的身法，追是沒有用的。

那少年又定神瞥了眼手中金牌——錦衣衛！即使他再怎麼不諳世情，也能猜得出這三個字的分量。他長嘆一聲，回頭看去，只見地上的漢子竟是面色死灰，張口瞠目，在抽搐掙扎了幾下後，猛地頹然不動了，臉上是極度的恐怖猙獰，全然看不出生前容貌。而且自頷間起，漸次昇起一片青黑的顏色，迅即彌漫到兩頰眉心。

少年扯了漢子一衣襟墊着，小心翼翼地拔了那面門上的一根梅花針，一看，針尖處是黑色的，一嗅，一股腥氣，中人欲嘔。這針上分明餵了見血封喉的眼鏡蛇毒！他倒吸了一口冷氣，即使如他這樣的少年英雄，此時此地，亦不禁脊骨處自下而上一陣冷痳。

少年慘然笑了，他搖搖頭，輕輕拂去自己白衣上沾染的輕塵，又抖開手中仍握着的那條香巾，拂平巾上折痕，雙手捧上，像是捧着一件價值萬金的寶物，當他回眸看，眼前一亮，那位車中少女一雙美目正定定地望着他。

此刻，一輪夕陽恰恰壓上了山頂，把天與地，山與路以及天地間，山路上的他與她都染紅了，而他的臉更紅了，像有火在燃燒着。

* * *

他，有個極響亮的名字——紀宇超。

可惜這個響亮的名字如今還寂寂無名，就像那一身足以驚世駭俗的武功也還罕有人見曉一樣。他那雙指可穿牛腹、拳能碎頑石的手，還沒有沾上過一絲半點的血跡。他只不過是個大孩子，按江湖道上的說法，他是個「未出道的雛兒」。

然而，他卻是一代武林宗師，九皋山莊主人，大俠司空羽的入室弟子，蓋世絕學落日長河劍法的唯一衣鉢傳人。除了江湖閱歷和世事人情之外，他已經盡得其師的眞傳，以內功，劍術而論，雖不敢說空前絕後，但是已到了冠絕當世的火候，否則，大俠司空羽也不會在最近安然坐化，把他拋在這個險惡人世間。

他是名副其實的將門之子，先父紀殿臣行伍出身，屢建戰功。抗擊過騷亂海防的倭寇，也平定過揭竿而起的亂民，官昇到手握兵權的一鎮總兵大人。雖說位高權重，紀殿臣老先生卻不信鐘鳴鼎食之家能出將才，所以，五歲上便將獨子宇超托咐給遠居塞外的大俠司空羽。

兩位老人有同鄉之誼，情同手足，依照先父遺願，他經過一番歷練後，也是要到邊關上一刀一槍去搏個封妻蔭子的。誰知老先生遭權臣所忌，得罪於閹黨，在他八歲時父親先遭貶斥，接着在個八月中秋的晚上，全家十數口男女統統神秘地死去。錦衣衛不知道紀宇超的下落，即使知道，也沒有人敢到九皋山莊去殺他。他活下來，長大了，卻終身打下了罪臣之後的烙印，只能是蒿萊草莽中人物，與仕途斷絕了緣份。

這也可說是因禍得福吧！

二十年前華山絕頂論劍，司空羽以一柄三尺四寸八分長的檀木劍，四個時辰不到，竟然硬生生震斷天下一流高手二十八柄長劍，外加十七般長長短短，重重輕輕的多種兵器！於是，得了武林一代盟主的名號。

從此「落日長河劍法」名噪武林。大俠成名後便歸隱於沙漠絕域，他平生只收過兩名徒兒，而被傳授這套劍法的卻又是紀宇超一人而已。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套空前的劍法竟一共只是兩招，甚至那劍訣也是盡人皆知，不過是唐代詩畫雙絕的王維那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兩招劍，兩句詩，凝聚了老師傅畢生眞傳，讓紀宇超整整推敲琢磨了十五個寒暑。

說怪不怪，說玄不玄。那精髓便是詩中落脚的兩個字。一直，一圓；一動，一靜；一剛，一柔；一正，一側。這相生相尅、相輔相成之中，不僅囊括了古往今來的拳經劍道，乃至連大千世界、玄機禪理也盡在其中了。所以，這兩招劍式其實有無窮無盡的變化。到了高境界，至法無法，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信手揮灑而皆成威力無比的殺招。之所以威力無比，其緣由就在妙手偶得，毫無家數淵源可尋。

要練就這種功夫，必得研盡古今武學，體察天地萬物，以心馭氣，以氣傳手，以手運劍，以劍合心，直至人劍皆忘，物我兩忘，而這便是司空羽自練內功心法，天人一氣禪功，練這種功夫其難可知，可是紀宇超畢竟練成了。功練成了，孩子仍是孩子，孩子有的是孩子的想法，譬如對那黑衣兇漢，他便不知道如何處置。

他們殺了人，這是罪行，我若殺他們，當然也是罪行，況且他們殺人也許不知有罪，我若殺他們，明知故犯，豈不要罪加一等？看見他們的狼狽情形，他覺得足够了，乃至生出一絲憐憫，師傅說過，武林人物該把榮譽看得比生命更重。

那黑衣漢子死在他面前，他確實



震驚，憤怒。但更多的是迷惑，他不明白這與他自己有甚麼關聯？這些都是紀宇超腦海間一閃即逝的念頭，孩子與成人不同的是善於忘卻。

二十年中有十五個寒暑他是在絕無人跡的沙海中那個恬靜安逸的小小山莊中度過的。

他完全沒有與陌生人，尤其是異性交往的經驗。不錯，當半刻之前那幅轎簾被扯落的瞬間，他愣過，痴過。不過他的心思卻與那四名漢子全不相同。

他的心，在異樣地波動。

車中那魂飛魄散的妙齡美人已看清了方才的一切變故，驚魂甫定，她顧不得整整散亂的雲鬢，顧不得扯扯揉皺的衣襟，便急匆匆地爬出車來，向她的救命恩人盈盈下拜。

紀宇超想也沒想，趨前一步，以手相扶。

於是，在這落葉蕭蕭的西風古道上，他和她面對面地站在一起。他的手觸着她的身體，這嬌弱的身軀似乎仍在顫抖着，像是微風中飄搖的柳絮，柔弱無依。他的目光也碰到了她的眼睛——那雙勾魂攝魄的星樣眸子，閃着淚光，帶着驚喜，恰如兩潭被疾風吹皺泛着漣漪的秋水。

長而微曲的睫毛一眨，他在那復歸於寧靜的深潭中照見了自己的影子。恰在這一顧盼之間，便種下了往後的情仇恩怨，纏綿悱惻乃至於生離死別。

* * *

一代奇俠辭世，武林盟主空缺。消息傳出，舉國武林中的精英雲集塞北。名爲公祭，實在潛伏着一場爭奪盟主的大鬥爭，其勢頭絕不亞於二十年前華山絕頂羣雄論劍的盛會。紀宇超此行的目的便往寧夏衛城中去，迎接前來參加公祭的武林衆前輩，不想他在半路上遇到上述的意外事故。

他與那妙齡美人雙雙乘騎在白駝上，沿着來路過了賀蘭山口，走入了浩瀚無邊的大戈壁。他們不是要回九皋山莊，進了沙漠便拐上另外一個方向，他要送她回家，他只能這麼做，一個弱女子，管家死了，丫環死了，保鏢的武師死了，連駕車的騾子也死了，古道荒沙，不送她，又當如何？

他不可能想到，現倚在他胸前的如花一般嬌嫩的女子，與過去將來的許多離奇血案竟有着極大的關係，其中還牽涉到一筆囊括國家金庫的巨大財富，關聯着一樁十八年前震動武林的空前浩劫，甚至影响他一生的名份等等。

簡單地說，此刻紀宇超甚麼也沒有想，隨着那白色健駝行走的微晃，在悠揚緩慢的駝鈴聲和醉人的異性氣息之中，他們走進了漸濃漸重的夜幕之中……

* * *

一彎新月剛剛昇在半天，如勾如眉。無數繁星早已綴滿天際，夜幕中，星月下，沙海漫漫，朦朦朧朧，別是一番風情。一座巨大的沙丘下，白色健駝安然卧着。

靠着駱駝鋪了一塊牛毛毡。毡上，那位年輕的絕代佳人裹着披風，頭枕着駝鞍。她酣然睡了。離她十步遠，白衣少年紀宇超正撥着一堆將熄的篝火。

他放上去幾枝乾柴，一陣輕煙過後，那柴又騰起暗紅的火苗兒。紀宇超盤膝趺坐，三花聚頂五心朝天，做起先師獨創的天人一氣禪功。剛剛做到第三段上，離他十步外的少女輕輕翻了個身。

修煉上乘內功的人，在入靜時，本是雷霆震怒於後而不驚，泰山崩傾於前而不動的。他本不會對身邊的事有所反應。可是，此刻紀宇超卻是心裡一陣煩躁，驀地頓覺思緒紛紜，眼前疊生幻像。悚然一驚，他連忙收功，渾身上下已是出滿了一層冷汗。

這在他，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凝神片刻，睜眼四顧，首先跳入眼簾的竟又是那個女人！此刻萬籟俱寂，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自己的呼吸心動之聲。他的目光，膠在那裡移動不得了。蒙了層斜月的銀輝，那張臉兒恍若月殿仙姬，巫峽神女。一種超凡脫俗的美，迴非白天所見那種又驚又怕，涕淚交流的可憐相。何況那淡淡的月光灑在她半仰半側的軀體上，隱約勾勒出惹人遐想的峯谷來。

紀宇超怦然心動，急待回眸，恰在此時，披風下微微一動，那美人臉兒上漾出撩逗春情的一笑，眞是千嬌百媚，萬種的風情。騰地一團火焰心中燒起來，二十歲的男子漢畢竟不是個孩子了，不管怎樣與世隔絕，人身上有些事是無師自通的；無論怎樣潛心修煉，人身上有些事是難以自制的。

身隨意動，他飄然到了那夢中的少女身邊，伏下頭去湊近那張半開半閉的，玫瑰花兒似的嘴唇。她猶自酣睡着，似乎渾然不覺。

驟然間，他的耳畔響起一串笑聲，那聲音不高，且極近，近得就像有人貼着他的耳邊在笑。身懷絕技的練家子，是絕對不能允許人貼得這麼近的，他尚未回身，便雙掌齊出，以掌代劍，向身後發出落日長河劍法中凌厲的雙招。以他的功力，雙招即出，身後十餘步內，即使是空中飛鳥也要應聲落地。

可他回身望去，身後那有人跡。紀宇超已飄身立於那座高大的沙丘頂上。只見大漠茫茫，碧空湛湛，視野之中，莫說是人，連個風吹草動都不曾有過。那沙丘下的少女仍在酣睡，安卧的白駝也在靜靜地反芻。而那笑聲的餘音彷彿仍在他的耳邊響着，裊裊不絕，如絲如縷。哦，莫非見了鬼？

茫然之際，他聽見一串叮噹的駝鈴響。那聲音極遠，極遠，似在天邊。若非是在坦蕩無垠的沙海上，聲音絕不會傳得這麼遠。紀宇超遁着鈴聲傳來的方向望去，極遠處的沙丘之間，一隊載貨的駱駝正朝這邊走過來。那駝隊看上去不過一串極小的黑點，黑點在如海濤般連綿起伏的沙丘間忽隱忽現，漸行漸近。不多時，已經可以看清領頭的駱駝，鞍上斜倚着一個人影兒。與此同時，隨風傳來一曲荒腔野調的歌聲——

……要錢何用？
坦蕩蕩沙海勝過白玉床。
要名何用？
笑呵呵無牽無掛走他鄉。
他鄉呵——
他鄉有個美嬌娘，
爲你流淚兩三行。
一陣大風吹乾淚，
變個蝴蝶飛過墻。
哎喲喲，去他娘！

月光下，看那駝鞍上的漢子穿了件不青不黃的衫子，一條腿盤着，一條腿蹺着，腳下穿着一對穿了底的青布鞋，懷裡抱着個不圓不扁的酒壺。那酒壺在月光下泛着灰白的錫光。紀宇超認得這個錫酒壺。

騰格裡沙漠中，都知道有這麼一個無名無姓，無家無室的流浪漢。他牽了幾峯駱駝，長年游蕩，喝醉了酒就信口唱些胡編的歌兒。司空羽在世時，也常托他捎些日用柴米之類。人們都叫他做「傻柱子」。

傻柱子唱完了他的歌，仰頭喝了口酒。

「嗬……」

他發出一陣傻笑。

紀宇超怔了。這笑聲活脫兒就是剛才響在他耳邊的聲音。此時，傻柱子離他有半里之遙！難道，剛才他曾來到我的身邊？這不可能。或者這人竟有千里傳聲的絕頂武功？這似乎更不可能。

駝隊轉過一座極大的沙丘，不見了。駝鞍上的人自始至終也沒朝這邊瞧一眼。

此時，斜月西沉，茫茫沙海漸漸隱沒於一片巨大的陰影之中。夜風也顯得强勁了些。那大大小小的沙丘、沙殼好像都有了生命，悄然地移動着，天地中彌漫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神秘的悶響。

紀宇超不禁凜然感到了一絲寒意。

那篝火此時只剩一堆餘燼。而那少女仍在睡着，似乎那麼香、那麼甜。

這人確乎一直睡着，在一個甜甜的夢裡。她好像從來就是在夢裡活着。在她的記憶裡，沒有父母，沒有兄妹，也沒有童年，她的時光都是灰色的。

大漠深處，一座灰色的古堡。

一位老態龍鍾的婆婆，常年穿着灰色的綢衣服，頭髮也是灰白的。

這就是她的家，她的親人。

那位婆婆待她是很好的。任她吃、任她穿。在荒漠之中極艱苦的條件下，盡量弄到些新奇的玩藝兒給她。婆婆也給她慈愛，教她些好聽的歌謠：

「搖呵搖，搖到外婆橋……」

「婆婆，橋是甚麼？」

每當她問到這些大漠中沒有的東西時，婆婆的神情便黯淡下來了，長嘆口氣。她很懂事，便不問了。可日積月累，她也明白了不少沒見過的事和物。而且，她隱隱地感覺到婆婆的慈愛中摻雜着些說不清的東西，就像在一碗甜膩的粥裡吃出一種說不清品不準的怪味來。

於是，她更懂事了，她認字、讀書、做針綫。

她長大了，她發現了這座古堡中的許多怪事，最怪的當然就是那位滿頭灰髮的婆婆。每天，婆婆都要到古堡的另半邊上大半天的時光。她不知道婆婆去幹甚麼，古堡裡的人誰也不告訴她。很小的時候，她也曾經問過婆婆，婆婆沒有說。當然，她也再沒問。那古堡的另一半是婆婆的禁地，她從來就一次都沒去過。她也沒想過進去，盡管小心眼兒裡十分想解開這個謎。

她今年快滿十八歲了，生活卻幾乎是一片空白。可這空白中卻又有一些混沌模糊的部位。譬如，她怕月亮，尤其怕那圓圓的滿月，看見了，便產生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恐懼，幾乎每次都要暈厥過去。爲甚麼？她不知道，她從來不敢去想，不敢去問。那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夢魘。她就是這麼長大的，每日每時好像都是在期待中度過的，可期待甚麼她也說不出。

如今，她似乎得到了期待中的東西。半個月前，婆婆死了，死得很突然，一下子她最親近的人便只剩下忠誠的老僕林福了。林福說要送她到沙漠外面去，去看那個她從未看過的花花世界。他們走得很匆忙，她看得出，他們是在躲避着一些十分可怕的東西。後來就發生了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於是，她遇到了這位白衣少年。

她當然是從未見過他的。奇怪的是，她卻覺得認識他，認識了幾輩子。

* * *

他們已經在茫茫無際的沙海間走了整整三天。帶了同鞍的少女，他們是走得很慢的。然而走得再快，在這死一般的空曠，死一般的寂寥之中也只像螻蟻般的爬行。

這天，太陽又落了。腳下的沙海竟然起了變化。枯黃色的明沙顏色漸次轉深、轉重，變爲一片黝黑。沙變成了重重疊疊龜裂的片石。

駝蹄踏上去錚錚作響，還騰起一



股非霧非煙的東西。黝黑的片石泛着幽幽的光，在夕陽下，似燒着了。這礫石聚積了一天的熱氣，都在這落日時分渲瀉噴湧出來。那熱氣昇騰流動，將印在礫石上長長的人影幻化爲奇形異態。昇騰的氣流在一望無際的天與地的交接之處，一層層、一片片，結成了一張氣的幕，光的網。一切都變得詭譎奇幻，神秘莫測，似夢魘，如魔境，迥非人間地界。

這就是使行人聞名喪膽的黑戈壁，就是這沙漠中長大的少年英雄紀宇超也望而生畏，觸目驚心。連那峯神駿的純白色健駝，也在這戈壁邊緣上呦呦哀鳴，踟躕不前了！

奇怪的是那位看上去弱不禁風的少女竟不見絲毫驚惶，反而神色坦然。只是那眉眼之間隱隱現出一種淡淡的惆悵。這裡，快要到她的家了，可是任何人也沒有黑色戈壁中夜行的膽量，他們只能在這裡再行露宿了。

此時她定定地凝視着他，好像要說些甚麼話，說很多的話，欲言又止。這三天，她幾乎沒說一句多餘的話。

恰在此時，那峯白駝卻發出一陣興奮的嘶鳴，眞像是奇跡，離他們約有數箭之遙的地方，竟然看見一道炊煙。乳白色的煙霧飄上空中，繚繚裊裊，昇上那片漸由緋紅轉爲湛碧的蒼穹。使人感覺溫暖安寧，嗅得到乾柴燃燒時那種氣味，乃至於吊壺中的沸騰濃郁的奶香。

這次他們碰到的是一羣牽着駱駝長途販運的客商。

從長安西行，穿過浩瀚的沙漠，直至古稱西域的龜茲、大宛、伊犁、于闐乃至吐魯番、大月氏，直到地中海，這便是有名的絲綢之路了。在這條漫長艱辛路上經商的都是一些精明而又豪爽的漢子。

這羣人一共六個，其中還有兩個人相貌相似，都是深目高鼻，留着一大把捲曲的虬髯，一看便知是一對孿生的西域胡人。爲首的一位姓張，四十出頭年紀，白胖微鬚，一團和氣。

二三十峯馱了貨物的駱駝卧成一個圓陣。中間，商人們已燒旺了篝火，吊壺開了，熏得烏黑的雙耳鐵鍋裡剛剛放進黃米和切成小塊的牛肉乾。

對於貿然造訪的紀宇超兩人，他們毫不掩飾好奇的目光，尤其盯着那少女貪婪地看，低聲笑着，還打手勢。可是，當紀宇超口裡訥訥地說不清情由，而那少女更羞紅了臉時，這些漢子們便善意地哄笑着，不再多問甚麼了。

紀宇超從小就常見到這些行商，他了解他們。於是他和她便也在篝火旁坐下了。

那峯白駝也卧進了駝羣中。有峯貼近的母駝，伸着鼻子多情地嗅着它。

一位商人從馱架上取來一個皮囊，裡面是美酒，濃濃的琥珀色，剛一傾出便飄過來一陣撲鼻的香氣。盛酒的器皿卻極簡陋，只是一個剖成兩半的葫蘆瓢，用久了，泛起油光的黑黃。漢子們便用這瓢輪流着喝那美酒。酒過一巡，一團和氣的白胖商人用手掌抹淨了瓢沿，遞到了紀宇超的面前。

「小兄弟，也請賞光嘗一口吧！這可是我們販回來的眞正西域葡萄美酒，說句不知深淺的話，運到中原，這酒可就不是隨便甚麼人都能有口福嘗到的了。小兄弟，萍水相逢，也算有個緣份。請！」

紀宇超有些猶豫，推辭再三。身邊一位長了幾顆淺白麻子的商人卻已有不悅之色。

「大哥，何必勉强。看這位公子爺也是有身價的人物，喝咱的酒，誰知道裡頭有毒沒毒！」

紀宇超的臉驀地紅了。

白胖商人嗔怪道：「老三，這是甚麼話！平白無故，誰能疑到咱投毒害人？再說，這位兄弟親眼見咱們人人在這瓢裡喝酒，哪能有毒呢？要說不常出門的人嫌咱們這樣沒規矩地骯髒的倒也是有的……」

話說至此，紀宇超這酒是再不能不喝了，於是他便接過了酒瓢。

其實，這酒本是絕不該喝的，因爲世界上的事情，若是有人把你推到再不能不幹的地步上，那此事你千萬幹不得，這可以肯定說是懷着你不知道的某種目的！可是，紀宇超不懂這個，他是個「雛兒」。

他喝了這酒，這酒是很美的，於是他把酒又遞給了那少女，那少女也輕輕啜了一口，即使她明明知道這酒有毒，也會喝的，因爲，是他遞來的。她只啜了一口，小小的一口，便已經醉了。那酒是從未喝過的，有難以言傳的醇香甘洌，入口下喉便使人生出一種懶洋洋的倦意來，渾身一百零八個骨節，三萬六千個毛孔眼兒，無一不舒服，無一不暢快。她飄飄然，悠悠然地飛了起來，飛到黑絲絨一般的天幕上，在綴滿的繁星間游蕩。那可愛的少年公子也飄在她身邊，下面是張開巨口的深淵一般的黑暗，她隱約地聽到來自地獄裡的一陣笑聲！

「哈……」

「嘿……」

「大哥，眞有你的！借着手指一抹碗邊，便灑了『胡椒面兒』，這一手，神仙也瞞過了！」

「哈……」

漸漸地這笑聲消逝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這時她一點兒也想不出這些話是甚麼意思……

睜開眼睛時，三星斜過，夜已深了。眼前恰是耿耿銀河，極高極遠。她醒來了，腦間仍是一片空白，身體懶懶的，舒服極了，她依然是那樣飄飄欲仙，似乎稍動動手腳，便會又飛

上那湛藍的蒼天在羣星間遨遊。然而她一動也不能動，手腳都被牢牢地捆縛着。

那種與生俱來的，莫名的恐懼又昇上心頭，似一股極冷的水一下子浸漫到全身，她感到了冷，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她轉過頭去，看到那白衣少年正在離她極近的地方皆睡。她吃力地移動了軀體，靠緊了他，把頭倚到了他的胸前，女性的本能，使她渴望庇護，儘管他仍然是一動不動地昏睡着。

她聽到他平穩緩慢的心跳，感到他深長的呼吸，他還活着，她感到滿足了。有生以來，這第一次異性的肌膚相偎，使這個十八歲在一片空白中長大的女孩子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充實。她知道，像她這樣的女孩子落到一羣陌生男人手裡，大約只有死這一條路。因此，她慶幸自己在臨死前能夠得到這夢想不到的幸福，她全身都震顫了。

她的震顫傳達到他的身上，紀宇超也隨着睜開了眼睛。他首先看到的，是她倚在自己胸前頭上的那縷鬢髮，那個近乎透明的耳朵，還有從她鬆開的領口處躍入眼瞼的一抹像凝脂，像美玉的肌膚，一股清香飄入鼻孔，沁入心脾。他轉動了一下頭看看，篝火熄了，趕駝的商人們都睡了，打着鼻鼾聲，紀宇超一陣茫然。

她感到了他的動作，輕輕地說：

「哥……」

那聲音輕得她自己都幾乎聽不到，可是紀宇超聽到了。

「哥，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紀宇超。」

「紀、宇、超……我記住了。我叫鶴兒，仙鶴的鶴。」

「記住了，仙鶴的鶴，你也記住。」

「哥，你能動動嗎？」

「能的。」

「你把頭向下，向下點……」

此時的紀宇超一點一點地動作着。駝筋繩子在肉裡越勒越深，他渾然不覺。

「哥，看見了嗎？我脖子上有條鏈子……哦，你咬住它，拉，扯……」

終於，紀宇超看見了，那條繫在她頸間的細細的黃金鏈兒上掛着一塊小小的白玉珮。龍眼核兒大小的羊脂玉上雕了隻蝙蝠兒落在靈芝草上——福至心靈，眞是精巧絕倫。紀宇超恍惚間覺得在甚麼地方看過這個東西。

「哥，咬斷那條鏈子……這墜兒給你吧，這是唯一從小兒就伴着我的東西……」

紀宇超照着做了，把那玉佩銜到口裡。那玉佩帶着她身上的溫暖，帶着她體內的異香，含在口中，就似這位嬌小的美人兒整個地也送到這少年的身體深處。紀宇超一陣燥熱，一陣昏眩，似乎全是出於偶然，他的臉一下貼到她的臉上。驟然間，他們的唇緊緊地貼在一起。

他們靜靜躺着。在星月下，在沙礫上，在篝火旁，在那一羣暗算了他們的神秘人物之間，他們全然忘記了這一切，這個世界上只有他們。

他們——他和她——此刻便是整個世界。就這樣，過了不知是多麼長久的時光。

驀地，紀宇超覺得他的身體被甚麼東西觸動了。肩頭上深深勒入肉裡的綁繩一緊又一鬆，他的一隻手臂竟然可以動了！一股熟悉的氣息噴到了他的脖子上。一種濕濡濡、熱乎乎的東西貼在他身邊，茸茸的，癢癢的。啊，這竟是他那峯矯健而通靈的白色健駝，是牠悄然來到，咬斷了縛在主人身上那堅韌的綁繩。牠吻了主人，情不自禁地仰天一聲長鳴。

此時，東方天際已染了一抹緋紅。牠的鳴叫竟引得整個駝羣一齊叫着，躬身立起。這當然也驚動了那幾名打着鼾聲的漢子，最先醒覺的是那白白胖胖的首領和淺白痲子，他們略一巡視，便齊聲發了聲驚叫，飛身撲來。就在這一瞬之間明晃晃的兵刃已然出手……

* * *

兩名貌不驚人的行商從腰間取出的竟是每人一對鑌鐵判官筆。判官筆不在十八般兵器之列。這東西長不過尺餘，形似毛筆，頭尖尾鈍，本是專門用於封打穴位的內家兵刃，江湖上能使這麼一對傢伙的必定絕非庸手。

果然看這兩人那一起一縱的身法，宛似猛虎出林、蒼鷹搏兔。那快捷、那靈動，單這份輕功，便說明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而紀宇超躺臥的地方離他們起身之處也不過才是十步之遠，一起一縱，幾乎已到了他的頭頂處。這二人不等落地，在半空中身形一變，借凌空下擊之勢，手中四支判官筆齊出，刹那間紀宇超全身上下的致命之穴就在判官筆的籠罩之下。

本來這些穴位被點中一個也就夠了，任你鋼澆鐵鑄也絕禁不住這一下的。這便是內家兵器的厲害之處。中刀着箭，皮破血流，或許尚可拚命掙扎，這玩藝兒碰中了，便是起碼三五個時辰動彈不得。四筆合擊，虎虎風響，勢若雷霆。此刻紀宇超全身還綁着繩索，只有一隻左手可以行動自如。

可是，就這只左手略略抬起，在地上輕輕一拍，他那捆得如端午節的糉子一般的身體竟然借此一擊之力猛然飛起。那速度並不十分迅捷，恰似一朵閒雲在空中悠悠飄過。

紀宇超的那襲白色長衫的衣角恰好擦着了白胖漢子右手的筆鋒，被那强勁的筆風帶得飄了起來。這一飄便飄過那峯白駝，嗤嗤嗤嗤，四支判官筆帶着千鈞之力一支接一支地插入那片被紀宇超的身體壓過的明砂。

與他們同行的另外兩個商人也撲



了上來。這是兩條身高八尺的魁梧壯漢，吼聲如虎，手中的兵器也是驚人：一柄蘸金開山大斧足有四十斤重；一把魚鱗厚背長刀竟是五尺多長。此時，一刀一斧舞動起來，丈餘方圓之內刀風震蕩，幾乎風雨不透。

可是紀宇超雖是手無寸鐵，雙足被縛，卻是將那左手又是一按，身體飛出，迎着面直直地就向那刀鋒斧刃處掠去。那一刀一斧的兩名殺手一怔，手裡兵器也隨着略略一停，那少年便像朵白雲般地從他們頭頂上飄過，而他們手中的刀斧也似在這一刹那間碰上了甚麼東西。他們由不住地心中一喜，心想，挨到咱弟兄的傢伙了。可一轉身回頭，傻了。那少年微笑着站在他們身後，腳下是一堆斷成數段的駝筋繩子！

原來在一撲一躍之際，紀宇超借着他們揮舞的刀鋒斧刃割斷了自己身上捆着的繩索。

躺在白駝身後的少女鶴兒剛剛驚嚇出一身冷汗，此刻卻不禁連連叫絕。

紀宇超看見她的窘態，竟然衝她一笑，調皮地扮了個鬼臉。少女鶴兒的笑意剛浮到嘴角上，便驟然又化爲一聲驚呼：「宇超，留神！」

原來，那四支判官筆又分前後左右一起襲到少年的身邊。而他卻仍在不急不慢地解着肩膊上的最後一段繩子。筆尖已到，紀宇超竟連眼角也未斜過一下，只是那手腕輕輕一抖，那條駝筋長繩竟飛了出去，好似一條靈動的長蛇，蜿蜒着直奔那四支判官筆。

此時，那使魚鱗刀和開刀斧的兩位也醒過味兒來，舞着刀斧一起上來夾攻。

說來話長。其實這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兒。

繩索迎上了判官筆一纏一繞，叮叮噹，竟把這四支得力的內家兵器捆成了一把兒，餘勢未盡，直飛過去，一聲巨響撞在了蘸金開山大斧的背兒上。那斧「颼」地尖嘯着直上直下地飛起半空，落下時卻又砸中了厚背魚鱗刀。

於是乎這四名武林高手轉眼間八目相視，八隻手裡七隻成了妙手空空，餘下一隻手還握着一個光禿禿的刀把子。

四個人刹那間像被施了定身法，變成四尊廟裡的泥胎。

就在此時，那兩名虬鬚碧眼的西域武士卻已悄然掩近，兩柄月牙彎刀架在了那少女粉雕玉琢般的頸上。鶴兒此刻已喊不出聲音。那兩名壯漢卻一邊呵呵笑着，一邊嘰哩咕嚕喊了幾句聽不懂的話。驟然間形勢急轉，此刻呆立在那裡的竟是紀宇超了。

爲首那名白白胖胖的中年漢子抬手拍拍衣襟上沾的塵砂，老氣橫秋地說道：「小兄弟，以你的年紀，身手確是不凡，可就是在江湖道上太缺乏歷練了。」

這兩句話倒確實講得極爲中肯，簡直可以說是金石良言。

紀宇超低了頭，恭恭敬敬地答道：「老哥教訓得極是，兄弟記下了。」

那神態簡直如對師長，一時間倒叫對方不知該笑還是該怒。

「那，兄弟，還要痲煩老哥們動手嗎？」

紀宇超嘆了口氣，右手一抬，那條駝筋繩索抖起來。繩頭上仍捆成一把兒的四支判官筆直飛出去，錚然一響，在礫石間插成一排，離那漢子們腳前不足二尺，而且大半支筆已沒入礫石之中，露在外面的半尺長的筆尾仍在顫動着，顯然餘勢未盡。

漢子們的臉都嚇白了，若是這少年腕子上的力道再稍稍大一點兒，那可就完了。此刻紀宇超若要取這四人的性命，只不過是舉手投足間的事情。甚至想制住那十餘丈外的兩名西域武士也有十成的把握。可是他卻沒有辦法保證他們不傷着那可憐的鶴兒。思忖片刻，他只得把那截繩頭兒纏在自己的兩腕上。

漢子們呵呵笑着，朝着紀宇超走過去。突然，紀宇超的臉上起了驚疑神色。兩眼直着，抬手指着漢子們的身後，叫道：「看，那是誰？」

（未完・一）

**上文提要：**天魔女巧遇蕭瑤、蕭琅，自己師傅白娘子就是她們的姑姑，而蕭郎的身世，二女都清楚，天魔女癡於他們在身邊，便將蕭郎、蕭琅支使出洞，便和蕭瑤暢談蕭郎的身世。蕭郎雖然出洞，在外竊聽，二女所談，証實自己是白娘子的兒子、蕭瑤是同父異母姐姐，聽到這裡，蕭琅折回，說發現武夷優曇和瀟湘子跟踪而來，她們亦發現小猴兒，蕭郎匿在樹上窺視……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 溫柔鄉是英雄塚

## 誘開喬裝小子 擄走樹上哥兒

小蕭琅嘻嘻笑，一晃肩兒，轉頭就跑，瀟湘子跺脚就追。

輕身功夫絕倫的瀟湘子，竟然追不上小蕭琅，竟然總是差那麼一點兒，就是抓不到這小猴兒，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原始的叢林，像波瀾壯闊的翠綠的海洋，瞬即把一大一小，可都粉粧玉琢的人兒淹沒了。

躲在樹上的蕭郎如醉又如痴，可知連瀟湘子爲甚麼臉紅，一定是在想他，想到初相遇，泛舟曹娥，她一直以爲扮得蠻像的，原來人家早知她是女紅妝。即使她是個自然的女兒，也不禁羞得臉兒紅。

自然的女兒，現在是眞回到了自然中，原始的孩子，可不是眞像個小猴兒，現在，也回到原始中去了。

爲甚麼？初遇瀟湘子，他們就像已相識了千年萬年長？又爲甚麼？小蕭琅這小猴兒，一見就纏上了他，可愛的孩兒誰不愛，但親切感，爲何會油然而生？

啊呀！他還等待甚麼，慌忙溜下樹來，向小蕭琅先前手指之處奔去，飛奔去那山谷。

是瀟湘子的聲音，說道：「趁早兒說了，大哥哥是誰？誰是你大哥哥？」

尚未落下山谷，瀟湘子已急不可待，一把揪住了小猴兒。他看見了，在垂蔓如簾的崖下，小蕭琅非但不掙扎，反而就勢摟住了瀟湘子的脖子。說：「想你的大哥哥呀。小魔女姊姊叫他風流蕭郎的。」

「小魔女？你是說：天魔女？」

「那是江湖中人叫的。」小蕭琅說：「我可叫她小魔女姊姊。」

「那麼。」瀟湘子說：「眞是他們了，你那小魔女姊姊，和蕭郎大哥哥，他們在何處？」

「大哥哥想你呀。」小蕭琅說：「小魔女姊姊一走，我們就溜進山裡來找你了。」

「你是個可愛的小猴兒。」

瀟湘子心裡一定甜甜的，因爲她摟住了小猴兒，聲調也輕柔了，那麼，即使天魔女在他身邊，她的蕭郎想的仍然是她。說：「你眞可愛，但他怎沒告訴我，有個可愛的小猴兒兄弟呀？」

「我不許你皺眉頭兒。」

小蕭琅把瀟湘子皺了的眉頭兒撐了開來，眞是個小靈精，說道：「大哥哥沒瞞你，今兒早上，我才知道他是我的大哥哥，我喜歡大哥哥，也喜歡大哥哥有個花姑娘姊姊。」

小蕭琅又把她的脖子摟緊了，原來是這麼回事，今兒才知道，當然也就是今兒才遇到的，原來蕭郎沒騙他。道：「他在那裡呀，你那大哥哥。」

瀟湘子四下裡望，既然是一道兒，小猴兒兄弟現身了，他必也在左近，但只有草木蕭蕭，綠波在起伏，崖端虬松上垂落下來的藤蔓在飄浮，却不見蕭郎現身出來。



「先前我發覺樹上有人，以爲是他，原來却是你，他在何處呀？」

小蕭琅說：「他也在那樹上呀！」

瀟湘子大吃一驚，放下小蕭琅。道：「你是說，你和他……都在樹上？不好！快回去，快！」

不顧小蕭琅，飛奔回到樹下。

小蕭琅竟然追趕不上，回到樹下，只見花姑娘姊姊楞在那裡，樹下已不見了武夷優曇。

「大哥哥，下來啦。」

小蕭琅仰着頭兒叫道。沒人應聲，瀟湘子一跺脚，道：「糟了！我以爲樹上原來只有你這個小猴兒。」

「怎麼糟啦？」小蕭琅的眼兒也瞪大了，說：「咦！那個……大姊姊呢？」

「魔婆！」瀟湘子恨得直跺脚，道：「咱們着了那魔婆的道兒，你大哥哥被擒去了，一定……」

若然她先前也發現樹上有人，武夷優曇豈會不發覺的，必是不動聲色，兩人一走，蕭郎就着了魔婆的道兒。

小蕭琅從這一株樹，飛到另一株樹，眞像飛，叫道：「大哥哥，你在那裡呀？」

風也蕭蕭，全山也寂寂，那有人應聲！

* * *

怎麼身子飄呀飄，像在雲端？

蕭郎睜開眼來了，腦子裡，瞬間是一片空白，只是一瞬間，一片茫然間，可愛的香妹妹，可愛的小猴兒，在茫然的空白中，由淡而濃，影像凝結了。

他笑了，耳邊又響起了小猴兒的聲音：「我不許你皺眉頭兒。」

小蕭琅伸出小指頭，把瀟湘子皺起的眉，舒展開來。

他睜開的眼睛又閉上了，這就是緣嗎？小靈精的小猴兒粉粧玉琢，誰會不愛，但小蕭琅對天魔女可不是一見就親切投緣，小魔女，竟然吃了小猴兒的苦頭，但對瀟湘子，可不是了，只是天眞的親切，摟着瀟湘子的脖子，也像摟着他的脖子一樣。

啊呀！他更清醒了，莫非……着了道兒。他怎會躺在這兒？但甜在心中，捨不得睜開眼來。

一定，時光會凝結過了，香妹妹，小猴兒，一定是和他玩兒，小猴兒眞是天生異稟，他已來到近處，如何瞞得過他們。

陡然間，身子往下一沉，不是飄呀飄，而是搖呀搖，這是在甚麼地方呀？

有人走近來了，而且俯下了身來瞧他，因爲那溫馨如蘭的呼吸，輕拂在他臉上。

當然是香妹妹，怕不捉到你。啊呀！他想伸手，倏地伸手，那知一陣劇痛，痛入心肺。

腦子裡轟然一聲，眼前一黑，這滋味，那餘姚山上的滋味，永生也難忘。

小妖女！小妖女的彩條又綁在他身上，才會如此。

只聽耳邊有個惶急的聲音，輕聲說：「別動啊，也別出聲。」

紫薇，是紫薇的聲音，在他耳邊說。那麼，眞着了小妖女的道兒。

總算他還能睜得開眼來，滿面的痛苦與憐惜，可不是紫薇，急道：「別出聲，師傅在船頭。」

他明白了，原來是着了武夷優曇的道兒，但綑綁他的，却是小妖女的彩條呀！該死的小妖女，却怎麼不見小妖女。

一見紫薇滿面惶急，他那還敢出聲，紫薇輕聲急道：「現在你在舟中，師傅把你擒來，要押解你去海鷹幫，別出聲，秦姜就在後艙，你也出手太重了，她的肩骨碎裂，一時那會好得了，現在恨極了你，她若知道你在這裡，一定又會……磨折你。」

蕭朗倒抽了口涼氣，他現在被綑綁，武夷優曇這魔婆在船頭，小妖女秦姜在後艙，他那還敢出聲，紫薇，這對他恩深、義重，情更痴的紫薇，冒着多大的危險，溜來告訴他。

「不過，你放心，只要你聽話，就不會……求你，即使你不喜秦姜，求你……敷衍她。」

「等一等，」蕭郎低聲道：「這是在你們的舟中了，畫舫現在何處？」

「天目溪。」紫薇道：「師傅那日回來，聽秦姜訴說，氣得了不得，吩咐我們隨後跟來。別小看了那幾個侍女，可都是紅娘子挑選出來，侍候她那個從小被嬌寵壞了的女兒，一日夜舟行五百里，乃是平常事，別忘了，海鷹幫是海上的幫會，海上也能駕舟如飛。秦姜在師傅面前撒嬌兒，一定要師傅用彩條把你綁回來。你不知道，這小妖女最會討師傅歡心，而且，師傅現在也有求於海鷹幫。」

有求於海鷹幫，那自是這武夷優曇自知對付玉姬公主和那婕妤，加上天魔女姊妹，自知人單力弱，若知道瀟湘子和他已緣結三生，相愛已深……啊呀！這魔婆怎會不知道，瀟湘子一直在庇護他，察顏觀色，怎會瞞得過他。

蕭郎額上冒了汗，不僅心下大急，而且痛得他咬緊了牙關，他忘了彩條上的鈎刺，一掙之下，就會刺入他的肌膚。

「你……你呀，明知道……」

紫薇慌忙掏出解藥來，塞在他口中。

「放開我，你能夠的。」

「不行，」紫薇急得臉也白了，說：「你如何逃得出手去，只有更多苦頭吃，只能見機而行，秦姜其實愛極了你。」

「愛磨折我。」

「就是因爲愛你，才磨折你，否則也就不是小妖女了，否則，早殺了你，忍耐，敷衍她，記住了，對她說，你愛她。」

「我恨不得殺死這小妖女，這邪惡的小妖女！」

恨得蕭郎切齒咬牙，却也知道現在肉又在砧板上，若然出聲，只有自討苦吃。不錯，待機而行，有紫薇在暗中相助，必能逃出魔掌。

紫薇忽然俯下身來，在他臉上親了一下，臉兒一紅，旋身，已溜到了艙口，只聽她叫道：「師傅，怎不進去歇一會兒。」

可感，可愛，多可憐的紫薇，又多端莊，他明白，這是安慰，而且在鼓勵他，不是放浪，而是告訴他，她在他身邊，像護祐之神，永遠保護着他。

她端莊，小妖女顯然絲毫也沒懷疑過，餘姚山上救走蕭郎的，竟會是紫薇。小妖女秦姜喜歡的，紫薇從不敢和她爭，不僅父母寵愛，因她最會討好，武夷優曇也同樣寵愛她，當然，紫薇怎敢和她爭情郎。

蕭郎切齒咬牙起來，忍耐、聽話，可憐可愛的紫薇，是這樣求他的，他能忍受小妖女的磨折嗎？聽話，難道强迫他和小妖女成親，他也非聽話不可？

蕭湘子在何處？無論如何，小蕭瑯知道他在樹上，回去不見她，不見了魔婆，當然知道他已落在魔婆手中，若再會合了天魔女和姊姊蕭瑤，一定會來救他的。

但搖蕩的畫舫提醒了他，他的心也在往下沉，連他也萬萬想不到，這畫舫竟駛到天目溪來，逆流而上，一日夜竟能舟行五百里，她們當然也會想不到，這是甚麼時刻了，艙中雖然不黑暗，却不見天日，蕭湘子即使會合了天魔女和蕭瑤，必然奔去夏禹橋方向。

蕭郎心裡眞是寒透了，武夷優曇知道上了天魔女的當，必然怒極了，必然會遷怒於他，那麼，即將遭受的磨折，不僅是小妖女，必然還有這生性暴戾的魔婆。

紫薇是怎麼說的？吩咐她們駕駛畫舫，隨後前來？蕭郎的心更往下沉，那麼，魔婆早安排下了，把他擒回海鷹幫，昨日之所以未即刻動手，只因要追查玉姬公主的下落，一但明白上了天魔女的當，即刻，就把他擒下，必然也怒上加怒。

蕭郎越想越寒心，眞寒透了，若然蕭湘子提起武夷優曇就畏懼，也不敢違抗她，那麼，即使會合了天魔女與蕭瑤，即使知道他落在這畫舫中，能救他脫離魔掌嗎？

是武夷優曇沒有應聲？還是他沒有聽到？

忽聽紫薇哼了一聲，溫柔的紫薇，竟也會冷冷地哼了一聲，說道：「海鷹幫的畫舫，師傅，你放心，海鷹旗兒一飄揚，凡是江湖中人只有遠避的，誰有這樣天大的膽子敢來劫人。」

「你知道甚麼。」武夷優曇的聲音，冷冷說道：「她們都不是江湖中人。」

「師傅，你是說天魔女？」紫薇忽然嘆了口氣，道：「啊！師傅，原來你還不知道，我也是三日前，秦姜把他……把這蕭郎擒住了，我也才知道的，原來，這蕭郎和東海白娘子大有淵源，師傅，不可讓秦姜磨折他，否則，白娘子面上會不好看。」

半晌，才聽武夷優曇冷冷的聲音說道：「三日前，你說：秦姜擒住了他？」

「啊啊！」紫薇提高了聲音，像是心裡發慌，道：「師傅，你別生氣，我知道，師傅曾一再告誡過秦姜，若不是遇到强敵，不到危急關頭，不可施展般若佛印，秦姜不過一時情急。」

是了，那日武夷優曇回轉，只是匆匆問了幾句，就追趕而來，其實不知詳情，甚至秦姜擒住他，磨折他，這魔婆也不知道。

紫薇顯是故意提高聲音，顯然是要令後艙的秦姜聽到。更瞞不過蕭郎的是她在告訴這魔婆，未遇强敵，來到危急關頭，秦姜妄用了般若佛印。

那知魔婆哼了一聲，讚道：「好徒兒，若不是施展般若佛印，如何擒得下這風流小子來，倒懂得先發制人，否則，如何能用這彩條細綁得住他。這就不怪了，原來這風流小子與白娘子有淵源。」

蕭郎聽得來心寒極了，因爲魔婆說到風流小子，簡直就是從牙縫迸出來的，顯然咬緊了牙關。只聽魔婆繼續說道：「是了，我一路追踪，竟差點被他們溜掉了，原來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這風流小子竟與白娘子也有淵源。」

「是呀！師傅。」紫薇道：「所以說，不可難爲他，要不然，豈不得罪了白娘子。師傅，快，阻止她。」

蕭郎即使咬緊了牙關，也痛得哎唷出聲，他只顧凝神聽船頭上的兩人談話，小妖女秦姜已溜到了床前，竟也沒發覺，而且細綁他的彩條，一頭又已握在她手中，只那麼一抖，條中的鈎刺便又刺入蕭郎肌膚，痛得蕭郎咬緊了牙關，也叫出了聲來。

那武夷優曇非但不阻止，而且忽然大笑一聲，說道：「好好！妙極，把這小子吊在旗竿上，看他還敢不敢風流。」

秦姜喜得哇哇叫：「當眞妙極，嗳呀！我怎會沒想到，豈不就可以找出那日救他的人來了，看誰還敢來救他。我娘說過，被她這彩條細綁了，除非連皮帶肉都撕下來，否則是解不開的，嘿！那人竟解得開彩條。」

蕭郎吃過苦頭，本已痛得額上見了汗，聞言，更嚇得汗流如注。若然



這小妖女知道那日救他的人是紫薇……

他簡直不敢想像，是否小妖女已懷疑了？她娘賴以成名的歹毒奇詭的彩條，已封條十多年，豈僅無人見過，便蕭郎已在江湖上行走多年，連聽也沒聽人說過，那麼，誰能解得開彩條？

罷了，這魔婆親手先後殺了三個丈夫，奇妒無比，最恨的就是男人風流，小妖女秦姜被他碎了肩骨，又那會不恨他入骨，既已落在這魔婆妖女手中，求死也不能，只有任由她們擺佈了。

忍耐，聽話，紫薇的叮囑仍在耳邊，但蕭郎如何能忍耐，怒道：「你這該死的小妖女，呔！你……滾開！」

秦姜竟眉開眼笑，竟……竟向他身上撲來，蕭郎被彩條細綁了，那能躲得開，被她親了一下。當眞，他忘了，他惱怒，打她、踢她、罵她，小妖女越高興，越是喜歡他這男兒氣概。

蕭郎氣壞了，怒道：「有膽，就放開我，你不是喜歡我打你踢你嗎？原來你是賤骨頭的小妖女！」

原來，這小妖女不僅喜歡虐待人，磨折人也就是愛，而且喜歡被人磨折。且慢，她的右肩骨不是碎裂了嗎？怎麼小妖女的右手握着彩條，還能磨折他？

蕭郎的目光一落在她肩頭，秦姜就明白他是瞧甚麼了。再又挨近身去，竟沒些兒惱怒，道：「蕭郎哥哥，我就知你喜歡我，嗳呀！當眞名不虛傳，你那天劍能剛能柔，招術更奇妙精絕，不怪我竟沒躲開了，你能斬斷我的右臂的，却只拍了我一下。」

蕭郎差點連肺都氣炸了，更恨得切齒咬牙，後悔沒把小妖女的胳膊斬落下來。忽見紫薇從小妖女的肩後露出頭後，眉兒緊蹙，也只有他，也才能看得出紫薇對他迅速搖了一下頭。哼了一聲，搶着說道：「我海鷹幫的船兒遠航西洋，有的是治傷妙藥，總算你變招得快，只令我妹子的肩骨裂了些兒，哼！否則，我妹子饒你，我也饒不過你。」

紫薇恨恨地說，却對蕭郎擠眉弄眼兒。顯然怕他再激怒了小妖女，蕭郎也才把未罵出口的話，嚥了回去。

只聽武夷優曇道：「把這風流小子拖出來。」

紫薇就勢凑在秦姜耳邊，低聲急道：「師傅的性情兒你是知道的，你可小心點兒，蕭郎，他是……你的夫婿呀。」隨又大聲說道：「妹子，把他交給我，小心你的肩骨未癒。」

從秦姜手中搶過彩條，喝道：「小子，滾起來，看你還敢不敢風流。」

蕭郎只覺彩條一入紫薇手中，彩條中的鈎刺立即縮回去了，渾身一鬆，紫薇却早兇狠狠地抓住了他的胳膊，蕭郎也就勢坐了起來。只覺紫薇掌中一股眞力，已透達他的全身，痛楚也立減了。

「且慢。」紫薇回身道：「妹子，你不把彩條解下來，拿甚麼來擒天魔女？你知道，她是白娘子的徒兒，苗叔叔又怎生說來，你有彩條在手，咱們就不怕那魔女的飛劍了。」

「好主意。」秦姜道。

趁秦姜找來繩兒，把蕭郎綁了，紫薇暗中捏了蕭郎一把，便已明白了她的用意。

紫薇道：「綁緊些兒，我瞧瞧，綁緊了沒有。好啦，妹子，可以解下你的彩條了。」

秦姜只一抖，那彩條立即從他身上滑落了。蕭郎感激地溜了紫薇一眼，明白她是暗中在繩上做了手脚。啊唷！痛得蕭郎差點叫出聲來，不料紫薇竟狠狠地在他大腿多肉的地方重重地擰了一下。

是警告他，即使僅是一個眼色，也要加倍小心！還是……寃枉呀！難道情深義重的紫薇，也以爲他風流？恨他風流！

拖出船頭，那描金畫簷的船篷上，可不是迎風飄揚着錦旗，那獵獵迎風的錦旗上，繡着一隻火紅的栩栩如生的海鷹。

紫薇道：「妹妹，還是你親自動手，可要綁緊些兒，休被他溜了。」

蕭郎咬緊了牙關，任由小妖女擺佈，索性連眼兒也閉上了，紫薇已在繩上做了手脚，只要一掙，那繩兒就會寸寸斷，小妖女親自動手，可就不能怨別人。

他舊傷尚未完全癒合，倒又添了新傷，被繩兒勒在傷口上，如何不痛入心肺，更大吃一驚，小妖女竟不是把他吊在旗竿上，而是……嘿！而是把他牢牢地細在旗竿上。這可糟了，繩索勒着他的傷口，任他如何內功深厚，也不能運行眞力。

呔！他痛得緊皺了眉頭，恨得睜開眼，眼裡直要噴出火來！

小妖女竟也恨恨地說道：「前番沒引來天魔女，這番不怕她不來救你。」

蕭郎氣得發暈，恨道：「到底你和天魔女有甚麼深仇大恨？你你……」

這是甚麼愛？難道小妖女的愛，就是磨折？難道：當眞愛之深，恨也切。

「因爲……因爲……」小妖女道：「凡是和你親熱過的人，就得死。」

不料她小小年紀，奇妒亦如武夷優曇，忒怪，畫舫上不見一個侍女？那武夷優曇盤膝坐在船頭，只見紫薇走出艙來，走到她身邊。說道：「師傅，都已遵照你的吩咐，全都上了岸。」

武夷優曇站了起來，道：「你和秦姜也上岸去，不待召喚，不許回來。你二人分別守候在上下流頭，不許有人走近。」

「師傅放心。」紫薇道：「一里地外，都插上了海鷹旗，誰敢走近來。」

「師傅，擒住了天魔女，可要由我發落。」

武夷優曇一揮手，姊妹兩人匆匆走了，蕭郎才知畫舫靠在岸邊，岸上荒涼空曠得連樹木也不生。紫薇與秦姜的身影，迅速地消逝於上下流頭，便再不見人影了。

蕭郎正納罕間，忽聽艙中有人冷冷地說道：「婆婆，你不是等待天魔女吧？若是等候我，我已來了。」

蕭郎登時大喜，是蕭湘子的聲音，顯然早已在畫舫中了。

婆婆，婆婆竟也花容月貌，只不過面降寒霜，武夷優曇的話聲也冷，道：「若不是知你已來到畫舫，我也不打發他們全上岸了，后軍之後，果然青出於藍，看來你比我估計得更了得，現在船上已無人，說吧。古墓長老派你前來，不是為玉姬公主，而是為我而來。」

蕭湘子已走出艙來，向上一指，道：「這裡不是還綑着一個，怎說無人？」

武夷優曇冷笑一聲，道：「一個死人，還怕死人把話傳揚開去麼，現在雖然還未死，天魔女一到，也就是他喪命的時刻，何況你不已對他盡告古墓秘密，當他是你的人了麼？」

「你你！」蕭湘子大吃一驚。

武夷優曇哼了一聲，說道：「現在你該已明白，為何我隱居武夷，又為何收海鷹幫幫主的女兒為徒了。」

「原來你是籠絡海鷹幫，供你差遣。」

「你說對了一半。」武夷優曇道：「其實，我只籠絡一個紅娘子就夠了，就不怕整個海鷹幫，不為我用。海鷹幫的耳目遍及大江南北，是以早知江湖上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天劍蕭郎，天劍風流，小孤山上揚布幡，一杯濁土埋風流，又豈有不知的，天魔女一現身，慚愧，初時竟不知她竟是當年玉姬公主棄在海上的女兒。」

蕭湘子冷冷地哼了一聲，說道：「古墓盤谷，舜土堯天，不嚐仇殺，而你，不僅殺了玉姬公主的夫婿，而且，迫公主將尚在襁褓的女兒，拋棄海上，若不是巧遇白娘子相救，早已葬身魚腹了。」

只聽武夷優曇把牙兒咬得格格作響，聽得篷上的蕭郎也不禁打了個寒顫，說道：「你是真不知，還是假裝不知？我殺的不過是個移情別戀的薄倖郎，他原該是我的夫婿，那知一見玉姬公主，便移情別戀，棄我如敝屣，遠逃到東海之濱來。」

原來是這麼回事，蕭郎不由暗叫了聲慚愧，原來古墓盤谷舜土堯天，是伸不嚐仇殺，竟誤會蕭湘子東來，是伸古墓戒律，要取玉離宮主的性命了，不禁對蕭湘子更增了一分愛戀的柔情。

蕭湘子哼了一聲，道：「你胡說，我如何不知，人家不過與你相識偕行，你不過是一廂情願，人家非但未和你婚配，而且三番四次，逃出你的魔掌，據長老相告，他因而誤入宮中，也才與玉姬公主相識。」

「你胡說。」武夷優曇恨道：「分明是玉姬公主勾引他，而且相偕逃來這東海之濱，隱匿起來，玉姬公主一再違悖古墓戒律，不僅勾引我夫婿，且私自逃離古墓，一出不返！」

蕭郎大感不解，蕭湘子日前對這武夷優曇何等敬畏，今日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豈僅無所懼，且出言頂撞，甚至直斥其非。

那蕭湘子只是冷笑一聲，道：「玉姬公主一出不返，不過是因為你暴戾成性，躲避你的追殺，你已殺了她的夫婿了，竟仍不放過公主母女，初時谷中長老不知其詳，也以為公主違悖了古墓戒律，這才派出后軍前來，幸得那婕妤拚死相救，這才保全了性命，連我爹也幾乎上了你的當，鑄成了大錯……」

顯然武夷優曇也不料蕭湘子忽然判若兩人，竟敢出言頂撞，已是怒不可遏。蕭郎暗叫聲：不好！心想：必是因他被擄在先，再又遭受磨折，激怒之下，不顧厲害，心下一急，不顧疼痛，勁貫兩臂，一掙之下，果然，紫薇已在繩上做了手腳，那繩索登時寸寸斷，但也痛得他額上冒了汗珠。

只見蕭湘子毫無懼色，繼續說道：「那玉姬公主連同那婕妤，果然違反了古墓戒律，但你呢？你不也一出不返？」

武夷優曇顯然見蕭湘子毫無懼色，似有恃無恐，心生疑惑，那目光可不是在四下溜轉，但身後是滔滔江流，岸上一望無垠，不見人影。

蕭湘子哼了一聲，道：「不用望了，我知你會說：奉命追查玉姬公主的下落，你不返古墓，是因尚未查出玉姬公主的下落。」

「難道你不是在舜江之畔尋到我，既知我在舜江之畔，可知你亦奉命前來與我相會。」

蕭湘子步出艙門，蕭郎捏了一把汗，好大膽，蕭湘子竟從武夷優曇身邊走過，一直走到船舷。

啊！原來如此，迫使武夷優曇轉過身去，便成了背對着蕭郎。

蕭湘子緩緩地、緩緩地掃了一眼，野岸無人，連樹木也沒有，只把蕭郎喜得心花怒放，因為武夷優曇的眼兒也跟着她的目光轉。

蕭湘子道：「你說得對了，奉命前來，嘿！數千年來從不為世人所知的古墓盤谷，一出不返的玉姬公主並無半句洩露，若不是在舜江之畔與你相會，還不知你收了兩個好徒兒，從不外傳的古墓功夫，嘿嘿，却從你發揚光大，不用說，古墓功夫從此在江湖之上，大放異彩。」

雖然武夷優曇背對着他，但蕭郎却可看到，這魔婆連脖子也紅了，道



：「你胡說，那是我自創的般若佛印。」

「多謝你的徒兒，把般若佛印印在我胸上，」蕭湘子冷笑道：「否則我真會以為你是自創的功夫，我倒想知道，你這自創的，令人失去抵抗力的般若佛印，功力更深厚些，會不會令人的時光凝結。」

蕭郎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日在舜江之畔，蕭湘子是故意受小妖女一掌，原來用意在此。

驀然間，船邊的江水，漾出了一圈漣漪，那畫舫連晃也不曾晃一下，早見船篷邊伸出一個小腦袋來。蕭郎大喜！是小蕭琅，衝着他咧嘴一笑，向船尾一指，迅速縮身不見。

只聽武夷優曇道：「原來……原來你不是來查訪玉姬公主，倒是來……」

「你說錯了，」蕭湘子是在阻止武夷優曇說下去嗎？看在蕭郎眼中，却知是在對他揮手。只見蕭湘子向岸邊遠處一指，道：「谷中三長老，早有耳聞，不過命我來親身一試而已，三長老不願露了行藏，你自和他們分辯吧，我奉命而來，話已傳達，我也該走了。」

蕭湘子竟是緩緩步下船頭，行來衣袂飄飄，好不瀟洒。谷中三長老，那自是古墓盤谷德高望重，執掌古墓戒律的長老，武夷優曇如何不心驚，從不離開古墓的三長老，自是為她而來，怪不得蕭湘子竟敢頂撞她了，果然是有恃無恐。

已然走出十來丈的蕭湘子却忽然回轉身來，高聲道：「還有，我幾乎忘了告訴你，天劍蕭郎，早已有了婚約，你若強自出頭，那是你強迫人家作薄倖郎了，到頭來，只有害苦了你的寶貝徒兒，你若是聰明的，趁早教你的徒兒死了這條心吧。」

武夷優曇一怔之下，急回頭，那知船篷上已不見到了蕭郎，才知上了蕭湘子的當，登時大怒，蕭湘子的笑聲已自遠處傳來，說道：「你既知我已把古墓的秘密盡告了蕭郎，當然知他婚配何人了，若不服氣，只管追來。」

話聲落時，蕭湘子已去無蹤跡，不由武夷優曇不駭然驚疑，人在她身後，相距不逾丈，被人救走了，她竟毫無所覺，而且水波不興，又是如何被人救走的？

蕭湘子和她追踪天魔女，幾乎整整一日，她如何不知蕭湘子的輕身功夫和她相去不遠，是以追了兩個起落，想到重要的還是蕭郎，便又捨了蕭湘子回到畫舫。

江上水波不興，畫舫上那還有蕭郎的踪影。

不由武夷優曇不驚駭，綑在船篷旗竿上的蕭郎，轉身之間，竟然無影無踪，這救走蕭郎的人，除非會飛！

豈僅會飛，飛行尚有影兒，武夷優曇那會知道，紫虛微步施展開來，簡直遁地無影，這魔婆竟信以為真，真以為古墓三長老已來了東海，待得知道上了當，小蕭琅在前帶路，蕭郎緊跟，順着江岸，早已出去一里地外了。

紫薇，可愛可感的紫薇，再一次救了他，若不是她在繩上做了手腳，更重要的是解了般若佛印，紫虛微步再神妙，蕭湘子行險着，便得小蕭琅相救，也會被武夷優曇手到擒回。

小蕭琅瞪圓了小眼兒，道：「大哥哥，你為甚麼皺眉兒，又為甚麼嘆氣呀？」

小人兒又怎懂得恩情債難酬，蕭郎早是一怔，道：「小兄弟，你瞧見那妞兒沒有？」

「大哥哥，你說那三個穿綠衣的妞兒呀。」

「我不說林邊那兩個，水邊那個綠衣的妞兒，最是可惡不過，這該死的小妖女，姓秦名姜。」

水邊可不是秦姜，那金銀絲編織的彩條，在手上閃閃生輝，陽光下幻出的彩光，閃閃生輝，老遠就見到了，蕭郎把小蕭琅一拉，躲在江邊石後，仇人見面，如何不恨得牙癢癢，道：「那妞兒，害得大哥哥好苦，我身上舊傷未癒，又添了新傷，瞧見她手上閃閃生輝的條兒沒有……」

「我替你報仇。」

「等一等，小兄弟！」

蕭郎一把沒揪住，小蕭琅跳出石堆，秦姜正眺望間，只見一個粉粧玉琢的小孩兒往下流頭走來，不由一怔，來的正是泊舟的方向，那岸邊野地，草木不生，那來這麼個孩兒，除非從水裡地裡鑽出來。

秦姜雖然一怔，但小人兒，又玉琢粉粧，那會戒惕，「喂！」秦姜說：「那裡鑽出你這娃兒來？」

小蕭琅轉着圈，小眼兒瞪大了，真還不信，這樣一個挺好看的小小花姑娘，竟能害苦大哥哥，說：「你姓秦名姜，你真是個……可惡的小妖女？」

秦姜愕然，眼兒也睜大了，道：「你！怎知我的名兒？啊！呀！」

小猴兒一晃肩，早聽啪啪兩聲脆響，秦姜已捱了兩個嘴巴子，蕭郎大叫：「跑呀！小兄弟，小心她那鬼條兒。」

陽光下，閃出一片耀眼的霞光，秦姜的彩條可不是出了手，駭得蕭郎倒抽了涼氣，彩條柔中帶剛，秦姜駭怒之下，倏地出手，把方圓近身兩丈之內，早已罩在霞光中了。

跳出石後來的蕭郎啊了一聲，喜極大叫！

「小兄弟，再替我狠狠地，重重的打她屁股，打呀，再打一下子！」

小蕭琅人小，出手却重，打得秦姜跳了起來，那知脚才着地，又捱了一下子，小娃兒却不見踪影，秦姜不過大他五六歲，又能大到那裡去，莫非活見鬼。

「妙極！妙極了！」喜得蕭郎心花

怒放，叫道：「現在，再狠狠地，重重的踢她屁股！」

秦姜霍地一旋身，翻腕、圈臂，彩條也霍地向身後圈去，那知……啊唷！秦姜屁股上已被重重的踢了一脚，踢得她身子也飛了出去，噗通一聲，水花飛濺，已掉在水中。

原來小蕭琅簡直就是貼在她背上，秦姜的彩條再厲害，打遠却不能打近，明知小娃兒貼身在後，秦姜霍地一旋身，不料沒擺脫小蕭琅，本來背水的，倒成了面水而立了，她被踢飛的身子，如何不一聲噗通，掉入水中。

江岸水淺，海鷹幫，海上的女兒，倒會怕水麼，但秦姜却嚇壞，也怒極了叫道：「你你！小鬼，你會沾衣十八跌！」

海鷹幫高手如雲，幾乎網羅了各門派的高手，秦姜豈有沒聽過這種近於奇門的絕頂輕功，不是如影隨形，而是如影附形。

「啊唷！」小蕭琅却對飛掠而來的蕭郎道：「大哥哥，把我的脚兒也踢痛啦。」

若還痛時，小猴兒也就不會嘻嘻笑了，把個從水裡爬起來的秦姜又恨又羞得切齒咬牙，把她踢得飛起來，叫痛的倒是這娃兒，呔！

蕭郎朗朗大笑道：「小兄弟，可知你踢出了一個小媳婦來。」

「甚麼小媳婦呀！」

「這小妖女有個規矩，誰要是打了踢了她的屁股，她就是那人的小媳婦。」

「我不要這小妖女作媳婦兒。」

「那就……跑呀！你要是跑慢一步兒，你這小妖女媳婦，就要吸你的血了。」

蕭郎還是眞怕了秦姜的彩條，兩番吃過苦頭，身上舊傷未癒，又添了新傷，那從水中爬出來的秦姜，手兒才揚，早一把抓住小蕭琅的胳膊，掉頭就跑。

當然，不是眞怕了小妖女，而是怕武夷優曇會追來，施展開紫虛微步，只一會工夫，已把秦姜抛在老遠了。

「你叫她甚麼呀？相公姊姊。」

「分明是花姑娘呀，却扮相公，可不是相公姊姊，大哥哥，我看得出來，她喜歡你。」

兩人邊跑邊說，蕭郎道：「相公姊姊一定是吩咐你，如此這般，來救我的，你們怎知我在畫舫上？」

「我們回去不見你，就知你着了道兒，」小蕭琅道：「相公姊姊就說啦，小猴兒……大哥哥，怎麼她也知道我叫小猴兒？」

蕭郎雖然脚下不停，仍然喜得把他摟在脅下，呵呵笑道：「因爲，你本就是個可愛的小猴兒，說下去。」

小猴兒就索性抱着蕭郎胳膊，打鞦韆兒晃蕩，嘻嘻笑，道：「她說：要不要去救你大哥哥？我就說啦，我非撞她心窩兒不可，相公姊姊就說，不行，除非我答應她，一定要和那魔婆保持一丈的距離，大哥哥你說，那魔婆是不是會邪法兒？」

「也差不多，」蕭郎道：「一丈的距離，相公姊姊眞是這麼說的？」

「是呀！」小蕭琅說：「第二樁，不許被她發現，悄悄地救了你就走，也不能讓那魔婆見到是怎麼走的。相公姊姊說，那魔婆惹不得的，厲害得很。大哥哥，相公姊姊怎麼叫她魔婆？難道她眞是個魔婆？」

蕭郎道：「記住了，小兄弟，聽相公姊姊的話，保持一丈的距離，別撞她心窩兒，雖不眞是魔婆，可是眞厲害得很，惹不得的。」

小蕭琅一躍下地，瞪大了眼兒，望着蕭郎，道：「大哥哥，相公姊姊怕不怕魔婆？」

「魔婆呀？如何不怕。」

「那我明白啦。」

「你？明白了甚麼？」

「相公姊姊原來是你的小媳婦兒，爲了救你，她連這魔婆也不怕了，大哥哥你想不想見她，想，那就跟我來，這邊走。」

蕭郎跟着他，少說已走出了十多里地，武夷優曇若是追來，早追上了，但聞言，心下一喜，更急了，道：「你可是和她約定了相會的地方？」

小蕭琅道：「既然她也怕魔婆，又是你的媳婦兒，她就會來的，我對她說，救走你，我們會回到這裡來。」

這裡，可不是眼前現出一片石筍，原來已來到了天目山下。

「小兄弟，你做甚麼呀！」

小蕭琅的眼睛睜大了，嘴兒也張了起來，隨着他的小手兒指處，蕭郎也怔住了。

只見石筍之後，轉出兩人來，伴在蕭瑤身邊的竟是瀟湘子，風吹衣袂飄飄，好不瀟洒，簡直像是早就來到這裡，竟然和蕭瑤携手漫步，那像是初相識！

小蕭琅低聲道：「大哥哥，這相公姊姊，是不是……也是魔女？」

蕭郎喜得心花怒放，道：「你這小猴兒若不在胳膊上打鞦韆，就會走在她前頭了，奇怪，怎生她們像老相識？」

那還能忍耐，拖了小蕭琅就跑，先前看來相去不遠，那知迎松而行，遇蘭而止，少說轉了五七個石筍，才到了兩個姑娘身前。

只見瀟湘子臉兒紅紅，原來不是她，而是蕭瑤携着她的手兒，那還是個瀟洒的小相公，便蕭郎也從沒見過她如此羞人答答。蕭瑤却不轉眼兒，那不轉的眼兒却滿含笑意，只顧瞧瀟湘子，像是連來到身前的蕭郎與蕭琅也沒發覺，說道：「嘖嘖嘖，我從沒見過這般美人兒，我弟弟眞好眼光，瀟湘子，不是你的眞名兒，是不是？不



過令人聯想到瀟湘的畫意詩情，我叫你妹子，你不嫌棄吧？」

蕭郎直了眼兒，似痴如呆，只見瀟湘子一側頭兒，靠在蕭瑤肩上了。

瀟湘子竟也叫了聲姊姊，說道：「原來，你早知道了，一定是他告訴你了。」

「你猜錯了，」蕭瑤道：「我既把你帶來這裡，當然見到你如何行險，不顧危險，救我這兄弟了。」

「你！見到？」

「其實，你不用躭心的，我有本事令那武夷優曇相信，古墓三長老，確已來到了這東海之濱。」

「你你……」

瀟湘子霍地抬起頭來，顯然大吃一驚！

蕭瑤却仍軟語溫言，道：「古墓舜土堯天，妹妹，你留下來，就會知道了，我這裡，也不亞於你們那古墓盤谷，我雖居住在塵寰，但已從不與江湖武林中人往來，數千年來不爲世人所知的古墓隱密，你不用躭心會外洩的。」

蕭郎再也忍耐不住了道：「你不用躭心，也許你不知道，白娘子是姊姊的姑姑，而天魔女是白姑姑的徒兒，姊姊豈會不知古墓之秘。」

瀟湘子啊了一聲，道：「這就不怪了，姊姊武功已達到了神化的境界。」

蕭瑤道：「我那會甚麼武功，但在我這裡，任那武夷優曇武功如何了得，海鷹幫如何勢大，只要不出去，便可安枕無憂，小猴兒，還不來見過姊姊。」

小蕭琅跳起來，拖了瀟湘子就跑，道：「相公姊姊，我騙你的，我早摘了好多蜜桃兒，我知你喜歡。」

蕭瑤望着瀟湘子遠去的背影輕輕嘆了口氣，道：「果然是瑤池仙品，不怪你們一見鍾情了。」

蕭郎只是痴痴笑道：「人品武功，更是人間罕有，姊姊，說來你也不信，我一見到她，就像早已相識了，那時她這是易釵而弁，不過，瞞不了我。」

却不料蕭瑤緊蹙了眉頭，一聲浩嘆，說道：「我看得出來，天魔女夷光，雖然她性情剛强些，但我知她已對你一往情深，只不過多情看似總無情吧了，不知你又如何安頓她，還有……她，說得不錯，雖然錯不在你，但到處惹草拈花，將來如何收場，又如何是好？兄弟，你令我好擔心。」

可不是說到蕭郎心裡了，道：「姊姊不用說，你已見到了紫薇，她對我實是情深義重。」

「還有那小妖女秦姜，其實愛你之深，亦不下於那紫薇，不過兩人的性情迥異罷了。」

蕭郎奇道：「姊姊，你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可是……」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黃書郎在道上遇見田大嬸，得悉秀秀有孕，渾身浴血的他樂得哈哈大笑，馬上與田大嬸趕回水火洞，途中，黃書郎因傷勢嚴重而陷入昏迷，幾被古班弄死，幸在田大嬸的監視下，古班終於把他治好；黃書郎與秀秀在水火洞中渡過甜蜜的八天後，起程前往「柳蔭小築」等候小流球替他帶來曹三聖的消息，由於惦念着秀秀，黃書郎漫不經意地踏上渡船……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惡江湖

## 水中連番激鬥　岸上再顯神威

**左少强**把玩過的女人弄個花名，然後當他的搖錢樹。

文彩就是差一點也成了左少强的搖錢樹。

* * *

黃書郎坐在船板上未曾四下看，他想着兩個女人。

他對於文彩的未來最是傷腦筋，怎樣才能爲文彩找一個可靠而又老實的男人。

只不過他偶而抬頭看，他坐了很久的船，這船爲甚麼不靠岸。

於是，他怔住了。

他立刻起來兩岸看，渡船變了航，竟往下游放去。

「喂，我過河到對岸，你們怎麼了？」

兩個大漢露齒笑起來了。

黃書郎吃驚的道：「你們是……」

兩個大漢分站在船頭船尾上，兩個人俱都是一手持篙一手叉腰，那竹篙就是不往水中插。

船頭的大漢猛的一聲吼，道：「你叫黃鼠狼，是嗎？」

黃書郎不認識這二人，他不承認也不否認。

他甚至不開口，直不楞的望着這兩人。

船尾的大漢嘿嘿笑，道：「你不敢承認嗎？沒關係，我們知道你叫黃鼠狼。」

黃書郎淡淡的笑了。

笑，可以紓解他的情緒，笑更能令他把思維慢慢的集中起來。

他知道可能上了賊船，只怪自己上船時候太過大意，沒有認清這兩個人。

船頭上的大漢哈哈的也笑了，他並不是因爲黃書郎笑他才笑，因爲他的笑是充滿了得意與自豪與目中無人的冷笑。

笑着，這位船老戟指着黃書郎道：「姓黃的，你的招牌便是你那後腰上插的一根棒子，那玩意兒聽說專往人的腦袋上敲，是不是？」

黃書郎聳肩哈哈笑了。

他笑着面對船邊，他必須面對船邊，因爲他只有這樣才可以看到船頭及船尾兩個人的行動。

他不願前後受敵，遭到暗襲。

船尾那人哈哈笑道：「我兄弟專門等在河岸侍候你的，等了許久了，哈……你終於出現了。」

黃書郎收住笑，道：「二位，你們算是等對人了，不錯，我就是江湖朋友口中的『惡客』黃鼠狼，只不過我並不認識二位呀！」他正眼看看船頭的大漢，又道：「敢問二位，你們打算如何侍候在下？」

船頭大漢哈哈冷笑，道：「二條路你挑了。」

笑笑，黃書郎道：「兩條都是要我命的路，是吧？」

船尾大漢嘿嘿笑道：「兩手血腥的



人，都是一個模樣兒，都會預感到死之將至的味道。」

搖搖頭，黃書郎道：「在下從未有過這種預感，二位，你們可否亮個字號？」

船頭大漢坦胸哈哈笑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涼河方氏昆仲就是我兄弟。」

黃書郎心中還眞吃一驚。

「喲！『惡水蛇』方超、方杰呀？」

船尾大漢哈哈笑道：「大哥，你看看，姓黃的見識眞廣，咱們說個姓，娘的皮，他連咱們的大名也抖出來了呀！哈……」

黃書郎也跟着笑，道：「錯了。」

方氏兄弟立刻不笑了。

那方老大方超道：「甚麼地方不對勁？」

黃書郎道：「不是大名，是惡名。」

方氏兄弟忽又哈哈笑起來了，道：「去他娘的大名也好，惡名也罷，反正就是出了名，姓黃的，你是在那兒聽過的呀？」

黃書郎道：「方兄，方老哥，我說方老大，在這個節骨眼上，還叙個甚麼閒扯淡，說吧，二位準備把我黃某人如何的侍候？」

方超收住笑，道：「還有急不及待的要死呀！」

黃書郎道：「錯了。」他又看看船尾的方杰，道：「我是急不及待的要過河，不是去死。」

方超道：「怕是你再也過不了河了。」

黃書郎道：「好像我已經是你們的掌中麵人，任你們兄弟捏甚麼樣就是甚麼樣了。」

方超道：「差不多就是這情況。」

黃書郎哈哈笑了。

只有他去把敵人當麵人一樣的捏，却從未被敵人如此折騰過，方氏兄弟之言，他當然覺得可笑了。

「哈……」

「你還笑得出來？」

「若是我，我笑不出來了。」方超怒道。

「我不是你，所以我笑，哈……」

船尾的方杰吼道：「大哥，別送他去涼河總堂口了，咱們就在這白水河幹掉他！」

黃書郎不笑了。

他聞得要把他送到涼河總堂口，他便明白了。

「唷，原來涼河惡水蛇方氏兄弟也投入黑紅門下了，倒是鮮事。」

方超吼道：「操，老子們乃是黑紅門第三分堂兄弟，我兄弟就是第三分堂正副堂主，這已經是十年之久的買賣了，你他娘的現在才知道。」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心中已在盤算，光景黑紅門連水上的力量也動員起來對付自己了。

看來左少强臨死之言不虛假，自己在江湖上將永無寧日了。

他忽然收住笑，道：「原來二位說的兩條路，是生擒或是死拿了？」

方杰道：「不錯！」

黃書郎道：「只可惜我既不想被你們惡兄弟二人生擒，更不想死。」

方超吼道：「眼前船在河心順流而下，你以爲你有幾分把握逃得此劫呀？」

黃書郎道：「我面對敵人的時候，從來不做那些無謂的評估，我只是盡力的去打敗敵人，然後會在敵人的身上刮那麼幾點補貼的銀子，算是另一種對敵人的懲罰，如果這個敵人到了無可救藥而非死的地步，那麼，我的手段是一流的，這個敵人非死不可。」

方杰怪吼道：「眞他媽的武大郎罵大街，罵給誰聽呀！老子們不是在岸上，這一點你小子可得弄弄清楚，想想明白！」

方超已嘿嘿笑道：「黃鼠狼，你他娘的眞混賬，膽敢出手殺死殺傷我們那麼多弟兄，門主說得對，就算拿你下鍋熬成湯讓我們弟兄每人喝你一口，也不足以消去我們對你的仇恨。」

方杰道：「黑紅門已撒下了天羅地網，黃鼠狼，你寸步難行了。」

黃書郎冷然一叱，道：「娘的，想把我熬成湯你們黑紅門每人喝一口是不？行，那得要看你們的手段了。」

方超道：「上了船就死一半，黃書郎，你的手段高、武功好，那是在岸上，嘿……上了船，你還想孫悟空翻觔斗上天不成？」

黃書郎冷冷道：「二位看是吃定我了？」

方杰戟指黃書郎吼道：「不是吃定你，而是你死定了，黃書郎，你是坐在這兒等我們順流而下入涼河呢，抑是就在這白河解決你？」

黃書郎道：「此去涼河怕還有一百多里水程吧？」

方超道：「順流而下，過一天就到了。」

黃書郎道：「何必夜長夢多，再說，我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辦，那有多餘的時間和兩個惡水蛇泡。」

方超冷冷道：「想早死？」

黃書郎道：「想早走。」

方杰吼道：「船不靠岸，你跳水吧！」

黃書郎道：「叫我上你們的當？我又不是驢。」

方超道：「那麼，你只有坐在船上去涼河了。」

黃書郎道：「二位，我只說一遍，快將船靠岸。」

方超笑起來了。

方杰也跟着笑，道：「在做夢不是？老子們會把你送上岸？老子們送你見閻王。」

他的話聲甫落，抖手竹篙打過來。

天爺，那竹篙是木造的，頭上套

着一支二尺長精光閃閃的三稜鋼尖，那東西扎中在人身上，便是一個大血窟窿，如果扎在肚皮上，那個人便死定了。

更吃驚的乃是方杰雙臂貫力，抖得那支四丈餘的長竹篙在空中直顫抖，而他本人並未動。

他的雙脚不丁不八，上身好像穩如泰山一般，只把一支竹篙對準敵人的身上戳。

最令黃書郎感威脅的，乃是船頭上的方超，他在方杰出手之際，便也立刻抖起長篙來配合。

兄弟二人聯上手，黃書郎的鋼棒出手了。

「邦！」

「叭！」

黃書郎的棒打在方杰的竹篙上，半旋身之間，方超的竹篙就在他的左腋下刺過，差一點刺中他的身。

他感到有一股子涼意令人心一寒，這種殺法吃不消。

如果橫身水中跳，黃書郎絕對逃不過方氏兄弟的水中刺殺。

能在涼河被人稱做惡水蛇，方氏兄弟的水下功夫一定是嚇人的。

黃書郎當然不幹傻事。

他一面拒敵，一面在動腦筋。

「咻！」

兩根長竹篙自兩個不同的方向同時十三刺，竹篙當成槍刺，用篙的人臂力之雄渾可想而知。

黃書郎以內力運足在左臂上，就在前後一片耀眼的冷焰流閃中，他忽然貼在船板上。

這是個十分危險的動作。

有時候，危險的動作也是一種克敵的招數。

黃書郎就是要在險中求勝。

果然，船尾方杰的竹篙尖對準黃書郎狂刺過來，「彭！」篙尖未刺中敵人，因爲敵人已有備。

黃書郎的身子猛一縮，便也閃過隨之而到的另一篙刺，那當然是方超的竹篙。

「邦！」

果然兩支竹篙刺入船板中。

只要看方氏兄弟刺入船板的深度，便知道他們下手是絕不留情的。

方氏兄弟二人的篙尖扎入船板有半尺那麼深，二人已用力往後拔。

黃書郎就在這極短暫的時間裡，他的「惡信」出手了。

「錚！」

「錚！」

兩聲刺耳之聲幾乎難以分得清，但見兩根篙尖上的竹杆子已被「惡信」削得破裂一半。

夠了，黃書郎的棒便隨之出手，首先敲在竹篙上，便也把兩支竹篙的篙尖打得垂了下來。

這個變化太突然了。

這個變化也快極了，只是那麼眨眼間之事。

就在方氏兄弟二人楞然收篙的時候，黃書郎已拔空而起，直往船頭方超殺去，他發出的笑聲直叫人起雞皮疙瘩。

有時候配合着古怪的聲音，也能令敵人膽寒。

黃書郎的笑聲似烏鴉叫。

烏鴉的叫聲是不會叫人喜歡的，有時候烏鴉叫聲是會嚇死人的。當你走在山裡面，烏鴉突然叫一聲，也會叫人不舒服。

方超心中吃一驚，他橫起竹篙攔腰掃，口中狂吼：「死吧！兒。」

另一邊的船尾上，方杰厲喝道：

「可惡！」

他的喝聲未已，人已平飛着直往黃書郎挾攻過來。

黃書郎出手是乾脆的，乾脆便也顯得他的身手俐落了。

他的身子雖然是在小船上，但他的身法仍然靈活如蛇，出手更見威猛。

「砰！」

他的棒子打在方超的右肩上。

那本是打在敵人頭上的，如是在岸上，方超是逃不過這一棒子打，他的頭一定會破。只可惜就是那麼巧，小船往邊一盪，方超逃過一棒劫。

雖然黃書郎一棒打在方超的肩頭上，可也打得方超哎呀一聲叫。

肩頭上的骨頭硬，可是再硬也硬不過鋼棒子猛一敲，方超立刻往一邊倒。

黃書郎一脚踢落方超的竹篙，大旋身時正看到方杰往他撞過來。

方杰的竹篙直往黃書郎的身上送，看上去就好像他要把竹篙送給黃書郎一樣。

黃書郎根本不理會，他只一拔身，便已越過方杰而落在船尾上。

他回頭，却已發現方氏兄弟的竹篙已抛入河中了。

船上無竹篙，船就難靠岸，這光景明顯的告訴黃書郎，你小子只有順流而下入涼河了。

黃書郎一聲冷笑，他發現方氏兄弟二人的手中已各自握了一把分水刺，那玩意兒乃水中兵器，二尺那麼長，一寸那麼寬，尖頭處是三稜的，鋒利無比。

方超已挺起上身站起來，他把右臂猛甩着，就好像他要把肩頭上的痛苦甩掉似的。

他咒罵道：「你娘的，你的棒子果然强，別人提醒我兄弟要小心你的棒，娘的皮，你果然用棒子打在老子的肩頭上。」

黃書郎道：「我本來不是打你的肩頭，我的棒子是朝你的腦袋上打，算你小子幸運，只不過下一棒我會叫你來一個腦袋開花的掉在水裡，打爛你的蛇頭，你這條毒水蛇就永遠沉在水底別出來吭人了。」

方超大怒，吼道：「操你親大舅，就憑你呀！這是水面上，你弄弄清楚再囂張。」



方杰扭腰要拔身撲，方超一把拉住他的褲腿，道：「兄弟，咱們別上他的當，這小子一直逗得咱們同他拚命，咱們就上當了。」

方杰道：「怎麼說？」

方超道：「船上動刀子，與陸上有甚麼不同？咱們到水下去侍候他，不是以己之長打擊敵人嗎？」

方杰重重的點點頭。

這兄弟二人就在黃書郎一怔之間，分別從小渡船的兩邊溜到水裡面去了。

黃書郎還眞的吃一驚。

黃書郎想不到兩人的動作這般快，眞像水蛇一般快，難怪被稱「毒水蛇」了。

他開始緊張了，不停的注視着船邊。

然而，奇怪的是小船並未有搖動的現象。

但是，黃書郎心中很明白，方氏兄弟是不會水遁的，他二人一定還在船底下。

白河的水非常清，黃書郎却很聰明，他是不會低頭在船邊往水中看的，因爲那正是給敵人以突襲刺殺的機會，這種笨蛋才做的事，他永遠也不會做。

他精靈得很。

黃書郎如果不精靈，怕是早死多年了。

江湖上縱橫的人物，都是心眼靈活的人，如果碰上一位笨蛋級人物而又名字响亮，那只能說這位仁兄「大智若愚」了。

黃書郎雙脚平坦的站在船中央，他只是站着不動，小船仍然往下游漂，好像又漂了六七里。

這種僵持的局面是很惱人的，也眞不巧，這一段河面雖稍窄，但兩岸却很陡峭，陡峭的岸邊，河水便也濤濤急流了。

黃書郎很想低頭往船底看，因爲他敢斷言，方氏兄弟一定在船底下，只不過他怕萬一低頭看，忽然伸出一隻怪手把他拖入水中，那就等着被黑紅門撕成一塊塊的丟入熱鍋去熬湯喝了。

然而，黃書郎却弄不懂，方氏兄弟爲甚麼在船底下不出來，他們一定在動手脚，那麼，情況只有兩個。

其一，方氏兄弟在水中推着小船，不叫小船往岸邊漂去，小船只一到稍淺處，他們就在水中推。

其二，方氏兄弟在變壞點子，想用甚麼方法把小船弄沉。

果然，情況出現了。

就在黃書郎靜靜的看着船面的時候，忽然間，小船開始往水中沉了。

黃書郎嚇一跳，這是怎麼搞的？

小船原是分成兩層，一層是船底，船底下面子鋪了一層木板子，如今那些木板子上面已開始冒出河水來了，而且有水柱子往上標，光景就這麼半個多時辰，方氏兄弟二人已把小船底部弄了個窟窿。

還算幸運，這一帶的河面又寬敞了。

寬敞的河面就會水平無浪，黃書郎就是站在船中央四平八穩的運足內力穩住船。

他也想通了，這船是木造的，一時間木頭還不至於被水完全泡濕沉入水中，只要小船不沉入水中，他就不擔心方氏兄弟的惡計得逞。

眞快，河水已把小船灌得往下沉了兩尺多，船邊就在水面上一尺不到了。

黃書郎的雙脚早已濕透了，河水也濕了他的褲管，只不過他不稍有移動，因爲這時候他若驚慌亂動，小船就會翻覆。

黃書郎不是不會游泳，他乾爹曾在他五、六歲的時候就把他往河裡抛去，那時候他還太哭，以爲他乾爹「飛雲怒虎」石不古不要他了。

那一回他喝了不少河水。

石不古把他抛了七次之後，他才會浮在水面上，便也學會了游泳。

天熱的時候他就會找個沒有人，尤其是沒有女人的地方，脫光了衣褲，跳入水裡泡一番。

只不過，黃書郎雖然也會游泳，但他心中很明白，想和方氏兄弟在水中較量，那就好像是大魚鬥小魚，鬥到最後被大魚一口吞。

黃書郎不想當小魚，他要當大花豹，他在岸上就如同一頭發了瘋的大花豹。

猛古丁，那條裝滿河水的小船往一邊晃了一下，黃書郎也發覺方超的雙手攀着船邊猛往水中壓。

黃書郎不出手，他的反應是一流的，他用單足在反向踩，而且用力的踩。

他的目的，當然是要小船保持平衡。

小船突然又往另一邊翻去，方杰吃吃叫着用力猛一壓，他冲着黃書郎咬咬牙。

黃書郎同樣不出手，他依然以單足壓向另一面。

小船上雖然灌滿了水，却是不會沉入水中。

黃書郎力持小船平衡，就是不上方氏兄弟的當。

他如果去攻擊方氏兄弟任何一人，小船就有翻覆的危險，那比沉入水中還令他不好應付。

這是另一種緊張的僵持，也是教人難以忍受的局面，白河悠悠，如何才能流到盡頭？

黃書郎不懼涼河的黑紅門，他只是無法忍受這種被人拖下水的威脅。

他火大了。

他準備先收拾一個，另外便只有

一個，就算落入水中，娘的皮，也不一定死的是自己。

他把尖尖的「惡信」緊緊的握在手中，但當他準備對付敵人其中一人的時候，他又氣餒了。

他想到秀秀，更想到秀秀肚子裡的孩子。

他當然也記起秀秀含淚對他說的話，答應她要好好的活着，她不要孩子一出生就看不到爹。

就在他沉思中，忽然左邊船着水花冒出一個人來，是方超。

方超冒出水面，把河水猛往黃書郎的身上潑。

黃書郎本來是要出手的，他以為方超躍出水面來，就會往他攻擊了，可是方超只是用水潑他。

方超沒有攻擊，方杰攻擊了。

冷芒就在黃書郎一楞之間，又是水花澆上身的時候，方杰已飛魚也似的自右邊船外彈空而起，只見方杰在空中扭腰如同灰蛇一般，「呼」的一聲撞向站在小船上也站在水中的黃書郎。

殺法是粗野的，金鐵擊打出點點碎芒，只在一刹那間，而最後的聲音却是一聲「邦！」

噗通之聲隨之傳來，黃書郎的棒子已在他的掌上旋轉了，那是他勝利的表示，也是準備二次下手的動作。

他知道剛才的那一棒打在敵人的後腿上，那個地方他知道不會傷得重，如果打在腿前面，敵人就會痛半天，也許還可以把敵人的腿打斷。

他很想打在敵人的要緊之處，只可惜他是倉促出手，自己未挨刀已經不錯了。

但是，又是一陣僵持局面，也不知方氏兄弟二人又在水下面打甚麼惡毒的主意。

雖然，他兄弟不攻擊，黃書郎的戒心却是不敢稍有懈怠，他仍然雙足穩住沉船，眞夠苦的了。

於是，情況好像變了。

那沉在水面的小船在打着勁旋，而且轉動得很快，河面上的流水是平靜的，但小船旋轉得很快，黃書郎內心眞的吃一驚，他實在佩服方氏兄弟的水中功夫。

方氏兄弟二人各挨了一棒，但仍能在水下面興風作浪，這種水下功夫堪稱一流。

當然，方氏兄弟的耐戰也是一流的。

一流的人物如黃書郎者，一旦遇上一流的敵人，那將是一場很難有個完結篇的搏鬥。

黃書郎盡量的壓着性子，他要更沉着。

是的，這時候他除了沉着，便別無他法了。

他只能把內力全部放在雙脚板上，而且不能稍有大意，沉船是在刹那之間的。

水下面的方氏兄弟好像也試過無數次，他們希望能把辛苦鑿透的小船弄翻。

只要小船被弄翻，黃書郎便變作準備上肉鍋的落湯鷄了，然而，他們用盡了力氣，就是無法把船弄翻。

當然，他們知道這全是黃書郎在上面用力的緣故。

小船在急旋中，仍然是四平八穩的泡在水上，這光景就如同常人說過的一句話——你有千條計，我有老主意。

黃書郎的老主意就是保持小船不翻覆。

他更不給敵人任何可乘之機。

就在小船一陣打旋中，水面上分別傳出花啦聲，兩團水影中，方氏兄弟已分別單手按着船邊，往黃書郎殺來了。

兩個人只一上得入水的小船上，便是一陣衝殺，那兩把分水刺分從兩個方向發了瘋也似的猛往黃書郎刺去，那種粗野，就好像要與敵人同歸於盡了。

方氏兄弟可以大跳狂撲，黃書郎不能，因為他不能稍為跳動，他不能上當。

當兩把分水刺一齊刺來的時候，他也不能閃，但他雙手的傢伙便可也快得宛如追回逝去的時光一樣，各揮出七次之多。

「沙沙沙」的响聲傳來，緊接着又是「叮咚」兩聲响，兩團人影又潛入河中了。

黃書郎的心中實在苦。

苦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他正就是應了那句老古人說的話——蒼龍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苦也！

他不但苦，而且也已飢腸轆轆的好不難受。

秀秀也許在水火洞中為自己祈禱了吧！

* * *

又是一陣僵持，好像變得平靜多了。

小船慢慢的不急速旋轉了，黃書郎心中却是更緊張，甚麼叫山雨欲來？甚麼又叫惡兆出現前的平靜？黃書郎的心中全都領受到了。

當然，在這領受了如此緊張兮兮的折磨裡，他發覺一件事實，那便是不能在動刀子的下面論人性。

對敵人是不容寬厚的。

有人曾說過，對敵人應以寬大為懷，以人格去感化敵人，那眞是天眞得如同一頭豬。

過去的日子裡，黃書郎就不曾把殺字當頭，他是能不殺便放過一個人，即使是敵人，而這個敵人一心非要取他的命不可。

現在他才領悟到，這句對敵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的話足可以列入經典之句。



就在他一陣沉思中，斜刺裡船尾躍上方杰來，他只一站在船尾，便把分水刺盡往船身上扎不停。

黃書郎吃驚得不敢動，他如果稍動，那已漂沉在水面的小船就會翻沉。

方杰的動作是粗野的，他狂了性似的一邊用力刺船身，一邊還跳踏不休，光景是恨透了這條為甚麼不下沉又為甚麼不翻覆的小船。

黃書郎只有乾瞪眼，任方杰在船尾作怪，雙方距離差上三丈遠，他不能以尖刀擲向方杰。

他相信可以一刀扎死方杰，但他不願失去「惡信」。

那是乾爹「飛雲怒虎」的遺物，不能在他的手上弄丟。

於是，船頭上也上來了一個人。

那人當然是方超。

方超更是不像話，他一邊刺船一邊罵：「娘的老皮，眞教人難侍候，逼得方大爺只好拆船了。」

黃書郎這才明白，原來兄弟二人的怪點子使盡了，不得已只有拆船了。

黃書郎心中想，拆吧，總會拆到我身邊來的，等你二人接近的時候，老子一刀就結束了你們。

他在心中發誓，我如果再放生，就是河裡王八生出來的小鼈娃兒。

轟……轟！

小船的船尾先被拆下一塊來，已被方杰狠狠的拋入水中了，只不過對船身並無多大影响，小船依然在水面上下沉浮着。

不久，方超也拆下一大塊大板，他惡狠狠的砸向黃書郎，怪叫道：「黃書郎，你他娘的怎麼不出手呀！老子等着和你搏命了。」

方杰也狂罵：「操你八輩子祖奶奶，你等着爺們送你進龍宮吧！我的兒。」

一個逗，一個挑戰，黃書郎氣得一瞪眼。

他雖然幾乎氣昏了頭，却是不動顫，他心中可明白，如果自己稍動，這兩個惡水蛇就會乘機把小船弄翻，這是在引人上當。

上當的事情黃書郎是不會去嘗試的。

他依然冷冷的以雙足穩住船。

他甚至連開口說話也不會，只是冷冷的注視着兩邊看，當然，他也要防備着敵人的兩面突襲。

方氏兄弟各自挨了棒，他們當然也有了警覺心。

他們不出手則已，再出手就是惡鬥一場。

河水就在黃書郎的小腿下方流動着，船頭破了，船尾也破了，而方氏兄弟已全力的在拆船了。

黃書郎發覺情況對自己越來越不利了，如果小船再沉下一尺，河面的水淹到膝蓋以上，那時候就不易騰躍了。

他發愁，可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

白河的兩岸均在二十丈以外，想躍上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也很想看到一條船，任何一條船都會燃起他的希望，只可惜沒有一條船出現在水面上。

黃書郎也想和方氏兄弟談一談。

這世上有許多血腥的事，都是由和談而化干戈為玉帛，他只想求和，如果方氏兄弟就此離去，他可以在下次碰面的時候，放過他們一馬。

只不過他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黑紅門下的人物俱都是兇殘成性的人物，涼河第三分堂的水上兇殘事蹟，道上就有不少人清楚，惡水蛇之名也非隨便被人傳開的。

方氏兄弟的動作好像變得毫無顧忌的樣子，他們也眞正的明白黃書郎不敢稍有移動。

黃書郎是不敢移動，但黃書郎却在動腦筋。

他是不會就此被捉弄的，他看着方氏兄弟在拆船，便也立刻心中有了個決定。

也許他的決定帶着幾分甚至十分冒險，但總比等着被敵人拖下水去活生生的淹個死去活來要好多了。

這時候只有靠自己了。

黃書郎開口笑了。

方超楞了一下，道：「操，你小子還笑得出來呀！」

方杰也罵：「你小子就快要看到水龍宮了，娘的老皮，你還樂呀！」

黃書郎道：「我為甚麼不樂，我樂透了。」

方超住手不拆了，他問黃書郎，道：「說，娘的，你覺得甚麼地方值得你樂的？」

黃書郎道：「我見敵人拆他們自己的船，一樂也，再見你二人拚命的拆，却又仍然沒辦法把我弄到水裡面，二樂也，想想你們在河面上不可一世，而今又對黃大爺一點轍也沒有，三樂也，有此三樂，我豈不樂透了，哈……我樂透了呀！」

黃書郎捧腹大笑，方杰已對他老哥方超道：「大哥，穩住點，這小子一定有甚麼歪點子了。」

方超大笑道：「別聽嚷嚷，照計行事。」

方杰也應道：「對，照計拆船，娘的，又沉下半尺了，他已是我們掌中之物了。」

黃書郎收住笑，道：「二位，你們不是要拆船嗎？不如我也拆，大家用力把船先拆掉，咱們水中去玩玩。」

他此言一出，方超還一楞，道：「你也拆？」

方杰道：「小心上當！」

黃書郎道：「我說拆就拆，你們可以看。」

他用棒子先打在船板上，船板上

的水被他打得四下飛濺，他又打在船邊上，可眞巧，兩塊船板也鬆了。

方超驚道：「莫非這小子瘋了？」

方杰又叫：「小心上當，大哥。」

方超道：「可是，兄弟呀！你看看，這小子眞的在拆船，而且比我們更用力的拆，他會有甚麼歪點子？」

方杰不開口，站在船尾直發楞。

他也想不通爲甚麼黃書郎也拆起船來了，難道這小子的水下功夫也十分了得？

＊　＊　＊

黃書郎的動作變得更狂野，他惡狠狠的用力拉鬆船板，拉下了兩三塊。

他厲聲狂叫着，把那船板拋向河中。

他的動作，令方氏兄弟吃一驚。

方超還準備下水了，只船一沉，他就下水去活捉黃書郎。

方杰也不動了，既然黃書郎拆船，姓黃的一定準備在水中幹了。

既然在水中幹，剛才他的氣力全用在拆船上，這時候黃書郎既然也在拆船，那就叫他去拆，自己正好先借此把力氣調一調。

兄弟二人各有不同心事。

但這「惡水蛇」兄弟的目標都是一致的，他們非要取黃書郎的性命不可。

黃書郎在拆着船，他把船板一塊一塊的往河中拋，他已經拋了七、八塊在河中了。

於是，他又笑了。

他笑得很開心的道：「船就要散掉了，二位是打算在水中一搏，是嗎？」

方超道：「就怕你不敢下水。」

方杰也吼道：「你敢嗎？」

黃書郎一笑，道：「二位，咱們就在水中一搏，娘的皮，王八好當氣難受，不就是玩命嗎？二位，請！」

他叫方氏兄弟在水中等了。

方超第一個往水中跳，那姿勢眞是美極了，像條魚，鯉躍龍門就是那種姿勢。

方杰又向黃書郎道：「黃鼠狼，如果你眞的下水來，方二爺打心眼裏服了你，你要是不下水，娘的皮，你就是窰姐尿盆裡冒出來的王八。」

笑笑，黃書郎道：「我不下水行嗎？」

方杰也覺得黃書郎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只有一拚了，他想不出黃書郎還有甚麼更好的逃走之門。

於是，他擰腰彈身，頭下足上的投入水中了。

黃書郎的動作眞快，他把船板投入水中三丈遠，然後他又扛了兩塊在肩頭上。

他已經試過了，那些船板落入水面不會沉，就是這啓示，他便立刻掌握住這一佳念。

厲吼一聲如豹，黃書郎拔身而起，他認得準踏得更準，就在他快要踏中水面上漂浮的船板上的刹那間，他又拋飛一塊木板在四丈外。

但見他右足點在木板上，立刻拔身而起，那被他踩的木板下沉一尺深中，黃書郎已二次自水面上彈起來。

這一回，他人在空中一個大觔斗，人已往第三塊木板上踩去。

同樣的，當他快要踩中木板的刹那間，他雙手把肩上的一塊木板拋約五丈遠處。

眞玄，其實也不玄，黃書郎的最後一踩，幾乎把那塊木板踩入水中一尺半那麼深。

於是，他口中發出奔放式的長嘯：「嗨！」

但見他單足騰躍交叉互踢在半空中，他已往岸邊平飛而去。

他是拚着一口眞氣而躍，他仍然未落在岸上，他掉在距岸邊五丈遠的水中，花啦一聲水花四濺，他的人只見一個人頭出水面。

黃書郎的雙腳已踩在水底了。

至少，他不再怕方氏二人了。

他回頭看，一面往岸上疾走，雙手分水走得慢，但却是他的身子慢慢露出水面來了。岸邊盡是大石頭。

黃書郎發現兩個水花似浪濤，那麼迅速的往他追過來，眼看着只差不到五丈遠，然而，黃書郎却已上了岸。

剛才是蒼龍淺灘遭蝦戲，如今是蒼龍行雲欲升天了，黃書郎笑了，他全身一陣猛抖，抖落滿身水漬。

便在這時候，方超第一個追上岸來了。

眞是勇敢！

這年頭有許多勇敢的人物，只不過光靠勇敢是不行的，要勇敢而又有頭腦。

勇敢的人死得快，如果勇敢而又有頭腦，這個人便會長命富貴了。

方超奔上岸來，手中握着分水刺。

另一位方二爺也追上來了。

方杰邊追邊罵：「他娘的，原來你打算上岸呀！老子二人却在水中等着你。」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的手掌中又旋動着他的那根專敲人頭的棒子。

方超怒極而罵：「你娘的，傳言你是個鬼靈精，方大爺還不相信，見你六魂掉了三魄的走上船，還以爲別人說的是瞎話，奶奶的，你果然是花果山上下來的猴兒精，你騙得老子們下水等。」

黃書郎哈哈笑道：「老子是猴兒精，你們就是豬，二位惡水蛇，有本事的，咱們在岸上放手搏殺，靠着河水有甚麼值得誇的呀！」

方杰慢慢的往相對方向移，他與其兄方超又採取夾攻的形勢。

只不過黃書郎却哈哈笑着坐下來。



他坐在地上還低下了頭，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娘的，這句話一定不會假，我好像已經體會出來了。」

方超舉着分水刺，厲吼道：「做你娘的白日夢吧！兒，你馬上就知道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方杰大聲吼：「大哥，且莫輕進，我們一定要認準了再下手，絕不能再上他的大當。」

黃書郎忽然跳起來。

他動作很突然，還眞嚇了方氏兄弟二人一大跳。

黃書郎跳着脚來罵道：「我操你大舅，你們上大當呀！老子上了賊船差一點沒命，才叫上大當，娘的老皮，今天你們不自量力的追上岸，且看咱們那一個先去閻老五那裡應卯報到吧！」

方杰怪叫道：「那一定是你小子先去報到。」

黃書郎忽然笑了。

他笑起來還帶着那麼一點神秘感。

他本來有些看上去瘦兮兮的，但他只一笑，反而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因爲他的那一口細牙還眞亮，就像星星一樣的閃着光。

方超叱道：「娘的，你還笑呀！」

黃書郎道：「有人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你們看，我是從河東往河西走的，如果說十年太久了，兩個時辰而已嘛！哈……」

方超怪吼道：「操，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黃書郎道：「我說的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乃是剛才咱們在船上的時候，那時候，你兄弟指我有兩條路可走，不是？」

方杰叱道：「可惜被你逃了。」

一笑，很得意的，黃書郎道：「我如今也給二人兩條路，二條也許可以活命的路，可願聽一聽？」

方超怒吼道：「去你娘的兩條路，留給你自己走吧！」

黃書郎道：「果然是黑紅門，不怕死的人，行，你們放棄生路，我又何必仁慈，二位，我可要出手了。」

方杰大吼：「大哥，我們平日苦練的那一套殺招，今日正好用在這狗東西身上。」

方超道：「兄弟，認得要準，下手要狠，今日之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方杰應道：「是的，大哥，成則我們揚名立萬了。」

黃書郎接道：「失敗了呢？」

方杰大怒，罵道：「老子從不知甚麼叫失敗，我的兒，你接招吧！」

他的身子已騰空而起，分水刺人未到，已刺出十七次帶着勁風銳嘯。

另一面，方超的動作更快，他貼地捲進，這兄弟二人就是要在出手之間打倒敵人。

太可惜了，因爲黃書郎不上這種當。

黃書郎拔身而起四丈高，他掠過了方超的上方，三個空心觔斗連着翻。

他的身後面，方杰已狂叫：「好小子，你還想逃哇，吃老子一刺。」

就在他的狂吼中，黃書郎雙足點地二次再起，這一回他不是往前翻，而是呼的一聲撞向隨後緊緊追來的方杰。

「叮噹！」

「砰！」

「啊！」

黃書郎落在地上斜着站，他身側兩丈處，方超已抱住他的兄弟方杰在狂叫：「兄弟，兄弟！」

「兄弟已經差不多完蛋了。」

黃書郎淡淡的，就好像喝了一口涼水似的平又淡。

方杰再也想不到，黃書郎會來個回馬棒，那一棒眞狠，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樣，正敲在他的後腦上。

頭殼的那地方很脆弱，挨一棒就會發昏十二章，更何況方杰的頭已被敲破一個血洞。

黃書郎並未再追殺方超，他只是站在附近看熱鬧。

他在船上被這兩兄弟好一頓侍候時，他心中早就火大了。

這時候他只是冷冷的笑，看着方超叫方杰。

「兄弟，兄弟，你醒醒呀！」

「他會醒的，而且醒來之後也會和你打個招呼，只不過想再回涼河去作惡，怕是有困難了。」

方超「唬」的一聲站起來，他的雙目中有紅光。

他甚至也把方杰的分水刺握在左手上。

他分別握着兩把分水刺，惡狠狠的冲着黃書郎道：「你這個小狗操的東西，你把我兄弟怎麼樣了？」

黃書郎淡淡的道：「我把你兄弟的頭打爛了。」

方超吼道：「他被你打爛了頭，是不是死了？」

黃書郎道：「至少還能說一句話。」

方超雙目怒視着黃書郎，頓足道：「爲甚麼只能再說一句話呀！你娘的，爲甚麼？」

黃書郎道：「不要過來，你如果不珍惜你兄弟的那句話，你會遺憾終生的，你……看……你兄弟。」他偏過頭，又道：「在動了，在動了。」

方超忙回身，果見方杰在動。

方杰動得很苦，血還在流。

他好像有流不完的血，也好像在用力掙扎。

方超撲上去，對準方杰的耳根子狂吼：「兄弟，阿杰，我的好兄弟。」

惡人一樣也有情。

惡人只對他自己人有情，惡人看別的人永遠不順眼，當然，惡人若是

一個人的話，就算作惡也只是一個人，大多數惡人都會交上幾個道上同路人，這樣幹起事來才會有聲勢，有厲害。

方超當然也不例外，他老兄不但是黑紅門在涼河的第三分堂堂主，他的兄弟方杰更是他的副手，這時候正是兔死「兔」悲，而非兔死狐悲。

他已經情不自禁的抱着方杰在狂吼。

還眞應了黃書郎的話，他會醒過來的。

是的，方杰醒過來了。

他睜開一雙好像是目迷十色的眼光，死魚眼也似的盯着方超道：

「殺……了……他。」

他也應驗了黃書郎說的，方杰醒來之後只會說上一句話，果不其然也。

方杰「咯」的一聲頭偏了。

頭偏了就死了，死的人脖子會一軟，然後慢慢的再與身體骨脊連成一根硬梆梆的模樣。

方超一聲大叫：「兄弟！」

另一邊，黃書郎淡淡的道：「我說過他會醒來的，我也提醒你，你兄弟還能說一句話。『惡水蛇』，我的話可是說對了吧？」

方超暴彈而上，他不吼也不叫，雙手的分水刺上刺下挑，兇悍得宛如一頭大花豹。

黃書郎左右晃閃三十七次，他不還手，只是叫：「喂！話還未說完呀！你別急，我又不會逃。」

方超厲烈的只叫了一個字：

「殺！」

黃書郎半旋身，掌中旋的棒猛一揮，正打在不要命而狂殺的方超的右後背上。

「叭！」

這一棒打得方超的身子往外傾斜而去。

黃書郎冷笑之聲甫起，只見方超左右閃晃着往河水中衝去。

黃書郎當然明白方超的意圖，他想水遁。

原來剛才方超的表現志在逃走。

黃書郎不是傻蛋，當然，方超更不傻，如果是傻蛋，便也不敢也無能縱橫江湖了。

方超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今日二人合力打不過黃書郎，自己一人更別想。

他爲了逃走，便只有擺出個拚命的花招，他並未打算挨那一棒的，可是黃書郎的武功太高了，如果黃書郎要他死，他早就不會動了。

對於這一點，方超是不會懷疑的。

方超的人已經衝到水邊了，他的右足已沾了水，當然他的心中也在叫：「快！」

他是忍着痛苦的，因爲黃書郎的那一棒很重，如果打在他的頭上，怕是早就沒命了。

黃書郎沒有追，他只是嘆口氣。

他彎腰拾起一塊石頭，自言自語的道：「我不會投擲第二顆石頭，如果你能逃過我這一顆石頭砸，那麼，算你的命大。」

就在方超心喜若狂的第二脚往水中踩的時候，黃書郎的石頭飛過去了。

河面很靜，甚麼聲音也聽得清，當然石頭砸在頭上的聲音更是清楚。

「邦！」

眞清脆，那石頭正打中方超的後腦上，而且一樣的腦裂開了花。

河水中的方超「啊！」了一聲，他回過頭，那滿臉的怨氣就別提有多麼的嚇人了。

他與他的兄弟方杰一樣，只吐出一句話，而且黃書郎也聽見了，那也是黃書郎經常聽人對他說的一句話。

「你……娘……的。」

「噗通！」

方超的身子跌在水中了，有血在水面漂流，大概會漂到涼河吧！因爲這條白河是流入涼河的支流。

眞是無奈何。

* * *

黃書郎本來打算揪住方超，問一問黑紅門中的消息，他很想知道左宗正的近況，更想知道黑紅門如何在設法捉拿他，到底上次的搏殺，黑紅門一共死了多少人？這些都是他要知道的，只可惜方超不合作，他欲借水遁。

黃書郎自言自語的伸手拖起方杰的屍體，道：「你兄弟倆喜歡作水中游，那就一起去吧，我這裡做善事，你兄弟在河中相會，陽世間恩恩怨怨一筆勾銷，閻王殿上你多叩頭，十八層地獄去不得，一去再也難超生。」

他把方杰的屍體拋入河中，便也拍拍雙手轉身而去。

就這麼一折騰，天也快黑了。

* * *

黃書郎很想盡快找家客店，如今他不但飢腸轆轆，全身濕透，而且也有些累得喘大氣。

他咬牙苦撐着往前走，只覺得走了一山又一山，山山相連，過了一嶺又一嶺，嶺嶺不斷。

人到了這時候只恨一步進客棧，先吃一碗大滷麪，抱頭睡到第二天。

也不知如今是幾更天，前面只見燈光兩三點。

黃書郎快步走了三里多，才發現竟然是個小市鎭。

這個市集沒城墻，幾十戶人家分別住在大路兩旁，街頭上有個小客棧，那光亮就是客棧門口柱子上掛的風燈照的，也把黃書郎照來了。

黃書郎一身濕透，披頭散髮不像樣，狼狽極也。

他不叫門，卻伸手推開客棧的門，他發現屋子一角有幾個大漢在猜拳，好像幾個人喝得也差不多了，說出話的聲音舌頭在打捲。



店伙計發現進來個人，模樣兒好像落湯雞，便笑着迎上來，道：「快三更天了，客官落水了？」

黃書郎道：「替我弄間睡房，再來些吃的。」

那伙計指着二門，道：「我們這兒地方小，沒有甚麼一間一間的大客房，你要睡一覺，二門後左邊一間大通床，你老兄湊和着睡吧！」

黃書郎道：「此地叫甚麼名？」

「土地塘。」

眞偏僻，聽也未曾聽過的小地方。

那伙計取來一床薄棉被，黃書郎把全身衣裳脫下來，道：「弄乾了送來，我在炕上吃東西。」

他把一錠銀子塞在伙計手上，一笑，道：「多出來的你留着。」

在這種小地方那曾見過整錠銀子的。

伙計驚喜的道：「太多了。」

黃書郎道：「先送吃的來，再把我的衣衫烘乾，這地方我就湊和着睡一晚。」

伙計想了想，道：「客官，你看到前面五個喝酒的大漢吧，等一會他們也來擠在這兒睡，有了他們，你就睡不安穩了，不如這樣吧，你去睡我的小房間，我睡竹床，你至少可以安靜的睡一晚。」

黃書郎十分高興，他毫不思索的又是一錠銀子塞在伙計的手裡，道：「快帶我去。」

那伙計笑笑，他把銀子退回黃書郎，道：「客官，只這錠銀子就已經多出好幾倍了，我不能再多收你的，我們不是家黑店。」

黃書郎一怔，道：「你不要銀子？」

伙計舉着燈，道：「當要的要，不當要的就不取，銀子並不是好東西，銀子有時候也燙手。」

他舉燈帶路，黃書郎心中頓覺奇怪，這伙計與一般的伙計不一樣，能遇上這種不貪財的伙計，他還是頭一回。

這世上就有人視銀子爲阿堵物，無他，看得開了便也就平淡了，這種生不帶來，死帶不去的東西，有得用就算幸福了，多了，還眞惹麻煩，至於惹甚麼麻煩，我告訴你，强盗不殺窮光蛋。

* * *

後院右面緊臨灶房，伙計的小房間緊鄰着，黃書郎跟着走進去，眞簡單，房裡只有一張破竹床，人只一坐上去還吱吱呀呀的响半天，就好像在叫喊吃不消的樣子。

雖然只是一張小竹床，比之穿着濕衣睡荒山好得太多了。

有時候人在患難時，突然遇上有人拉一把，那會令受惠的人感覺有一種滿足感。

黃書郎現在就很滿足，匆匆的剝下全身濕衣衫，便鞋子也脫掉，那伙計抱進灶房裡。

不旋踵間，伙計端來一碗麪，上面還加了三個荷包蛋，猪頭肉切了半斤多，提了個壺，裡面是四兩白乾酒，一古腦擱在黃書郎身邊。

黃書郎愉快的吃着麪，當然也喝了四兩酒，他擁被睡在竹床上。

他很想多想一想，當然是想水火洞住的秀秀，不知道秀秀如今怎樣了？

這時候三更天了吧，秀秀一定睡得很甜，很香。

心頭只轉動了幾回，黃書郎便睡着了。

他實在太累了，伙計的房間又靜，那張薄被子也舒服，他這一睡睡得還眞夠長，日上三竿還不知道。

快吃午飯了，那伙計拍着小房的門道：「客官，你該起來了呀！」

黃書郎渾渾沌沌的揉揉眼，他坐直了身子道：「伙計，甚麼時辰了？」

「快午時了。」

黃書郎發覺自己的衣衫早已放在枕頭邊，立刻匆匆的穿起來，腰包的銀子沒有少，他拉開了門笑笑，道：「太累了，一睡睡到太陽高。」

伙計笑笑，道：「吃飯吧，你要吃些甚麼？」

黃書郎道：「二十個包子，一大碗酸辣湯，如果有醬牛肉，就給我包上三、五斤，吃完了我帶着好上路。」

伙計笑道：「客官，你吃的東西很實在，吃一頓當兩頓，酒要不要來幾兩？」

「四兩吧！」

伙計匆匆去張羅，黃書郎發覺昨夜的五個人全走了。

他並不太注意別人，他只管自己的，那伙計匆匆送上吃的，另外用油紙包了一大包放在桌子邊。

黃書郎早上沒起床，午時當然吃得多。

二十個包子先下肚，四兩酒他當水喝，一大碗酸辣湯，他喝了個碗底朝天，拍拍肚皮，他滿意了。

伙計見他吃得好，也笑道：「夠了嗎？」

黃書郎道：「你們的東西眞不賴，下回再打從這兒走，一定上門光顧你。」

「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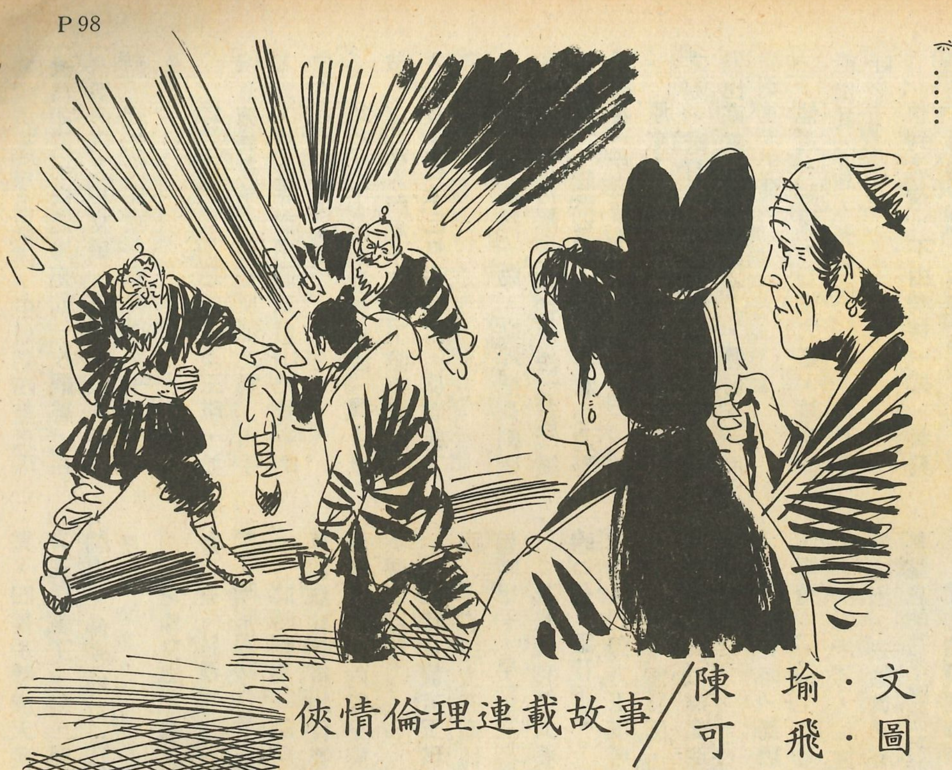
他又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那伙計道：「連帶五斤醬牛肉，我還得找你半兩銀子。」

黃書郎笑笑，道：「免了，我得趕路了。」

他走出店門往南方，那伙計送出門，道：「客官，往北比較好呀！」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怎麼了？」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方玉琪替樊太婆祖孫力敵枯骨寺兩尊者，正感不支，兩頭白鵰與兩名瓊宮侍者出現，把兩名尊者嚇退，接着，孫殘、李跛衝着兩名侍者而來，被方玉琪的暗器襲擊，使兩名侍者逃脫，孫殘、李跛大怒，以爲施襲者是躲在林中的葛長庚及司徒昌明，便與司徒昌明較技，司徒昌明不敵，方玉琪遂再施展「飛葉摧枯掌」阻止兩怪的攻擊，結果被兩怪誤會他是九陰夫人的門下弟子……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 雪蓮情

## 重遇兒時友伴　練得玄妙劍招

方玉琪一念及此，陡覺無數頭緒，一旦豁然開朗，胸頭仇怒之火再也按捺不住，反手掣出長劍，俊目射煞，厲聲笑道：「哈哈！你們果然是紅葉妖婦的爪牙！」

李跛奇道：「老殘廢，他口中的紅葉妖婦，是在說誰？」

孫殘臉色陰晴，答道：「那自然是指夫人了。」

李跛道：「這麼說來，這小子並非夫人手下？」

孫殘遲疑道：「但他方才使的，明明是『飛葉摧心掌』！」

「哈哈！」方玉琪一聲笑道：「紅葉妖婦既用『飛葉摧心掌』殺害五大門掌門，小爺就要其人之道，還諸其人。」

李跛喝道：「小子，憑你也配？」

孫殘陰惻惻的笑道：「跛子，咱們把這小子弄回去，倒眞是大功一件！」

「不錯！」李跛「錯」字出口，右手一探，往方玉琪就抓！

這一下，他聲到手到，端的神速無比，那知方玉琪待他手爪近身之際，忽然間一個轉身，便已消失不見！

方玉琪用「飄香步」一下閃到李跛身後，振腕一劍，急刺而出！但就在方玉琪發劍的同時，孫殘也一晃近前，伸手往方玉琪拿來。

方玉琪劍發一半，被逼得再次旋身，打從孫殘身邊閃出，正好李跛一抓落空，不見敵人踪跡，暗吃一驚，身形驟轉，左手一掌往身後掃出，一股勁風登時變成向孫殘奔去。

孫殘轉眼之間，不見方玉琪人影，同時發覺李跛的掌風向自己橫掃而來，不！一縷劍風也從斜刺裡攻到！

他不愧功力老到，腳下橫跨半步，讓過李跛的掌風，左手如鈎似鎖，硬生生迎着方玉琪劍勢抓去，同時李跛也雙掌如風，接着撲來！

方玉琪自然識得兩人厲害，他仗着「飄香步」，雙肩晃動，一招「日月雙懸」，劍分左右，襲向兩人。

自己身子却又從兩人之間，轉到李跛身後，手起劍落，疾點而出，但未等李跛反擊，腳下浮動，一下又轉到孫殘身側，挺劍急刺！

總之，他運用「飄香步」乘暇蹈隙，周旋在孫殘李跛之間，發劍收到，迅速俐落，委實稱得上神妙無方！

空使兩個絕世高手眼花撩亂，被他逼得像捉迷藏似的，四處亂轉，兀自沾不上人家半點衣角！

七八個照面下來，李跛似乎漸感不耐，怒聲叫道：「老殘廢，這小子邪門得緊！」

孫殘接口道：「不錯，他的身法有點古怪。」

李跛道：「乾脆把他劈了就是！」

孫殘忙道：「跛子，你別亂來，他不過仗着小巧身法罷了，那想逃得出咱們手去？」

這幾句話的工夫，方玉琪已感到情勢陡易，對方兩人雖然對自己的「飄

香步法」還無可捉摸，但他們四隻鬼爪掄轉如風，快速得宛如一片網幕，在身後身前互相交織，只要自己身形一動，就先後抓來，有幾次幾乎觸手可及！

儘管他們爲了想生擒方玉琪，並沒有施展殺手，可是反應之靈，出手之快，比之先前兩個五台山枯骨寺的僧人還要驚險得多！

此時除了全心全意施展「飄香步法」，在兩人四隻手爪之下游手趨閃，手上長劍根本已無暇刺出，反而成了累贅。

方玉琪靈機一動，立即把長劍插入劍鞘，正待配合「飄香步法」施展「鐵掌銀鈎」，忽然發覺自己左手掌心還緊緊握着一片樹葉！

原來方才他在神州一劍步步後退之際，暗暗摘了三片樹葉，後來一連發出兩掌「飛葉摧枯掌」，還留下一片樹葉並未丟棄。

他這一發現，心中大喜，暗想如能出其不意，先傷他一個，豈不是好？

想到這裡，不由精神一振，氣聚丹田，神凝玄關，施展「飄香步法」，只守不攻，處處閃讓着孫殘李跛的古怪手法。

「飄香步法」步步蘊蓄玄機，奇奧絕倫，他這一專心運用，果然立奏奇效。

儘管孫殘李跛武功入化，身手詭異，四隻手臂漫天疾掄，但却始終和方玉琪差了一步，明明打從自己身邊閃過，伸手即可抓住，却會消失不見。

這樣又過了盞茶光景，方玉琪轉危爲安，逐漸定下心來，閃動游走之間，暗暗運功行氣，準備反擊。

此時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已服下百草仙翁葛長庚的秘製傷藥，他不過是眞氣耗損，內腑受震，經過一陣調息，漸已好轉。

此時目覩方玉琪以玄奧身法力敵兩人，心頭大感慚愧，自己要非人家適時出手，早就死在孫殘李跛掌下！

葛長庚和樊太婆祖孫更是瞧得目瞪口呆，眼花撩亂。

他們因方玉琪居然能夠在兩人手下走出數十個照面，應付裕如，心下不勝驚詫，同時緊張的心情也逐漸放寬下來！

正當此時，驀聽方玉琪一聲長嘯，喝道：「李跛，你接小爺一掌！」

喝聲未落，他蓄勢已久的右掌驟然吐出，三陰眞氣裹着一片樹葉，悄無聲息的往李跛激射而出！

商山四異要算李跛最爲急燥，他這一陣子像捉迷藏似的，始終瞧得到抓不到，心頭早已憤怒難耐，只是因爲孫殘一再阻攔，務要把這少年人生擒，才沒施展殺手。

此刻喝聲入耳，陡覺一股陰柔勁氣往自己身前撞到！

而且那一股無聲無息的陰柔勁氣，果然是從一片樹葉上震出，心頭驀地一怔，大喝一聲：「好小子，果然是『飛葉摧枯掌』！」

他瞧淸方玉琪使的果然是「飛葉摧心掌」，自然識得厲害，一時可也不敢大意，身形一停，右掌立即迎着推出！

李跛積數十年修練之功，這一掌威勢之強，豈同小可。

但方玉琪的「摧枯掌」乃是名震武林的勾漏雙魔七指煞君親傳，名爲「摧枯」，含有摧枯拉朽之意，已非原來的「飛葉摧心掌」所可比擬。

何況方玉琪本身又有歸駝子貫輸給他的三十年內力眞元，這一掌又蓄勢已久，凝聚了十成功力所發出，震力强勁，也極爲霸道！

兩股潛力在半空一合，響起一聲輕微震波，以李跛的功力，居然還被那片輕飄飄的樹葉震彈得後退了兩步！

方玉琪可更不得了，掌力對實，只覺壓力如山，身不由己的踉蹌後退！

他施展「飄香步法」，原以奇奧身法穿插兩人之間，這回被震得往後直退，身形自然完全暴露，脚下還沒站穩，孫殘獨臂驟伸，業已飛撲而至！

方玉琪還算見機得快，身形一偏，矮身從孫殘右首虛飄飄的衣袖下鑽了過去！

這一下當眞奇險無比，堪堪躲過孫殘的大擒拿手，耳中只聽李跛暴喝一聲，一陣奇猛絕倫、裂石開山的狂濤已像巨浪般湧到身前，再想躲閃已是不及，只好猛吸一口眞氣，運起全身功力，雙掌平胸推出！

試想方玉琪施展霸道無倫的「飛葉摧枯掌」，尚非李跛對手，這回僅以本身功力和人家硬拚，自然差得更遠。

只聽一聲「轟」然一震，方玉琪一個身子立即應聲飛起，往岩外絕壑中墮去！

「啊！」樊秋雲嚇得心膽俱碎，尖叫聲中，對崖也有人驚「啊」出聲，一點白影比殞星還快，跟着落下，一閃而沒！

孫殘搖搖頭道：「可惜，可惜，跛子你這一手，豈非功虧一簣？走！」

李跛却大笑一聲：「哈哈！」

兩條人影同時拔空飛起，瞬息走得無影無踪！

只有樊秋雲肝腸寸斷，淚流滿面，嗚咽哭叫：「方大哥，我一定替你報仇！」

＊　＊　＊

方玉琪和李跛一掌對實，只覺身子被巨大壓力猛然一震，內腑劇痛，雙目發黑，恍惚之中，自己好像晃悠悠虛飄飄的往上飛起，這時靈魂離開軀殼，呼息困難，無法出聲，漸漸沒有了痛苦，也沒有了知覺！

但他並沒有死去，好像經過一段



漫長的時間，也好像只是一場惡夢。

他終於悠悠的醒轉過來，只有他自己才感覺得到，身子正四平八穩的躺在水涼的大石之上，眼皮重得有如壓着沉鉛，努力睜了一會，才算睜了開來。

只見自己躺在一個通體似玉，瑩瑩晶光的石洞之中，這洞約有三丈見方，二丈來高，四周白淨得宛似由整個玉山雕鑿而成。

自己則仰卧在一張大石床上，洞頂嵌着一顆鵝卵大的珠子，散吐出乳白珠光，照得無數鍾乳瓔珞交輝！

他目光轉動，忽然瞧到石床邊上還有一對亮晶晶的眼睛正在瞧着自己！

不！那是一張晶瑩如玉，明眸皓齒的俏麗面孔！

也不！那是一個身穿白衣的美少年，側坐在自己身旁，雙眉緊蹙，目光含着無比關切，一霎不霎地瞟在自己臉上。

這人好生面熟，只是自己腦中有若一張白紙，此時再也想不起來！

白衣書生一眼瞧到方玉琪醒轉，立即愁雲盡掃，泛起一臉喜容，俯下身子，柔聲的道：「玉哥哥，你醒過來了？還覺得不舒服嗎？」

方玉琪實在想不起眼前的白衣書生是誰，但他這聲「玉哥哥」又叫得如此親切，而且聲音又是那麼熟悉！

白衣書生！他……他就是自稱是自己好友，以「碧玉蓮子」解救師叔鐵線蛇毒，留言要自己在準提菴等他的白衣書生？

同時也陡然想起自己和孫殘、李跛動手的情形，不由驚異的道：「啊！啊！在下還活着嗎？那一定是兄台救了在下的性命！」

話聲一落，就要翻身坐起，那知不動倒還沒有甚麼感覺，這一動，陡覺全身骨節似散了似的，胸口之間劇痛若裂，口中不期低哼出聲！

那白衣書生一見方玉琪似要掙扎着起身，慌忙伸出一隻白玉般的手掌，輕輕按在方玉琪肩頭，急道：「玉哥哥，你重傷初醒，千萬動不得，快躺下……」接着修眉微蹙，又道：「都是我不好，遲來一步，害你受這種苦頭！」

他自怨自艾的說着，眼中似乎有點潤濕！

方玉琪心頭一陣感激，忙道：「在下多蒙兄台相救，大德不言報，只不知兄台如何稱呼？這裡又是甚麼地方？」

白衣書生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等方玉琪把話說完，才含笑道：「玉哥哥，你眞的想不起我來了？」

方玉琪楞然的道：「在下只覺兄台十分面熟，只是……一時……」

白衣書生噗嗤笑了一聲，但他很快便掩住半張臉孔，道：「你再想想有沒有我這麼一個朋友？」

方玉琪瞧他一個男人家，笑起來却女孩子似的嬌憨作態，心中想來想去，兀自想不起自己還有這麼一個朋友，但他的臉型、聲音，自己又是那麼熟悉，一時不由尷尬的道：「在下只覺兄台似曾相識，但一時實在想不起來，還請兄台多多原諒！」

白衣少年目含幽怨，臉色一黯，慢慢別過頭去，口中吟道：「相逢何必曾相識，似曾相識燕歸來，玉哥哥，難道你眞個忘了幼年伴侶？」

方玉琪聽得心頭一怔，急道：「你……」

白衣書生應道：「我……唉！這也難怪，我們已經分別了七年，七年漫長的歲月，我們都長大了，何況我又……又……」

他突然轉過頭來，皓腕一伸，摘下頭巾，只見一頭烏雲似的青絲隨着披散下來！

眼前的俊俏書生登時變成了美麗少女，她那張宜喜宜嗔的臉上，透起一層淡淡紅暈，彎月似的秀眉下，一雙清如秋水的眼睛還含着兩顆晶瑩珠淚，但菱角般紅唇却微微上翹，掩不住她心中的喜悅成份！

這是多麼熟悉的臉型，七年來自己一直懷念的倩影！雖然眼前的人已經有些不同，那是一種長大成熟之感，模樣兒却沒有甚麼改變！

她……方玉琪心頭狂喜，興奮得忘了自己的傷勢，大聲叫道：「蓮兒，妳是蓮兒！」

他驀地伸手握住她按在自己肩頭的一隻玉手，兩隻眼睛也盯在她的臉上，一霎不霎！

她，正是方玉琪幼年時候青梅竹馬的伴侶蓮兒！

她任他捉着自己的纖手，並沒有縮回，一雙妙目略帶羞赧地看着他，四目相對，含情無語，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們似乎用不着說話，也沒有一句話可以表達出他們此時的心情。

這一刻，石洞裡靜極了，靜得可以聽到彼此的心跳！

方玉琪心頭充滿着高興，也有着一連串急於想知道的問題，忍不住道：「蓮兒，妳幾時從海島上來的？這裡到底是甚麼地方？」

蓮兒抿嘴笑道：「這裡你不是來過嗎？」

方玉琪失驚道：「啊，原來我已經回到島上來了！」

蓮兒嗤的笑出聲來，一面說道：「蓮花島離這裡可遠着呢，一天一晚工夫，那想趕得回去，這是黃山蓮花峯！」

「蓮花峯？」方玉琪驚異的道：「妳說我來過這裡？」

蓮兒掠着鬢髮道：「誰說不是？你們那天不是到過這裡，只是沒有發現石室的秘密罷了，告訴你，老伯伯以前就住在這裡，後來他老人家在東海發現了蓮花島，才搬到島上去住……」

方玉琪忽然想起惡窮神歸駝子說過：十年前師傅等五大門派掌門人，因受紅葉妖婦限期解散五大門派的警告，邀同一劍雙拐和瓢浮子集會天都，商討對策。

當時曾有一個手策竹杖的銀髯老人，說要消敉浩劫，可到蓮花峯瞧瞧。

同時他又想起七指煞君口中所說的蓮峯老人，也是手持竹杖，銀髯飄胸，而且還會「飄香步」。

那麼……五十年前七指煞君遇上的蓮峯老人和十年前在天都之會上出現的銀髯老人，都是老伯伯了！

心念轉動，一面插口道：「啊！原來都是老伯伯，蓮兒，妳快說下去！」

蓮兒瞟了他一眼，續道：「老伯伯雖然遷到東海去了，但在這裡却留下了他老人家一生曠絕武林的武功口訣，原想留待後世有緣之人，所以把開啓石室的『蓮峯之鑰』也隨手扔在黃山……」

、「啊！」方玉琪睜大眼睛，啊了一聲！

蓮兒淺笑道：「咦！那口訣，你不是也會嗎？」

「我……」方玉琪聽得十分奇怪，自己幾時學過老伯伯的武功口訣？但他還沒開口，蓮兒早已咭的笑了一聲，漫聲道：「蓮花峯……生翠蓮……」

方玉琪聽得差點跳了起來，急急的道：「蓮兒，妳是說『翠蓮曲』？『翠蓮曲』就是老伯伯的武功口訣？」

蓮兒嬌笑道：「誰說不是？玉哥哥，你不是早就會唱了嗎？啊！『翠蓮曲』，這是你替它起的名字？當眞美極啦！啊！你聽我說下去吧，老伯伯還怕人家看不懂詞中之意，就在地上留下『飄香步』脚印，和石室頂上『大羅天劍』的劍痕。」

方玉琪想起那天自己確曾在石室圓頂上瞧到無數縱橫交叉，密如網罟的劍痕。

當時心中原也感到奇怪，却不久呂姊姊就發生了意外，被惡郎君劫走，自己來不及細瞧。

心中想着，只聽蓮兒又道：「翠蓮曲前面兩段，就是『飄香步』和『大羅天劍』的心法，最後一段是修練『六合眞氣』的口訣。但老伯伯說，一個人天賦再好，如果沒有『翠玉蓮實』，助長先天之氣，就休想練成『六合神功』。

「你離開蓮花島之後，老伯伯帶我來過中原一次，發現已有人練成了左道中最厲害的『玄陰煞氣』，而且利用練氣成絲的『千里傳音』之術，威脅五大門派，江湖上不出十年，便有一場無可避免的浩劫，他老人家就說起你天資高，殺孽重，也許可以挽救將來的一場劫運，我就央求老伯伯當時就去找你，老伯伯却說一切都是運數，目前還不到時機。這樣我們又回去了，老伯伯從那時起才開始教我練武。」

方玉琪暗想十年之前，正是自己師傅等人集會天都的那一年，一面問道：「蓮兒，老伯伯可就是妳師傅？」

蓮兒搖頭道：「不是，我就叫他老伯伯咯！」

方玉琪道：「妳從小就在島上？」

蓮兒搖搖頭，接着眼圈一紅，道：「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來歷，老伯伯叫我蓮兒，我就叫他老伯伯，還是最近老伯伯說我武功一道，已練得差不多了，要我到江南找你，然後再去黃山找尋『蓮峯之鑰』，開啓石室，要你在石室中練習他老人家的武功。

「臨走時，老伯伯才說出我原來也是被海浪捲到蓮花島去的，只知道我姓姜，那時我只有兩歲，是被縛在一根大木上，才沒有被淹死。」

方玉琪聽她娓娓說來，原來還有這許多內情，一隻手緊握着蓮兒的柔荑，輕輕撫摩，大是愛不忍釋，口中問道：「蓮兒，前幾天我和師叔他們一同來過這裡，怎會沒發現這間石室？」

蓮兒輕輕抽回被他握着的手掌，抿嘴笑道：「不但你們沒有發現，就是幾個殘廢老頭也都沒有瞧出來，其實只要進入外面那間石室，再把石門關上，這間石室的門就會自動開啓。」

方玉琪「啊」了一聲，還想再說，蓮兒却白了他一眼，柔聲道：「玉哥哥，你重傷初醒，已經說了這許多話，也該休息一會了！」

說話之間，不容方玉琪開口，纖手一指，點了他睡穴，然後瞑目運氣，平伸兩掌，在他身上三十六處大穴緩緩推動。

方玉琪傷勢雖重，但他早由蓮兒餵了一顆天財地寶，功奪造化的「翠玉蓮實」，傷勢已在逐漸痊癒。

此時再經蓮兒以本身眞氣助他推動全身經絡，自然好得更快，一覺醒來，只覺氣機通順，全身舒暢，蓮兒依然守在床邊，笑盈盈的望着自己！

方玉琪霍然坐起，口中叫道：「蓮兒，我已經好啦！」

兩手一下握住她一雙柔滑的玉手。

蓮兒似乎被他嚇了一跳，不！被他雙手一拉，身不由己的倒入方玉琪懷中，像依人小鳥，柔順綿羊！

方玉琪拉是把她拉過來了，但這只是一種喜極欲狂的表示，此時玉人在抱，反而慌張得不知所措，一顆心簡直要從口腔裡直跳出來！

尤其她那玲瓏嬌軀，柔若無骨，這一緊貼着自己胸膛，一陣陣令人欲醉的甜香，直沁肺腑！他意亂情迷，再也把持不住，猛地低下頭去，在她櫻唇上親了一下！

蓮兒一張粉臉羞得通紅，忽然掙脫方玉琪懷抱，背着身子，嬌急的道：「玉哥哥，你壞……」

這可把方玉琪難壞了，他脹紅俊臉，不知是怕還是羞，心頭怦怦不安的跨下石床，走近她身邊，慢慢伸出



兩手，按着她肩頭，結結巴巴的道：「蓮兒，蓮兒，妳不要生我的氣，我……我太魯莽了……」

蓮兒隨着他雙手按動，慢慢轉過身子，低垂着羞紅的粉頸，一個身子彷彿還在輕微顫抖。她方才一時又羞又怕，才掙脫身子，這時瞧着他一臉惶急，心中又有點不忍。

試想自小青梅竹馬，耳鬢廝磨的伴侶，分別了七年，如今大家都長大了，那個少女不懷春？

何況他又生得如此溫柔多情，她紅暈的梨渦漸漸露出淺笑，白了他一眼，低聲說道：「誰生你的氣了？」

方玉琪才定下的心，又卜卜地猛跳起來，囁嚅的道：「蓮兒……蓮妹妹，妳不生我的氣就好！」

他呼息急促，俊臉浮起桃花，雙臂一張，緊緊把她摟住。

她仰起紅得像蘋果似的蛋臉，張着一雙清澈大眼，嬌喘吁吁，喊出：「玉……哥……」

「嘖！」她薄薄的櫻唇被兩片滾燙的東西堵住了，她感覺到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令人滿意，也令人窒息，她緩緩闔上眼皮。

石室一片恬靜，聽不到半點聲音！

「嗯……」良久之後，蓮兒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裡，再也抬不起來，方玉琪在替她整理着秀髮。

又過了很久，兩條人影才緩緩分開，蓮兒從懷中取出一個精緻的碧玉小盒，打開盒蓋，拈了一顆碧綠如玉的蓮子，遞到方玉琪手上，道：「玉哥哥，這裡一共是三顆『翠玉蓮實』，你現在先服上一顆，就好運內功啦！」

方玉琪微微一楞，正色道：「蓮兒，這『翠玉蓮實』既是無上仙品，曠世靈藥，我此時傷勢已癒，豈不糟塌了？妳快收起來吧！」

蓮兒嗤的笑道：「這是老伯伯叫我送給你的，你總記得『花落見蓮心，蓮房碧似金，粒粒皆仙品，婉轉何處尋』吧？這四句歌，說的是『翠玉蓮實』，下面『蓮根是蓮藕，玉節盤珠走，水絲合三三，好爲王母壽，』那是指『六合眞氣』，就是說，要練『六合眞氣』，必須先求『翠玉蓮實』，否則即使參悟心法，也無法練成。老伯伯要我代傳心法，你不先服下『翠玉蓮實』，那怎麼成？以後每隔三日，再服一顆，一共需要九天時間，眞氣才能凝固，這樣還要面壁靜修九十天，『六合眞氣』才算練成呢。」

方玉琪聽她說得如此鄭重，才依言把蓮實服下，只覺一股清芬立時從喉間直沁五臟！

這時蓮兒要方玉琪在石床上盤膝坐定，一面在他耳邊解釋「翠蓮曲」最後四句口訣，如何氣納「蓮根」(丹田)、如何「盤珠」運行、如何逆衝「玉節」(玄關)、如何「絲合三三」(調陰陽六經之氣)。

方玉琪出身蒼松子門下，所學內功原是崆峒玄門正宗功夫，後來又經惡窮神歸駝子把一生修爲悉數輸入他體內，內功一道，少說也有了旁人四十年火候，先前身負重傷，蓮兒已給他服了一顆「翠玉蓮實」，此時又服上第二顆，再有蓮兒在旁詳細解釋「六合眞氣」調運之訣，當眞一竅通，百竅通。

依言修爲，只覺那縷清涼之氣灌漑臟腑，直透丹田，不多一會，竟變成一股陽和暖流。

不！一股滾滾熱流在體內到處鼓動，形成奔騰澎湃之勢，全身氣脈震動，隱隱有風雷之聲，人好像要飄浮起來，不能自己！

心頭一驚，就一意調氣寧息、導引歸宮，走完「九宮雷府」「十二重樓」，這樣過了半個時辰，陡覺豁然貫通，飄飄欲仙！

方玉琪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能夠在頃刻之間，打通了生死玄關！

蓮兒站在一邊，眼看玉哥哥只不過片刻工夫，一張俊臉晶瑩如玉，霞光隱隱，正和老伯伯說的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境極爲接近，難道玉哥哥在這麼短短時間，就打通了生死玄關？

她心中想着，那敢驚動，這時一見玉哥哥倏地睜開眼來，不由喜道：「玉哥哥，原來你內功根基極厚，難怪老伯伯說你是練武不可多得之才！」

方玉琪道：「這大概是『翠玉蓮實』之功，我依着妳所傳口訣，一下就衝破了生死玄關。」

蓮兒喜得直跳起來，叫道：「啊！玉哥哥，你的玄關果然通了，那麼『六合眞氣』就成功了一半了，我去年一連服下三顆蓮實，足足坐了九十天，才算衝開玄關，老伯伯還說我進境極快，可是比起你來，却差得太遠了。」她說到這裡，忽然又嬌笑道：「玉哥哥，老伯伯本來叫我等你玄關通了，就要回去，現在快了，你玄關已通，我只要等你學會三十六式『大羅天劍』，就好走啦！」

方玉琪聽說她教會自己劍法，就要回去，不由心頭驀地一怔，急急問道：「蓮兒，妳還要回蓮花島去？」

蓮兒眨着一雙清澈大眼，嫣然笑道：「當然要回去咯，老伯伯說，我這次回去，他就傳我『無形劍氣』，大概需要半年時間就可學會。」

她咭咭格格的說着，忽然發現玉哥哥臉上似乎流露着惜別之容，不禁心中暗暗「哦」了一聲，粉臉微酡，柔聲安慰道：「玉哥哥，我去了，就會來的，半年時間不是一晃就過去了？何況老伯伯說，你在這裡最少也得躭上三個月，非把『大羅天劍』和『六合眞氣』練得收發自如，不可輕易出去，否則功虧一簣，豈不可惜？這樣，你練成之後，再有三個月，我也已回來了，再把『劍氣』功夫傳你，不是好嗎？」

方玉琪點點頭。蓮兒笑道：「那麼玉哥哥，我們就練劍法去，等你學會了，我就好回去，早些去，就早些回來啊！」

說着，拉了方玉琪就走，纖手在石壁上輕輕一推，石門開處，兩人並肩走出外面那間石室，黑黝黝地絲毫不見光亮。

蓮兒從懷中取出一顆鴿蛋大的珠子，熟練地飛起身子，把珠子嵌到圓形洞頂中間，方玉琪只覺眼前一亮，照得全洞纖毫畢露！

蓮兒却笑盈盈的返身進入裡洞，一會工夫，手上執着一支形如長劍，通體渾圓，黃光燦爛的兵器出來，隨手一揚，接着笑道：「玉哥哥，你知道這是甚麼？」

方玉琪一見金透，自然知道這就是「蓮峯之鑰」，不由笑道：「這不是妳從李跛手上奪回來的『蓮峯之鑰』，我怎會不識？」

蓮兒輕笑道：「不錯，這是我從拐脚老賊手上奪回來的『蓮峯之鑰』，你知道它有甚麼用處？」

方玉琪見她問得可笑，不禁聳聳肩，笑道：「蓮峯之鑰乃是開啓蓮花峯石室之用，目前江湖上，還有誰不知道？」

蓮兒臉上笑意更濃，故意點頭道：「是啊，原來大家都知道了！不過據我所知，它最大的用處，還是一支銳利無匹的兵器呢！」

方玉琪瞧着她淘氣的神情，和七年之前絲毫未變，一面笑道：「金透本身原是一件兵器，如果上面不鐫着『蓮峯之鑰』四個小字，誰知它是開啓石室的鑰匙？」

蓮兒輕輕搖首，道：「我不是說這個啊！」

方玉琪奇道：「那麼妳說的是甚麼？」

蓮兒咭的笑道：「你瞧，這……」

話聲未落，只聽「察」的一聲，蓮兒皓腕乍揚，一縷銀鍊隨手而起！

方玉琪和她站得極近，頓感森森寒鋒砭人肌膚，定睛瞧去，原來蓮兒手上不知何時，多了一支寬僅八分，長約二尺七八的銀色細劍，寒光閃閃，銀虹吞吐，分明是一口斬金截鐵的神物利器！不由讚道：「好一口利劍！」

蓮兒笑盈盈的道：「那拐脚老賊要是知道金透之中，還藏着兩百年前雪山神尼用鋼母鑄成的『銀鍊劍』，他不後悔死才怪呢！玉哥哥，我們這就開始練劍咯，這『大羅天劍』共有三十六式，已在頂上留下劍痕，現在你只要留心我的起步發劍就是了！」

說着就邊說邊練，緩緩展開劍勢，一招一式，不厭其詳的反覆解釋！

方玉琪出身天台，原是崆峒一系，崆峒派以「通天劍法」馳譽武林，他對劍法一道，原有深厚造詣。

此時經蓮兒詳細解說，只覺這三十六式「大羅天劍」，乍聽起來似乎極爲簡單，但一經推敲，頓覺異常玄奧，每一招式都含有無上玄機！

尤其蓮兒第一招劍法堪堪演完，方玉琪已瞧得驀然一怔，口中輕噫出聲，暗想：這不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反覆使用的一招劍法嗎？難怪自己如此眼熟！

蓮兒給方玉琪一「噫」，立即住手問道：「玉哥哥，你發覺了甚麼？」

方玉琪道：「沒甚麼，我瞧到妳使的這招劍法，和神州一劍使的完全一樣，不過他只會一招，但變化却比妳多了許多。」

蓮兒奇道：「神州一劍？他也會『大羅天劍』？啊，他只會一招劍法？」

方玉琪點着頭，就把四十年前商山四異大鬧黃山劍會，連傷長白、邛崍、終南三派，後來被一個叫做神州劍客公冶玄的擊敗。

但公冶玄因力鬥四異，傷及內腑，雖然博得武林第一劍美號，不久傷發身死，他門下弟子只學了公冶玄一招劍法，數十年來，無人能擋，詳細說了一遍。

蓮兒聽得忽然拍手笑道：「我知道了，老伯伯以前說過，他老人家從前有一個記名弟子，就叫做公冶玄，他學了十二招『大羅天劍』，因爲眞氣不足，無法練全，後來老伯伯只好捨棄劍術，改傳『飄香步法』，想不到他還博了『武林第一劍』的稱號！啊！他的徒弟憑一招劍法，居然也享了盛名，甚麼？『神州一劍』這孩子大概沒碰上過厲害的人物吧？」

方玉琪聽蓮兒把神州一劍叫做孩子，不由聽得哈哈大笑，蓮兒含嗔道：「你笑甚麼？」

方玉琪道：「虧妳叫人家孩子，司徒昌明已經是五十來歲的人了！」

蓮兒小咀一噘，羞紅的道：「人家不知道咯，這也要笑我？」她銀劍一橫，遞到方玉琪手上，道：「別管他，快練劍吧！」

洞中沒有時間，也不辨昏曉，方玉琪有蓮兒從旁指點，渴飲飢食，日夕演練，苦心揣摩，大概經過三五日光景，才算把三十六招「大羅天劍」招法記清。

蓮兒這幾天當眞像嚴師似的，絲毫不肯放鬆，她眼見玉哥哥把劍法業已全部記住，就急於趕返蓮花島去。

她一來怕自己留在這裡，分了玉哥哥的心，二來早一天動身，也就早一天回來，和玉哥哥重聚！

方玉琪知道別離在即，不由黯然神傷，蓮兒又何嘗不愁聚眉心，兒女情長，但她却在玉哥哥運功練氣的時候，留了一張字條，悄悄的走了。

玉哥哥：老伯伯對你期望頗深，才要我不遠千里的前來找你，代傳絕藝。「六合眞氣」和「大羅天劍」你都已學會，只要在這裡澄心靜慮，再練上三個月，即可大成。



「翠玉蓮實」還有兩顆，必須每隔三日服用一顆，千萬不可忘了。

「銀鍊劍」留給你行走江湖之用。你出洞之日，再過三個月，我也好重返江南來了，屆時我自然會來找你的。

希望你多多保重，蓮兒。

當方玉琪瞧完這封信的時候，蓮兒已經走了好一會，他心中雖然倍感惆悵，但想到半年之後就可和蓮兒重聚，也只好暫行放下兒女之情，專心一志練功練劍。

* * *

山中歲月，他除了出去採些黃精松子和山中甘泉來裹腹之外，就是練習武功。

時間過得極快，他雖然記不清確實天數，但至少「大羅天劍」業已練得純熟無比，就是「六合眞氣」，自己覺得最少也有了五成火候。

三個月也該差無幾了！

他想起呂姊姊被惡郎君擄去，不知安危如何？

同時也想起當日自己施展「飛葉摧枯掌」，孫殘、李跛把自己當作一家人，看來殺害自己師傅和歸老前輩的紅葉妖婦，果然匿在勾漏山九陰谷中！

他一想到師傅和歸老前輩的慘死，心中熊熊仇火再也按捺不下！

這三個月的苦練，自己也覺得大非昔比，蓮兒還要三個月才能回來，自己趁這段時間，何不趕上勾漏山去，先和妖婦一拚，如能把她除去，報了師傅和歸老前輩之仇，豈不是更好？

計較定當，立即收拾包裹，佩上長劍，又把金透銀鍊劍旋緊，貼身藏在長衫之內，以免引人注意。

同時又戴上簡小雲送給自己的人皮面罩，然後開啓石門，走了出來，隨手又把石門關好，才匆匆往峯下而去。

但就在方玉琪下峯之後，離石門不遠的一叢灌木矮林中，忽然走出一個身材瘦小的漢子。他雖因方玉琪戴了面罩，認不出來，但瞧清方玉琪背負包裹，證明去而不返，他瘦削的臉上，不禁露出譎笑，立即從身邊取出一支精鋼製成的渾圓長透，依樣葫蘆，往石門一個圓孔上插入。

敢情他已經窺伺了不止一天，鋼透大小長短，竟然和「蓮峯之鑰」絲毫不差！

他不失是一個有心人，江湖上多少成名之士，爲「玄天秘笈」所吸引，結果全把寶貴生命葬送在蓮花峯上，連石室也沒有跨進半步，甚至像商山四異以及青師太等人，也都沒有發現甚麼，棄之而去。

他却在大家鎩羽之後，還潛伏附近，終於給他在一個月黑星稀的晚上，發現一個白衣書生（蓮兒）抱着一個負傷的人，進入石室，不久白衣書生走了，他還是耐心的等候。

現在，那個黃臉漢子（方玉琪）又走了，他可以毫無顧慮的啓門而入。

他內心雖然得意，但還是十分小心，鋼透在石孔中左轉右轉，果然一陣軋軋之聲響起，石門應手而啓，他迅疾無比的閃身入內，石門又隨着閉上了。

他是誰？

在本故事以前，他算不得是甚麼重要角色，將來也許所佔的份量不輕，作者暫時賣個關子，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先猜上一猜，等後文他出場之時，再作對照。

閑言表過，却說方玉琪下了蓮花峯，直往準提庵奔去。

在他想來，師叔靜因師太也許還在庵中，自己三個月前，被孫殘、李跛擊下懸岩之事，當時曾有神州一劍、葛仙翁和樊太婆祖孫在場，師叔大概早已得到消息，自己因禍得福，自然應該前去稟過她老人家再走。

那知他趕到準提庵，只見庵門緊閉，伸手叩了幾下，裡面並沒有答應，再舉手敲了一陣，依然聽不到半點聲息，心中不由大疑！

自己離開準提庵之時，師叔她老人家說過：「五大門派中人，不是死在『紅葉教主』掌下，便是死在商山四異之手，這些人全是五大門派的共同仇人，你如有發現，千萬不可單人涉險……

「師叔目前在這裡還有一段時間躭擱，即使青師伯和師叔都不在的話，駱老前輩也總會在的，你可以告訴她情形，讓大家謀定而動，這一點，你必須切切記住。」

她老人家說得不錯，青師太和師叔如果出門去了，駱姑婆決不會走遠的，怎會沒有人開門？

難道……

黃山準提庵在江湖上威名久著，一方面是青師太不易招惹，另一方面，青師太雖然脫離青城，但終究是青城掌門人鐵肩大師的同門師姐，有青城一派作她後盾，自然更沒有人敢輕捋虎鬚。

於是才有黃山準提庵方圓一里，不准江湖上人踏足一步的禁忌！

準提庵決不可能發生變故，當然，像上次商山四異之事，那是例外！

方玉琪心中想着，手上依然拍了幾下山門，如果裡面有人，早該聽到了，他那還怠慢，雙脚一點，騰身飛起，越過圍牆，輕飄飄的落到大天井中。

抬頭一瞧，只見大殿石階上，蹲着兩個身穿黃麻長衫的老人，正在全神貫注地下棋。

方玉琪瞧得一怔，自己敲了半天山門，只當裡面沒人，原來還有兩個老人在對弈，心中想着，人已走近過去，一面拱手道：「請問老丈，這庵裡的人不知到那裡去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小高找丐幫協助追踪失去的玄珠，落入高鴻之手，和小莊潛入高等住處，小高奪寶潛逃，小莊亦找丐幫查知玄珠確在小高手中，奪回時玄珠已被化解一部份，小莊和梅子忙將玄珠化解在自己眞炁中，小高不甘損失，找仇英又將玄珠奪回，這回梅子被他挾走，小莊願意棄珠要回梅子，小高不相信，竟將梅子投入溪流之內，換而言之，棄人要珠，小莊不得不救人……



# 狐步歲月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陰賊害人害己　淫邪劣根劣性

原來梅子被制住了一個穴道。

入水之後，小高爲了逃得快些，就把她放在溪底，以一塊大石壓住她的身子後，他自己逃走了。

梅子乃是水中高手，在扶桑時，她的家族就是養珠大戶，她也跟海女學會了潛水技能。

因此，在水中她可就厲害了。

不久她就自解了穴道，但要追上小高，卻知道是來不及了。

小莊入水之後追了一會，未見到人影，只好出水，四下看看也未看到人影，再潛下順流去追。

再追入河岔左邊那一條出水，正好遇上了梅子，二人相擁唏噓。

「梅子……妳好吧？」

「小莊…… 你在水中沒有灌水吧！」

「梅子，我還好，想不到妳水中功夫了得！」

梅子道：「小莊哥，我要是沒有深厚的水中功夫，我只怕早已淹死了，小高把我放在水底，用大石壓住，他自己却跑了，幸虧我在水底解穴快些！」

小莊切齒道：「小高這個陰賊，我已答應把玄珠送他，居然還要害妳！除非今後不被我遇上。」

梅子道：「小高的確變邪了！」

小莊道：「這正是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梅子道：「玩花梢，動心眼，似乎誰也不如他！」

「那可不一定！」

「你也有點子？」

「這正是鬥法的機會。」

「小莊，你想出辦法來了？」

「其實也沒有甚麼，只要用餌恰當，就可以釣上大魚！梅子，我們走吧！」

＊　＊　＊

愛莉絲被藏在一個很隱蔽的金屋中。

王化城以爲够隱蔽的了，却早已被小莊發現了。

要是小高知道，早就找上門把她弄了，他是十分在意愛莉絲的。

愛莉絲當然不會喜歡一個五十歲的中年人。

不管這中年人如何强壯，在房中方面總是退化了。

愛莉絲見了小莊非但不怕，還很高興。

本來她是喜歡小莊的，但小莊身邊有個梅子。

愛莉絲道：「請問小高在何處？」

「我也不知道，但他就在附近，妳只要聽我的，就可以找到他！」

「我當然聽你的。」

小莊道：「妳跟我們走吧！」

愛莉絲很信任小莊。

至少她知道小莊比小高正派多多。

＊　＊　＊



在這個大鎮上一家飯館的，小莊遇上了劉學古的徒弟也是他的姪子劉琦。

小莊對劉學古的嫉惡如仇十分敬佩。

況且劉學古乃是莊嚴的好友。要不是爲了他的父親，劉學古也許不會死於三船之手。

「莊少俠，我找你很久了。」

「劉兄找我有甚麼事？」

劉琦道：「家叔臨終前鑄了一柄『龍舌』寶匕，說是要送給令尊的，但令尊已故，就要送給你，那知還沒鑄好，家叔也去世了。在下把它鑄好，決定遵家叔之遺志，把此匕送交少俠！」

小莊道：「這太不敢當了！」

「少俠不必客氣，當今之世，有資格用此匕的人只怕也不多了！它只有一尺左右，但吹毛斷髮，削鐵如泥！」

「多謝劉少俠厚賜。」

「希望少俠能利用此匕殺盡世上惡人！」

小莊道：「一定不負令師與劉兄的厚望，關于三船已死的消息，劉兄已經知道了吧？」

「多謝少俠爲我報了仇。」

「說來慚愧，那次和三船對決，若無高鴻自他身後施襲牽制，只怕小弟要殺他還是不易。」

「無論如何，少俠是我的恩人，請受我一拜。」

「噯噯！這怎麼可以？」小莊連忙阻止。

「少俠若不出手，在下哪一年能報此仇？」

「這太不敢當了，若無令叔所告知的秘密，我又如何能擊斷三船的寶刃？」

小莊收下「龍舌」寶刃，二人珍重分手。

不久，風傳有人要拍賣一個如花似玉的白俄美女，預料中原各大市鎮的勾欄負責人，必然有一番激烈的競標盛況。

＊　＊　＊

拍賣大會在青石鎮上一個晒穀場上進行。

當然，爲了配襯，使人有眞實感，還把美空和子以及濱田英子等扶桑女人弄來墊場。

這樣就更熱鬧，也更像個拍賣大活人的市場了。（按：在外國，尤其是十八世紀時，有很多國家有賣女人的勾當，尤其是女奴的市場，顧客可以當場驗看女奴全身，包括下體在內。）

拍賣會的正時是午後未時正。

晒穀場上圍了不下五七百人。

這個大鎮上可以說要甚有甚，諸如勾欄有兩家，半掩門足有二三十家之多。說書的、唱大鼓的甚至還有演驢皮影的等等，眞是應有盡有。

只不過，卻從未有過拍賣大活人的。

所以這次盛會之熱鬧就可想而知了。

拍賣的主人是個中年人，八字眉、有兩撇八字鬍，走路還有點跛，嗓音有點像鴨子叫。

女的也在三十五六，左嘴角上還有個三八痣，痣上還有兩根長毛，一看這對男女，就不是正經人。

他們正是小莊和梅子易容化裝的。

梅子照過鏡子，差點笑破了肚皮，她說連她自己看了也感到噁心。

被拍賣的人在晒穀場上的帳篷內。

這帳幕很小，像個蒙古包圍起來的。

四圍的人都看不到帳內的人。

拍賣會開始，小莊一本正經地上了一個木凳，這樣後面的人才能看到他，他操着江浙口音道：「各位鄉親，各位朋友，由于番女來源稀少，供不應各方要求，才決定在貴鎮上開此次拍賣會。」

四週傳來一陣掌聲。

「第一個拍賣的是扶桑女人，三十出頭一點，風韻不減，而且由于見過世面，必然是奇趣橫生。底價是五千兩，最高價者得標，得標者可驗看身體，不滿意者可退標。」

梅子連擊三掌，帳幕布帘一撩，走出一個女人，穿着月白色繡花和服，白色拖屐，肌膚如雪。

她正是酒井之妻美空和子。

和子以九十度的鞠躬向四周敬禮，還不停地說着：「多酌，要牢西庫奧乃蓋一打細蕪絲。」

觀者大嘩，似乎都以爲番婆另有一番韻緻。

有人出了六千。

接着就有人出了七千五。

不久，有人加到八千。

小莊道：「哪一位還能出高點……」

「一萬兩。」有人湊足了一萬。

最後以一萬五千兩成交。

此人才二十七八歲，其貌不揚，衣衫也不華麗。

也可以說此人眞不像個能拏出一萬五千兩的人。

人是不可貌相的。

此人要求驗看身體。

這在事先也和美空商量過，美空答應，可以看身體。

她們以爲在中國表演，就不如找個殷實大戶嫁出去，卻未想到，正經的人絕對不會在這拍賣場上買女人的。

小莊不能不答應。

於是把此人帶入帳篷內。

此帳內又分爲兩間，一間是愛莉絲和扶桑二女的休息處，裡面有坐位。另一間是驗看身體的地方。

這兒有個大椅子，被驗看的女人要脫了衣衫。

最後要坐在椅上，雙腿分開搭在兩邊護手上，買主可以仔細觀看她的下體，就像在鑑定名貴古董一樣。

此人看得十分仔細。

甚至在看美空和子的下體時，還取出一面放大鏡，貼得很近，甚至還用手去撥開向內觀看。

小莊道：「你這是幹甚麼？」

此人道：「要看不該看清楚些？花一萬五千兩銀子怎可馬馬虎虎，總要值得才行。」於是繼續觀看。

小莊早已憎恨此人，又停了一會道：「老兄，今天開拍賣大會，凡是有意問津的人，都會隨身帶來大量的銀票，請問尊駕帶來了多少？」

這人還在看，似未聽清小莊的話。

小莊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摔在地上道：「把銀票亮出來。」

「你……你怎可以如此野蠻地對付顧客？」

「你是顧客嗎？」

「怎知我不是？」

「把銀票亮出來。」

「我可以回去拏！」

「回去拏？我看你就不是塊料子。」一搜之下，此人袋內只有七錢碎銀子，還有兩張當票。

一張當的是棉被，另一張是皮襖。

一個當棉被的人能買得起價值一萬五千兩的女人？這簡直是笑話。

這個人不過是地方上的混混，趁機揩油，不花錢看看女人的身體而已，看過之後，可以挑出毛病而退貨。

小莊對這種人很厭惡，在他身上戳了兩指，這小子痛了一陣被踢了出去。

當然，這小子要在床上躺十天才能下床。

小莊宣佈，這位三十歲的扶桑女人重行拍賣。

美空和子還是以一萬五千賣了。

第二個是濱田英子。

她的身價高出五千，賣了兩萬。

小莊事先和她們商量，如果買主確有錢，而且年紀也不超過五十，身體尚健，她們就認可。

如果不是很有錢，又超過五十以上，她們可以不幹。

不幹也就是溜之大吉。

當然，溜之大吉是指拏到了拍賣款子之後。

最後拍賣的是愛莉絲了。

她一出了帳篷，立刻引起一陣騷動。

大多數人一輩子也未見過洋女人。

儘管中國女人和洋女人有很大的不同，只不過，審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洋妞雖是銀髮藍眼，但美有很多種，不能說中國女人就比番女更美些。

尤其愛莉絲才十八歲，青春是不分國籍的。

由八千開價，叫到兩萬五還有人出價。

三萬、三萬五直到五萬。

停了一會無人出價，於是又有人出了六萬才買了。

此人說明不須驗看身體，就此付款帶走。

小莊道：「這位顧客很痛快，一點也不拖泥帶水。」要對方付了款子，把愛莉絲叫了出來。

就在這人要帶走愛莉絲時，愛莉絲忽然叫了一聲「小高」，事實上此人正是小高。

小莊開此拍賣會，也正是爲了釣上小高。

他深知釣什麼魚要什麼餌的道理。

他自然知道小高有多麼欣賞愛莉絲了。

小莊一把揪住小高一臂，道：「朋友，眞是幸會！」

小高一驚，他本以爲化粧易容術到了家哩，而他所會的方言也不少，以爲小莊絕對認不出來的。

他未想到，這拍賣會本就是專門爲他開的。

小高一驚，突然攻出一指。

他目前已非吳下阿蒙，仇英教的非同小可，小莊一鬆手，小高挾起愛莉絲要逃。

只不過小莊立刻攻上，他只好放棄愛莉絲了。

小高逃出人羣，小莊窮追。

如果再讓他跑了，只怕追上那玄珠也沒有了。

一追一逃，早已出了大鎮，小高落荒而走。

山中林木甚多，追人很難，藏人却易。

進入深山之後，小高不見了。

小莊當然不死心，他相信小高就在附近。

此刻是傍晚，夕陽快要沒於西山之時。

小莊小心翼翼地搜索林中和溝壑。

快要看不見山中景物之時，小莊突然發現了奇特的景象，只見小高的身子忽昇忽落在空中起伏不已。

昇時大約有樹梢那麼高，落時快要落地了。

如此一起一伏地，漸漸移向崖壁邊。

這三五十丈外的崖壁並不太陡，壁上有個大洞，就在小高的身子快到崖壁邊時，小莊突然心頭猛震。

原來壁上洞口，伸出一個怪頭來。

由于天色已晚，正是黃昏時刻，看不清是什麼，可能是個蛇頭，只不過世上是否有這麼大的蛇頭呢？

就在這時，巨頭大嘴一張，小高的身子進入巨口之中，只剩下兩隻小腿在外，再一吞人就不見了。



儘管小高叛了他太不夠意思，但這事非同小可。

儘管小高的表現無情無義，但小莊却不忍坐視，他向崖壁疾竄，而且小心提防。

巨蟒有巨大的吸引力。

人在數十步外，巨蟒即能以牠的吸引力把人漸漸吸近而吞掉。

小莊到達洞口時，已不見了巨蟒。

通常巨蟒吞了較大的動物，即好久不吃東西，所以已進入洞中，小莊步步爲營地往裡走。

但才走了十來步，他忽然聽到怪聲。

好像是有些東西在地上磨擦的聲音，而且越來越近。

只不過洞壁上却落下泥塵和石塊。

不一會，小莊看到黑暗的洞中出現了兩盞紅燈，那當然是蛇眼，小莊渾身有如潑了冷水一般。

巨蟒本來已經可以睡上一覺來消化肚中那個人了，但既然又來了一個，却也不會排斥，張開大口一吸，小莊立打千斤墜。

吸力太大，小莊的身子向前傾斜。

巨蟒再加點吸力，小莊的身子更傾斜了。

只見那五尺多的長舌(蛇信)一伸一捲，小莊身不由己，飛入巨蟒口中。

這蟒頭幾乎有水缸那麼粗。

進入蟒口要想退出那怎有可能？

不久也進入了蟒腹之中。

小莊有兩次險極而又極爲巧合的經驗。

一次是掉落巨蚌殼內差點死掉，再入蟒腹，自也是九死一生，只不過已進入蟒腹之後，居然金光閃閃，可以視物。

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是小高身上有玄珠，此珠隔了一層布仍然洩出金芒，只不過小高已經昏死過去了。

小莊感到窒息，却並不燠熱。

這是因爲蛇是冷血動物，牠們身上永遠是冰涼的。

小莊拿出「龍舌」寶匕，在蟒肚上大力一划。

巨蟒痛得一抖動，小莊就在蟒腹內滾動了兩個觔斗，只不過他又划了三刀。

巨蟒的力道太大，巨大的身子鞭擊着洞壁，地動山搖，岩石崩裂，小莊在蟒腹內根本站不住脚。

只不過「龍舌」雖利，却因一刀划不開厚厚的蟒腹，所以划了很多刀，仍未穿破露缺口。

巨蟒已有千年以上，甚至已經通靈。

牠再厲害，却受不了像「龍舌」這種利刀在腹內划來切去。

終于，在小莊也有點暈頭腦脹時，他的利匕兩次划切，在蟒肚子上割出一條兩尺長的口子。

他抓住小高鑽了出來。

兩個人已變成了血人。

巨蟒還在滾動，二人在洞中很是危險。

尤其小高仍然昏迷，小莊把他弄出洞外。好在此刻巨蟒已經差不多了，但洞內仍然會滾出一些石頭。

二人身上的血汚腥臭無比，於是小莊自小高身上把玄珠取出，二人在溪中好好洗了一個澡，每一根頭髮都洗得乾乾淨淨。

小高這才甦醒過來，却一言不發。

他無顏面對老友，而且到目前爲止，小莊仍未責備他一句，他回想自己的行爲，不知道自己爲甚麼如此無耻？居然無視於深厚的友情。

小莊道：「小高，我們二人都是撿了一條命。」

小高當然相信，道：「我……我怎麼哩？」

「被千年巨蟒吸入腹中。」

「什麼？千年巨蟒？」

「什麼？你自己不知道？」

「當時我跑得很累，就躺在草地上，不知不覺地睡著了，却隱隱覺得像騰雲駕霧一樣。」

「對，我看到你的身子一會昇到半空，一會又沉下，一上一下，緩緩地接近崖壁，當時我被這奇景驚得呆了。」

「當時你也看到了巨蟒？」

「沒有，因爲在崖下看不到崖壁半途洞中的景物，當你突然在空中失踪時，我似乎看到你飛入洞中，也僅看到一個怪頭。」

「於是你進洞找我？」

「對，尚幸我看到了，反之，我絕不會去注意那個洞，也不會入洞，當然就不會看到巨蟒了。」

「你我是如何逃出蟒腹的？」

「全憑這柄『龍舌』寶匕，劃了二三十刀才剖開蟒腹，原因是巨蟒滾動，蟒腹內奇滑而站不住脚，自然也用不上力。」

小高跪在水中，道：「小莊，你把我殺了吧。」

「算了，小高，誰叫我們交非泛泛呢。」

小高跪着不起，淚如泉湧，道：「應該讓我死在蟒腹之中的，我這種人活着眞是多餘的。」

小莊道：「你明白一切就好，貪婪之心，人皆有之，其實你如果需要它，我就讓給你。」

「不，這東西誰也不能給，只有全部給你，才能對付高鴻等人，現在証明，高鴻等人最可怕。」

「對，此人太深沉。」

「我早就看出，高鴻和徐起比三船

直夫可怕多多。」

小高道：「小莊，我感覺皮膚很癢，頭皮也很癢。」

小莊道：「我也有一點，但我入蟒腹比你的時間短得多，也許稍好些。」

「你是說蟒腹內的液體使我們發癢？」

「大概是的，那些液體是可以把一個動物消化掉的，在內的時間久了就會被消化掉。」

小高道：「小莊，我無顏再見梅子。」

「算了！梅子也不會怪責你的，人都有作錯事的時候。」

「小莊，我要走了，我愧對你們，讓我單獨一處，好好思考一下。」小高走了。小莊留不住他。

小莊再次入洞，把蟒膽取了出來，差不多有湯碗那麼大。

* * *

小莊找到了梅子，說了一切。

梅子嚇得驚叫，却又要去看看這千年巨蟒到底有多大？小莊勸她別去，因爲腥臭極了。

梅子非去不可，於是又回到洞中。

汚血順着洞下下流，令人掩鼻。

蟒頭雖無水缸粗，却比墨斗還粗，至于身子中央部份，比水缸還粗。

梅子道：「小莊，據說巨蛇之目是避塵珠。」

「我也聽說過。要不要剜出來？」

兩人把蟒眼剜出，每個也有杯口那麼大。

是不是避塵珠？他們就不知道了。

梅子道：「美空和子等人怎辦？」

小莊道：「我對她們說過，如果花錢的男人可靠，她們就跟他們一輩子，要不，當然可以溜之大吉的。」

梅子道：「那些男人不是人財兩失了嗎？」

小莊道：「那些男人有的是錢，他們無所謂，要是讓他們捐出相同數目去救濟貧民，他們幹嗎？」

「看來，這些爲富不仁的傢伙，也是活該！」

小莊道：「不知愛莉絲如何了？其實小高是眞的愛她，一個女人能嫁給眞正愛她的男人，比富有還重要。」

梅子道：「我追你時，愛莉絲似也離開了人羣，這少女身手有限，十分可慮。」

那知小高此刻却十分幸運地遇上了愛莉絲。

「愛莉絲……愛莉絲……我終于又遇上了你。」

愛莉絲道：「小高，你怎麼哩？」

「我……我不一樣了嗎？」

「是啊，你的頭髮掉了很多……你的皮膚開始皺褶乾澀……你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小高長嘆一聲道：「愛莉絲，我們差點永遠不能相見了。」

「爲什麼？是不是遇上了大敵？」

小高說了蟒腹餘生的事。

愛莉絲大吃一驚，但她不信，因爲小高擅說謊。

「愛莉絲，可惜我不能帶妳去看看。」

「爲什麼不能？」

「那氣味太臭了，而且那樣子也太駭人。」

「不要緊，我想看看千年巨蟒到底是什麼樣子？」

越怕越想看，不怕也許還沒有興趣看呢。

小高只好帶她回到那崖上洞中。

愛莉絲掩口不迭，而且花容失色。

連聽說都沒有，居然親眼看到了這龐然大物。

兩人在洞中躭了很久，然後在溪邊洗手洗臉。

小高洗頭時用力太大，頭髮居然全部脫盡，他在水中照着自己，突然尖叫了起來。

愛莉絲一看，不由直皺眉頭。

小高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了，這還不說，頭皮好像很鬆了，只要輕輕一捏，就會捏起，很久才復原。

再看看小高身上的皮膚，就像雞頭上的皮一樣，愛莉絲掩口叫了起來。

小高可以看出她有一臉厭惡之色。

甚至愛莉絲還捂着臉，不敢看他。

也知道自己本就很醜，能在女人面前討好，主要是他的「本錢」大，條件好，但也不能太不像樣子。

年輕女人是愛俏的，也就是所謂「姐兒愛俏」。

「愛莉絲，你厭惡我？」

「不……我只是同情你……」愛莉絲知道這個人不好惹，一看他的眼神，殺機隱現，只好虛與委蛇。

小高道：「你願意跟我走嗎？」

老實說，愛莉絲也從未愛過他。

在以前，她只是以爲小高比王化城年輕，而床上的事很在行，能解決問題，也只是爲了這一點。

她實在是不欣賞小高的外貌。

愛莉絲不敢不答應，她必須維持表面上的關係，道：「我當然願意。」

「我們走吧！我去弄點錢，足夠我們一輩子開銷的……」於是二人去了賭場。

那知人在背運時賭錢也不會贏，他遇上了老千。

本來小高自己也是「郎中」，但「郎中」又分多少等級，七八萬兩輸得精光。這太不甘心了吧！

愛莉絲在外面等他，小高有點不放心，出來一看，果然不見人了，他這才知道她並不愛他。

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他自己是女人也不會愛上這樣一個人的。



他問過鄰近的商號，有人說往西邊走了。

小高追了一個時辰，居然追上了。

愛莉絲的武功等於零，她不能吃苦。

以前王化城眞想傾囊相授，但她沒興趣。

愛莉絲見他追到，心頭駭然，小高道：「妳要走？」

愛莉絲道：「小高，我想家……因爲很多親友都在西域……我只是想回去看看……」

「要回去也要對我說一聲呀。」

「你在賭，不能分神，再說我也是你的累贅。」

「不會的，走，我們一起去賭。」

「小高，一個人總不能靠賭博維生吧？」

「當然，但我們可以大幹一場弄一筆錢。」

「剛才的勝敗如何？」

小高道：「常進賭場，有贏有輸，勝敗乃兵家常事。」

「你怎知這次去賭就一定會贏？」

「信任我，包贏不輸，但妳要助我一臂之力。」

「我對賭是一竅不通呀。」

「沒關係，妳只要在那兒一站就成了。」

愛莉絲一百個不願意，却又不敢不去。

稍後他們又回到那家賭場。

小高把愛莉絲帶到櫃枱處對負責人說了她的要求，負責人看看愛莉絲再看看小高，眞是：一個是天鵝，一個是癩蝦蟆。

小高目前的樣子眞正是不忍卒睹。

負責人要是以前的藍大謀，自然認識小高。

上次小高和小莊在此賭場中整了藍大謀一下，當然是詐賭，那時的幕後主子是司馬長鞭。

司馬長鞭當然不是最高的主子，眞正的主子是高鴻。那次事件之後，「青竹絲」藍大謀被辭退了。

現在的負責人是黑道上的狠角色「生死簿」張力，此人比藍大謀更狠，而身手也比他高明些。

「老兄，你作得了主？」

「當然！」

「這是個白俄妞兒。」

「正是。」

「可眞看不出，你老兄有這等貨色。」

由於小高頭髮脫光，肌膚縐摺而乾澀，看來至少也在四十五六以上了，所以張力稱他爲「老兄」。

小高道：「你不信？」

「據說西域皇帝王化城有一個白俄女人。」

「王化城有，別人就不能有？」

「這是不是王化城那一個？」

「不是。」

「你怎能証明不是？」

小高冷冷地道：「你又怎能証明她是？」

張力怎麼看，小高也不是個成了氣候的人，伸手去抓小高的頭頂，這一手分明是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張力以爲他不過是個人販子而已。

那知小高閃電扣住對方的肘關節。

要不是張力見過世面，八成當場難看。

他是個聰明人，知道人不可貌相。

小高此刻眞正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但手底下却非同小可，一來玄珠增加了他的內力，其次是仇英傳了他不少的絕招。

張力心頭一凜，道：「老兄貴姓？」

「我姓高，賭客嘛，不必報出家譜來。」

「好，老兄爽快，張某也來個痛快，高兄押多少？」

「十萬兩如何？」

張力打量愛莉絲，道：「這行市是不固定的，遇上要主，十萬不多，一般人三兩萬也買不起。」

「我只是押。」

「萬一輸了……」

「人是你的。」

愛莉絲道：「小高，你把我當注押了？」

「放心！愛莉絲，只不過是暫押一下作爲賭本。」

「你能包贏不輸嗎？」

「當然！」

「如果能，爲什麼上次却輸光了？」

「那是不小心，而且輸得也很少。」

「好大的口氣，七八萬兩還說很少。」

「的確，在賭場之中，我以爲七八萬兩不是個大數目。」

張力道：「高兄也不問問我的姓名？」

「問不問都是一樣。」這表示根本不攀他這份交情，「生死簿」臉上有點忍不住，道：「高兄，你想見見一個人嗎？」

「是什麼人？」

「和這位白俄少女有交情的人。」

「噢！你是說王化城？」

這工夫王化城自後院走了進來。

張力把王化城看得很高，所以很注意小高。

他以爲小高見了王化城必然像耗子見了貓一樣。

現在他發現，小高根本不在乎王化城似的。

張力以爲，可能小高不以爲這是王化城。

他那裡知道，小高早就認識了王化城。

王化城道：「我的女人你也敢要，眞是膽大包天。」

小高攤攤手道：「女人本來就是弄的，你能弄我就不能弄嗎？」

王化城一字字地道：「你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不妨，要想得到點什麼，當然要付出代價。」

張力納悶，難道小高連王化城也不怕？

剛才試了一下，小高固然了得，但在王化城面前還差點吧？

王化城忍無可忍向小高動手。

愛莉絲也趁此機會溜出了賭場。

她固然不欣賞小高，也不喜歡王化城。

她追求的是眞心的愛，包括精神和肉體上的。

王化城以為五六招內可以打倒小高。

過了十招，還看不出誰會打倒誰。

張力在一邊直皺眉，西域土皇帝居然收拾不了這個看來像個「癟三」的人，眞是想不到。

二十招也過去了，甚至王化城有時也會遇上險招。

王化城心頭駭然，也十分難過。

要是今夜栽在此處，一世盛名盡付流水了。

怎麼會呢？這小子怎麼會突然變成了高手？

這是不容置疑的，小高顯然另有遇合，拜過明師。

在三十七招上，王化城被他踢了一脚。

羣衆大嘩，王化城向前栽出兩步，小高得理不讓人，在後面捏住他的後頸，也就是「大椎穴」上。

此穴在後頸稍下部，也是脊椎的最上一節。

以內家功夫捏住此穴，全部脊椎就不能動了。

這一手震住了張力，更震住了賭場中所有的人。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武林人物。

他們眞不敢相信王化城會如此差勁。

其實，小高目前進步太多，而王化城又低估了他。

王化城此刻眞想一頭碰死，或者地下有個洞能鑽進去。

小高一手捏住他的後頸，一手扭住他一臂，道：「王化城，你這兩套能保護一個美好的女人嗎？」

王化城道：「小高，我栽了。」

小高道：「你當然栽了，你說，你憑什麼佔着茅坑不拉屎，和一個年輕小女孩一起又不受用。」

王化城道：「小高，我是配不上她。」

「你承認我和她的關係了？」

「怎麼？你們……」

「我們有過一兩次，她很欣賞我的能征慣戰。」

四周傳來了笑聲。

那個男人不喜歡聽這類黃腔？

王化城長嘆一聲道：「當然，她還年輕，年輕人喜歡年輕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們彼此喜歡，願意在一起，我不反對。」

「這話很多人都聽到了。」

「當然，我這人說話有一句算一句，可是愛莉絲呢？」

小高四下一打量，愛莉絲不見了。

一問之下，有人說她早就走了。

小高道：「她會在外面等我的，王化城，我要在此豪賭一場，賭資不太方便，不如你……」

王化城內心有一把刀，但他此刻希望能盡快使小高放開他，這樣子像個小偷被人逮住似的。

王化城道：「我借你十萬兩。」

小高道：「你在此，十萬兩就小器了吧。」

王化城道：「你願不願意和我賭一下？」

「賭甚麼？」

「我輸了三十萬兩，給你大票號的莊票，要是你輸了，就把愛莉絲再還給我如何？」

小高道：「聽起來似乎很公平。」

於是小高放開他，賭場方面清了場，只有幾個熟人觀看，擺上了賭具要他們挑選。兩人都同意賭骰子。

經二人看過的骰子，都沒有毛病。

這就要看二人的技術了。

兩人對賭是很簡單的，二人輪流擲三次。

三次就能決定三十萬兩誰屬，也能決定一個洋妞的命運。

甚至還委託賭場主人張力為他們搜身。

然後由王化城先擲。

他沒有甚麼花梢，拏起來吹了口氣，就擲入大海碗中。骰子在碗中蹦跳滾動不已。

王化城雙目直勾勾地盯住碗中骰子，一瞬不瞬。

三枚骰子停下兩枚，其中一枚硬是不停。

觀者無不叫奇。

此刻只有張力看出了門道，道：「二位，可以了吧？」

他知道，二人以各人的深厚內力在控制骰子。

王化城想要的是他希望的點子。

小高就干擾他，不許他有那個點子。

因此，誰也不能使骰子立刻停下來。

這工夫王化城以「蟻語傳音」道：「小高，給我留點面子。」

「在賭場上不能講情面。」



「你只不過是需要十萬兩銀子是不？」

「不，我只想要十萬兩賭本，然後以這十萬兩去贏一百萬兩。」

「一百萬兩你就知足了？」

「當然，小兩口有一百萬兩生息花用，過一輩子也夠了。」

「我給你一百萬兩，但你要讓我贏。」

「爲甚麼？」

「只是爲了面子。」

「可是我贏了要愛莉絲。」

「我給你一百萬兩，就是要留下愛莉絲，你有了大把銀子，還愁找不到美好的女人？」

小高想了一下就答應了。他們當然都是以「蟻語傳音」說的，只有少數幾人和張力知道他們是以這方式交談的。

小高勉強點了頭，他自有主張。

於是小高內力一鬆，骰子停下，是「豹子」。

小高連擲三次，最大點却是八點。

小高道：「王化城，我認輸，今天的手氣很差。」

然後他以「蟻語傳音」道：「我在外面等你。」

小高先走，王化城稍後也出了門。

二人邊走邊談，而且王化城付了他一百萬兩銀票。

兩人分了手，小高暗暗跟踪王化城。

他口頭上答應，內心却另有打算，他不想放棄愛莉絲，就暗暗跟上王化城。不久王化城來到一處私宅。

王化城自後牆躍入，在後院中就低呼着：「愛莉絲，我相信妳已經先到了。」

小高大喜，愛莉絲果然在此。

他也躍入，自後窗望進去，屋內漆黑一片，却聽王化城道：「愛莉絲，咱們好久可沒有玩這個了。」

小高隱隱聽到脫衣聲。

甚至還有喘氣的聲音。

「愛莉絲……你的身體好滑……好軟……也好香。」

小高的眼珠子都紅了。

「愛莉絲……我知道妳不愉快……我也知道，妳跟我等於青春浪擲……可是……我可以在另一方面滿足妳……」

小高以爲，大概衣衫脫得差不多了。

爲甚麼愛莉絲老是不說話呢？

的確，她的心情不會愉快。她和王化城在一起，大概從未吃飽過。王化城等於一個裝飾品。

這樣一個人也等於沒有一樣。

小高不能再等了。

他不會讓他們再玩這個，就算王化城不行了，只是碰一碰他也不甘心，趁此機會，他偷偷弄開窗子進入屋中。

他以爲一個色迷迷的男人正要上的時候，他的注意力是根本談不上的。

這工夫忽然屋內靜了下來。

怎麼？已經進去了？即使如此，在夜深人靜時也必會有聲音，沒有聲音是反常的。

就在這時，他有點警覺不妙時，背後「天宗」及「曲垣」二穴已被人制住了，小高大吃一驚。

現在他才知道，薑果然是老的辣。

顯然，他暗暗一路跟來，王化城已經知道了。

在屋中自言自語，說是愛莉絲在屋中，這根本就是在演戲，愛莉絲八成並不在此。

他那麼作，主要是分散小高的注意。

王化城也要使小高以爲他的注意力在愛莉絲身上。

「王化城，你好詐。」

王化城亮起了燈，果然，屋內只有他一個人。

只不過床榻設備頗講究，可能王化城在此住過。

王化城得意地笑着，道：「小崽子，在賭場中你對我太過份了。我一生中沒有受過那種侮辱。」

小高道：「儘管如此，我在賭場中也放了你一馬。」

「放屁！我的俠譽被你破壞無遺。」

「你要怎麼樣？」

「據說你那東西可以作爲藥引子……」

「甚麼？」

「你那東西切下來焙成灰調入老酒中，加上其他幾味藥，可以治療陽萎及不舉諸症。」

小高心頭一凉，現在眞要由他宰割了。

小高道：「如果你只是要治癒此症，大可不必如此痲煩，我有個很有效的偏方。」

「你少來！」

「你不信？當然，你可能不信。」

「這話怎麼說？」

「因爲你一定找過太多的庸醫都無效對不？」

王化城不出聲。

「告訴你，在兩年半以前，我這東西只有五寸不到一點，而且越是見了美色越是不舉，甚至早洩。」

「你也有此症候？」

「那是因爲我生得醜，自幼就十分自卑之故，於是就弄成了手淫(自瀆)的習慣。」

「多久了？」

「十三歲就手淫，白天看到美好的女人，晚上就想着她自瀆，那時還沒有成人，自然沒有精液，要很久很久才會有高潮。」

「那時也有高潮？」

「對，只不過那種不射精的高潮和射精的高潮不一樣，不是很刺激那種欲仙欲死的高潮。」

這一點王化城深信不疑。

王化城自己也在未成年時就犯過手淫。

年輕男人在未成年前犯手淫的約佔十分之三左右。

小高道：「十七八歲，正當精力充沛、龍騰虎躍的年紀，卻會在街上見了女人就滑精。」

「果眞如此？那你現在……」

小高道：「後來眞要玩女人時，軟軟地往往不能入港，那份羞愧之情是無法形容的。」

「的確，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硬不起來，那眞丟人。」

「有一次我在一處林中自瀆，竟被一個和尚看到。」

「和尚？多大？」

「大約四五十歲，很難估計他的年紀，他責我年紀輕輕爲何要自瀆，不長進，沒有出息。」

「後來呢？」

「我對他說了我的毛病。那和尚說，他願爲我治癒，但以後不可自瀆，也不可好色。」

「看來你違背了那和尚的意思。」

「正是，和尚去找了幾種草藥，加上三種鞭粉，那是龜鞭、鹿鞭及海狗鞭，一起在臼中搗爛，加上些陳酒，煮得半熟……」

「慢着！你說是龜鞭、鹿鞭和海狗鞭？」

「對。」

「鹿鞭和海狗鞭我都有，就是沒有龜鞭。」

「龜鞭並不難找。」

「還有哪幾種藥草？」

小高顧左右而言他，道：「煮得半熟，散出濃烈的藥味，就把陽物插入糊狀藥物之中。」

「插入多久？」

「一個時辰左右，涼了再煮，然後再插，連續三天，你會感覺那東西漸漸變硬，而且不輕易洩身。」

王化城大爲驚奇，道：「眞的如此靈光？」

「當然，所以此藥稱之爲『九九返原膏』。」

「是哪幾種草藥？」

「王大俠，你不該先解了我的穴道再談這個？」

「我的意思是先治好了病再放你。」

小高又是一驚，這老小子眞難纏，道：「王大俠，你要治病，不該以誠待人嗎？」

「你小子非治不可，不治好我，我就永遠不解你的穴道。」

小高心道：「這下子可遇上狠角色了。」

原來他說的這辦法是信口胡扯的，他只聽說和有痲瘋病的女人玩過，馬上把陽具插入剛拉的牛糞中，可以把毒吸出，他是根據此法胡編的吧了！

他說謊說慣了，而過去編造謊言也往往能收到效果，一旦不靈，他就慘了。

「你說吧！是哪幾種藥？」

小高此刻非堅持不可，反正他根本也不知道是甚麼藥，道：「王大俠，既然你不信任我，你就看着辦吧！」

「怎麼？你以爲我不敢宰你！」

「你是西域土皇帝，你還有甚麼事不敢作的呢？」

「我只給你半天的時間考慮，過了時限我就閹割你。」

小高道：「你一閹割我就自斷舌根而死。」

王化城道：「不是我不信任別人，而是你這個小王八蛋的花梢太多了，我不會上你的當哩！」

小高不出聲，他當然要想個點子。

王化城等了一天，小高也不妥協。王化城又點了他三個穴道，出門而去。他必須去找愛莉絲了。

小高大喜，立刻以他深厚的內力解穴。

依王化城估計，一共點了他五個穴道，即使是功力深厚的人要全部解了，也要大半天的時間，甚至一天。

（未完・廿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 總結戰果收穫　審查疑犯招供

**上文提要：** 戰局已扭轉對各大門派有利，但頑敵仍然搏鬥，未能一下罷手，惡戰仍繼續，如通天教的總護法玉杖彭祖惲南天，以一對二和金鳳、金鸞鬥得難解難分，若鬥下去亦難分勝負。聞野鶴原是當年對金母單戀的情人，突然出面獨鬥惲南天，雙方惡戰開始。另一方面東傳令逼退東海龍王、落花島主和荊月姑、馮小珍，聲言要會會少林寺戒律院至清，至中二位大師……

東傳令若在平時，也未必會把他們二人放在眼裡，但此刻時間寶貴，稍一停滯，後面八人會相繼而來，他無暇戀戰，身形一閃，堪堪向左閃出，迎面忽然又有兩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這兩人東傳令也認識，那是守山四老中的另外兩個——虬髯客尉遲律和竹杖翁竺天佑。

原來，守山四老是和藍煞君、鹿長庚同時奉金母之命，趕來支援東海龍王的，只是藍煞君、鹿翻天下了場，守山四老就沒有下場，他們負責攔截東傳令，不讓他乘機走脫。

只聽竺天佑道：「快截住他。」

尉遲律洪聲道：「他走不了的。」

話聲入耳，虬髯客十三節長鞭，和竹杖翁一支青竹杖，同時湧起，如推波逐瀾般湧來。

東傳令怒極，口中大喝一聲：「憑你們四個，還攔不住東某。」

這話，當然可以由他說，但守山四老又豈是如此好對付的？

要知守山四老，原是金母化了不少時間和心力，才敦聘來的，有四老替她守山，放眼武林，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夠闖得上崆峒天池。

東傳令喝聲方出，守山四老已經合圍，把他困在中間。

不，這雖是一瞬之間之事，但鹿長庚、藍公忌、至清、至中二位大師、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和荊月姑、馮小珍八人，早已相繼圍了上去。

離戰圈不遠，南首的是少林寺戒律院手持禪杖、腰佩戒刀的十六名弟子，也奉有住持大師之命，東傳令如果脫出戰圈，務必把他截住，因此這十六名弟子早就佈成陣勢，一直在嚴密戒備之中。

另外，則是戰圈的西首，還有幾位姑娘家，那是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沈嫣紅、祝纖纖和辛七姑。

祝纖纖和辛七姑因東傳令是師傅通天教教主所喬裝，自然不好出手。其餘幾位姑娘則因谷伯父再三叮囑，不可妄動，也就不敢出手了。

祝纖纖先前看到東傳令把至清、至中二位大師圈入劍光之中，已經暗暗感到奇怪，這時眼看東傳令劍光圈動，又把六大高手圈入重重劍光之中，不禁輕咦一聲，悄聲道：「七妹，東傳令使的劍法，好像不純是通天教劍法。」

辛七姑也悄聲說道：「小妹早想說了，他在通天劍法中，好像滙入了許多奇怪招式。」

祝纖纖的聲音壓得更低，附着辛七姑耳朵說道：「我懷疑他……會不會不是師傅？」

辛七姑睜大雙目道：「那會是什麼人呢？」

「我也說不上。」祝纖纖道：「總之，我感覺他不大像……尤其是他使出來的翻天印，比起師傅的，在功力上

就差了許多……」

全依雲也在此時悄悄的附着沈嫣紅耳朵，說道：「東傳令好像想逃走了呢。」

沈嫣紅道：「有這許多人圍着他，他能逃得出嗎？」

全依雲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沈嫣紅道：「那妳是什麼意思？」

全依雲道：「谷伯父不讓我們出手，是怕我們出去，不但吃了大虧，還妨礙別人手脚……」

沈嫣紅點着頭道：「是啊。」

全依雲續道：「但現在東傳令想要逃走，我們就可以出手了。」

沈嫣紅道：「但谷伯父……」

全依雲嫣然一笑道：「他想逃走，自會有人攔截，我說的出手，就是等他衝出戰圈，或是凌空飛起的時候，我們就給他幾針，不就可以把他制住了嗎？」

沈嫣紅聽得喜道：「姐姐說得對，我們賞他幾針，就可以早些把他擎下了。」

，東傳令如果不是通天教教主，這話誰也不會相信，因爲他的武功實在太高了，不，他高明的乃是劍法，這一瞬工夫，劍光大開大闔，連圈帶圍，又把守山四老圈入一片網罟般重重包圍的劍光之中。

只聽開天刀陸南屏大笑道：「哈哈，原來你果然是魔崽子。」

東傳令喝道：「你說什麼？」

陸南屏道：「難道你使的不是『天羅劍法』？」

這話聽得鹿長庚、東海龍王、至清大師等人莫不瞿然動容，不是開天刀陸南屏說出來，自己等人也早就該想到了，只有魔教「天羅劍法」，劍勢擴展，似幕似帳，似網似罟，不論敵人多少，都可以把人圈入劍光之中。

這麼看來，通天教果然和昔年的魔教有關了。

丁易忽然以「傳音入密」和谷清輝道：「谷伯父，小侄去會會東傳令。」

谷清輝聽得一怔，心想：眼前有這許多武林中久負盛名的特級高手圍着東傳令，何用他去？但這話自然不好說出口來，只是遲疑的道：「你……」

丁易聳聳肩，笑道：「沒關係，他是否魔教中人，小侄去試試就知道了。」

隨着話聲，身形一矮，倏然朝戰圈中疾趨而入。

谷清輝阻攔不及，只得由他，尋思丁易出身奇胲門，也許眞能克制「天羅劍法」亦未可知。

這時戰圈中守山四老鞭影杖風，劍光刀芒，如雲起霞蔚，形成一座小山，東傳令一圈又一圈的劍光，雖把四人圈住，却也奈何不得他們，心頭又急又怒，口中暴喝一聲，左手使出「翻天印」，猛向霸劍祁浩拍去。

就在掌勢出手之際，瞥見右首似有人影從地上鑽出，急忙回目看去，人影又一閃而沒，幾疑眼花，但以自己的功力，又豈會眼花？

他右手大開大闔，正在運劍如飛之際，忽聽右手大袖之中「嗤」的一聲輕響，登時冒出一串火花，正因他運劍如飛，揮動生風，火花經風煽動，大袖立即烘然着火。

就在右手衣袖冒出一串火花的同時，左手掌勢甫發，衣袖中也跟着「嗤」的一聲，冒出了一串火花。

這下眞敎東傳令大吃一驚，急切之間，功運左袖，猛朝右手衣袖拂去。以他的修爲，這一拂眞氣陡發，果然一下就把右袖火苗撲滅，那知右袖火勢才熄，左袖却又烘然起火，被撲滅的右袖，接着又是烘的一聲，燃燒起來。

這時，丁易早已悄悄回到谷清輝身邊。

谷清輝含笑道：「丁老弟，這是你的傑作了？」

丁易聳聳肩，低笑道：「這是開天刀提醒了小侄，魔教中人時常玩弄一些魔火幻術，欺騙愚夫愚婦，小侄才想到身邊有師父給我的『芥子火種』，如果彈入他的衣袖中，他就施展不開劍法了。」

谷清輝道：「你也太冒險了。」

丁易道：「還好他的身法沒小侄的快。」

守山四老驟覩東傳令雙袖無端起火，虬髯客尉遲律洪笑道：「火烤魔崽子，這倒不錯。」軟鞭驟然一緊，左右環飛，急攻過去。

竹杖翁、霸劍、開天刀也跟着發動，三件兵刃，發揮威力，同時左右前後夾擊而至。

東傳令雙袖着火，撲之不滅，陡然發出一聲龍吟般大笑，緊接着，又是一聲裂帛大響，一件長袍經他內力一震，化作無數碎片，朝四外迸裂，尤其他着火的雙袖這一迸裂，就有許多碎片帶着火苗往四周飛射，東傳令一道人影却在衣衫迸裂之際，快得如同閃電一般，朝上沖起。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的事，但就在他冲天飛起的同時，另有兩道人影和他先後衝霄直上，那是翻天掌鹿長庚、藍煞君藍公忌。

大家本來沒有看清這兩人是誰，却聽半空中響起藍煞君的喝聲：「小子，下去……」

同時也響起鹿翻天的聲音：「你逃不了的。」

當然，兩人也同時使出了「藍煞掌」和「翻天掌」。

東傳令聽到兩人聲音，自然也想到自己若是硬接兩人一掌，未必能勝，口中一聲斷喝，半空中陡然爆發出一道像陀螺般飛旋的劍光，但聽鏘鏘兩聲金鐵狂鳴，劍光倏然隱去，三道人影成品字形從三丈高處往下直落。

「妹子，快……」



全依雲低聲叫着，她手中已經準備了好久的三支「度厄金針」，隨着話聲，飛射出去。

沈嫣紅斜抱鐵琵琶，也蓄勢已久，此時玉指撥動，錚錚有聲，一蓬飛針朝東傳令激射過去。

東傳令一身修爲何等精湛，瀉落之際，耳中聽到錚錚絃鳴，陡見一蓬飛針朝自己射來，口中冷嘿一聲，左手朝左拂出，就在他左手拂出之際，陡覺右膝蓋被針刺了一下，那是全依雲打出的三支「度厄金針」，有一支沒入他的膝蓋。

沈嫣紅從鐵琵琶中激射出去的一蓬飛針，經東傳令左手一拂，悉數被他內力兜起，原璧奉還，朝幾位姑娘立身之處激射過來，來勢之速，宛如電閃風飄，比射出去時幾乎還快了一倍有餘。

谷清輝看得大吃一驚，急忙喝道：「沈姑娘，妳們小心。」

其實，東傳令身在空中，左手拂出時，祝纖纖、辛七姑、宇文蘭三位姑娘全都看到了，沒待全依雲、沈嫣紅警覺，三支長劍幾乎同時出鞘，在幾人身前劃起一片劍光。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一蓬飛針被反震回來，給劍光擋住，登時響起一陣細碎的叮叮之聲，宛如急雨飄洒，但勁力之强，直震得三位姑娘玉腕發痲，三個人同時往後退出了一步。

宇文蘭輕吁了一聲道：「好强的力道。」

祝纖纖、辛七姑只是互看了一眼，沒有作聲。

這一眼，兩人心中已經有數，這個扮作東傳令的人，絕對不是師傅，她們記得有一次師傅要幾個師姐妹舞動劍法，他只隨手摘了一把野草，朝大家撒來，就把幾個師姐妹震得翻跌出去。

這一記飛針反震回來的力道，只不過是上次的三分之一，自然不會是師傅了，但在武林大會前夕，師傅曾親自趕來，還邀集同門師兄弟，指示機宜，難道也不是師傅？

這人究竟會是誰呢？他膽敢假冒師傅，還是師傅授意的呢？

東傳令脚尖還沒着地，長劍已經橫掃出去，强烈劍光把鹿翻天、藍煞君兩人逼退了一步，正待察看中針右膝，只聽開天刀陸南屏大笑道：「小子，你還是放下劍來，束手就縛的好。」

守山四老四件兵刃已從四面攻到，鞭嘯杖嘶、刀光、劍影，一下朝中間合圍，這一擊眞有天崩地裂之勢。

東傳令落到地上，才發現右膝劇痛，連站立都用不上力，只得左足獨立，揮劍迎戰。

這一來，身法就無法施展了，比方才施展劍法之際，連帶展開身法，人影飄忽，若隱若現，無形之中就減弱了幾分。

鹿長庚沉笑道：「藍老哥，咱們閒着也沒事兒，不如和他幾掌玩玩。」

抬手一掌，朝東傳令拍去。他使出來的當然是「翻天掌」了。

藍公忌口中「唔」了一聲，身形一弓，一隻色如靛青的手掌已對準東傳令後心印去。

落花島島主也長笑一聲道：「不錯，大家這樣圍着他，陡耗時間，不如一齊出手，把他除去算了。」

口中說着，振腕駢指，凌空點去。他精擅「落星指」，乃是異派功夫，意思是說一指出手，可以把天上星星都擊落下來，可以想見它威力之强了。

東海龍王也緊接着洪喝一聲：「姓東的，你也接老夫一掌。」一記「怒龍探爪」，五指勾屈，掌根吐力，朝前擊去。

東傳令如果右膝不傷，根本不在乎守山四老聯手合擊，也不在乎鹿翻天、藍煞君、落花島島主和東海龍王四人的掌指襲擊，因爲他施展的「靈飛身法」，乃是玄門極具玄奧的身法，在任何兵刃指掌交擊之下，可以從容進退，無人傷得了他。

但這回，他右膝中了「度厄金針」，無法站立，只仗左足支持，身法自然無法像方才那樣靈活，一柄長劍開闔飛舞，也僅能和守山四老四件兵刃打成平手。

他吃虧的是無法遊走閃避，只是單足釘在原地上和四人動手，成爲固定的目標，才打成平手的。

但鹿長庚的「翻天掌」、藍公忌的「藍煞掌」、落花島島主的「落星指」和東海龍王的「怒龍掌」，都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神功，平常只要遇上其中之一，已是驚世駭俗，無人能與之抗衡，如今却是四種奇功幾乎同時出手，攻向同一目標。

東傳令既然無法施展身法，就不能不全力以赴，硬接每人一招。

他右手長劍要和守山四老四件兵刃硬拚硬接，左手還要和四人劈擊過來的指掌硬接，他就是有兼人的功力，也承受不了，何況他只有左足站立，右足一點也用不上力氣。這一陣鏘鏘劍鳴和砰砰掌聲之中，他被震得接連後退，幾乎站立不住，栽倒下去。

至清大師和至中大師正好站在他右側，至清大師身爲少林戒律院住持，不好偷襲，至中大師眼看機不可失，左手揑訣，一記「牟尼印」朝他後心擊去。

東海龍王看得大喜，洪喝一聲：「姓東的，你還能接得下幾招？」

他身軀高大，腰背微弓，鬚髮戟張，雙手五指勾屈作勢，有如龍爪，隨着喝聲，右手疾快推出，左掌緊跟着推出，左掌甫出，右掌又相繼推出，連續擊出三掌。

這是東海龍王平生絕技「龍門三擊」，一記比一記强猛，掌力如浪如濤

，重疊擊出。

束傳令單足尚未立穩，陡覺身後有一股強大力道湧來，急忙側身，右足強忍疼痛，要待向右閃出，但右膝蓋已被「度厄金針」穿透，用不上絲毫力氣，身形堪堪側轉，右足一蹶，突然向右傾跌下去，這時東海龍王的「龍門三擊」，正好掌力如濤，湧到身前。

束傳令怒吼一聲，右手「翻天印」全力擊出，一個人再也支撐不住，砰然一聲，斜跌下去。

這一跌，恰好被他避開了鹿長庚第二記的「翻天掌」，但守山四老的四件兵刃，已雷電交擊的迅疾落下。

束傳令也够迅疾，身形一縮，居然從鞭、杖、刀、劍的空隙中滾了出去，長劍點地，再次一躍而起。

全依雲方才三支「度厄金針」出手之後，手中又取了三支，早就等待着時機，此時一言不發，抬手朝他脚彎處打去。

束傳令堪堪躍起，以劍點地，左足彎又是一陣刺痛，幾乎屈膝跪下，心頭怒極，猛吸一口眞氣，全身藉着劍尖柱地，倏地一個輕旋，轉過身來，瞪目朝全依雲喝道：「度厄金針是妳……」

底下「打出來的」四個字還沒出口，身形陡地彈起，長劍如虹，已朝全依雲當頭劈落。

這一劍是他怒極而發，立誓要把全依雲劈成兩半，劍勢之盛，眞如黃河天來，不可抗拒。

全依雲無可躲閃，只好橫劍朝上架去。沈嫣紅看出情形不對，也急忙把鐵琵琶朝上迎去。

這一瞬間，宇文蘭、許蘭芬、荊月姑、馮小珍也同時發劍迎上。

祝纖纖、辛七姑已經發現此人不是師傅，減少了心頭顧忌，眼看束傳令這一劍非同小可，擔心大家封擋不住，兩人不約而同迅即拔劍，迎了上去。

谷清輝、丁易雖站在她們附近，此時拔劍已經來不及了，谷清輝大喝一聲，右手抬處，一記「大般若掌」凌空朝束傳令飛撲過來的人影擊去。丁易也揚起了手，打出一顆流星彈，直奔對方胸口。

八位姑娘發劍縱有先後，也只不過是一線之分，但聽震天價一聲鏘然大响，緊接着响起八位姑娘鶯聲燕語般驚「啊」，紛紛後退，七柄長劍，有三柄被震斷、四柄被震飛，鐵琵琶當然也震飛了。

凌空撲來的束傳令也被谷清輝這記「大般若掌」震得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谷清輝在崆峒後山被囚禁了二十年之久，內功火候不在至清大師之下，才能把束傳令震飛出去。）

但丁易打出的一顆流星彈，出手較遲，故而在束傳令被震飛出去，它才跟着射去，束傳令翻第一個觔斗之際，流星彈才「啪」的一聲打中他背脊，不料這流星彈竟然十分鬆脆，打中背脊就一下碎裂，裡面爆出一蓬銀絲，一閃而沒，悉數鑽入束傳令衣衫之中。

丁易拍手笑道：「好了，好了！」

就在他笑聲中，束傳令已經一個倒栽葱，砰然跌墮地上。原來在他這顆流星彈中，裝了二十四支細如牛毛的銀針，針尖塗有痲藥，可使人昏迷過去。

谷清輝閃身過去，八位姑娘都已站定下來，這就急急問道：「妳們沒事吧？」

全依雲丟去手中的斷劍，舉手掠鬢髮，說道：「谷伯伯，謝謝你，還好沒有什麼。」

束傳令被制住，動手的人便全已停下手來。丁易一躍而出，手起指落，一連點了他五處大穴。

至清大師雙手合什，說道：「善哉，善哉，束傳令已被制服，諸位老檀樾功莫大焉。」

鹿長庚嘿然道：「這小子勞動了這許多人才被制住，也夠臉上貼金了。」

谷清輝突然心中一動，忙道：「丁老弟，你看看他究是什麼人？」

丁易笑道：「小侄正在察看他是易了容，還是戴了面具？」

說話聲中，已伸出手去，在束傳令耳後輕輕一按一搓，就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一面說道：「這人年紀還不輕呢。」

面具揭開了，露出一張三角濃眉，雙顴突出的同字臉老者，看他兩鬢花白，少說也有六七十歲了。

祝纖纖輕咦一聲道：「會是項繼楚？」

谷清輝道：「他就是人稱白臉霸王的項繼楚？」

祝纖纖點點頭道：「就是他。」

白臉霸王項繼楚就是項中豪、項中英的父親。霸王是說他有楚霸王一樣的勇猛，加上「白臉」二字，平劇中的大花臉，不是有一張大白臉嗎？意思就是說他這個楚霸王，是要用大花臉來扮演的，也就是說他是個又奸又詐的梟雄。

開山刀陸南屏道：「他是魔教的人嗎？」

祝纖纖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丁易道：「他兩個兒子項中豪、項中英都被拏下了，問問他們就知道了。」

辛七姑道：「他們肯說嗎？」

丁易聳聳肩，笑道：「這個容易得很，我有一百二十三種方法，可讓他們乖乖的說出來。」

辛七姑道：「那就去問問他們。」

丁易伸手一指中間，說道：「還有最後一場沒有結束呢，總要全部結束了，再問不遲。」

祝纖纖美目轉動，只見谷飛雲和他娘站在一起，目注戰場，好像心無旁騖。



金母和金鸞聖母也各自手執長劍，全神投注在戰場之中。

戰場中的兩人，玉杖彭祖和聞野鶴依然各執玉杖一端，以另一隻手互相搶攻，先由幾掌硬拚，發現兩人功力悉敵，才改變爲互鬥招式，以至於以指、爪、掌、拳、肘、肩、膝、腿，甚至衣角、袖風，無不用上了，雙方各極其能，愈打愈快。

後來又發現以快打快，依然無法佔得先機，於是不待一招使完，就半途變招，不讓對方有化解的機會。

但你使了半招就半途變招，我也會中途變招，破解你的新招。這一來，你只使了半招就變招，我也只使了半招就變招，愈變愈奇，層出不窮，本來還是近身相搏，現在却變成了互相用手勢比劃，當然更分不出勝負來了。

這對玉杖彭祖而言，玉杖被人家抓在手裡，雙方又打不出名堂來，自然十分氣憤，怒喝一聲：「住手。」

聞野鶴聞言住手，笑道：「惲老兒，你是不是認輸了？」

「胡說！」玉杖彭祖沉着臉道：「你不使兵刃，所以不敢和我玉杖交手，才抓着我玉杖不放，現在我決定不使玉杖，你也可以放開玉杖了，我們好好的放手一搏，你認爲如何？」

聞野鶴左手立即放開玉杖，大笑道：「誰說聞某不敢和你玉杖交手？我只是想把你玉杖奪下而已，既然你這麼說了，你只管使你的玉杖，我倒要瞧瞧你在玉杖上有些什麼新鮮玩意。」

「惲某說過不用玉杖，就是不用。」

玉杖彭祖右手把玉杖隨手往地上一插，雙手揚起，嘿然道：「咱們就各憑雙手，分個高下。」

聞野鶴道：「好，就這麼辦。」

玉杖彭祖喝道：「那你就接着了。」

雙拳疾發，這回竟然毫無招式，一前一後朝前衝擊過去。

聞野鶴豈肯示弱，大聲道：「你這是要蠻打了？」

雙掌一分，同樣一前一後，朝前迎擊出去。

但聽「蓬」「蓬」兩聲大震，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玉杖彭祖一退即進，喝道：「蠻打就蠻打。」

如鉢雙拳疾發如風，再次擊到。

聞野鶴沉哼一聲，依然雙掌迎擊。

人影倏合，緊接着又是「蓬」「蓬」兩聲大震。

不，這回兩人各不退讓，一個揮拳，一個揮掌，捨棄了招式，竟以內力互拚，一時蓬蓬之聲大作，幾乎硬打硬接了七八拳之多，才各自退後了半步。

玉杖彭祖洪笑道：「這樣的拚搏，倒是過癮得很。」

聞野鶴也洪笑道：「既然過癮，就不用停手了。」

在他們洪笑聲中，人影一分再合，蓬蓬之聲又緊接着响起，這回，不但响得比方才更响，也响得更密，可見兩人都以最快速度打出，也各自運上了全力。

這場比拚，因爲並不使用招式，每一記拳掌都結結實實的擊實，這是最耗眞力的打法。蓬蓬之聲一直不絕於耳，一陣工夫下來，少說也有一百四五十聲了，但情況已經要比先前有了很大的差異。

先前，蓬蓬之聲極爲洪大，也密如連珠，顯示出兩人內力深厚，速度驚人，現在蓬蓬之聲已經緩慢下來，聲音也弱了許多。

這已可想見兩人內力在急速消耗之下，顯著的減弱。兩人當然都知道這樣下去，自己內力已有不繼之象，但誰也不願叫停，也無法停手。

玉杖彭祖一張紅潤得如同嬰兒般的臉上，已經脹得通紅，白眉下也隱見汗珠，聞野鶴披肩白髮不住飄動，鬢角同樣有了汗水，兩人每出一拳、一掌，都藉着開氣吐聲來散發他們胸頭的氣喘，却又有欲罷不能之勢。

谷飛雲朝娘悄聲道：「娘，這兩人再拚下去，勢必兩敗俱傷，不如由孩兒去勸他們住手……」

話未說完，席素儀還沒開口，金母耳朵何等靈異，谷飛雲雖然說得極輕，她已經聽到了，立即說道：「你不可造次，他們此刻業已比拚上內力，要能同時接得下兩人力道，才能替他們解圍，此事且容老身和金鸞商量商量，合我們兩人之力，各接對方兩人一招，也許可以……」

正當此時，陡聽一聲清朗的大笑，一道人影已朝場中飛落。

谷飛雲聽到笑聲，不覺喜道：「是醉道長。」

但聽場中登時响起「蓬」「蓬」兩聲大震，這個飛落在兩人中間的，正是一身青袍、醉態可掬的醉道人，他雙手捧着大紅酒葫蘆，第一聲「蓬」，是玉杖彭祖一拳擊在他酒葫蘆上發出來的聲音，第二聲和第一聲相差只不過毫釐之分，是聞野鶴的一掌，也同樣擊在他的大紅酒葫蘆上。

清朗長笑和兩聲「蓬」「蓬」大响幾乎難分先後，但刹那之間，場中就靜寂下來，本來互撲互擊的兩人也同時分開。

玉杖彭祖緩緩納了口氣，沉聲道：「醉道友，你來擋什麼橫？」

醉道人笑嘻嘻的打了個稽首，說道：「貧道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在仙翁面前擋橫，貧道是奉家師之命，來請仙翁的。」

玉杖彭祖聽醉道人說出奉家師之命，來請自己的，對南山老人，他可不敢絲毫托大，慌忙抱拳道：「葛前輩也來了嗎？」

醉道人道：「家師正在望仙觀，要貧道前來相邀，務請仙翁屈駕一叙。」

玉杖彭祖爲難的道：「但這裡……」

醉道人含笑道：「這裡已經沒事了。」

玉杖彭祖目光一掄，廣場上果然全已住手，通天教的人已經全軍盡墨，他心裡明白，這是南山老人爲了保全自己顏面，才出面邀請自己到望仙觀去的，這就頷首道：「既然葛前輩見召，惲某自然非去不可。」一手抓起玉杖，隨着醉道人往外走去。

聞野鶴大笑道：「惲老兒慢走，恕聞某不送了。」

玉杖彭祖回頭笑道：「咱們誰也沒有輸給誰，應該沒有過節吧？」

聞野鶴道：「沒有，沒有，你老哥請吧。」

金母走上幾步，含笑道：「野鶴，眞該謝謝你，替我們解圍。」

聞野鶴從沒見她如此笑臉相迎的和自己說過話，一時如獲綸音，大喜過望，連連抱拳，痴痴的望着金母，忙道：「我只是和他打成平手，仙姑千萬不可如此說。」

金鸞聖母在旁笑道：「大姐說的是眞話，沒有你出手，愚姐妹恐怕眞還不是他的對手哩。」

自從通天教分作三路撲攻之際，快刀門門主古福星率同二十四名弟子，手抱雪亮的鋼刀，退到一邊，圍成一圈，保持中立，這時，通天教的人全被制住，大局已告平定，古福星朝東海龍王雙手抱了抱拳，說道：「敝門只是應邀參加武林大會而來，一向不涉武林是非，所以一直嚴守中立，現在弟兄向各大門派告辭了。」

東海龍王連忙還禮道：「古門主好說，咱們這裡還有許多善後待辦，恕不送了。」

古福星又朝各門各派的人抱拳爲禮，率着一隊雄糾糾的刀客，整隊離去。

東海龍王也朝聞野鶴拱拱手道：「聞老哥五十年不見，想不到你會及時趕來，把最難纏的惲老哥趕跑，兄弟代表各大門派，要向你致謝。」

聞野鶴大笑道：「敖老哥也要給兄弟臉上貼金，兄弟實在愧不敢當。」一面目光一轉，朝谷飛雲大笑道：「小兄弟，你也在這裡。」

谷飛雲連忙神色一正的叫了聲：「老哥哥。」

這一戰，各大門派當眞配合無間，戰果輝煌，大會前門還有少林寺羅漢堂住持至遠大師、長老至光大師率領的一百零八名僧侶佈成的「大羅漢陣」，本來是預防通天教的人突圍而佈置的，但各個戰圈都分別解決了，「大羅漢陣」一直沒有用上，各個戰圈拏下的人就送進「大羅漢陣」來。

總計這一戰，擒下的有：白臉霸王項繼楚(東傳令)、姬紅棉、項中豪、項中英、神拳裴通和二十三名黑道中人，以及五十二名「迎賓」(死傷八人)，天龍武士第一隊四十三人(死傷十七人)，第二隊三十七人(死傷二十三人)，當場擊斃的有羊角道人、大洪山山主呂長素、劉玉嬌三人。唯一逃走的只有東無忌一人是臨陣投向各大門派的一人，毒手郎中秦大川。自動退走的有乾天子、玉杖彭祖惲南天、天演子、長白派傳一飛、快刀門古福星、金刀鎭八方霍天慶等人。

東海龍王洪笑一聲，朝大家拱拱手道：「各位掌門人、大師、道兄，咱們這一戰，總算大獲全勝，兄弟蒙大家公推擔任臨時總指揮，也總算有了交代，現在可以退位了，謝謝各位……」

平半山沒待他說下去，連連搖手道：「不成，不成，現在還不是你辭職的時候。」

東海龍王道：「還有什麼事？」

平半山道：「事情還多着呢，第一，這一場大戰下來，擒下的這些人，應該如何處置？第二，通天教製造了這場武林大亂，咱們擒下的，只是通天教幾個門人，其餘的都是些通天教的附庸，眞正主兒還未露面，又逃走了東無忌，若不及時把他們一網打盡，三年五年之後，可能又會歷史重演，還可能比今天更爲棘手，這都是你總指揮的責任，不如由總指揮親率咱們各大門派湊起來的雜牌大軍，遠征通天教，一鼓作氣，把他們老巢蕩平了，才可爲天下武林永除後患，你說，你該不該在這時候辭退？」

東海龍王道：「兄弟這總指揮，只是方才臨陣受命，是臨時的，咱們能贏得這場大戰，其實全仗金母坐鎭指揮，這遠征通天教的大元帥，不論威望、功力，都該由崆峒金母來擔任才合適。」

金母含笑道：「敖大俠太客氣了，老身只能擔任後備，如何能當大任？運籌帷幄之事，自非敖大俠莫屬。」

少林至善大師合掌道：「大家都這麼說了，敖老施主就不用再推辭了。」

東海龍王本是極爲豪邁的人，眼看大家如此看重自己，不覺豪氣陡生，洪笑一聲，雙手抱拳，連連朝大家作揖，說道：「各位道兄如此抬擧兄弟，兄弟豈敢不遵？兄弟之意，諸位道兄不妨坐下來稍息，也好就此交換意見，以決定咱們的行動。」

華山元眞子道：「敖大俠說得極是，目前就有幾件事情必須處理，也要大家決定，諸位道兄請坐下了好談。」

各派掌門人就請金母、金鸞聖母、聞野鶴相繼落坐。

東海龍王首先說道：「各位掌門道兄、大師，方才平道兄提議，有兩件事，要大家公決才行，第一，是咱們擒下的人，計有三類，一爲通天教教主門下，一爲投靠通天教的附庸，一爲被通天教迷失神志的殺手，應該如



何處置？第二，是如何追剿通天教老巢，俾武林永絕後患，這兩點，要請各位道兄裁決。」

谷清輝接着站起，說道：「各位道長，在下要補充一點，我們擒下的人中，有一個人的身份非常值得懷疑，那就是假扮東傳令的白臉霸王項繼楚。

「先說東傳令，根本沒有這個人，當初是谷飛雲、丁易二人打聽到通天教有兩隊一百二十名殺手十分厲害，是由東無忌親自指揮，預備埋伏會場兩側，只要有某一門派反對通天教，就由兩隊殺手出手，把這個門派當場殲滅。

「那是大會前夕，通天教門下十大弟子都知道教主已經親自趕來，還召見了門下弟子，面授機宜，但他又不想在大會上露面，就改扮成大弟子東無忌，就是在大會上擔任總提調的東無忌，所以才把兩隊殺手交東無忌指揮。

「谷飛雲、丁易二人當晚潛入東無忌房中，制住東無忌，給他服下歸心丹，要他擔任兩隊傳令，才叫他東傳令的。怎知歸心丹並未把東無忌迷住，大家都知他是通天教教主的大會總提調東無忌，在進去午餐之際，和改扮成東傳令的東無忌相互對換了。

「因此，午餐之後，大會總提調已是眞正的東無忌，而那個東傳令，已經換了通天教教主，他這一目的，自然要由他主持大開殺戒，但等到大家合力把他(東傳令)拏下之後，揭開面具，本來連通天教門下弟子都認爲他是師父(通天教教主)的，竟然會是白臉霸王項繼楚。

「項繼楚本來只是西峯山莊一莊之主，一方之霸，沒想到他武功之高，竟然出人意外，而且又精擅魔教劍法，此人身份頗值得懷疑，尤其他兩個兒子又分別擔任兩隊天龍武士的領隊，更値得注意。也因此，在下覺得這場武林大會，雖是由通天教發動，但實際上，似乎是由項繼楚所操縱，目前他父子三人已經全被拏下，首先應該查明此人來歷，以及他的動機，才是最重要的。」

說完，雙手抱了抱拳，就回身坐下。

他這番話，聽得在座衆人莫不聳然動容，白臉霸王項繼楚的武功，大家都見識過了，但他的野心，却是由谷清輝這番話才揭露出來。

石大山道：「從項繼楚使的魔教劍法看來，此人一定是魔教教徒無疑，咱們不妨把他兩個兒子先提出來問問。」

冉勿贅笑道：「這個容易，在座各大門派都是名門正派中人，不好濫用私刑，這件事交給兄弟來辦，不怕他們不實話實說。」

丁易和谷飛雲兩人站在谷清輝身後，丁易朝谷飛雲眨眨眼睛，然後笑道：「不如分開來問項氏兄弟，冉掌門人問項中豪，在下和谷兄問項中英，不知冉掌門人意下如何？」

冉勿贅笑道：「好是好，只怕兩位小兄弟問不出他什麼來。」

丁易聳聳肩道：「不會的，咱們兄弟不怕他不實話實說。」

冉勿贅點頭道：「好，那就這麼辦。」

丁易回頭道：「谷兄，咱們這就去領人。」

全依雲道：「谷大哥，我也要去。」

她這一說，幾位姑娘也正要開口，丁易笑道：「全姑娘，這個不成，這事只有我和谷兄兩個人才能問得出來，妳們一位也不能去。」一面又道：「谷兄，我們走。」

谷飛雲、丁易二人來至少林「大羅漢陣」(所有被擒的人，都被送到少林「大羅漢陣」中，以防通天教的人突襲救人)，跟至遠大師說明要提項中英前去問話。

至遠大師點點頭，就命一名僧人引着兩人進入陣中，項中英被制住穴道，和一批被擒的人坐在一起。

丁易走上前去，先點了他身上幾處穴道，然後解開他雙足的穴道，最後一掌拍開他的昏穴。

項中英倏地睜開眼來，丁易伸手一把抓起他胸口衣衫，喝道：「走。」

項中英目中隱含懼色，問道：「你們要我到那裡去？」

丁易叱道：「叫你走就走，不用多問。」

項中英望望谷飛雲，乞憐的道：「谷兄……」

丁易一指戳在他酸痲穴上，喝道：「你配和谷兄稱兄道弟？還不快走。」

兩人押着項中英走出「大羅漢陣」，排教兩名弟子也押着項中豪走去。丁易一直把項中英押入准瀆廟大門左首一間小屋，回過身去，砰然一聲把門關上。

項中英心知不妙，吃驚的道：「二位把在下帶到這裡來，不知有什麼事……」

他「事」字剛剛出口，丁易已經刷的一聲從身邊取出一把鋒利的匕首，聳着肩，笑道：「谷兄和在下奉東海龍王之命，要你從實招供，東海龍王曾有交代，你小子身上零件多得很，譬如耳朵、鼻子、眼珠、手指、脚指等等，只要有一句虛言，就割下一件來，現在，你把你們的一切，從頭到尾先仔細想上一遍，待會我問一句，你就答一句，別把身上零件都丟光了。」

說完，拉過一條板櫈，說道：「谷兄，咱們坐下來再說。」

項中英見兩人在板櫈上坐下，就道：「在下可以坐下來嗎？」

丁易道：「只要你肯和咱們合作，當然可以坐下來。」（未完．五十一）

**上文提要：** 武林王考試收徒，恨天生入選爲預備學徒，虎妞、小流浪亦是，經過一段時間，恨天生進步得很快，經過比試成績不俗，武林王才正式收爲門徒，雖是師徒，親如朋友，原來武林王就是冷面魔君賀通天，因和武林羣豪定下城下之盟，不能毀約出谷，自己受了委屈，只有收三小爲徒，出谷望能打敗一宮、二門、三世家，恢復雄風，並將成名的七殺刀交給恨天生……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七殺刀

制服四怪壯行色　聲討七雄刀下亡

虎妞道：「你們沒有機會了。」

賭李聽不懂，怒聲道：「什麼意思？」

小流浪不乾不淨的道：「媽的，難道你們是文盲！沒看見死亡谷口石碑上的那四個大字？」

恨天生一字一咬牙的唸了出來：「入谷者死！」

酒仙冷笑道：「憑你們這三個黃口小子還不配。」

虎妞反問道：「怎麼？你以爲份量不夠？」

偸張根本未將三小放在眼內，當衆吐了一口濃痰，道：「呸！還差一大截！」

恨天生給小流浪使了一個眼色，叫道：「小流浪。」

「在！」

「先上一道小菜，請四怪嚐嚐。」

「是！小王爺！」

小流浪的點子不少，眞虧他想得出來，所謂小菜，原來是沙子，就捧在他的手中，大踏步的走上去。

沙子不是菜，自然吃不得，却妙用無窮，當四怪識破他的詭計時，已然慢了半步，被小流浪撒出來的細沙掃中頭臉，弄得天昏地暗，雙眼發黑。

啪！小流浪的動作飛快，給了偸張一個耳光子。

啪！虎妞的速度也不慢，賞了賭李「五百」。

啪！啪！恨天生動作最快，左右開弓，酒仙、丐王的臉上應聲隆起五條青筋來。

簡直是陰溝裡翻了船，臉盆內淹死人，四怪差點氣歪鼻子，氣炸肺，盛怒之下，再也顧不得自己的身份地位，一齊瘋狂的撲攻上去。

阿恨、虎妞、小流浪則尚無動手的意思，閃身避開。

小流浪道：「這只是小菜，大菜尚未上桌。」

虎妞道：「大菜一上桌，必然雞飛狗跳，一定會鬧出人命來。」

恨天生道：「這太殘忍，有失厚道，更有違上天好生之德，小王上體天心，願給四位一個活命的機會。」

賭李怒沖沖的道：「什麼狗屁機會？」

阿恨一字一句的道：「只要宣誓效忠武林王，肯在小王我的駕前爲奴，充當馬前卒，或者當轎伕，就可免去一死。」

三小一搭一唱，相互呼應，直把四怪氣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酒仙道：「什麼？叫老子做馬前卒，當轎伕？」

丐王道：「放你們的狗臭屁，做你們的黃粱大夢。」

偸張道：「幹掉這三個小兔崽子。」

賭李道：「先殺小的，再殺老的。」



四怪言語一致，行動一致，四路包抄，聯手合擊。

「上菜啦！」

「上大菜！」

「上好菜！」

三小毫不退縮，立即還以顏色，吼聲中馬上跟四怪鬥在一起。

四怪果非泛泛之輩，無愧爲是一流高手，打來辛辣兇狠，有板有眼，由於自視太高，抱定了速戰速決之心，一開始就採取了猛攻猛打的策略，瞬息之間便互拆了數十合。

幸好阿恨、虎妞、小流浪亦非弱手，甚且更快，更毒、更狠，五十招一過，便取得優勢。

這是四怪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不由大吃一驚，再也不取小覷這三個黃口小兒，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整旗鼓。

偸張亮出來一把刀。

賭李亮出來一支劍。

酒仙使用狼牙棍。

丐王使用打狗棒。

有兵器在手，四怪聲威大振，三小赤手空拳，優劣之勢登時逆轉，阿恨、虎妞、小流浪很快便陷入重圍，險象環生。

刀風緊，劍氣急，棍影如山，眼見大勢不妙，猛然奇峯突起，棍影棍山之中，閃出了一道銀白色的，匹練也似的光影。

是七殺刀。

已經出鞘。

好兇好霸道的七殺刀，刀鋒過處，無堅不摧。

好玄好奇妙的七殺刀法，詭異絕倫，神鬼莫測。

場中，金鐵交鳴之聲不絕，火光四濺之事不斷，神刀似魔，來去如風，彷若摧枯拉朽一般，一刹那的功夫，便落了一地的殘刀斷劍。

偸張的刀斷了。

賭李的劍毀了。

酒仙的狼牙棍剩下三寸不到。

丐王的打狗棒只餘下握在他手裡的一小截。

此事非同小可，嚇得四怪面無人色，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好幾步，心底深處猛喊：「我的媽呀！」

張三元一臉惶悚的道：「小子，這刀好厲害，是一把什麼樣子的刀？」

恨天生正經八百的道：「告訴你長長見識，是一把神刀、寶刀，也是一把兇刀、魔刀、殺人的刀！」

虎妞補充道：「它的名字叫七殺。」

小流浪說的更清楚：「就是殺殺殺殺殺殺殺的意思啦，乃大西王張獻忠當年的殺人利器。」

李東雲疑雲滿面的道：「張獻忠的七殺刀怎會落在你們手中？」

恨天生信口胡謅道：「是從老張的墳墓裡刨出來的，另外還可以再告訴你們一個大秘密。」

仙人跳扔掉斷棍，跳起來嚷嚷道：「說！」

阿恨道：「七殺刀殺人太多，已經着了魔，有鬼魂附身，『神刀出鞘，無血不歸』。」

王不留打破沙鍋問到底：「『神刀出鞘，無血不歸』？」

虎妞大發嬌嗔道：「笨啊，連沒殺人就收不回刀來也不懂。」

小流浪道：「最低限度，也必須要見血，七殺刀才能夠回到家。」

阿恨總結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七殺刀一出，不斬人頭也得在身上砍一刀，是死是生，爲鬼爲奴，你們自己估量着辦吧。」

四怪乃成名人物，豈會任憑一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擺佈，在一片怒吼聲中，立又展開第三回合的瘋狂攻擊。

可惜，來得快，結束得也急，算他們命中犯剋，生不逢辰，遇上了剋星恨天生，一頭栽進了失敗的漩渦裡。

先是恨天生疾展七殺刀法，玄妙神奇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一人被他割去一隻耳朵。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接着又被三小預佈在死亡谷內的繩圈套住，三人奮力一拉，偸張、賭李、酒仙馬上被頭下脚上的吊到樹上去。

事出突然，王不留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也依樣畫葫蘆，被阿恨套住雙脚，吊到樹上去了。

恨天生擺出一副小王爺的派頭來，以命令的口吻道：「虎妞、小流浪。」

虎妞、小流浪故意表演給四怪看，齊聲應道：「在！」

「去搬乾柴來。」

「是！」

「愈多愈好，愈乾愈妙。」

「知道。」

「要平均分配，不要厚此薄彼。」

「記住了！」

話是這樣說，恨天生並未眞的擺小王爺的架子，照樣跟他們一起搬乾柴，撿樹枝，不久便在四怪的頭下堆起一堆薪柴來。

阿恨取來火種，先點燃一根松枝，然後再一堆一堆的點。

偸張嚇呆了，惶急不已的道：「小子，你想幹什麼？」

虎妞輕描淡寫的道：「想烤人頭。」

小流浪不慌不忙的道：「想吃猴腦。」

阿恨笑嘻嘻的道：「砂鍋魚頭也可以。」

李東雲冷厲憤懣的道：「大爺是何等樣人，死也不會接受爾等的敲詐勒索，甘心爲奴。」

虎妞玉面一寒，嬌叱道：「不答應就只好接受烈火的洗禮，現在做大爺，等一下就叫你做孫子。」

柴火逐漸往上添。

火苗慢慢燒大冒高了。

四怪的頭兒由發熱、滾燙，而着火了。

鬼叫之聲大作，哀號之聲齊鳴，不約而同的，皆弓起腰來，抱住自己的脚。

小流浪睹狀大怒，暴跳如雷的道：「你娘，想投機，下輩子吧。」

拾起一根短繩來，劈劈啪啪一陣亂抽，又强迫他們恢復原狀。

恨天生另有他自己的看法：「小流浪，算了，隨他們的便，吃多了猴腦會害高血壓，改吃幾口烤排骨也不賴。」

微微一頓，接着又慢吞吞的道：「火烤的滋味不錯吧，那一位消受不了的時候，就請點個頭，放個屁，只要肯歸順小王，就可以還以自由之身。」

中州四怪，名滿天下，稱霸江湖，威震武林，縱然變成了烤魚、烤蝦、烤排骨，也不甘受辱，在一個毛頭小子的駕前當馬前卒。

「做夢！」

「休想！」

「辦不到！」

「門也沒有！」

這就是四怪的答覆，斬釘截鐵，鏗鏘有聲。

虎妞讚道：「是英雄，燒啊！」

小流浪道：「是好漢，烤啊！」

是眞英雄硬好漢，也禁不起猛加柴火猛煽風。

有人燒光了頭髮。

有人燒焦了衣裳。

有人頭頂流油。

有人背上冒煙。

看情形再不擧手投降，就會燒焦烤乾，眞的成爲燒蝦、烤排骨。

鐵打的金剛也怕火來燒，何況是血肉之軀的人，沒多久，張三元便第一個豎起白旗，宣佈投降。

恨天生將火苗打散，將繩索拉高三尺，使他暫時免於火燒煙薰之苦，沉聲道：「姓張的，你可是眞心歸順小王？」

「絕無二心。」

「願意充當馬前卒？」

「願意。」

「或者當奴才轎伕？」

「願意。」

話至此處時，又有人宣佈投降，是仙人跳，此刻變成仙人叫，十萬火急的，沙啞的聲音鬼叫道：「還有老夫，我仙人跳也願意參加。」

虎妞如法炮製，拉高繩索，打散柴火，緩緩道：「老匹夫，你願意參加什麼？」

「參加抬轎子。」

「抬誰的轎子？」

「小王爺的轎子。」

「你承認小王爺是你的主子？」

「承認。」

「絕不後悔？」

「絕不後悔！」

與此同時，小流浪也在跟李東雲磕牙。

小流浪道：「愛賭錢的，是不是烤夠了？」

「夠了，夠了，再烤下去就會烤成人乾了。」

「怎麼會，你不是大爺嗎？」

「不！小老兒是孫子。」

「是孫子就該叫爺爺。」

「小爺爺。」

「嗯，這還像句人話。」

人都是肉做的，王不留也支持不下去了，不敢再拿自己的老骨頭當兒戲，甘心爲奴。

恨天生咂一下嘴唇，嘖嘖有聲的挖苦道：「哎呀，這多可惜，再多撑三分鐘，你要飯的就是英雄——死英雄！」

王不留愁眉不展的道：「老叫化子情願做活奴才，不要做死英雄。」

「不覺得委屈嗎？」

「能夠在小王爺麾下爲奴，深感榮幸。」

「眞的？」

「如有半句虛言，不得好死！」

阿恨作了一個手勢，立將四怪全部放下來。

同時，命虎妞、小流浪將四隻耳朶放在火上烤熟。

恨天生虎目暴睜，怒視着偸張、賭李、酒仙、丐王，粗聲大氣的道：

「爲了表示你們對我的忠心，小王命令你們將自己的耳朶吃下去。」

吃自己的耳朶，情何以堪，四怪皆趦趄不前。

虎妞威脅道：「吃下去的是朋友，從此跟着我們吃香的、喝辣的。」

小流浪火道：「不吃的是敵人，血流五步，烈火焚身！」

要面子就顧不下老命，要老命就管不了面子，畢竟生命比面子重要，四怪思慮再三，別無選擇，只好照單全收。

耳朶早已烤焦烤熟，根本分不清那隻是那個的，胡亂選一隻，閉着眼，憋着氣，勉爲其難的，囫圇吞棗般張嘴吞下肚去。

虎妞忍不住大加讚揚：「讚！這才是眞英雄，大丈夫，能屈能伸。」

小流浪煞有介事的，上前跟四怪拉拉手，拍拍肩，神氣八啦的道：「棒！歡迎四位加入我們殺人的行列，從此咱們就是一條船上的人了，有福我們享，有難你們當！」

這話未免太離譜了，四怪却敢怒而不敢言，乍覺風聲貫耳，冷面魔君賀通天飄然而至，洪鐘也似的聲音道：「好，好極了，處理得非常好，死亡谷內雖然少了四顆骷髏，娃兒們的身邊却多了四個奴才，辦起事來會更加得心應手，必然會在江湖上掀起大風大浪。」

中州四怪對冷面魔君並不陌生，



睹狀齊皆瞪大了眼，同聲道：「多年銷聲匿跡，江湖上盛傳你已骨化飛灰，想不到會在此自封爲王，賀通天，你……」

話被小流浪憤怒的聲音打斷了，破口大罵：「混帳，不懂禮貌，沒有規矩，賀通天三字豈是你們可以隨便亂叫的，身爲奴才，要叫王爺，誰要是膽敢出不遜之言，就烤誰的排骨來吃。」

四怪早已嚇破了膽，有八條命也不敢再接火刑的洗禮，個個皆變成縮頭烏龜，誰也不敢再多說半句話。

恨天生望着賀通天，道：「老煙槍，你說過，這件事處理得好，能將四怪擺平，我們就可以出谷去逍遙自在，對不對？」

賀通天言而有信，朗聲道：「對呀，你們已經自由了，隨時可以離開死亡谷。」

恨天生喜極而呼道：「哇！我自由了，自由了！」

虎妞同樣興奮莫名：「赫！我解脫了，解脫了！」

小流浪大呼小叫道：「好棒啊，我可以自由自在的飛了！」

「自由萬歲！」

「解脫萬歲！」

「殺人萬歲！」

「老煙槍萬歲！」

「武林王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自由衝昏了三小的頭，在一片喧囂聲中，領着中州四怪，擁着老煙槍，返回武林王府。

＊　＊　＊

好快，三天之後便準備就緒，整裝待發。

這回恨天生可神氣，衣服都是嶄新的，黃綾帽，錦緞衣，足履皮靴，外面罩着一件寶藍色的大披風，威風凜凜的，當眞是一副小王爺的裝扮。

虎妞與小流浪，也同樣穿新衣，戴新帽，從頭到脚，煥然一新，看上去彷彿是暴發戶，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

還訂做了一頂轎子。

不僅特別寬大，而且豪華舒適，可以乘坐，也可以在裡面睡大覺。

轎頂平坦，圍以木栅，是打算盛裝仇人的頭顱用的。

四週懸掛着七條白色的綾子，上面還有阿恨用硃筆所寫的字：

第一條是：神指唐威，殺！

第二條是：金刀趙無敵，殺！

第三條是：鐵掌歐陽春，殺！

第四條是：黑煞神黑肚腸，殺！

第五條是：日月宮主明英，殺！

第六條是：風雷門主馬驥，殺！

第七條是：龍虎門主龍九天，殺！

單憑揚言要殺這七位江湖梟雄，武林巨擘，已夠駭人聽聞，復在轎子的四個角上，懸掛了四樣足以引起軒然大波的寶貝。

一是七殺寶刀。

二是七殺心經。

三是一串明珠。

四是一方碧玉。

乖乖、寶刀、心經個個捨命以爭、明珠、碧玉人人夢寢以求，這樣的奇珍異寶，別人藏匿猶恐不及，任誰都不會拿出來公開展覽。

除非是白痴、傻瓜、二百五，或者十足的狂人。

冷面魔君賀通天就是一個十足的狂人，他說得好：「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狠，沒有這些寶貝，如何能轟動武林，激起濤天巨浪，怎能將一宮、二門、三世家中人引出來，伸長脖子砍腦袋？」

虎妞說得更妙：「這叫做招蜂引蝶術。」

小流浪詭笑道：「也叫做放餌釣魚術。」

阿恨望着那七條白綾，忽發奇想，道：「虎妞，小流浪，小王突然覺得，我們就這樣踏入江湖，派頭好像還不夠大。」

虎妞杏眼一瞪，道：「有中州四怪給你抬轎子，我和小流氓做跟班的，派頭還不夠大？你想要多大？」

恨天生認眞的說：「自然越大越好。」

「要怎樣才能夠大起來？」

「我想成立一個組織。」

「怎麼樣的組織？」

「譬如成立一個幫，或者教。」

「甚麼幫？甚麼教？」

「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小流浪迫不及待的道：「媽的，別吊胃口，把話說清楚。」

恨天生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七殺教。」

虎妞馬上隨聲附和道：「咱們要殺七個人，又有七殺心經，七殺刀，名實相符，這個好，這個好。」

小流浪眨眨眼，道：「不知由誰來出任教主？」

恨天生不假思索，立道：「當然是由小王我自任教主。」

老煙槍却不以爲然，怒氣衝天的道：「奶奶的，好啊，未出死亡谷，就想自立門戶，心目中還有本王的存在？」

盛怒之下，不遑多想，掄起旱煙袋來劈頭蓋面的打過去。

阿恨閃身一避，伸手托住了大煙鍋，嘻皮笑臉的分辯道：「死老煙槍，臭老煙槍，年紀一大把了，脾氣還這麼大，不問青紅皂白就動傢伙，也不怕折了你的名頭。你他媽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實上成立七殺教，並非自立門戶，還是你老頭底下的關係企業。」

賀通天收回旱煙袋，沉聲說道：「小子，你自任教主，把我老人家擺在那裡？」

恨天生不疾不徐的道：「老頭當太上教主，跟太上皇一樣，高高在上，尊榮又高貴。」

馬屁拍得恰到好處，老煙槍樂歪了嘴，笑呵呵的沒再吭氣。

虎妞嗔笑一聲，道：「我幹甚麼？」

阿恨想一想，道：「妳當七殺使者。」

小流浪吃醋了：「媽的，還有我呢，也弄個官兒來幹幹吧。」

恨天生早有定見：「一般事，你也是七殺使者，專門幹殺人的活兒。」

虎妞提出抗議：「我不同意，一山難容二虎，兩個使者容易混淆視聽，而且也無法闖出自己的字號來。」

小流浪不悅道：「這好辦，男左女右，我當左使者，妳做右使者，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將來看誰殺人多。」

阿恨道：「好了，別再婆婆媽媽，咱們該上路了。」

當即輕輕巧巧的一縱，端端正正的坐進轎裡去。

賀通天叮嚀道：「娃兒們，別被歡樂衝昏了頭，將老夫的大事拋到腦後去。」

恨天生道：「放心，你老煙槍交代的事，我們已牢記在心，都寫在轎子外面了。」

虎妞道：「他們五個老傢伙若是不肯來死亡谷，向糟老頭負荆請罪，將來一定會帶五顆人頭回來。」

小流浪嘻笑自若的道：「同時，也會將日月宮的少宮主娶回來，爲老頭洗脚丫子。」

阿恨瞄了虎妞一眼，道：「但是，我阿恨要舊話重提，假如日月宮的少宮主是個醜八怪，你老殘廢必須賠我一個小老婆。」

冷面魔君揮揮手，道：「沒問題，你們滾吧！」

「再見，糟老頭！」

「再見，老殘廢！」

「再見，老煙槍！」

「祝你多災多難！」

「祝你禍不單行！」

「祝你大禍臨頭！」

大家胡扯慣了，臨別依依照樣積習難改，怪腔怪調，妙語如珠。

不過，內心深處都充滿離情，眸中皆淚光閃閃。

最悲哀的自然是中州四怪，一代豪客的身份，名滿江湖的地位，如今運命不濟，竟淪落至此，給一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抬起轎子來。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一代新人壓舊人，事實如此，他們也只好逆來順受，忍着苦，挨着辱，皺着眉，咬着牙，抬起阿恨的七殺轎來，放步離開死亡谷。

* * *

不論是唐威、龍九天，或是馬驥、黑肚腸，都是名頭響亮的大人物，居然有人膽敢明目張膽的將他們的大名貼出來，揚言要殺。

七殺心經加上碧玉。

明珠再加上七殺刀。

尤其轎伕身份特殊，乃偷張、賭李、酒仙、丐王，無形中水漲船高，把阿恨、虎妞、小流浪的地位提高了十倍以上。

這樣的一頂轎子，招搖過市，必然會激起騷動，消息不脛而走，三數日間，便傳遍了川、鄂一帶，引起了江湖人物的注意。

也就是說，不經一戰，阿恨、虎妞、小流浪便闖出了相當程度的知名度。

當他們來到川東鄂西邊界的一個小鎮，走進悅來客棧時，馬上便感受到身爲名人的榮耀。

掌櫃的是個瘸子，一跛一跛的親自出迎，讓轎子直接抬進悅來客棧寬敞的膳堂內。

膳堂內只有小二，沒見半個食客。

却早已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

瘸子掌櫃好客氣，幾乎是卑顏屈膝的，畢恭畢敬的，將阿恨、虎妞、小流浪請至上首落坐，中州四怪則在下首相陪。

恨天生甚覺納罕，望一下兩旁的虎妞、小流浪，朗聲道：「赫，運氣來時，眞的是城牆也擋不住，瞧瞧這一桌酒席，好像專門是爲咱們擺的。」

瘸子掌櫃哈着腰，搶先說道：「本來就是專爲七位而設。」

阿恨聽得一呆，道：「你知道咱家是誰？」

瘸子對答如流：「七殺教主恨天生，也是大名鼎鼎的小王爺。」

小流浪猛地一拍桌面，聲色俱厲的道：「你娘，咱們素不相識，從未打過照面，而且七殺教是新出爐的組織，你是如何知曉的？」

瘸子掌櫃振振有詞的道：「貴教招搖過市，一路東來，逢人便自我宣揚，消息早已傳開，小老兒是從食客的口中得知的。」

虎妞道：「就算你說的是眞話，你又怎知我們會來你店裡投宿？」

瘸子客客氣氣的道：「敝地雖小，却是由川入鄂，或由鄂入川的必經之地，而且只有這一家客棧，別無分號，所以預知諸位必來此投宿。」

小流浪道：「這樣說來，倒正好應了一句古話。」

阿恨追問道：「甚麼古話？」

小流浪正經八啦的道：「人怕出名，豬怕肥。」

虎妞白了他一眼，啐道：「呸呸呸！用詞不當，甚麼人怕出名，豬怕肥，我們現在就是想要出名，才能將那幾個老魔頭引出來。」

小流浪出師不利，碰了虎妞一個硬釘子，爲了沖淡一下尷尬的場面，改口說道：「算啦，算啦，吃飯啦，肚子已經造反啦。」



拿起碗筷，就要往嘴裡扒。

張三元忽道：「事情還是覺得太巧。」

李東雲亦道：「只怕是宴無好宴。」

仙人跳繼道：「最怕遇上給鷄拜年的黃鼠狼。」

王不留接着說：「壓根兒就沒安好心。」

四怪都是老江湖，又言之有理，恨天生不由的心頭猛一震，冷聲道：「喂，掌櫃的，你自己先嚐嚐看。」

瘸子掌櫃臉色微微一變，道：「幹嘛要小老兒自己來嚐？」

「試試鹹淡如何。」

「鹹淡適中，包君滿意。」

「老實說，是怕你在酒菜中動手脚。」

「小老兒是個生意人，斗膽也不敢。」

「這是命令。」

虎妞寒臉道：「你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小流浪吼道：「惹惱了七殺教，就拿你來祭七殺刀。」

瘸子嚇壞了，那還敢再說半個不字，取來一雙筷子，每一樣菜各嚐一口，另外還飲了一杯酒。

大夥兒見他神情鎮定，面不改色，這才放心大膽的大吃二喝起來。

可是，當酒足飯飽之後，酒仙仙人跳却出了漏子，因貪杯過量，當場發起酒瘋。先是胡言亂語，繼而手舞足蹈，最後乾脆離桌而起，亂七八糟的，像乩童跳乩一樣，在食堂內大跳特跳起來。

阿恨睹狀一怔，問其餘三怪：「這個老小子怎麼了？」

張三元笑道：「老毛病，三杯黃湯下肚，就會發作，所以人家才會叫他仙人跳。」

恨天生道：「有甚麼方法可以治他的酒瘋？」

小流浪自告奮勇的道：「本使者有靈丹妙藥，專治醉客酒瘋。」

所謂靈丹妙藥，只是一桶冰冷的水，效果如立竿見影，當頭一澆，酒仙的舞步立即停下來，人也醒了七八分。

阿恨厲色道：「仙人跳，你聽清楚，從現在起，禁止飲酒。」

小流浪吐字如刀：「倘若再犯，就罰你喝尿。」

虎妞也嚇唬道：「或者再吊起來，烤你的排骨吃。」

那知，仙人跳竟一言未答，扭頭就走。

恨天生爲之一楞，道：「老匹夫，你要到那兒去？」

「去茅房。」

「去茅房幹甚麼？」

「拉屎。」

一個人拉屎不打緊，四個人一齊拉問題就嚴重了，緊接着，偷張、賭李、丐王也紛紛「告急」，爭先恐後的上茅房拉屎，頓使小流浪看傻了眼，一臉迷惘的道：「媽的，怪事年年有，就數今年多，拉屎也趕流行，湊熱鬧，大家一起來。」

虎妞黛眉深鎖，若有所思：「只怕不是趕流行，湊熱鬧，而是另有原因？」

小流浪道：「甚麼原因？莫非……」

不待他把話說完，阿恨已一把將瘸子掌櫃的衣領抓住，厲色喝問道：「說，你在酒菜之中下了甚麼藥？」

瘸子的嘴很硬，矢口否認道：「沒有，甚麼也沒有。」

虎妞籠着一臉寒霜，道：「沒有下藥，他們怎會一齊去拉屎？」

掌櫃的辯解道：「也許是巧合。」

激怒了小流浪，掄起拳頭，以手指關節照準瘸子的頭頂用力一敲，立刻冒出了一個「水煎包」，怒冲冲的道：「巧合？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再不說實話就放火燒了你的房子，送你上西天。」

口說不算，亮出一把匕首來，抵住咽喉。

瘸子掌櫃見此情狀，只好實話實說，戰戰兢兢的道：「是下了一點點藥。」

阿恨神色一緊，道：「下那一種藥？」

瘸子惶聲道：「是瀉藥。」

小流浪摸摸自己的肚子，自言自語道：「好像不對吧？」

虎妞追問：「那裡不對？」

小流浪道：「大家一起吃，理當一塊兒拉才對，怎會毫無動靜？」

虎妞嗔罵道：「笨蛋，咱們與衆不同，從小就挨老煙槍的毒挨慣了，自然百毒不侵，一點點瀉藥自然發生不了作用。」

恨天生好不威風，像是審案子的大老爺，在逼問瘸子掌櫃口供：「你想打七殺刀，七殺心經的主意？」

瘸子掌櫃搖頭否認道：「不是。」

「那是明珠、碧玉？」

「也不是。」

「這樣說來，想必是受人指使？」

「可以這樣說。」

「誰？神指唐威？」

「不對。」

「金刀趙無敵？」

「也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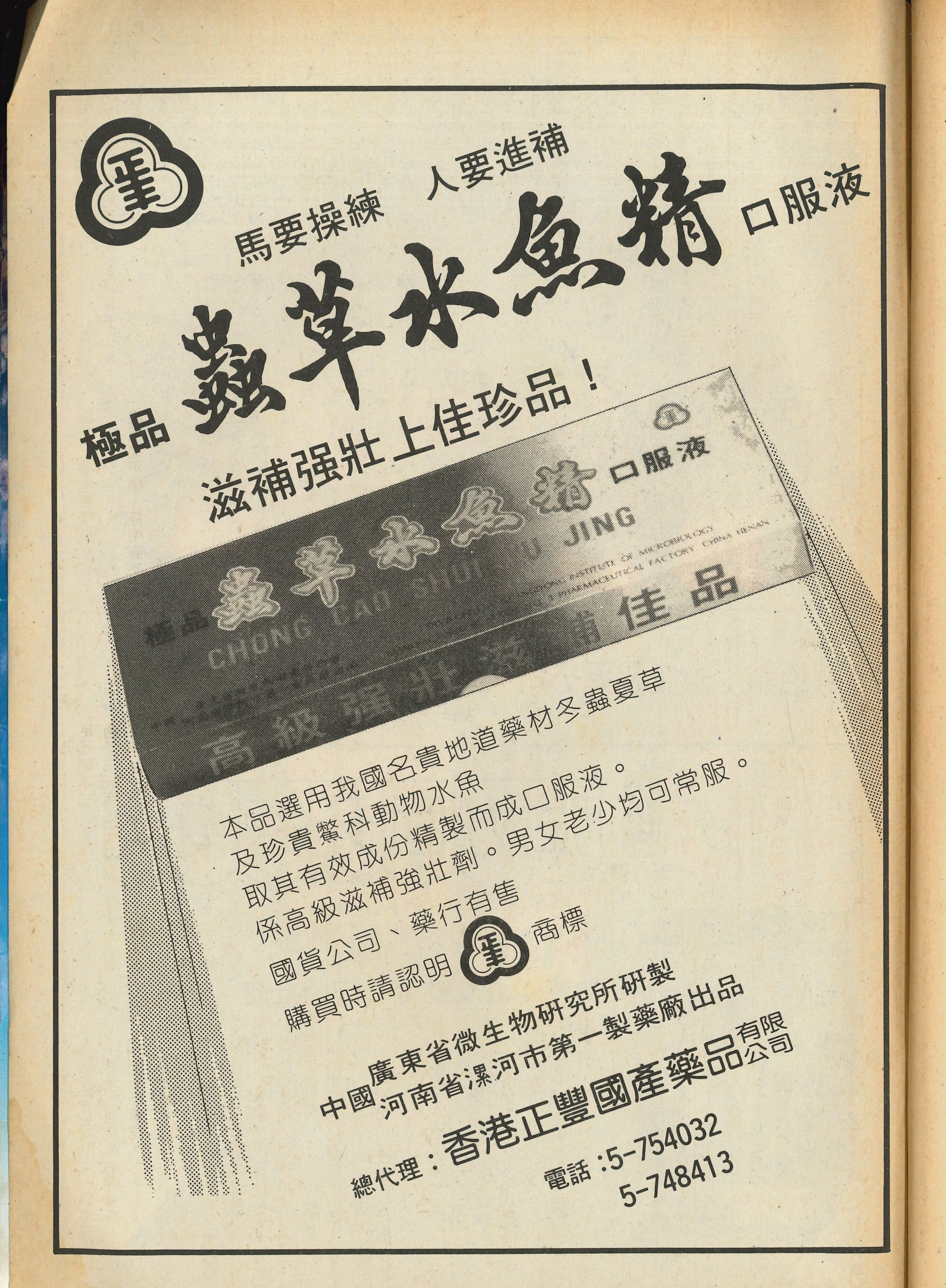
「鐵掌歐陽春？」

「小老兒與他素無往來。」

小流浪是個急性子，可沒耐性跟他磨牙齒，匕首往下一劃，割破衣裳，在瘸子胸前劃下一道三寸長的血口子，殺氣騰騰的道：「少拐彎抹角，單刀直入的說，究竟是那個王八羔子？」

瘸子掌櫃畏畏縮縮的道：「是七十二舵的總舵主黑大爺。」

恨天生聞言心往下一沉，一字一咬牙的道：「哦，是他，黑肚腸，這個






殺千刀的，他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只是想將小王爺留下來，小住數日。」

「他現在何處？」

「不清楚，目前正在連繫。」

「如何連繫？」

「利用飛鴿。」

「發了嗎？」

「已經發出。」

「何時可到？」

「快則一天，慢則三日。」

虎妞道：「毫無疑問，你也是黑道上的？」

癩子掌櫃頷首道：「實不相瞞，老夫乃鄂東分舵主。」

「叫甚麼？」

「大家都叫我胡癩子。」

「手下有多少人？」

「百名左右。」

「大本營在那裡？」

「就是此地。」

小流浪兀自嘟喃道：「眞衰，誤打誤撞的竟住進了黑店。」

恨天生面無表情的道：「黑店也不賴，吃住免費。」

胡癩子立即回應道：「是的，三位都是貴賓，一切免費。」

「難得你有這一份孝心，不吃白不吃，不住白不住，我們就住下來了。」

「小王爺打算住幾天？」

「三天，等你們總舵主來。」

「謝謝，謝謝。」

「注意，要吃好喝好住好。」

「一定，一定。」

「桌上菜不斷，杯中酒不空。」

「那是當然。」

「可不能再放瀉藥。」

「打死我也不敢。」

「菜必佳餚，酒必上品。」

「沒問題。」

小流浪的鼻子一皺一皺的聞一聞，發覺有一股異味撲鼻而來，插言道：「我看現在就有問題。」

胡癩子愕然道：「有甚麼問題？」

虎妞也聞到了，掩鼻道：「有臭氣，好像屎臭。」

胡癩子兜住屁股，紅着臉道：「對不起，小老兒剛才吃了酒菜，肚子不爭氣，褲襠裡也濕了。」

小流浪退後三步，搖着手掌道：「好髒，不衛生，還不快跟四怪的屁股湊在一起拉屎去。」

胡癩子如獲大赦，一陣風似的去了。虎妞及時說道：「阿恨，你眞的想在悅來客棧住三天？」

恨天生肯定的說：「不錯。」

小流浪聽得一呆，道：「難不成已改變主意，忘了你媽的血海深仇，要認祖歸宗，承認黑肚腸是你生身的爹？」

阿恨勃然大怒道：「放屁，殺母之仇，不共戴天，本教主要等他自己送上門來，取他項上的人頭。」

＊　＊　＊

足足等了三天。

過了三天高高在上的好日子。

中州四怪已不再拉肚子，復元如初。

胡癩子待如上賓，謙卑恭謹，無微不至，當眞做到了桌上菜不斷，杯中酒不空，菜必佳餚，酒必上品，捧在手掌心上當作大爺來款待。

然而，黑煞神黑肚腸却姍姍來遲。

七殺教主恨天生將胡癩子叫到面前來，道：「你們總舵主到底甚麼時候來？」

胡癩子含糊其詞的道：「快了，快了。」

「別打哈哈，本教主要你確切作答。」

「事實上，到現在爲止尚未跟總舵主取得連絡。」

「換句話說，你根本不曉得他身在何處？」

「是的，小老兒正爲此急得慌。」

恨天生道：「眞遺憾！」

胡癩子道：「是很遺憾！」

虎妞道：「你遺憾甚麼？」

胡癩子道：「遺憾總舵主父子未能在此相認，共聚天倫。」

小流浪惡行惡狀的道：「我們小王爺與你不同，是遺憾未能等到黑肚腸自投羅網，砍下他吃飯的傢伙。」

胡癩子大吃一驚，目注恨天生，急聲追問：「眞的是這樣？」

阿恨斷然答說：「一點不假。」

「可是，他是你的親爹呀。」

「小王不承認。」

「總舵主的事業正如日中天，少舵主……」

恨天生最恨別人說他是黑肚腸的兒子，更忌諱「少舵主」這三個字，不待胡癩子話完，便憤然出手，左右開弓，連摑兩掌，打得他滿口是血，掉下六顆牙齒來。

胡癩子也不是省油的燈，本待反手還擊，怎奈被小流浪識破，搶去先機，猛揮一記「七殺拳」，打倒在地，做起打坐的和尚來。

恨天生八面威風的道：「四怪聽令。」

中州四怪齊聲道：「奴才在。」

「把這家黑店放火給我燒掉。」

「遵命！」

「冤有頭，債有主，咱們不濫殺無辜，但如有人自不量力，出手施襲，那是自取滅亡，一概格殺毋論。」

「得令！」

憑中州四怪的功力修爲，對付黑道上的一個分舵，那是大才小用，不消片刻工夫，悅來客棧便陷入一片火海中。

分舵的弟兄們也很識相，紛作鳥獸散，多數皆未敢輕舉妄動。

有那不知趣的楞頭青，挺身反抗，結果不是三刀六眼做刀下之鬼，便是殘肢斷臂，終身殘廢。（未完・四）




高級神經細胞的

**適應範圍：**

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夜臥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乏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飲譽日本、南亞、歐美，
舉世知名。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均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